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地腾龙

(上)

 **eBOOK**
网络资源 学校版

第一章

天寒地冻，雪地冰天。从乌鞘岭向北望，山峰如银，天地一色，从大漠刮来的砭骨罡风，简直连人也会刮跑。天空中彤云密布，暴风雪像是满天飞花，地面上已被坚冰所封冻，再加上近两尺厚的浮云，真够受的，不但路上人马绝迹，连已饿了整个冬季的狼也绝迹不见。

近午时分，古浪卫方向居然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人影。在白茫茫天地一色中，这个冒著大风雪赶路的人，看来十分岔眼，远远看去，显得特别地孤零、凄凉、苍茫、死寂，似乎天地间只有他一个渺小的人，其他的生物已经在世间消失，就留下他这个硕果仅存的生物。

这个孤零的风雪旅客，穿著一件旧的发油光的老羊皮外袄，下身是打了不少补钉的青棉布扎脚裤，手上一双显得臃肿的畜皮手套，点著一根木棍。脚下，那双古老的军靴叫做皮扎靴，是大明皇朝边卫将士的制式军靴，长及膝部，后跟钉有马刺，已经快报销了。

背上，背了一个相当大的青布包里，他不像是卫所的官兵。

他身材高大，肩宽手长，虎背熊腰，一双腿粗壮结实。在皮风帽下，露出一双神光似电的大眼睛，眼神锐利慑人，可由眼神中看出他是个永不屈服，永不向世间的苦难、折磨、噩运、和宿命低头的强人。除了一双眼，看不见口鼻，由眼旁古铜色的风霜遗痕中，可看出他是一个经过塞外风霜陶冶的铁汉，但眼角没有皱纹，可知他仍然年青。

大雪封径，道路已不易辨认，但走这条路的人，仍可由路旁的树木和山崖分辨出路途，树木和山崖有官府留下的各种记号以便行旅不至于迷失道路。

他脚下相当轻快，一步步向岭上走，一脚踏下去，浮雪直掩至近膝处，偌大的暴风雪天气，他为何仍在赶路？

乌鞘岭，是古浪卫与兰州间的大山岭，以北，算是进入边漠的地境，初冬时，寒凉从这儿开始，所以岭北便是“凉”州，也可以算是气候的分界点。

这座岭范围不大，但有不少险峻的峡谷，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不知埋葬了多少英雄豪杰呢！

到了夏天，峡谷中经常可以看到枯槁的风化了的人马骸骨，每一段谷岭几乎都有一个流传在壮士们口中的可怕名字。平时，这一段山岭是一程。往北行起程在镇羌驿，至古浪卫投宿。

从古浪卫南下，则在镇羌驿打尖，可知道道路的艰难。深冬和初春，这条路罕见人迹，如无紧急军事，连传骑也不派，只有雪止时分，从兰州来的邮驿专车，每月走上一两趟而已。

第三座峡谷叫故人谷，故人谷的南首，是一处广阔的平岭，叫做鬼愁岭。据说，从前北凉国的大军，在这儿和魏兵决战，双方死伤廿万众，漫山遍野全是人马的骸骨，白昼也可听到鬼哭，走这条路的人，即便是午间，也感到阴风惨惨，鬼号隐隐，所以叫做鬼愁岭，提起来便感到毛骨悚然。

其实，这一带草木丛生，山风掠过山野，难免不发异声，加以豺狼的出没，难怪走路的人疑神疑鬼。

到了鬼愁岭，风雪小了些。

大汉毫无所惧的踏入鬼愁岭，出了故人谷口。他便将护耳的透音孔拉开少许，大踏步往前走，两旁光秃秃，枝头积雪的树枝，被罡风吹得吱怪啸，不住摇曳，像是无数魔爪挥舞，待机攫人而噬呢！

他在林下大踏步赶路，蓦地，他站住了，举目向前面不远处的土丘看去。

五丈外的土丘顶端，他看到一个灰白色的怪头，一双阴森森的怪眼，正向他阴森森地盯视著。

他哼了一声，自语道：“狼老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最好少找麻烦；不然你这张皮，便会成为我龙中海的盘缠路费。”说完，他举步向前走。

土丘上沾满雪花的狼头不见了。

越过土丘，他瞥了雪地上的狼足迹一眼，又说：“唔！是头老红毛，有麻烦了。”

这一带的狼，与内地的黑褐色狼不同，也与蒙古的灰白色狼不一样，贪婪而凶猛，来时成群结队，土著称为山狗，豺则称为木狗。

山狗吃多了尸体，毛色变褐红，所以叫做老红毛，是最诡诈、最凶险的狼中之霸，若红毛出现，附近必定有狼群。

他故意将木棍插在腰带上，空著双手，自语道：“我得诱它扑上，必须在它召唤狼群到来之前毙了它。”

他脚下故意现出举步艰难的虚弱像，始终没回头向后瞧，只用耳力留心察听身后的动静。走了半里地，怪，后面声息毫无。

他一面走，一面探手怀中取出一面小铜镜，放在眼侧向后反应，低骂道：“畜牲！你大概吃了不少人，快成精了。”

老红毛跟在他身后二三十步，低著头，时窜左，时掠右，乍隐乍现。

再走了半里地，双方的距离愈拉愈近。老红毛胆子愈来愈大，有时窜到前面，爬伏在路旁的雪坑中等候，自头至尾有六尺出头，狰狞可怖，等龙中海走近，它又溜了。

他的脚下愈来愈蹒跚，气喘吁吁，呼出的白气化为白雾，眼角和眉毛已积了不少雪花，已结成冰了。

片刻，“刷”一声响，老红毛从他的左后方冲上，自身后掠过，消失在右后方的林影中。

他开始奔跑，跌跌撞撞举步艰难。

老红毛又近窜了两次，第三次不再客气，扑上了。

据传说，狼扑人必从后上，决不咬脸咬喉，爪一搭肩，人如果回头，喉部便恰好送到狼的口边云云。这恐怕有点靠不住，如果不假，走路的人何不背上包里，狼便永远吃不到人了。

老红毛飞扑而上，居然悄无声息。

龙中海猛地挫腰旋身，捷逾电闪，右掌疾挥，“噗”一声劈中老红毛腰部，不等老红毛落地，左手一抄，便抓住老红毛的右后腿，喝声“著”！向后猛抡。

“噗”一声闷响，老红毛的脑袋撞在树干上，血出头裂。呜呼哀哉，竟然未发出任何声音。

龙中海将狼拉至身前，笑道：“如果你老兄有机会叫，我岂不成了虎落平阳了？”

他将狼挟在肋下，重新赶路，一面说：“可惜，把狼脑袋打破了，皮不值多少钱啦！”

狼不但脑袋破了，腰部也断，可知他的掌力十分惊人。

速远地，山冈下出现两座孤零零的房屋，一大一小，外面的院墙倒塌了多处，老远便可看到屋顶上的几个大窟窿，一眼可看出那是两座无人居住的破屋。

“午间了，且到前面破屋中歇歇，走了好半天，反有些饿啦！”他向自己说。

还有半里地，他眼中涌起困惑的神色，他清晰地看到，瓦顶上的破窟窿中，确是升起一缕轻烟，被风一吹而散，远处不易发现，近了便看出是烟啦！

“怪！难道还有人在这种天候在破屋中逗留？”他自语。

两栋破屋座落在路左，座东朝西。后面是高冈，凋林密布，左右也有凋林，是树丛山隈中的破屋，由凋林空隙中可看出屋顶脊有雕饰，有镇火塔，行 一看便知，那不是屋，是庙。

这条路他曾经走过，但那是八年前的事了。八年前，他脚上带著五斤重的脚镣，肩上挑著五十斤重的军粮，在一大群流放边塞安置的囚徒中，凄惨地经过这儿，天知道一个十六岁的大孩子，被流放到万里外的滋味是如何的辛酸？而且，他之所以被流放，根本就不是他的错。

按大明皇律，流放，分为三种三等，三种是安置、迁徙、口外为民。三等是两千里、两千五百里和三千里。而他，却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竟流遭到万里外。

要说是口外为民吧，他却又被派在肃州卫服苦役，这闯直是玩法、非法。但他却没有任何申诉和反抗的机会，只能听天由命，到底为了甚么他该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却根本不知道。

这条道路他只走过一次，而且日有八年之久，说是陌生并不为过，看见破庙，便以为附近定有村寨哩！

愈走愈近，破庙中似乎毫无动静，瓦顶的破孔中，确是有烟冒出，若有若无。令人感到这座荒野中的破庙，无端地生出不祥之感。

他终于站在破庙前了，破院墙零落，居然还有两扇斑剥的破庙门，奇迹似地关闭得紧紧地！

左首那栋小些的建筑，不是村宅，而是一座放置枯骨的土屋，从破门中向里看，可以看到凌乱地堆放在里面的枯骨和骷髅，有些早已变灰，有些早已腐烂了。

庙门上，隐约可以看出三个褪了色的字：山神庙。

在内地的一般山神庙中，是不会有院墙的，里面也极少有主持的庙祝，他不管里面是否有人，伸手轻推斑剥的庙门，门应手而开。

他不由怔住了，大殿里竟然有人。

大殿内破败不堪，神龛早已倒塌，几座断头折足的神像，凌乱地散布在墙角里的灰尘中。由屋顶破窟窿飘下的雪花，东一堆西一丘白皑皑地，靠殿口一带，倒还可避风雪。地上升起一堆熊熊烈火，五个怪形恶状的人，正坐在倒朽了的神像上，围著火堆取暖，酒香扑鼻，正在喝酒进食呢！

推门声惊动了里面的人，五个人全都冷冷地向闯来的不速之客注目。

他脚下略一迟疑，最后仍沉静地掩上破庙门，挟著死狼大踏步通过院

子，踏上大般的台阶，他对里面的五个人不算陌生，有两个一度曾是他的难友。

向外面坐的人，是个粗眉大眼的壮汉，怪眼泛起了笑容，放下口边的盛酒皮囊，叫道：“欢迎光临，但你得把那臭山狗丢掉。”

中海看了看手中的老红毛，默默地丢在廊下的积雪上，一面解手套向上走，一面掀掉皮风帽，笑道：“老兄们，打扰了。”

左首是两个瘦长大汉，一个左耳旁有一条刀疤，一个鹰鼻薄唇，右首第一人是个壮实大个儿，黑发，稀髭、高颧、灰眸，一看便知是个鞑子。另一个缠头、突睛、斜额、平鼻、阔嘴，是散居于西宁府、西海、湟河一带的蕃人。

五个人中，粗眉大眼的壮汉腰悬沉重的鬼头刀，两个瘦长大汉带剑，鞑子带狭长的单刀，蕃汉则带弯刀，都带有杀人家伙，身旁都搁著包里。

他摘掉风帽，现出了本来面目，一双黑白分明锐利如剑的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上唇留有八字形的乳须，脸色红中带紫近乎古铜色，脸部整个轮廓，充溢著男性的豪迈、粗犷，和跃动的青春气息。黑油油的头发，胡乱地挽在顶端，用一根青布带绾住，一双手又长又大，掌厚而红润，指长而壮实。

他将木棍倚在门角，卸下大包裹，向两个瘦长大汉咧嘴一笑，说：“两位，三年多了，你们还没回到中原？怪事！”

耳门有刀疤的大汉呵呵怪笑，说：“咱们俩旧地重游，刚到呢！但这时已不是任人宰割的流犯了呀！”

“噢！你们认识？”上首的壮实大汉问。

有刀疤的大汉将酒囊抛给中海，说：“先坐下暖暖和和。”又向上首的壮实大汉笑道：“不但认识，还是共了四个月患难的难友呢！这小子叫做龙中海，力大如牛，在肃州卫做苦工，一个人可当十个人用。可是，他娘的没出息，三年前兄弟和土豪兄逃狱，好意叫他一起走，他竟然拒绝，甚至还想阻止咱们哩。”

另一个瘦长大汉站起伸伸懒腰，不怀好意地说：“这小子很可恶，他阻止咱们越狱的理由是怕连累其他的人，几乎坏了咱们的事。”

又向中海说：“小子，我邱土豪始终记得你那天的嘴脸，太爷这人一向片毗必报，今天太爷要教训你一顿，你好好喝两口酒挡挡寒，等会儿你就不会冷了。”

龙中海接过酒囊，咕噜噜喝了几大口，交还酒囊冷笑道：“老兄，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你俩走了不打紧，在下可替你们挨了一百皮鞭，在下挨得起打，但你们可曾为旁人想过？”

“哈哈！咱们这些江湖亡命，除了自己以外，从不替别人打算的。”邱土豪怪笑答。

中海往院子里走，一面说：“因此，有两个可怜蛇被打得一死一残废，我相信你老兄必然无动于衷，更不会替他们掉眼泪，来吧！外面见。”

邱土豪解下剑放在火旁，一声怪笑，纵出院子，说：“太爷一生中还未掉过眼泪，让太爷打出你的眼泪来。”

两人立下门户，逐渐迫近，邱土豪双手箕张，嘴角泛著轻蔑的微笑，作势扑上，中海则双手叉腰而立，半侧著身子，脚下是丁字步，大眼睛泛著些微笑意。

“呀！”邱士豪突起发难了，“饿虎扑羊”凶猛地扑上，他用的是爪，要角力，左手上搭，右手斜扣。

中海身略右移，左手急勾，揉身直上，快得像一阵狂风，勾中对方的左腕向后带，“噗”一声闷响，右手一劈，一掌劈中邱士豪的后脖子。

“哎……”邱士豪一声惊叫，冲出四五步，重重地仆倒在及膝深雪中，跌了个大马爬。

“不算，再来次精彩的。”中海退回原位说。

火堆边的四个人全都站在台阶上向下瞧，他们的眼中涌起诧异的神色。

邱士豪狼狈地爬起，揉动著脖子，怪眼中凶光暴射，重新逼进，恶狠狠地说：“好小子，太爷要拆你的骨头。”

声落人上扑，右掌虚引，蓦地飞起一腿，斜攻中海的左肋，捷逾电闪。

中海若无其事地跨进两步，他身材高大壮实，大腿则已抵住对方的裆下，攻来的腿便毫无用处了，跟著左手上抬，又住对方的右胳肢窝，扣得结实实，右拳突出，“噗”一声击中对方的左肋。

“哎唷！”邱士豪狂叫声中，左手抵住中海的右肩向外推。

但他无法脱身，中海的第二拳再发，“噗！”这次击中小肱，短冲拳真不好受。

“哎……”邱士豪这次非但几乎叫不出来，连手脚都软了。

中海左手疾松，向前一推。邱士豪“噗”一声仰面倒在浮雪上，身躯下陷，一头一脸全是雪，挣扎难起。

阶上的鞑子脱掉皮袄，纵上用纯正的汉语叫：“小子，你神力惊人，敢和我斗角力么？”

中海瞥了他一眼，点头道：“请指教。喂！你老兄是鞑子？”

“不错。我，汉名叫卓伯特，蒙名叫赤那思。”

中海指看走廊的死狼，笑道：“哦！原来你老兄与那家伙同宗，你是杜尔伯特人，怎么混进关内来了。”

赤那思，蒙语指狼，中海将卓伯特指为死狼的同宗，把卓伯特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一声怪叫，猛扑而上。

四条铁臂一扣，卓伯特的腿便向中海的裆下插，不等他扭腰摔人，中海已喝声“躺！”

左脚一勾，双手斜压。

卓伯特脚下用不上劲，雪太深，不易用腿，但中海的腿却比他灵活，脚下一乱，中海大喝一声，扭身便摔。

“噗”一声闷响，卓伯特跌了个仰面朝天，但他双手仍不肯放，背著地突然扭身猛滚，想将中海掀倒。

岂知中海的右膝已闪电似的压在他的小肱上，左手扣住他的右手一扭，用左足踏住他的肘关节，笑道：“按贵地的规矩，倒地便输，你还不服气。”

卓伯特松了劲，说：“雪地上用不上劲，这次输了，咱们换地方。”

人影一闪，蕃人到了，也用汉语叫：“你有刀么，我们比刀。”

中海缓缓站起，拍掉身上浮雪，注视对方片刻，问：“你是拉安族？汪什代克族？”

“你的眼睛很利害，我，拉安族，汉名叫唐古特。”

中海往阶上走，说：“龙某以杀人罪被诬，流遣边塞苦役八年，今后不想动刀，少陪。”

如果比拳头，尽避请便。”

唐古特闪身拦住去路，暴眼凶光闪闪，叫道：“不行，不比也得比。”

中海毫无所惧地注视著对方，冷冷地问：“你真要比？”

“我唐古特从不戏言。”

中海向阶上在中间叉手而立的壮实大汉点头叫：“老兄，你贵姓？”

“我？姓纪名玄。”壮实大汉朗声答。

“可否借刀一用？”

纪玄向卓伯特招手，用下令的口吻叫：“卓伯特，将刀借给他。”

卓伯特拔刀出鞘，抛过说：“接住！别砍坏了我的刀。”

耳旁有刀疤的大汉叫道：“唐古特，小心了，这小子曾经在弱水旁刀劈十四名突入边墙的蒙骑，因此为肃州卫的狗官指挥史所赏识，提拔他做流犯的头儿。”

唐古特拔出弯刀，刀青芒如电，光可 人，冷气森森，冷笑道：“我不信他能接下我的刀，小子上！”

中海扬了扬手中的狭身单刀，刀背甚厚，看去狭窄，但十分沉重，锋利无比，可惜锋口已有三四个豆大缺口，但仍不失为一把好刀。

他信手轻拂，钢刀啸风之声刺耳，立下门户，笑道：“小心了，刀剑无眼，最好不要近身拚老命啊！”

唐古特一声狂笑，刀光一闪，破风之声呼呼厉啸，急挥一刀。

中海退后两步，横刀微笑。

唐古特一刀落空，如影附形迫进，反手顺势又挥一刀。

“铮”一声巨响，火花飞溅，中海用刀背向上架，将唐古特的弯刀崩得扬起老高，接著，刀光连闪两次。

“哎呀！”唐古特惊叫，飞退丈余，脚下一虚，仰面便倒，狼狈地爬起低头一看，胸前老羊皮外袄裂了一个斜十字，衬里的羊毛往外绽。他脸色大变，倒抽一口凉气。

中海将刀抛还卓伯特，笑道：“老兄，你这把刀很好，可惜缺了口，大概你总是硬砍硬劈，糟塌了这把刀。”

纪玄翘起大拇指，叫道：“好！静如处子，动似雷霆，而且意到神到，以神驭刀收发由心，妙到颠毫，老弟，纪某交你这个朋友。”

“朋友？四海之内，任何人都可交朋友，但在下却不是江湖人，会令你老兄失望的，咦！”中海一面说，一面踏入殿门，刚跨入第一步，便惊叫出声。

纪玄脸色大变，恐惧地低叫：“糟！危险！完了！”

邱土豪似乎在发抖，战栗著说：“咱们快逃，快……”

“不可能的，咱们大劫临头，逃不掉的。”纪玄绝望地说。

火堆旁，不知何时被人插了一段尺长的枯枝，枝上顶着一具已泛灰色的骷髅头，骷髅的牙齿已掉了好几颗，塞了一颗用青玉雕成的指大骷髅珠，大骷髅咬著小骷髅，令人望之毛骨悚然，彻体生寒不已。

中海不知利害，大踏步上前伸手便抓。

纪玄大惊，伸手急拦，低喝道：“不可，动不得。”

“为甚么？”中海惑然问。

“这是枯骨魔僧的信物，不动它，咱们仍可活到他现身之时，也许他会大发慈悲，动了，死期立至呢！”

“枯骨魔僧？他是甚么人？”

邱土豪跌坐在火旁，脸色泛灰，战抖著说：“你在边塞苦役八年，不知中原事，难怪你多问。近些年来，江湖大乱，中原八荒英雄各显神通。其中有八个令人闻名丧胆的人物，叫做一主、二君、五妖魔，又有八名功力奇高的人物，称为一琴、一剑、三丐、三生。这位枯骨魔僧和他的师兄飞天夜叉，名列五妖魔，可怕极了。魔僧的好友血魔巴图活佛，也是五妖魔之一，去年十月，当今皇帝罢遣宫中的僧道千余人，巴图活佛原是国师之一，失去了国师之位，便流落在江湖中恣意为非作歹。”

中海傍著骷髅坐下，接著问：“怪事，魔僧既然将信记留在这儿，与你们有何相干？你老兄的口气，似乎也无所顾忌，魔僧定然不在这儿，难道不能拔腿趋吉避凶，溜之大吉？”

纪玄长吁一口气，苦笑道：“你有所不知，魔僧留下信记，他本人必在附近有事，不久便会返回信记所落处，受信的人必须留下听候处治，不走或许会有命，走将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诸位决定在这儿等了。”

“不错，别无他途，连你也在内。”邱土豪说。

中海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在下没有留下的理由。”

“你不留，大祸不远。”

“笑话，我没惹他，他不能不讲理。”

蓦地，庙门外飘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谁要和贫僧讲理，出来讲。”

众人大惊，不约而同向外望，庙门口，一个身材伟岸，年近古稀的凶猛老和尚，和一个半百年纪的长须大汉，站在外面扭头向里瞧。

中海懒得理，迳自整理他的包里，背上肩，抓起木棒，这时，庙门口的人已经不见。

纪玄伸手拦住他，低声说：“老弟，千万不可和自己的老命开玩笑，看魔僧的神色并无恶意，大概不会和咱们为难……”

中海淡淡一笑，说：“纪兄，在下目前是自由的人，任何人也不能勉强在下做不愿做的事，在下急于还乡，要赶路呢！”

纪玄拗他不得，黯然地说：“你这是何苦？蝼蚁尚且惜生，何况人乎？”

中海举步便走，一面说：“谢谢纪兄的关注，但在下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自主，为威武所屈，岂不活得无味……”

话未完，邱土豪倏然拦住他，不悦地说：“姓龙的，你的话藏有刺。听说你之所以遭流遣苦役，受苦八年之久，罪名是杀人，但罪证不足，你也自认是冤枉。那么，以你的身手来说，逃狱易如反掌你为何甘心忍受，甘心等待新皇帝登位大赦？你说。”

中海深深吸入一口气，本待分辩，最后淡淡一笑，说道：“在下不想做亡命之徒，必须堂堂正正的做人。”

天空中突然传来细小而震耳的叫好声：“哈哈，对，这才像个大丈夫。”

众人大惊，弄不清声音由何处传来，似乎从上而下，也像是从四面八方传到，声音苍老而刚劲，直震耳膜，众人用目光四面搜索，毫无所见。

中海抓起死狼，木棍插在衣带上，穿过院子，大踏步出了庙门，投入大风雪之中。

暴风雪愈来愈大，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十丈外人影依稀，寒风掠过凋林，声如万马奔腾，群鬼哭号。

向南走，必须经过庙左的放置散骨土屋，刚接近低矮的屋前，蓦地，飞出五个骷髅头骨，来势凶凶，接二连三地向他袭到，厉啸震耳，可知来势定然奇急。

他倏然止步，用死狼做兵器，猛地疾扫而出，不进反退。“噗噗噗”三声怪响，三只骷髅头被死狼击中，一一炸裂。另两只飞出五丈外，全部落空。

红影一闪，披着袈裟的怪和尚从矮门中射出，手中的枯骨杖劈面向中海捣来，一面大吼：“小子该死，你敢藐视贫道的信记？”

中海心中一凛，向左一闪。

和尚一声怪叫。变捣为扫，杖势似奔雷，人亦抢入。

中海火速暴退，在间不容发中避过一击，杖距胸前半尺扫过，他感到杖风直迫内腑，不由得他不惊。

“咦！好小子，你身法倒快。”和尚收杖叫道。

中海被杖风迫得连退五六步，几乎站不住腿，吼道：“老和尚，你讲不讲理。”

和尚桀桀狞笑，迫近说：“世间讲理的人太多，讲不胜讲，不讲也罢。你小子居然敢将佛爷的信记置之不理，该分尸处死，衲命！你的末日到了。”

吼声中，枯骨杖来一记“泰山压顶”，势如天雷下击。

蓦地，矮门口灰影一闪，先前所见的半百大汉一跃而出，喜悦地叫：“找到了，找到了！”

中海再往后退，又避过一杖。

和尚枯骨杖一顿，身躯暴退，大叫道：“快打开，看看是真是假。”

中年大汉手中，捧了一个黑漆已大部剥落的长方形木匣，应声放在雪地上，双手用劲，“拍”一声木匣分成两半。

和尚手快，伸手便向下抓。

中年大汉也不慢，飞快地抓起一本以羊皮做面，以丝线装订的书，人如电闪，向侧贴地窜去，一面大叫：“小心人妖！”

土屋旁的凋林中，一道与雪同色的白影激射而至，像电光一闪，差点见便将书夺到手了。

和尚当然也发觉了白影，所以急于抓书，书已被中年大汉安全带走，他这才想起和白影一拚，一声怒啸，枯骨杖风雷俱发，狂风暴雨似的向白影攻去。

白影一身银装，反戴的皮风帽、反穿的羔羊皮袄、白裤、白靴，连背上的剑，系剑的丝穗都一色白，只有清秀的脸蛋红馥馥，他不接和尚的招，一声娇叱，便闪到中年大汉身旁。

中年大汉了得，将书向和尚急抛，同时拔出背上长剑，飞跃而起，剑闪无数电虹，凶猛地挥剑进击。

和尚正跟踪追袭，书却“叭”一声掉在中海的面前，中海眼尖，一眼便看清书面的四个朱红大字写着：“缥缈剑诀”。

他本想拾起，不料狂风一吹，书页被风揭开了。

他清楚地看到第一页上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癞狗，下面写了几个朱红大字：“跑断狗腿，枉费心机。”

接著，书页不住的翻动，全书大概有五六十页，画了不少龟蛇猪犬，每一页都有一句骂人的字句在！

他不禁失笑，干脆退远些。

和尚已试出中海的功力艺业，不怕中海检便宜，怒吼连天，和中年大汉夹攻人妖，凶狠如狮，枯骨杖八方扫荡，罡风厉吼，地下的浮雪八方激射，动魄惊心。

人妖的身材不像个男人，如果不是冬天，身上的衣著减少，定然娇小可人，目前她只露出像煞女人的脸蛋，穿的皮袄也难辨男女。

他手中一枝寒芒如电的长剑，宛若神龙夭矫，人也快得如同鬼魅幻形，在两人夹攻中进退自如，飘忽如烟，只看到电虹飞闪，只听到剑吟震耳，三个人像走马灯般闪动，和尚的长家伙枯骨杖竟然发挥不了威力。

中海在旁观战，愈看愈心惊，心中不住嘀咕：“这些家伙都是艺业超人的亡命之徒，我可招惹不起，还是早些离开是非之地的好。”

他刚想走，突听屋顶上转来一阵震天狂笑，扭头一看，屋顶上，不知何时坐著一个披了一身破棉衣的怪老儿，盘膝坐在瓦面的积雪上，仰天狂笑。

“唔！笑声好生耳熟，是先前在庙中发话的人。”他自语。

敝老儿笑完，向他招手道：“小伙子，你真傻，为何不拾起那本缥缈剑诀，快啊！”

他咧嘴笑，大声说：“老伯如果要，何不自己来拾，小可不贪非分。”

敝老人长身站起，怪叫道：“好啊！你不要，我老人家可要捡现成的了。”声落，挟著打狗棍飘然而降，轻如羽毛，冉冉下坠。

和尚心中大急，一声怒吼，一杖将人妖迫退三步，飞抢而至，人未到吼声已发：“臭要饭的，你也敢捡佛爷的现成？滚！”

敝老人的手刚伸出，枯骨杖已到。他“哎哟”两声怪叫，身形下挫，高不过三尺，让枯骨杖掠顶而过，突然从杖下闪入，捷逾电闪，“砰”一声怪响，脑袋撞中和尚的小肮。

“哎……”和尚惊叫一声，踉跄急退，几乎坐倒。

白影一闪，人妖到了，像一阵狂风，伸手便抓剑诀。

中年大汉也到了，突然一脚扫出叫：“大师接住！”

剑诀应腿而飞，飞向身形未稳的和尚。大汉顾得了腿，顾不了上身，人妖一抓落空，愤怒地一剑疾挥。

“铮！”金铁交鸣声震耳，大汉全力接剑，被震得连退丈余，向后面的中海急撞。中海不想惹事急向旁闪开。

大汉以为后面有人乘机袭击，一声虎吼，扭身就是一剑，向中海进击。

中海吃了一惊，未料到大汉会不分青红皂白下手，剑来势劲急，难以躲避。百忙中，他纵身而起吸腹收腿，人向前扑，手中的死狼派上了用场，“噗”一声响，击中大汉顶门。

“啊……”大汉出其不意挨了一击，打得他狂叫出声。

两人都立脚不牢，同向右倒。

大汉怒不可遏，顾不得头昏目眩，百忙中一剑点出，“嗤”一声响，贯入死狼的胸腔。

中海丢了死狼，大汉便不易将剑拔出了，揉身而上，双拳发如电闪，“噗噗”两声闷响，两记重拳击中大汉的小肮。接著一掌劈在大汉的右腕上，大汉的剑失手坠地。

他神力惊人，灵活得像一头金钱大豹，一个字“快”，右掌劈落大汉的剑，立即反手顺势削出，“噗”一声削中大汉的右颊。

“哎……”大汉再也禁不起沉重如山其捷如电的打击，狂叫著向后便倒。

他抓起死狼，拔掉剑，扭头便跑。

另一面，怪老儿一头将和尚撞得坐倒在地，支著打狗棍，掀著乱糟糟的灰须狂声笑道：“贼和尚，老要饭的一记莽牛头滋味如何？哈哈！”

笑声未落，被大汉踢飞的剑诀“刷”一声飞落在和尚的胸上，再向下滑。

和尚伸手一抄，便抓住了剑诀，向侧急滚，滚动中已经将剑诀揣入怀中，一声怒吼，枯骨杖贴地便扫，躺在地上向刚扑来抢剑诀的人妖扫去。

人妖只好上跃避招，没想到怪老人恰在这时一棍敲到，“噗”一声击中人妖的左胯骨，怪叫刺耳道：“哈哈！你也不是好东西。”

人妖惊叫一声，飘飞八尺外。

和尚趁机跃起，向西南方向如飞而遁。

敝老人并不追赶，直著喉咙鬼叫：“糟！贼和尚得手逃掉了，缥缈剑诀完蛋啦！”

人妖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叫道：“臭要饭的，咱们的梁子结定了。”说完，急起直追和尚去了。

敝老人哈哈狂笑，笑道：“你这忘恩负义的人妖，不谢我老要饭的，还要和我结梁子？哈哈！”

被中海击倒的大汉飞跃而起，抓起剑撒腿便跑，追赶和尚去了。

中海已走出三二十步，刚要进入前面的一座凋林，突见一株大有两人合抱的巨树后，缓缓踱出一个浑身雪白的人影，他吃了一惊，站住了。

白衣人头戴白狐皮风帽，白皮袍，外穿白狐皮短袄，腰悬一把古色斑烂的长剑，剑眉入鬓，方脸大耳，三绺长须以自囊盛了，但脸色如冠玉，无法看出年龄，一双大眼黑白分明，发出令人心悸的冷电寒芒。

中海摸不清对方的来意，站住了。白衣人缓步而出，白色的靴子踏在浮雪上，居然未留下任何痕迹，整个人像是无形质的幽灵，瞥了中海一眼，淡淡一笑道：“你能用粗俗的手法将双尾 出其不意击倒，定非江湖三流人物，告诉我，你为何不趁机夺取那本剑诀？”

“小可不想招惹麻烦，要那剑诀有何用处？大叔问这些话，请教有何用意？”中海毫无所惧地问他。

白衣人笑了，笑得十分爽朗，笑完道：“你称我为大叔，似乎不认识我哩！”

“小可任何人也不认识。”中海直率地答。

“你高性大名，令师上下如何称呼？”

中海一怔，不知对方问这些话有何用意，一时无法回答。身后怪老人到了。

敝老人仰天打了个哈哈，支看打狗棍，笑道：“白衣神君，久违了。真想不到，你也来边荒淌这一窝子浑水，缥缈仙子留下的剑诀，委贾魔力太大，害人不浅，哈哈！”

白衣神君冷冷地扫了怪老人一眼，大刺刺地问：“鬼丐，鬼愁岭山神庙的把戏，是你一手促成的吗？”

表丐哈哈大笑，怪眼一翻，反问道：“你说，你凭甚么认为是我玩的把戏？”

“你叫鬼丐，这儿叫做鬼愁岭，剑诀藏在积骨窟，也是与鬼相混的地方。”

“怪事，这两年来，缥缈剑诀大概有十部以上出世，出世处稀奇古怪，

上至黄山天都峰顶，下至东海黑水洋底，这部出世在积骨窟，有何不对？你有什么理由一口咬定是我鬼丐常真所玩的把戏？”

“哼！假使我不是早已在这儿藏身，也许会上当了。”

“你并未上当，追上枯骨魔僧，你便可以得到剑诀了。”

“你为何不要？”白衣神君沉声问。

“哈哈！俗语说，当仁不让；如果我臭要饭的有机会，早已抢到手啦！”

白衣神君重重地哼了一声，声色俱厉地说：“你的艺业比贼秃高明三分，刚才你拾剑诀的机会多的是，但你并未攫取。你听著，我白衣神君不远数千里赶来，当然不愿意被人愚弄，我只找你要剑诀，你等著，我先问问你的同伴。”

“我老要饭的同伴，哈哈，奇闻。”鬼丐狂笑，向庙门口五名呆立的大汉一指，又道：“瞧，那是与尊驾齐名，同称二君的……”

“呸！老不死你胡说八道。”

“别骂别骂，都些人当然没有玉麒麟成君玉在内，几个小辈是麒麟山庄大总管的朋友，他们是找人来了，与此事无关。老要饭的是孤魂野鬼，你几时听说过我有同伴的？”

“这人不是你的同伴？”白衣神君指看中海问。

“哈哈哈哈哈！见鬼！”鬼丐常真狂笑。

中海不得不说话了，摇头道：“诸位都误会了，小可乃是肃州卫的流犯，在卫所苦役八年。去年八月成化皇帝大行，九月新皇颁赦，今年正月赦令到达卫所，闰正月初十小可获赦返乡。今天是闰正月二十一，小可恢复自由身只有十一天，归心似箭，独自冒暴风雪启程，刚才在庙中歇脚，如此而已。大叔若是不信，请验看小可的临时路引。”

说完，他在怀中掏出路引递给白衣神君。

白衣神君看了一遍，再打量中海的浑身上下，问：“你叫龙中海？”

“正是小可。”

“你廿四岁？”

“不信。”

“你十五岁便行凶杀人？”

“不，这是天大的冤枉，小可这次返家，必须将暗中陷害我的人找出来，他必须受到报应。”

“你的师父是谁？”

“师父？对不起，我弄不清甚么人可以称做师父。家父自小嗜好射猎，可力搏老豹，小可自幼随父练筋骨及防身把式，如此而已。”

白衣神君淡淡一笑，又问：“你的双臂有多少斤两？”

“不知道，大概可搬动三五百斤大石，可拉五石弓。”

白衣神君的眼中涌起满意的神色，又问：“你听说过一琴一剑，三丐三生，一主二君五妖魔的事吗？”

“小可毫无所知。”

“刚才获剑诀溜掉了的和尚和追去的人妖，是五妖魔中的枯骨魔僧宏一，小甬山人妖靳云英。”

白衣神君一面说，一面向老怪人一指，又道：“这位老要饭的，是三丐中的鬼丐常真。

我，是二君中的白衣神君，姓侯名全福。”

中海暗将这些人记在心中，口中却说：“我不知大叔说这些话有何用意，小可认为一切与小可毫无关联。”

白衣神君将手中的路引揉成一团，笑道：“怎说无关，你……”

中海大吃一惊，大叫道：“把路引还我，这是小可的身家性命，你怎能揉了。”

白衣神君将路引揉成一团，可把中海急得冒了一身冷汗。

那时，兰州是西北的军政中心，流配的人犯，皆由这儿收容发遣，充军的人犯，也由这儿的官府编遣至各卫。

因此，这儿也是刑满遣还的人换发身份路引的地力。卫所发出的临时路引，只能在兰州以北通行，必须在这儿换引，不然麻烦大了，说不定再加上十年八年徒刑，也许永不再见天日，十分严重。

白衣神君揉了他的临时路引，他怎不焦急？不顾一切大叫，同时抢近伸手便抓。

白衣神君脸色一沉，叱道：“站住！你好大的胆子。”

中海一惊，站住了，丢下死狼，虎目生光，大声叫：“大叔，你也是活生生的人，人心是肉做的，我受苦八年，只为了要等到能清清白白地做人的一天到来，目下好不容易熬到这一天，你却要毁我的路引，不啻将我重新打入更黑暗更深的十八层地狱。大叔，你我无冤无仇，你怎能对我这个含冤八载流配边荒苦役八年的人出此绝著？你不怕良心难安？”

白衣神君换上了笑脸，笑道：“青年人，稍安毋躁，听我说。我可以替你弄一张皇亲国威的身份证明，可以替你找出八年前令你受苦流配的真像。这张路引对你有害无益，你换了新引返乡，引上也会将你的流配情形一一群记在上面，到巡检司报到归籍，你永远也休想安逸……”

中海怒叫道：“那是我的事，我从不希望不相干的人相助。”

“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白衣神君一字一吐地说。

中海愕然，讶然问：“怪事，为甚么？”

“因为我要你。你是个值得造就的人，我要收你为弟子。”

“不！我不要人造就，不做任何人的弟子，我有大事未了，我不倚靠任何人解决我自己的困难。把路引还我。”中海大声叫，怒容满脸。

白衣神君勃然大怒，厉声道：“我白衣神君言出如山，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该死！”

中海大叫道：“该不该死是我的事，把路引还我。”

白衣神君一声冷叱，急进两步一耳光抽出，奇快绝伦。

中海居然能躲开，头一低，左掌上架，进步出拳，来一记“黑虎偷心”，拳风虎虎，捷迅电闪一般。

白衣神君左掌捏著揉成一团的路引，不使用掌，伸拳背向上一崩，不偏不倚崩中中海的肘下。

中海感到右臂如受千斤巨 所撞，整条膀子发软发麻，连退三步。

但他挨得起，一声虎吼，势如疯虎疾冲而上，铁拳如电光，双脚似石火，连攻五拳三腿。

白衣神君似乎一怔，他那一崩已用了五成劲，居然未能将中海的右手崩伤，大出意外。

接著，他叫了一声“好！”

只用一只右手封架，闪开了五拳三腿，一声长笑，食中指一扣一弹，

“得”一声弹中中海的右大腿伏兔穴。

伏兔穴在膝上方，这儿的肌肉如果用劲绷紧，像一头兔子伏在那儿。在经脉上来说，它属于足阳明胃经。

在筋骨来说，它主宰足部的肌肉运动。但肉多皮厚，极不易用弹指制穴，用擒穴术比较容易得手的。

中海禁不起一弹，突然向后便倒。

白衣神君哈哈一笑，上前笑道：“小伙子，你很有种……”

话还未完，中海突然奋身一滚，双足穿在白衣神君的中间，全力一绞。

白衣神君吃了一惊，双足突然下陷，入地两尺余，透过浮雪脚踏实地，屹立如山，伸手用掌背一拂，“噗”一声击中中海的丹田穴，讶然轻叫：“噢！你小子的穴道禁得起打击哩！”

中海这才无法动弹，怒叫道：“还我的路引来，你不能不讲理。”

一直冷眼旁观的鬼丐摇摇头，说：“这孩子很倔强，但蛮有大丈夫气概。侯老弟，算了吧！何必要他卷入江湖漩涡中呢？他有他的道路，八年苦役，你忍心破坏他的……”

“不要你多嘴！”白衣神君冷叱。

“好！算我老要饭的多嘴。哼！你算那一门子好汉？”

白衣神君不理睬鬼丐，向中海厉声问：“小子，你真不答应？”

中海咬牙切齿，怒叫道：“无耻！你学了一身本事，难道是用来欺负人的？”

“你真的不怕死？小子，好死不如恶活，你要是不答应，我宰了你然后丢入林中喂野狼。”

中海长吁一口气，愤然地说：“蝼蚁尚且贪生，人岂能不怕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到了非死不可时，便谈不上怕不怕……”

“但是，你根本用不著死。”

中海一咬牙，大声说：“你说得对，我答应你。但有言在先，我只能跟你三年两戴，而且决不替你做为非作歹的事，你答应么？”

“如果三年两戴我不放你走呢？”

“我自己有腿。”

“你走不掉的。”

“我杀你也得走。”

“哈哈哈哈哈！你坦率得可爱。你说，为何只能跟我三年两戴？”

“我的刑期是十年，提前两年获赦，跟你两年，等于刑满十年，算我倒霉。”

白衣神君将揉成一团的路引丢在他身旁，一掌拍开他的穴道，一脚将他踢得滚了三转，笑骂道：“滚你的！你小子计算得倒是精明得紧。”

中海狼狈地爬起，拍掉身上的雪花，上前拾回路引，小心地摊开摺好藏入怀中，冷冷地问：“你的意思是……”

回应人：TBS 回应时间：10/30/9815：53 中海狼狈地爬起，拍掉身上的雪花，上前拾回路引，小心地摊开摺好藏入怀中，冷冷地问：“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滚你的蛋！走你自己的路。”白衣神君笑著说，一面探手怀中，取出一个白色的小小帮囊，抛过又道：“收下。你小子执拗倔强，必定前途多艰，总会有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的一天。预先送给你三颗夺命返魂丹

防身保命，但愿老天爷保佑你，不致被人一下子送上西天，只要留得一口气在，夺命返魂丹便可以保你的命。相见也是有缘，不必谢我。”

表丐呵呵直笑，说道：“江湖好汉闻名丧胆的白衣神君大发慈悲，呵呵呵呵！异数，异数。”

“臭要饭的，你给我闭嘴！轮到你了。”白衣神君叫。

“轮到我？干甚么？”

“你不承认那本假剑诀是你捣的鬼？”

“见鬼！我老要饭的那儿来的闲工夫，到此处鬼打死人的地方找乐趣？去他娘的！我也是上当者之一哩！”

“你怎知剑诀是假的？”

“昨天晚上我就来了，先找到了剑诀，气得一肚子火。接著，好几个家伙也来穷找，一个个垂头丧气走了，只是那个贪得无厌的枯骨贼秃才会为了假剑诀动手动脚。贼秃不识字……”

“呸！不识字怎能做和尚念经？”

“不识字照样会念经，吃狗肉玩女人同样也可以做和尚，你真少见多怪。贼秃不识字，可能也搞不清里面画的乌龟王八是怎么回事，必定找人参详参详，有笑话可听了，哈哈哈哈哈！”

中海将小帮囊贴身藏好，走近白衣神君，长揖到地说：“大叔不要小可道谢，但小可于心难安，不可不谢，多谢大叔厚赐，不敢或忘。”

就完，再次施礼，方转身抓起他的死狼。

“你要那死家伙干甚么？”鬼丐问。

“老红毛的皮还值两个钱，小可带到镇羌驿卖掉做盘缠。”

“见鬼！老红毛被双尾 戮了两个窟窿，头也碎了，鬼才向你买哩！还不丢掉它？”

白衣神君举手一挥，说：“风雪太大，咱们到庙中聊聊。小伙子，今天只能赶到镇羌驿，赶两步也就到了，何不也到庙中坐坐？走啦！别婆婆妈妈的。”

中海只好丢掉死狼，说：“小可遵命。大叔请。”

白衣神君领先向山神庙走去。庙外，纪玄五个人仍站在风雪中，不敢移动。白衣神君到了庙门，同他们说：“劳驾，去弄些木板来，火烧旺些。”

纪玄见白衣神君口气温和，心中大喜，应喏一声，五个人七手八脚从殿后弄来不少木板，殷勤地为神君和鬼丐准备座位，奉上携来的酒肉。

众人围著火坐定，白衣神君向纪玄问：“老弟台与玉麒麟有何渊源，远至西北有何贵干？”

纪玄毕恭毕敬地说：“晚辈不是麒麟山庄的人，使与山庄的大总管萧哲有深厚的交情。”

“哦！是那位人称八臂金刚的萧哲么？”

“正是他。萧兄不克分身江湖行走，托晚辈到边塞寻访一位四年来音讯全无的朋友的下落。晚辈人地生疏，因此找到曾经一度在肃州卫流配苦役的邱土豪与高斌两位兄台设法，同时也聘请唐古特和卓伯特两人，准备深入蒙蕃两区全力找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晚辈只好尽人事。”

“老弟要找的人是谁？”

“前辈也许不陌生，那人的绰号是夜游神……”

“哦！是他，他的家传伏魔剑法算是江湖一绝哩！”

表丐也和中海聊上了，他问：“小伙子，你定然了内家气功，是么？”中海脸上一红，笑笑说：“只学了些少皮毛，不登大雅之堂，老伯幸勿见笑。”

白衣神君扭头向他笑，说：“小伙子，你天生练武人的禀赋，不苦练太可惜了，我传你两手，怎样？”

“小可认为最好不学为妙，免得争强斗胜又出人命，人生有多少个八年？大叔的好意，小可心领了。”

“你这人真是无可救药，为何甘心让人判你的罪？你不会一走了之？”

中海长叹一声，黯然地说：“大叔，小可一走不打紧，我那堂上双亲怎么办？”

“哦！你倒是个孝子，失敬了。”白衣神君真诚地说。

表丐立即岔开话题，指着他的大包里问：“流配的人，那有这许多零碎？”

中海神色一整，说：“里面有一个装骨灰的木匣，所以看上去甚大。某实，里面只有小可的一些破烂衣衫而已。”

“骨灰？”鬼丐讶然叫。

“是的，四年前，苦役所送来一位体弱多病的仁兄，只活了半年……”

邱土豪插口道：“哦！是那个丑陋不堪，弱不禁风的吴病夫？”

中海点点头，往下说：“就是他，你两位走后不久，他终于撒手永别人间。在他到达配所的第一天，我便尽心照顾他，我是配所的头儿，同是天涯沦落人，同病相怜，我必须替他尽力。但他的确太过虚弱，终于捱不了苦难，只活了半年。临终前，他托我将他的骨灰带回他的故乡。我见他死前太过痛苦，不得已毅然应允。大丈夫千金一诺，我不能忘了当年的诺言，出所的当天，我便将他的遗骨起出，装在木匣中带走。”

许久许久，没有人做声。

白衣神君突然站起，轻拍中海的肩膊，幽幽一叹，感慨地说：“老弟，你让我们这些人惭愧。请记住，华山梅海的大门，不论昼夜皆为你而开，如蒙不弃，务请移玉枉顾。白衣神君一生行事，亦正亦邪，亦侠亦盗，毁多誉少，跳不出酒色财气名利场，但人性仍在，愿以至诚交你这位朋友，幸勿见拒。我该走了，后会有期。”

声落，身形似电，再一闪便穿出庙门，隐入茫茫风雪之中。

表丐怔怔地抬头望天，突然挟起打狗棍，拍拍中海的肩膊，低声说：“老弟，此地不宜逗留，白衣神君本想等枯骨贼秃转来，但他已决定放手不管了。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伸手抓起骷髅口中的青玉骷髅珠放入怀中，用竹杖在支骷髅的木棍下，画了一个老叫化的像，聊聊几笔，居然神似。画毕，纵入风雪之中走了。

纪玄举手一挥，喝声“走！”五人也投入风雪中走了。

中海也开始结扎，刚将背囊抓起，殿后白影一闪，小甬人妖靳云英俏生生地出现在火旁，身法之快，骇人听闻。

“噢！”中海抽口凉气叫。

小甬人妖掀开护耳，露出黑亮的鬓角，脸上晶莹如玉，白里泛红，弹得破。深潭般的大眼睛水汪汪，微微一笑，樱桃小嘴中微露编贝似的弧犀，走近火旁，若无其事地说：“那些家伙可恶，不早说剑诀是假的，害得我白

追了十里地，几乎被狼群所困。”

中海八年来没见过女人，感到脸上一热，讪讪地说：“姑娘请便，小可要走了。”

“慢著。”小甬人妖不在意地说。

“姑娘有何指教？”

小甬人妖注视著他，说：“我叫人妖，家住小甬山，不必叫我姑娘，叫我小甬人妖好了。我有时男装，时而女装，神出鬼没，变化无常，所以他们叫我人妖。”

“你……你定然是女人，怎……”

“我本来就是女人，少见多怪。”

“那……”

“别那的。解开你的包里。”

“甚么？”中海讶然问。

“不要大惊小敝，我这人从不受骗，疑心大，刚才你博得那两个家伙的同情，我却不信你的包里中有骸骨。”

中海一声不吭，解开了包里，在一大堆破衣裤中，捧出一个一尺见方的油漆木盒，揭开盖奉上说道：“敝友死后，役所按例没有棺木收殓，骨殖已大都腐朽，但仍可分辨，请姑娘过目。”

木匣中，有一大堆腐碎了的黑色碎骨，胫骨的两端仍未腐碎，颅骨裂成数片，清晰可辨。

“盖上。”小甬人妖毫不动容地说。

中海盖上木匣，用布帕困上，结好包里扔上肩背，拾起木棍默默地迈步出殿。

“站住！”

中海站住了，但未转身，冷冷地说：“姑娘如果没有事，请勿耽误小可的行程。”

他没听到脚步声，只嗅到愈来愈浓的幽香。接著，肩膀上搭了一只手，耳畔银铃似的声音清脆已极：“唷！你生气了？你……”

中海屹立如山，冷笑道：“姑娘请尊重。”

“咦！尊重甚么？”

“放开你的手，荒山野庙，男女有别，成何体统？”

声落，身后突然传来白衣神君愤怒的叫声：“人妖，你如果敢伤他一毫一发，侯某人将你小甬山妖窟铲平，便不配叫白衣神君。”

肩上的手松开了，他转身看去，大殿中，白衣神君一脚踏在一座断了头的神像上，叉腰而立，虎目中冷电四射，虎现眈眈，极不友好地死盯著小甬人妖。

小甬人妖嘻嘻笑，满不在乎地说：“唷！好人，你以为这小伙子是活宝不成？”

白衣神君冷冷一笑，说：“少在我面前献宝，你那些风流解数引诱良家百姓的伎俩，在我面前无所施其技，免了吧！版诉你，龙老弟是我白衣神君的朋友，你趁早少打歪主意。”

说完，突然身形一晃，退入后殿一闪不见。

小甬人妖含笑转身，笑道：“凭良心说，白衣神君确也值得骄傲，对色字挑得起放得下，我无奈他何。当然，他也有缺点，和我一样疑心太大，他

之所以让我查验骸鼻，其实也对你的话存疑，只不过他对你有好感在先，不好意思亲自求证而已。”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海不悦地说。

“甯！别生气，我想，你这人与常人并无不同，听不进老实话，我该走了，前途见。”

声落，一声娇笑，迳自走了。

中海略加拾夺，踏入暴风雪之中。

当天，他在镇羌驿落店。在房中，他将骸鼻匣端端正正安置在桌上，焚上三柱香。骨匣下，压著一个薄薄的布包，不知盛了些啥玩意。

暴风雪已连续了十天，客栈中只有他一个旅客，一列长炕空阗无人，冷冷清清。客人太少，炕下不生火，天气奇冷，他只好忍了。

二更不到，他熄了灯开始练气功，然后埋头大睡。

八年的苦难折磨，把他从一个天真幼稚眼高于顶的小伙子，锻练成饱经忧患坚忍卓绝的青年，他深信一个渺不足道的穷光蛋，走遍天下，也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打他的主意，心安理得，睡得很安稳。

不知睡了多久，他从空灵中悠然醒来。也许是冷醒了，也许是奇异的响动将他惊醒；总之，他确是醒来了。

首先，他感到有点不对劲，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令他毛骨悚然的不寻常气氛在黑暗中流动，在四周向他压迫。

其次，他知道曾经上了锁的房门已经打开了，冷风从房门灌入，偌大的炕房奇冷澈骨。

他定下神，侧耳倾听。房中伸手不见五指，眼睛派不上用场。外面罡风呼啸，房中仍可听到虎虎风声。耳力不济事的人，不易听出房中的轻微响动。

看不见听不清，但鼻中却嗅到一阵若有若无的异香。

他心中一悸，轻轻掀开沉甸甸汗臭冲鼻的被子，伸手下炕抓他的靴子。

“察”一声轻响，火摺子的火光一闪，房中突然一亮。

接著，一把冷电四射的长剑出现在眼前，剑芒一闪，冷冰冰的剑尖已点在他的胸前，冷冰冰的低叱入耳：“乖乖地穿上衣裤，假使你妄想反抗，先卸你的胳膊。”

是女人的声音，但他未能将人看清，火摺子倏明倏灭，他只看到一个朦胧的白影而已。

剑尖离开了他的胸前，但他本能地知道剑尖仍指著他，距离身前不足半尺，发话的人并未放松他呢！

他不作声，拖过身旁放置的衣裤一一穿上，披上破皮袄，缓缓套上靴。同时，暗运耳力和目力，搜寻屋中的异动。

他失望了，这期间没有任何物品或人兽活动的声音。

穿著停当，火摺子突又闪亮，原来室中共有两个人，浑身白，娇小玲珑，容色照人。一个用剑在旁戒备，一个用火摺子点燃桌上的油灯。

他站在炕前，从容地问：“姑娘夤夜入室，不知有何见教？”

用剑指著他的姑娘大眼睛一瞪，低叱道：“住口！问你时再回话。”

他剑眉一轩，不悦地说：“半夜三更客店之中，你们仗剑入室，非……非窃即盗……”

“闭嘴！”小泵娘急叱，剑光一闪下，剑尖指向他的胸口，相距不足三寸，

冷气袭人。

他不为所动，说：“我身上总共只有十来两碎银子，还有一张至兰州具领返家盘缠的赦状，你们要是不要？”

“啐！废话。”

“不是废话，明天我要冒风雪赶路呢！半夜三更扰人清梦，你们简直岂有此理！”

小泵娘火了，伸剑便拍。

他向后仰身，一腿斜飞，快，快得令小泵娘猝不及防，“噗”一声踢中姑娘的手腕，剑脱手而飞了。

一不做二不休，在小泵娘惊叫声中，斜身抢入，双掌齐飞，“噗拍”两声闷响，劈在小姑娘的肩颈旁，一把扣住泵娘的腰带，向侧旋出，喝道：“退！收剑！”

桌旁用火摺子点灯的少女，刚来得及拔剑冲上，同伴已被制住，如果贸然进击，势必先将同伴刺伤，只好乖乖站住，但并未收剑。

被制住的小泵娘软倒在中海的怀中，翻著白眼咬牙忍痛。

中海的左手将她挟住，像一只大铁钳，右手虎口叉住她的咽喉，想反抗已力不从心了，她仍横蛮地叫道：“放手！你真不想活了？”

中海冷哼一声，冷冷地说：“正相反，我比任何人都想活。说！你们为何而来？”

僵在一旁的少女哼了一声，在怀中取出一枝小小三角旗，手一挥，旗脱手而飞，“得”一声轻响插在灯旁徐徐飘扬，片刻方止。

旗长不到八寸，银杆，银面，银流苏，中间绣了一头金色的凤凰，栩栩如生。

中海不认识小凤旗代表的主人，不加置理，仍往下说：“在下与两位无仇无怨……”

“呔！见了金凤令，你还不行礼听候吩咐？”少女冷叱。

中海瞥了金凤令一眼，讶然问：“金凤令是甚么意思？与在下何干？”

“哼！你不知道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金银双凤令？”

“怪事，我为何该知道？”

“你……”

“我，一个遇赦返乡的囚徒，八年苦役刚获自由，实在不知道甚么金银双凤令。”

被制的小泵娘向同伴叫：“不必和他磨牙，快请主人入室处理。”

持剑少女发出一声异啸，退在一旁。

房门口人影徐现，异香满室。首先，四名背剑的白衣少女进入室中了。接著，中海感到眼前一亮了。

一个内穿白狐裘、外披白缎子大氅的少女，轻灵地进入室中。后面又出现两名少女，上前替她们的女主人卸除大氅。

这少女好美，摘下风帽，现出头上簪了三朵珠花环的三丫髻，珠光映照，云鬓堆绿，瓜子脸，远山眉，深潭般明澈无比的大眼睛，琼鼻俏巧，樱唇一点红，桃腮温润，身材相当高，可惜白狐裘已掩去她的胴体身段，不然看去必定十分动人。腰间悬著的长剑古色斑烂，决非凡品。

门仍未掩上，后面的两名少女把守在房门口向外戒备。另四名先入室的少女，则分列在门的内侧里。

梳三丫髻姑娘缓步走近，镇定大力地打量著中海片刻，方用银铃似的甜美嗓音问：“阁下刚才的话是真的么？”

中海哼了一声，反问道：“在下为何要说假话？”

“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你还没说呢？”

泵娘指了指桌上的金凤旗，若无其事地说：“金凤是我的绰号，我姓禹。至于名，你自己去打听好了。”

“区区姓龙，名中海。不知禹姑娘有何见教？”

“本姑娘专诚请教，有事相商。”

“请赐示，区区知无不言。”

“鬼愁岭山神庙积骨房的剑诀，阁下……”

“哦！在下亲见一个称为枯骨魔僧的和尚夺走了。”

“不是阁下走的？”

中海剑眉一轩。不悦地大声说：“禹姑娘，在下自身难保，身有要事，不想过问也不愿过问任何与己无关的闲事。山神庙之事，在下仅是过路行旅，只不过适逢其会，根本不配也不敢参予……”

金凤不等他说完，扭头向外叫：“带双尾。”

房门口应声出现一名少女，右手平伸，抓住一个大汉的后腰带，提灯笼似的快步入室，在桌前松手，将大汉往木椅上一放，原来是与枯骨魔僧一同夺取剑诀逃走的双尾。在微弱的灯光映照下，双尾四肢软绵绵地，脸色像死人一般，苍中泛青，双目无神，像条病狍般气息奄奄，毫无生气。

金凤的目光回到中海的脸上，寒着脸问：“枯骨魔僧所获的剑诀是假的。而在夺取剑诀之前，剑诀首先落在阁下的身前。再就是剑诀出现之前，阁下早已在山神庙逗留。如果双尾的话不假，阁下如不是已经事先取走，必定是在众人动手夺取时偷天换日掉了包。”

中海愤怒地叫：“胡说！”

金凤的凤目中，泛起重重杀机，沉声道：“俗语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论艺业只配做三流脚色，即使按剑诀苦练也毫无用处，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样吧！我们做一笔交易，剑诀给我，我给你黄金一千两交换。”

中海心中急怒交加，想不到山神庙的片刻逗留，无端惹来了天大的麻烦，一而再几乎送掉性命，这是从何说起？

他封这些江湖人生出无穷反感，怒叫道：“岂有此理？途经山神庙的人，不止我一个龙中海，你们怎能咬定是我取得了剑诀？他们动手夺取剑诀时，我袖手旁观根本不敢接近……”

懊死的双尾突然虚弱地说：“你根本不敢接近，却将我打得死去活来，是么？”

中海跳脚骂道：“你这狗东西血口喷人，你……”

金凤小小年纪，似乎甚为专横，用一声冷叱打断中海的话，冷笑道：“强词知其所穷，不必废话了，你大概自以为了得，不愿将剑诀交出来的了。小丽，你们先搜。”

持剑少女应声奔向暖炕，另四名少女也撒剑奔到。

被制的少女也利用中海的激愤大意的刹那间，猛地一肘顶出，纤手猛拂。“噗”一声顶中中海的左肋，因猛无比。

中海本来可以扣便少女的心接腰，也可以扣住少女的咽喉，但对方是

骄小的少女，他下不了手，心中一迟疑，便被少女挣脱掌握。

一肘尖他挨得起，立即向前一伏，闪电似的抓住地下少女先前被打落的长剑，怒吼道：“住手！不许动在下的东西。”

金凤勃然变色，伸手拔剑，挥退侍女，怒道：“狂徒，你的胆子真不小。”一面说，一面挺剑迫进。中海不甘心，也举剑迎上。

长炕的末端是木桌，中海的睡处在末端，炕前形成一条走道，左有壁、右有炕，走道宽不过五尺，只能直进直退，不然只有上炕。

金凤气吞河岳，毫无顾忌地进击。她的剑电虹耀目，晶亮可，冷气森森的，动时发出阵阵的龙吟。

“刷刷刷！”她连点三剑，奋勇直上。

中海先不回敬，退了两步，剑尖微动，突然疾攻而上，宛若灵蛇吐信，凶猛无比。

“铮铮铮！铮！”连攻四剑，皆被金凤震开。总算不错，被他夺回退出的两步地盘。可是，剑已出现了四处豆大的缺口。

“呀！”金凤娇叱，电虹急闪，招出“梅花三弄”，一剑连一剑，一步赶一步，但见电虹接二连三飞射，吞吐间难辨剑影。狂野地抢攻。

“铮铮铮……”龙吟乍起，风雷声大作，火星飞溅。

地方狭窄，巧招无用武之地，比快、比急、比力，像是鼠斗于窟，方大者胜，没有回旋躲避闪让的空间。

中海膂力超人，八年的苦役，把他锻练成铜筋铁骨的好汉，而且练了气功，内力也不弱，虽未登堂入室，先天的神力已弥补了后天的不足，他应付尚无困难。

他全神运剑，挥动间从容不迫，疾进疾退，居然被他接下了十五剑，但已退到桌旁了。

糟！桌上搁了骨匣，再退便要撞翻木桌啦！他一声沉叱，跃上长炕，居高临下连挥三剑。

“铮！克！”暴响乍起。

糟了！剑断了尺长剑身。

金凤一声低叱，也跃上长炕，迫进冷笑道：“你更命还是要剑诀？说！”

中海心中一凉，徐徐后退，快退近墙壁了，咬牙道：“在下要剑诀何用？”

“那么，给你一千两黄金交换。”

“在下根本没有甚么剑诀。”

“哼！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著！”声出剑出，风雷乍起。

“铮铮！嗤！”

中海感到手中一轻，接著电芒贴断剑旋到，冷电澈骨，铁屑飞堕。

“撒手！”金凤冷叱。

不由他不撒手，手上只有剑靶了，丢了断剑靶，赶忙向侧闪。

可是慢了些儿，电虹吞吐了两次，第一次贴右臂擦过，奇冷澈骨，臂外侧麻麻地，闪向已被截住，他知道，臂外侧受伤了。

不等他再向左闪，冷冰冰的剑尖已抵住了他的胸坎，将他抵在墙壁上，冷叱入耳：“你再想反抗，休怪本姑娘心狠手辣。”

中海吁出一口长气，切齿道：“你只凭手中的宝剑，神气甚么？你记著，一剑之恨，会有回敬的一天。”

“你恐怕没有机会了。除非把剑诀交出，还来得及。”

这时，五名侍女已开始穷搜，一无所得。一名侍女搜木桌，信手揭开骨匣，突然惊叫一声，甩手变色而退。

“是甚么？”金凤扭头问。

“是……是一堆碎骨。”侍女答。

“碎骨？”

中海接口道：“那是在下的难友骸鼻，在下答应他恢复自由时带回他的故乡。”

“检查，倒出来看看。”金凤毫不动容地叫。

中海勃然大怒，切齿道：“天下间竟有你这种人性已失的女人，你简直行同禽兽。”

“拍拍拍拍！”金凤连抽他四记耳光，杀气腾腾地叫：“死囚！你还敢骂我，如果剑诀在匣内，本姑娘要将你化骨扬灰。”

侍女硬著头皮，将碎骨倒在包骨匣的布巾上。布巾与骨匣之间，那薄薄的布囊摺得与匣同大，也与布巾同色，如不留心，是不易发现异状的。侍女有点害怕，毫未留意，碎骨往上一倒，更无法发现啦。

“匣中一无所有。”侍女叫。

中海流下两行情泪，闭上眼沉重地低唤：“济慈兄，你在天之灵请恕我，我无能，连你的骨骸也无法保全。苍天哪！你对我们这些可怜蛇太残忍了。”

金凤无动于衷，冷冷地说：“叫苍天有甚么用？苍天可管不了世间那么多的闲事。”

中海虎目放光。眼瞪得彪圆，一字一吐地说：“我姓龙的也不信天，但相信理字。当世间已不需要理字时，我龙中海也会和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人同流合污的。”

金凤又揍了他两记耳光，怒叫道：“闭嘴！你竟敢说本姑娘丧尽天良？家父雄霸天下，领袖南北水陆两路绿林英雄，尊称洞庭王，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侠名满天下。本姑娘姐妹两人，遨游江湖行侠仗义，除恶锄奸……”

“哈哈哈哈哈……”中海突然爆发出一阵震天狂笑。

金凤一怔，惑然问：“你笑甚么？有何可笑？”

“我笑你。”

“我有何可笑？”

“哈哈！好一个行侠仗义、除恶锄奸的贼侠女，你行甚么侠？仗甚么义？你只配迫我一个苦役了八年的囚犯，无中生有要抢甚么剑诀。你只会带一群贼女人，侮辱骸鼻，糟塌死人……”

蓦地，瓦面上突然传来一声怪叫：“好！骂得好。”

金凤左手一抬，三道细小的银虹向上飞，“嗤嗤嗤”三声轻响，银虹透瓦而过。

西北的房屋一般都低矮结实，屋顶高不过丈四五，银虹上射，一闪即没，房中灯光暗淡，不易看出是何种暗器。

接著，“卡啦啦”一阵暴响，瓦面开了天窗，断了两根椽木，一个灰影随著碎瓦急坠，“砰”一声跌坐在炕上。

一名侍女手急眼快，飞跃上炕。

灰影伸手一抄，便抓住侍女的右脚，信手一扔，侍女跌倒在炕上，连滚四匝，滚到另一端去了。

灰影摇摇幌幌地站起，一面拍掉满身的灰土和雪花，龇牙咧嘴怪笑道：“我的天，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两般都不毒，最毒妇人心。我的好宫主，小凤儿，我老人家打了一辈子光棍，破百衲一向都是自己动手补，老眼昏花，你给我这种小针，我老人家怎能将线穿上？呵呵！还给你。”

原来是一个肮脏邋塌的老怪物，一头白发像个乱鸡窝，积了不少雪花，破百衲油光水滑，臭气袭人。满脸皱纹。吊客肩，白果眼，尖鼻，瘪嘴，白须拂胸，腰带上插了一根代表年高德劭的鸠首短杖。他怪声怪气地说完，鸟爪似的手掌一摊，掌心中明晃晃地摆著三枚绣花银针，往金凤面前一递。

“老鬼！又是你。”金凤切齿叫。

几名侍女脸现惊容，不住向后退。

老家伙伸伸舌头，耸耸肩，摆出一付令人恶心的天真恶像，怪腔怪调地说：“怎么？不是我还有谁？难道会是死缠著你不放手的小囊王成少庄主么？你以为谁来了？”

瓦面上，突又传来震耳的叫声：“小囊王已追枯骨魔僧去了，我这不速之客来得不是时候。”声落，白影出现。白衣神君飘然而下。

接著，又是一个娇小的白影飘落，脆甜的语音入耳：“老爷子，侯前辈可恶，他作弄素儿哩！”

人刚落实，一脚向白衣神君踢去。

白衣神君呵呵一笑，向侧一闪，笑道：“小丫头，大姑娘家动手动脚，不羞？”

白衣小丫头好美，花一般的脸，眉目如画，樱口旁两个笑涡儿，笑起来好深好深。十六七岁大好年华，身材发育完美，但脸上稚容未褪，流露著娇憨刁野的神情，定然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腰带上，带了一把一尺二寸的小剑。她一脚落空，正待用粉拳进招。

老爷子已经叫道：“小素，不可无礼。去，叫那位大宫主手下留情，那小伙子就是神君新结交的好朋友。”

第二章

小素扭头向龙中海打量，转向白衣神君问道：“侯前辈，那位大叔就是你所说的龙中海？”

白衣神君笑著点头，傲然地说：“半点不假。小丫头，你知道我白衣神君的朋友不多，如果有，必定是天地间值得傲世的人物。令尊早年侠名扬四海，功臻化境傲视群雄，但壮年急流涌退，自以为是蹈光养晦自命清高，所以我不将令尊当作朋友，只因为他太自私了些。

呵呵！你叫他大叔，把他叫老了，他比你大不了几岁，你可以叫他龙大哥。”

小素向中海走近，讶然叫：“哎呀！他受伤了。”

叫声中，她毫无顾忌地走近。金凤伸手虚拦，叱道：“站开！不要你管。”

小素停下脚步，笑道：“大宫主……”

“啐！你胡叫甚么？你是谁？”

小素扭头向老人笑问：“老爷子，能告诉她么？”

老家伙呵呵怪笑，说：“你施家有不可告人的事么？令尊是否树有深仇大敌呢？”

小素回眸一笑，相当自得地说：“大宫主，家父的绰号叫天玄剑，我叫施素素。”

天玄剑施铨，正是一琴一剑二丐三生的“一剑”，十六岁名震江湖，二十岁号称一代剑豪，天玄剑法宇内无双，誉满天下。三十岁退出江湖，遨游天下寄情山水。为人平和，个性豪放不羁，在武林中，可以说是个极为难得的豪杰，壮年退出江湖，武林朋友深感惋惜。

目下，他也只有四十来岁，平时在家韬光养晦，要不就遨游天下名山大泽，不过问江湖是非。因此，白衣神君认为他施铨太过自私，空有一身绝学，却甘心逃世惜命，辜负了大好头颅，未免有自鸣清高钓名沽誉之嫌。

施素素报了名，金凤一怔。这瞬间，中海清晰地看到素素顽皮地向他眨眨眼，显然在向他示意。

他岂敢怠慢？乘金凤分心的刹那间，左掌猛挥，“叭”一声击中点在胸前的剑身，人向左一闪，“嗤”一声轻响，皮袄被割破，他脱险了。

“你走得了？著！”金凤怒叱，剑虹疾闪。

室中窄小，除了侍女之外，所有的人全都站在长炕上，相距都不太远。中海贴壁而立，被剑抵住不敢妄动，终于抓住素素和金凤打交道的刹那间，乘金凤分心时冒险拍剑脱险。

金凤也太过份，不肯放松，在怒叱声中，急步跟踪追逐，一剑点出。

施素素突然“噗嗤”一笑，纤足一伸一勾，金凤骤不及防，脚下失闪人向前栽，“嗤”一声剑刺入壁中。

她勃然大怒，转身凶狠地叫：“丫头，你找死？”

叫声中，左手一抬；可是，素素纤手疾伸，捷逾电闪地扣住了她的腕脉，天真的笑容已然退去，不客气地说，“禹姐姐，做人不可做得太绝，你平白咬定他已得了剑诀，刺他一剑，再倒掉他朋友的骨灰，不嫌太过份了么？”

“放手，你不配管本姑娘的闲事。”金凤厉叫。

素素不放手，而且右手已附在她的左腋下，掌蓄劲待发，随时可制她的死命，神色肃穆地说：“这不是管闲事，而是站在江湖道义上评理。黄昏时我和西门老爷子在长升老店相遇侯前辈，侯前辈谈及午间山神庙的事概略说了，最后，请你想想看，侯前辈与鬼丐常真都是无所不能的人，事先上当事后醒悟，如这次山神庙积骨窟藏诀的事又是一场骗局，放过了枯骨魔偕，以免贻笑江湖。前辈们不比你见多识广？如果龙大哥身上有剑诀，还等你前来搜寻？”

“啐！你教训我么？”金凤怒叫。

“不是教训你，我只说事实。侯前辈面冷心慈，亦正亦邪，也为龙大哥的侠骨义气所感，折节下交，认龙大哥为友，已决定暗送龙大哥平安过华山。告诉你，我们早就来了，如果不是西门老爷子亟刀劝侯前辈忍耐观变，同时也认为你并不是凶残恶毒之徒，不然，侯前辈早就出手了。”

“哼！本姑娘何所惧哉？”金凤悻悻地接口。

“禹姐姐，你的话说得太满，请恕我直言，即使令尊亲来，侯前辈也不见得怕你们。不管怎样，如果你仍然一意孤行，最好三思为上。”

白衣神君说话了，缓步上前说：“施姑娘，你该和老花子走了。你这次多管闲事，日后麻烦可大了！你们走罢，我要看看谁的胆子比天大，敢侮辱成白衣神君的朋友。”

“侯前辈，请……”素素急叫。

白衣神君脸色一沉，虎目中冷电四射，声色俱厉地说：“丫头，你走开！如果不是你在瓦面上替这泼假货求情，我也不会愧见朋友。你瞧那堆骸骨，让这该死的丫头倒了，龙老弟必定心痛如割，愧对故人；我眼见此事发生而不及时间阻止，惭愧死了。”

“侯前辈……”

“别管我的事，我要将这丫头的骨灰也装在木匣中，送到洞庭找丫头的长辈理论。丫头，你要死在室中呢，抑或是在前面院子里送命？”

西门老爷子向素素招手，用眼色示意，说：“走吧，丫头，少管闲事，咱们明天还得赶路呢！这次又上了王八蛋的当，千里迢迢冒风雪前来找剑诀，碰了一鼻子灰，要笑掉别人的大牙了。走！”说走便走，身形上升，穿屋顶破洞而出，一闪不见。

素素略一迟疑，叹口气也纵身走了。

白衣神君脸色冷厉，向中海说：“龙老弟，退在一旁。”

几名侍女见西门老爷子走了，胆气一壮，逐渐迫进拔剑戒备。

金凤脸色变了，徐徐举剑。

白衣神君手按剑靶，阴森森地说：“丫头，叫你那些侍女走远些，不然你将没有人能逃回洞庭报信了。”

说完，手按剑靶举步迫进。

金凤也徐徐迫进，突然一声低叱，剑发龙吟，身剑合一抢先进击，招出“灵蛇吐信”。

她以为自己出招奇快，白衣神君必定来不及拔剑，势必后退避招。而且白衣神君身后不远，已有两名侍女举剑相待，必定乘机下手，胜算在握了。

岂知白衣神君拔剑的手法奇快迅绝，但见银芒一闪，“铮”一声巨响，剑吟震耳。

接著银芒再闪，金凤的剑急剧地扭曲著外荡，响起三声清越的金铁交鸣，金凤已连退五六步，脚下踉跄退抵壁角，几乎掉下长炕。

侍女们大惊失色，发喊声齐向前扑。

可是已晚了一步，银芒连闪两次，沉叱震耳：“丢剑！谁敢上？”

金凤的剑被迫出外侧，白衣神君的剑尖，指向她的咽喉，尖锋仅一发之差，将接触肌肤了。

她脸色铁青，黛眉带煞，宝剑遇上宝剑，占不了丝毫便宜。白衣神君的剑也是神物，幻发出银色的光芒，冷森森的剑气直迫三尺以外，剑锋不易看清，仅可看到若有若无的银色奇光。

“除了杀我，本姑娘决不丢剑。”她冷然地说。

白衣神君冷笑一声，阴森森地说：“你小小年纪，能接得下我七剑，难怪你敢在江湖上藉令尊的名头横行霸道，和我白衣神君公然叫阵，无礼已极。我不杀你，但要挑断你的手脚筋，用木笼囚在我华山梅海示众江湖，让令尊用绿林箭召集天下水旱绿林前来救你，以惩戒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藐视我白衣神君的苦果你得好好品尝品尝，令尊一日不来，你一日受罪。”

金凤心中狂跳，手脚发冷，但仍然嘴硬，说：“那一天如果到来，你白

衣神君同样是死，报复之惨，将会空前惨烈。”

白衣神君冷笑一声，剑尖轻伸，尖锋压肌两分，说：“你以为天下绿林将甘心受令尊驱使么？你以为我白衣神君就没有朋友助拳么？你简直在做梦。”

声落，左手食中二指疾伸，制住了她的左肩，“砰”一声她的剑跌落炕面。

不等她再有任何反应，白衣神君脚下一勾，剑收回了，她像个遇水的泥人，软倒在壁下。

白衣神君的剑尖，指向她的右脚踝后大筋，冷冷地说：“先毁你的脚筋，这一辈子你废定了。”

一名侍女惊叫一声，拼死前扑，一剑点出，指向白衣神君的背心，来势汹汹。

白衣神君哼了一声，信手向后挥出一剑，同时叱道：“滚开，还未轮到你们。”

“铮”一声轻响，侍女连人带剑侧飞，在惊叫声中，“噗”一声跌倒在炕上，滚下炕去了。

白衣神君的剑，恶狠狠地刺向金凤的右脚踝后大筋。这一剑刺下，她这辈子算是完了。

危机迫在眉睫，一发千钧，突然响起中海的叫声：“且慢！剑下留情。”

白衣神君的剑尖停在金凤的筋缝中，他扭头问：“老弟，有何见教？”

“请看小可薄面，饶她一次。”中海诚恳地说。

“饶她？饶这个要迫你杀你的丫头？”

“是的，饶她。这种被贪欲迷失心性的可怜蛇不值得计较。杀她或饶她，皆不足以摇撼大叔的威望，是么？”

“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免得日后她找你岂不干脆？”

中海摇头苦笑，说：“她找不到我的，天下茫茫，何处不可容身？”

白衣神君颓然收剑，苦笑道：“老弟，你又胜了我一筹。你这种度量我虽不敢苟同，但我仍然尊重你的意见。”他解了金凤的肩井穴，却在她的右肘上捺了一指头，向上拂至肩下，冷笑道：“我用分经手法制了你的手阳明大肠经，令尊功化境，化解当无困难；但你得在一月之内赶回洞庭，迟了经脉便永不会复回原位。帶著你的人，快滚！”

金凤的右手软绵绵地，粉脸铁青，用左手拾回宝剑，切齿道：“白衣神君，你记牢今晚的事，别忘了。”

“丫头，你放心，我白衣神君一生行事，事无巨细决难或忘。你也该记住，千万当心，不要再得罪侯某人的朋友，不然你将遗憾终身。再就是有关剑诀的事，侯某已如狂丐西门守成经过仔细参详，认为剑诀在天地间共出现了十次伪品，事非偶然，其中隐藏着可怕的阴谋，有人在暗中故设疑阵，愚弄天下群雄，居心叵测；恐怕真像大白之日，也将是江湖掀起血雨腥风之时。你不自省，将会为你禹家带来横祸飞灾。言尽于此，信不信由你。”

说完，缓缓走向瓦孔下，再向中海说：“老弟，珍重，我在暗中送你出为止，请自当心。”

“谢谢你，大叔。”中海无限感激地行礼答谢。

金凤注视苍中海，冷冷地说：“姓龙的，我不领你的情，山长水远，后有期。”说完，率领著侍女出房而去，一名侍女顺手带走了双尾。

白衣神君冲他的背影冷笑一声，向上叫：“老花子，你听清了么？”

“我狂乞双耳还管用，鬼叫甚么？”瓦面上的狂乞叫。

“一念之慈，后患无穷哪！”白衣神君说完，向中海挥手示意，跃上瓦面走了。

“龙大哥，小心珍重。”是素素的祝福声，声音逐渐去远。

房门口*出现两名脸无人色的店伙，僵在门旁惊恐地向内注视。中海向他们挥手，说：“这儿的事不必过问。我要好好休息休息。”

店伙盯了屋顶一眼，欲言又止，然后摇摇头走了。

中海将骨灰小心奕奕地倒入匣中，无意中抖动匣下的薄薄布包。由这个布包，他想起三年前姓吴的难友。

三年前，他已是卫所百余名服刑囚犯的首领。这里囚犯都是经常有人挨不下去而身死异域，也经常有陆续送来的囚犯补充。姓吴的囚犯押到时，由于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奄奄一息，大病缠身，去死不远。他为人古道热肠；以首领身份，替姓吴的尽心照顾护理，将姓吴的难友从鬼门关硬拖回阳世。

姓吴的大名叫济慈，年约四十左右，身材甚高，脸上疤痕密布，丑陋不堪，瘦得不成成人形，所以其他的人叫他吴病夫，真名反而烟没了。

吴济慈在卫所只活了半年，半年中与中海极为投契。死前，撕下裤内侧缝在布衬内的几张已泛灰色的薄羊皮只，用青布包了，亲手交给中海，恳求中海如果日后恢复自由，务请将他的骸骨和这几张羊皮纸送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南大街崇安药局。

进道热肠的中海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并未询问羊皮纸到底是啥玩意。吴济慈却告诉他，纸上用奇特的文字写了他被人陷害的经过，如果落在别人手中，可能会有大麻烦，要中海做成连著布包的布囊连同骸骨一同带走，以免引起麻烦。

吴济慈在役所的半年中，谁也不知他是个身怀绝学的高手，因为他的气门已被人毁掉，重要的经脉也被人用手法加以损毁，事实已成了废人。

吴济慈身死卫所，中海遵守诺言，在恢复自由之后，立即起出济慈的骸骨，万里迢迢要将骸骨送回济慈的故里，以尽朋友的情义。其实，直至目前为止，中海始终不知道济慈的身世，更未想到看看羊皮纸里的隐情。

今晚，拈著这他藏羊皮纸的布包，不由疑云大起。他心中在想，羊皮纸上所写的内情，会不会是与江湖人有关的江湖秘辛呢？不想做江湖人，如果因此而卷入江湖漩涡，实非所愿。

他有打开布包一观的冲动，但却忍下了，吴济慈未表示可以让他观看，他怎可因一时冲勤而拆看其中的秘密？

他叹了口气，用布包将骨匣包好，用绳索困实。挑亮灯，将睡具重新理好，倚炕坐下。

他睡意全消，解开衣襟，撕布带将右肩外侧的伤口里了。天气太冷，且伤口不大，血早已凝结，已无大碍。他所练的气功不怕普通的刀剑兵刃，但抗不了吹毛可断削铁如泥的宝剑，只好自认倒霉。

倚壁坐好，他采手怀中，取出一封书信，缓缓打开。这封信的内容，他甚至可以倒背出来，但他仍然不时取出细阅。

书信的封套已经残旧，写的是：“西肃州卫嘉峪关流配所。龙中海吾儿收执。寄自湖广永州府道州三山集。”

封后，有两个大字：平安。另四个小字：酒资已付。

封面，盖有四方形的道州知州衙门的大印。封底，则有肃州卫邮传司的长方形印信。另记的年月是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月十日，这封信，已有三年的岁月了。

他在灯下展开已快破损的信笺，心事重重地仔细阅读，虎目中隐有泪光。

蓦地，灯火摇摇。

他抓起桌上的茶壶，抬头厉声道：“诸位，不可欺人太甚。龙某不招惹任何人，也不愿生事自找麻烦，但泥菩萨也有土性。真要拚命，龙某也不是善男信女。”

灯光下，长炕上站著两个人，显然是从屋顶的破孔中飘落房中的。左首那人头戴儒冠，穿一袭长皮袍，腰带上插了一把玉骨摺扇，扇坠悬著一颗光华四射的大红宝石。中等身材，面如冠玉，剑眉入鬓，显得年轻俊逸，一表人才。

右首那人年纪略大些，约四十上下。皮风帽，短银鼠裘，腰悬长剑，看上去英气勃勃，人才品貌皆不输于左首的儒士。

两人脸现笑容，左首的儒生指了指炕后已封闭了的窗口，微笑道：“小老弟先别生气，咱们此来并无恶意。刚才房中的事故咱们在窗缝看得真切。”

中海就嘴将冷茶喝干，挺身下来，冷冷地问：“那么，诸位仍是为剑诀而来的？”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刚才天玄剑施铨的女儿已经说得够明白，只希望尊驾诚心与咱们合作。”

中海注视了两人片刻，无可奈何地说：“好吧，你们有何高见，但请言明。”

“尊驾不先问问咱们的姓名么？”

“请教。”中海无可无不可地说。

“大概你也曾听说过一剑一琴三丐三生，在下玉扇书生荆伟明。”

“云栖生司马长青，正是区区在下。”悬剑的人答。

中海抱拳行礼，说：“午间方闻三生的大名，晚间即得见颜色，小可幸甚。两位有何见示，尚请赐告。”

玉扇书生向屋顶招手，说：“成老弟，请下来一观。边地风雪之季，追踪极易，那妞儿走不了的等会儿再前往尚未为晚。”

屋顶破孔中，接二连三降下三个人，两个是彪形大漠，一个是英俊的壮伟青年。青年剑眉虎目，齿白唇红，七分英武中，透露出三分书卷气。只是，虎目中流露著不正常的光芒，正是一般所谓的色两个彪形大汉络腮胡森森戟立，根根见肉，肩宽腰圆。大环眼凶光暴射，像一对煞神。背上各系眼。

了一把连鞘九环刀，红绸子吹风十分醒目。两人面貌十分神似，叉腰分立在青年人身后，向中海虎视眈眈，一看便知他们是青年人的保镖。

青年人腰悬长剑，脸含朗笑，向玉扇书生微笑逆：“荆兄所说确有道理，妞儿像是煮熟了的鸭子飞不掉的，急也不在一时。”

玉扇书生转向中海，说：“龙老弟，在下替你引见引见。这位成老弟名绍箕，绰号美称小襄王，是目下江湖中有数的风流人物之一，出道虽晚，声誉甚隆。成老弟的尊翁，是二君之一，提起麒麟山庄庄主玉麒麟成君玉，如果是江湖人没有不知之理。那两位壮士，是麒麟山庄的超尘拔俗好汉，人称麒麟双豪。老大人熊欧文，老二怪熊欧武，是亲兄弟俩，练了一身金钟单上

乘秘学，内外兼修功 化境。老弟不可轻易放过亲近的机会。”

不等中海有何表示，小襄王已在袖中取出一本书，丢过说：“龙兄，请看看这本剑诀，是不是枯骨魔僧从积骨窟中找到的原本？”

中海接下，不用翻阅，便知确是那本里面画有许多龟牛猪犬的伪剑诀，信手抛过说道：“正是这一本。”

“真的？”

“半点不假。”

“你没看，怎知道就是这一本？”

“这本剑诀首先落在小可的身前，所以一看便知。”

“里面写了些甚么？”

“小可不知。”中海直率地答，为了省麻烦，他只好推得一干二净。

小襄王将剑诀交与人熊卧文，又道：“龙兄，可否将你手中的书信让在下一观。”

“那……”

小襄王向怪熊欧武挥手，说：“拿来。小心了。”

敝熊欧武应喏一声，大踏步上前将手一伸，似乎懒得说话，气焰迫人。

中海略一迟疑，最后乖乖地递过。在敌众我寡形势险恶中，他也知道惟有泰然处之，方可保安全的。

小襄王从怪熊手中接过书信笑道：“龙兄，十分抱歉，按理在下不该看你的平安家信，但事非得已，休怪。”

他取出信笺，念道：“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月五日，父思信。接汝年初之平安家书后，父及汝母内心稍安。儿自起解之后，幸官府不加追究家属，故迄今家中一切平安，惟愿汝于服刑期满之前，务必安心服刑。恪守王法。毋心燥气浮……”

他不再往下念，顺手交与怪熊欧武，示意交还中海，一面笑问：“老弟，我相信你确与这次抢夺剑诀的事无关。而老弟的立身行事，确也令人肃然起敬。因此，在下向老弟提供些许忠告。那白衣神君为人介于邪正之间，仇敌甚多，他在暗中保护你东下，也许反而替你招灾揽祸。幸而他只答应送至豫交界处，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麻烦凶险。沿途老弟千万不可说出他是你的朋友，慎之慎之。”

说完，向玉扇书生说：“荆兄，司马兄，咱们走。”

中海无可奈何地长吁一口气，将书信仔细地藏入怀中，说声“晦气”，熄灯就寝。

第二天，风雪已止。他结算店钱踏著浮雪登程，无畏无惧地奔向兰州。

在兰州换引，领一纸沿途可至驿站食宿的文凭，限期是四十天，他必须在四十天之内赶回故里投到。

进了兰州，算是脱离了军政府的地境，正式进入 西临洮府的治地。由这儿到 西的省治西安府本两条路可走。一是大道，经平凉府、泾川、州。一是小道，经巩昌府、秦川、入宝鸡；这条路不好走，猛兽出没无常，走上百十里不见人烟并非奇事，在万山丛岭中乱闯，老命说不定难保，十分凶险。

为了怕江湖人再找上头来，他冒险走小道。他却不知这条路名义上虽是小路，其实走这条路的人却比大路还多，真正危险的地方并不多见。相反地，渭河河谷一带，倒是繁华所在，巩昌府民康物阜此是与蕃人交易的西部

第一大府。而且走这条路有一最大的好处，便是所有的关隘盘查松懈，为非作歹的人视为坦途。

碑昌府与临洮府的渭源县交界处，有一座关隘叫做首阳关，位于首阳山的中部。据说，这座山就是耻食周粟因而饿死的伯夷叔齐兄弟俩饿死的地方。其实，天下共有四座首阳山。

一是山西的雷首山一是京师的阳山，二是河南的邙山，也称首戴；另一地方是这座首阳山。

至于是否就是伯夷叔齐饿死的真正所在，大有疑问。

两地交界处的一段山径奇峰壁立，虎狼成群。旅客皆利用午牌时分结伴而过，一是避免虎狼的袭撃，二是防范利路的强盗打劫。因此，渭源至巩昌不足百里的旅途，也列为一程。

中海急于赶路，他可不管一程半程，也不问问道路的景况，只顾埋头赶路，反正破晓即行，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飞返故乡。

他的脚程惊人，从兰州出发，第一天便赶到临洮府。次日一早里粮启程，近午时分便过了渭源，半天时光，便赶了一程，沿途平安无事。假使他在渭源打尖，也许可以问清前面的路途景况，但他是里粮而行，并未在渭源逗留，大踏步向万山丛中的龙潭虎穴就闯。

大雪已霁，天宇中居然出现了朦胧日影，大概再过两天，极有放晴的可能。

罡风刺骨，比下雪时还要冷，几乎到了呵气成雪滴水成冰的地步。但他不怕澈骨奇寒，一股劲地向前赶。

他感到奇怪，怎么这段路好半天没看到半个人影？

天地一色，白皑皑茫茫一片，人兽绝迹，除了风声，四周静得可怕。这一带的山峰，皆自西北向东南倾展，道左便是渭河的上游，下坠数十丈，看得到下面的河床但不见有水，甚至连冰也没有，只雪，雪已将河床盖住了。

人在积雪的山腰中行走，上有随时可能崩塌的积雪浮冰，下有深约一二十丈的河床，稍一大意，掉下去摔在积雪的河床上，后果不堪设想。

饶过一座小山峰，居高临下往下看，我的天！玉树琼花，天地一色，看不到村落，见不著人迹，有他孤零零一个人。苍凉、死寂、孤独、无助。不知是他遗弃了尘世呢，抑或是尘世遗弃了他？

一阵罡风袭来，他机伶伶地打了一冷战，忖道：“难道我迷失了路途么？要不就是赶过了宿头，不然怎么不见半个旅伴？”

谁说没有旅伴？后面半里地，就有一个穿老羊皮大袄，点著拐杖的人，正举步维艰地缓缓而来。

他不经意地扭头向后瞧，看到了人影，心中一喜。接著他无可奈何地幽幽一叹，自语道：“白衣神君果然够朋友，他赶来了，我欠他一份情。”

他却不知，白衣神君这时却在渭源等他，以为他定然在渭源，所以先一步在城中等候，没料到他却已冒失地上道。

他知道江湖人大多有怪癖，不愿与人同行，不然白衣神君已经答应保护他出，何以又不与他一同作伴启程？

他误认后面的人是白衣神君，当下不再停当，重新赶路。也因此一来，他心中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安全感。

转过山坡，已看不到后面的人了。

前面是一座曲折盘旋向东南延伸的峡谷，道路在山腰上蜿蜒而行，积

雪太厚，而道路却又不宽，人在上面行走，惊险万状，动魄惊心。

经过一座斜谷，谷口的山坡上有一座倒塌了的歇脚亭。亭畔原有一道十余丈高下的瀑布，但这时已不见瀑影，只有无数断断续续悬空高挂而下的冰柱，看去像是一座巨大而破损的水晶帘，极为壮观往斜谷深处看去，双峰夹峙，谷中凋林流落，满坑满谷积雪耀目。

亭右侧，有一座凸出路中的悬崖，形成一座天然的崖穴，崖内有供人休憩的积薪，倒是一处聊避风雪的好所在，近崖根处居然还有用石块架起的炕灶哩！

看看将近崖穴，忖道：“天色不早，前面不知是否还有村镇歇脚，何不歇会儿在这儿用膳？等白衣神君前来聊聊岂不甚好？”

罢到崖穴前，突见穴前积雪与碎石之间插了一根树枝，枝上横置了一根雕翎箭。箭放置得十分技巧，箭尖斜向穴外的天空，矢尖稍后方有一具像爆竹似的红色怪物体，后端有一根引线。

他站在箭旁打量，弄不清这玩意是怎么回事，只知这这是一枝信号箭，却不知是箭主故意留置在这儿的呢，抑或是遗失在这儿的？看景况，至少不会是不慎遗落在这儿的，遗落得这么巧。

他懒得多想，迳自进入崖穴，卸下包里，取出一方其硬似铁、又黄又黑的炕饼，一面倚在崖根下大嚼，一面用皮囊中的酒佐餐。

半壶酒下肚，浑身暖洋洋地，他摘下风帽，敞开老羊皮外袄，正想收拾食物，突听崖外传来了踏雪之声。

“是白衣神君来了。”他想。

当下一跃而起，走至崖口接人。但一照面之下却不由怔住了，来人不是白衣神君，而是一个风烛残年，脸色苍白的老人。

老人脚下踉跄，点著木棍跌跌撞撞地冲到，口中呼出的雾气急促地进出，唇上下的白须凝结了不少冰雪。

他毫不思索地伸手挽住了老人，说：“老伯，小可挽你到崖下歇会儿。”

不管老人是否答应，急忙将老人扶至崖根坐下，火速取下老人腰下挂著的小包里，惊道：“糟！伯，你病得不轻，穿得又单薄，皮袄前襟和肩背后有破缝，这怎么行？”

老人不住喘息，双目无神，牙齿震得“克克克”直响，有气无力地说：“命……命也！”

看……看来，我要埋骨……”

他将酒囊送至老人嘴边，断然地说：“老伯，先别说话，保全元气要紧，喝下几口酒，小可替你老人家推推赶走风寒再说。”

老人贪婪地咕噜噜猛喝个够，方让中海将身躯放倒。中海不敢解开老人的破皮袄，只好用掌不住按、拍、揉、推，替老人活血。许久，老人脸上开始有了血色，中海自己却额上见汗方行停手。

不仅如此，他掏出针线包，用针线替老人将皮袄的裂缝缝好，再给老人喝了两口酒，透过一口气道：“老伯，你的病很怪。”

老人已恢复精神，但仍然虚弱，漠然一笑，说：“青年人，有何可怪？”

“你可感到头晕、目眩、厌食、右肋不适，左腿酸麻、便结等等症候？”

“没有。”老人爱理不理地说。

中海摇摇头，说：“依我看，你定然不时感到头晕眩目，左肋不适和左腿酸麻。请坦诚相告。”

“这……这倒不假。”老人勉强点头同意。

“这就怪了？你的症状是足少阳胆经出了纰漏，却眼不黄，肌不变，能食，便不结，决非黄疸，所以可怪。”

“唔！你倒像是行家。”

“不敢当，小可略识一二。”

“依你之见……”

“只有一种可能。”

“说说看。”

“被人打伤足少阳胆经，而且伤处是中间渊液至居胶一段重要所在。”

“甚么叫渊液……”老人故作不解地问。

“这是穴道的名称，便于医家下针推 所定的经脉部位。”

“依你看，我能拖多久？”

“这得仔细检验才行，小可不敢妄下定论。但依常情而论，三旬之内，老伯将……将……”

“怎样？”

“发狂而死，双目先盲。”

老人如中电触，脸色大变。

“老伯须及早……”

“你是说，我得及早准备后事了？”老人脸色泛青的问，一把将中海抓住，浑身更在不停地发抖呢。

“老伯万请稍安毋躁。小可的意思是，须及早延医诊治。”

“这是说，我还有希望？”

“是的，半月之内，老伯必须就医；再就是，须找到名医。方脉之学不易，难学更难精，要是找上了庸医……”

老人倒抽一口凉气，接著目露喜色，求道：“哥儿，你能看出老朽的病情，而且一言中的，必定能活我残生，可否怜我孤苦加以援手？”

中海沉吟不语，脸有难色。

老人以手掩面，激动地说：“老朽一生飘零，从未开口求人……”

“老伯，请听我说。不是小可拒绝，而是小可实有困难。一是手头无药；二是久未替人治病，心中实虚，恐误老伯性命；三是……小可急于返乡，流役边塞八年，归心似箭，而老伯的病却非三五日便能痊愈，故而心中为难，决非矫情。”

老人抓起小包裹，吃力地挣扎著站起，木然地说：“沟死沟埋，路死插牌；老朽已然年过古稀，尘世间何足留恋？哥儿，谢谢你，我也该走了。”

中海一把挽住老人的手膀，正色道：“老伯，你能信任小可么？”

老人泰然一笑，说：“老朽不轻易信任人，但却老眼未昏，一眼便看出你是茫茫人海，鬼域人间的唯一可信的人。”

“谢谢老伯夸奖。这样吧，咱们在巩昌府逗留些时日，愿尽全力为老伯一试。”

“不耽误你的行程么？”

中海摇头，苦笑道：“小可已看开了，八年也挨过啦！急也不在一时，小可岂能见死不救？不是小可低看这一带的医道名家，他们恐怕对老伯的病势有点束手。如果小可所料不差，老伯受伤的时日可能已然很久，可资救治的时日有限了。”

“已经十二天了。”老人凄然地说。语气虽硬，却掩饰不了其中的英雄末路感情，与难以言宣的辛酸和衷伤。

“今晚小可便可下药，还来得及。”

“今晚？能赶得到巩昌府？”

“可以，等会儿小可背著你老人家走。”

老人家神色肃穆，目不稍瞬地注视著他，久久方用似乎来自天外的声音颤声问：“哥儿，你我非亲非故，而你却以超人的胸襟如此待我，究竟是为了甚么？”

中海将包裹系在胸前，也神色肃穆地说：“只为了小可也是饱经忧患，从九死一生中挣得性命的人，知道生命的可贵，更知道救人是理所应为义不容辞的本份。”

老人闭上双目，大颗老泪滚滚而下，胸前急剧起伏。手中的小包裹失手下坠，显然激动地情难自禁，浑身在颤抖，摇摇欲坠。

中海正想伸手将老人扶住，蓦地，崖两侧人影乍现，十余名身穿羔羊皮外袄腰悬刀剑的大汉，将崖前左右两端堵住了。其中一个豹头环眼的大汉哈哈狂笑，怪叫道：“大雪封山，今天居然有肥羊出现。哈哈！近来口中淡出乌来了，正好用他们的心肝来下酒驱寒。”

中海大吃一惊，心中暗暗叫苦。两侧被人堵住，崖前不远便是陡落十余丈的积雪渭河，想跑也跑不了啦！他急扶老人坐下，解下包裹，奔出崖口抱拳行礼道：“诸位爷请……”

他奔得太急，不小心踢中一颗小石块，小石一蹦，恰将置箭的木枝整倒了。

豹头环眼大汉怪眼一翻，不等中海说完，大吼道：“好小子！你胆大包天，敢将爷们的盘道箭弄倒，你这下死定了。”

中海怎知那是盘道箭？在川 交界处的绿林好汉们，为了同道之间出入方便，便设下这种盘道箭。

盘道箭与北地的绿林响箭不同，外地绿林是不会知道使用的。万山丛中，人手不敷分配，假使派人出面放箭盘道，人数不会多，如果撞上查案的高手，岂不偷鸡不著蚀把米？所以只好使用定置的盘道箭，不派人出面盘道。对方如果是本地的同道借路而过，只消将箭平放在地，箭下搁上一块小石便可。

如果要拜会主人，便得将箭上的引线点燃，节自会爆发冲天而起，在半空爆炸发盘。假使带了弓也可点燃药引射向天空，箭便飞得更高，在半空爆升再爆炸，相当壮观。

中海听出对方的口气，知道是绿林好汉到了，弄倒了盘道箭，糟了！事已临头，他只好硬著头皮说：“小可身无长物，只有十来两碎银，诸位……”

“呸！闭上你的鸟嘴！你非死不可。来人哪！下他，要活的。”

一名短小精悍的大汉一声怪叫，双手箕张飞扑而上，“猛虎扑羊”来势汹汹。

中海向旁一闪，让过对力的双爪，叫道：“请手下留情，小可……”

“你上了老虎凳剜心台，再说不迟。”短小精悍的大汉叫，叫完再次扑上，手爪一勾虚引，一腿飞出。

中海向右闪，仍然叫：“爷们都是劫富济贫的好汉，请放过小可……”

大汉不加理白，连攻三掌两拳，踢了四脚，攻势奇猛。

中海从容封架，却未还手。

豹头环眼大汉一怔，叫道：“这小子是练家子，用力招呼他。来人哪！先困上那老家伙。”

短小精悍大汉怒吼一声，怒吼道：“不用刀，用手擒不了他，我姓班的将班字倒过来为。”

吼声中，猛攻三拳两脚，全力迫攻。

另一名大汉冲入崖下，一把抓住虚弱的老人往外拖。老人毫无反抗的余力。

中海大惊，不下手不成了，一声怒叫，左手一抄，闪电似的钩住大汉踢来的脚向后带，右手顺腿上削，“噗”一声削中大汉的小肌。

“啊……”大汉狂叫，砰然倒地。

中海伸手拔了大汉的单刀，人化狂风，像一头大豹，扑向拖出老人的大汉。

大汉吃了一惊，丢掉老人火速拔刀。

来不及了，中海一闪即至，刀背一挥，“扑”一声击中大汉的左肋，再欺上一掌击中的右耳门，大汉一声也没叫出，立即晕厥倒地。

中海连制两人，快得眼花，旋身抢到崖口，吼道：“相好的各走各路，不然咱们拼了。”

豹头环眼大汉脸色一变，拔出长剑闪出喝道：“你还敢伤人？罪该剥皮抽筋，纳命！”声落，急冲而上，剑出“白虹贯日”剑化长虹射到。居然剑气激骨，森森逼人。

中海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但仍不愿伤人，招出“虎拒柴门”上抬、出手。“铮”一声将剑架住，左掌按向对方的胸口，贴身近搏。

单刀看的是手，手比刀灵活。大汉一看便知遇上了用刀的大行家，火速拖剑急退。中海志在必得怎容他将剑拖走？如影附形跟进，掌已附上对方的右胸，下滑、登出、掌力倏发。

掌按上发力。听不到击打声，大汉“嗯”了一声，倒撞丈外，仰面便倒，“哇”一声喷出一口鲜血，长剑抛出丈外。

中海仗刀屹立，虎目闪闪生光，大喝道：“谁再上，他将血流五步。帶著你们的人，快走！”

豹头环眼大汉吃力地坐起，用衣袖拭掉嘴角的血迹，举手一挥，叫道：“扶我起来，咱们走。”

贼人们背起三个鬼叫连天的同伴，撒腿鼠窜而逃。

中海火速将包里系在胸前，用腰带将老人背上，提著单刀飞步向东南狂奔。

老人不住喘息，吃力地叫道：“放下我，你走吧，他们会召集党羽……”

“不！我绝不能丢下老伯不管。”

“死两个不如死一个，你一个人或可死中求生。”

“老伯，不要徒乱心意，小毛贼我对付得了。”

老人叹口气，说：“你宅心仁慈，刀下留情；可是，今后恐怕你会吃大亏，老天爷是从不见怜好人的，人愈好折磨愈多。我替你担心，担心你在鬼域江湖中无法保全。”

中海反而笑了，说：“家父承祖业行医济世，与世无争；小可亦将克绍祖业，但求口于愿已足何复他求？老伯多虑了。”

老人长叹一声，说：“事到头来不自由，怎由得了你哪！俗语说，大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不能不防意外。像今天，你为了救我，可能会送掉你自己宝贵的生命，岂非天意？”

中海举步如飞，在雪上狂奔，一面说：“天无绝人之路，老伯不必灰心，路总是要人走出来的。”

狂奔了两三里，前面又是一处狭道。

前面狭道出现，右是陡峭的山崖，积雪如银，虽非绝壁，但人是无法爬越的，左是下降十余丈的积雪河床，河床近壁处石尖交错的犬牙，摔下去十九要粉身碎骨。

中海额上见汗，浑身热腾腾，奔跑如风，逃命要紧。

正放腿前奔中，蓦地，前面三五十丈外路右一座崖角下闪出一个背布包头，穿羔皮短袄、青裤短靴，背著钢刀的大汉，手上提了一个小金锣，大刺刺地站在路中，叉腰目迎狂奔而来的中海。

中海一怔，但看到对方只有一个人，心中仅略感紧张而已，紧了紧手中的单刀，腿下加快。

“铛！”金锣一响，大汉身旁多了一个人。这人同式穿扮，但手中有一把彤弓，在路中拉开马步弯弓搭箭。

只一名箭手，中海不在乎，仍向前急奔。“当！”金锣二响，又多了一名箭手。

中海已接近至廿丈以内，心中开始著慌。“当！”金锣三响，箭手已有三名了，三张彤弓已经拉开。

中海心中暗暗叫苦，他身前有大包里，背后背著老人，奔跑逃命尚无大碍，动手对付三五个毛贼当然足以应付裕如，但如果要在箭蝗簇雨下杀出一条生路，便转动不灵活，难上加难了。但只有三名箭手，他心中仍略为少安，脚下加快，狂风似的向前刮，要冒险冲过，单刀举至身前，准备拨箭。

双方愈接愈近，金锣声也愈响愈急，每敲一声便有一名箭手闪出，奔近至五六丈外，已有六名箭手列阵相候了。

“快隐身，也许还来得及。”老人变色低叫。

“来不及了，唯一的生路是向前冲。”中海答。

“如此我们将死在箭雨之下。”

“也许，但他们只有发一枝箭的机会，希望他们同时齐发，我们或者还有机会，六枝箭不会全中的。”

“当！当！当！”金锣声震耳，每一声皆像一把巨锤，重重地打击在中海的心头。

路已被堵死，十名箭手一字排开，强弓拉满，长箭的矢尖映著令人目眩的白光，发出令人浑身发僵的可怕寒芒。

中海脚下一缓，长叹一声，绝望的感觉爬上了心头。他知道，一切都完了，自己绝对无法在十张强弓的集中攒射下侥幸逃生。他只看到十枝令人心裂的矢尖，只看到十双冷酷无比的凶悍怪眼在眼前放大，看不见自己的生机，他站住了，距前面的箭手不足四丈。

提金锣的大汉依然叉腰而立，十名箭手屹立如山，十一双怪眼像胡狼般向他窥伺，但却没有人说话。

中海感到一阵目眩，边荒八年，有八个冬天在冰天雪地中度过，在白皑皑的耀目银光中修筑边墙把一双眼睛锻炼得已不怕那可以令人目盲的雪

光，决不会在雪光下感到目眩。但这时他却目眩了，绝望击倒了他，使吃力地闭上眼睛，摇摇脑袋，用心窍去思索求生之策。

没有任何希望。后退？死路一条。向下跳？可能粉身碎骨。向上逃？下面有箭相候，也是死。

“往下跳！只要一倒一滚便行了。”他向自己叫。

可是，滚下去结果如何？十余丈高下，即使空身往下跳也险之又险，何况背上还有一个行将病入膏肓去死不远的老人，不用多想也可知道结果，不仅凶多吉少，简直有死无生。

他也想到拚，那不啻睁著眼向鬼门关上闯。练内家气功的人可以不畏普通刀剑，但在近距离想抗拒硬弓利箭却不可能，高明的箭手，箭可力贯重甲，血肉之躯毕竟挡不住雷霆一击。

他丢下了逃生之念。

虎目怒睁，沉声问：“诸位有何用意，可否明示？要金银？小可的十余两碎银喝酒不醉，啖饭不提金锣的大汉将锣挂在腰带上，狂笑道：“尊驾很了得，赤手空拳便将敝寨的十四位弟兄打发走惺惺相惜，在下不好意思对你无礼，特以至诚邀请尊驾上山，敝山主正在忠义堂上立等呢？”

中海已别无挾掙，硬著头说：“小可听阁下吩咐。”

“丢刀！”

中海毫不考虑地将刀丢了。大汉又道：“对不起，尊驾手脚高明，在下为防意外，只好上绑，休见怪了。将背上的人胸前的包里放下。”

中海一一照办。大汉举手一挥，崖后转出两个彪形大汉，手上提著脚镣和牛筋索，大踏步上前，说声“得罪了！”牛筋索套上了中海的脖子。两人分握住两端，抓住中海的双手将索猛绕，困了个结结实实，脚上再加了脚镣。

这种脚镣与官府中的传统五斤脚镣不同，重有十五斤，即使力可拔山的英雄好汉，经过筋绑镣铐，有飞天能耐也无用武之地了。

一行人从右面的斜谷中向丛山中进发，不知走了多久，进入了一座山谷中的平原，平原右侧的山脊上出现一座池形如城的山寨。远远地，看不见山寨有任何人影，只看到一根大旗杆上，飘扬著一面蜈蚣走穗大纛，迎风招展，猎猎有声，证明这座山寨决不是空无人的贼窟。

忠义堂好大，大得可容三五百人在内集会，梁柱皆是两人合抱的良材，左右有廊，有堂、有塘、堂下有阶，居然是座小有章法的殿堂。

踏入巨大的厅门，厅门即闭上了，寒气全消，温暖如春。

门内，左右共有四列带甲武士，总数是八十名，全都是身高八尺的彪形大汉，每人右手执一技盘龙枪，左手是一具铁叶长盾，腰上悬刀。

堂上至云石樨之间，有七级光闪闪的银朱石级，左右分列著二十四名巨人，黑发盘头，皮箭衣，蓝色夹缎裤，宽皮腰带上插了一排八寸长的单刃飞刀。一个个虎背熊腰，叉手而立，雄纠纠气昂昂，像是铁打铜浇的金刚煞神。

廊上两列长案后的大环椅上分坐著不少男女，有些在喝酒，有些将脚搁在长案上，极有兴趣地注视著来人。

廊柱下排列著十六具巨大的火鼎，炭火熊熊照耀，热流荡漾，使巨大的忠义堂得以温暖如春。

堂上，一列云纹长案后，共设了十张虎皮交椅，但没有人。两座后堂

门，各站了两名短甲武士。

“当当当！”巨锣狂鸣，有人高叫：“公然毁坏本寨盘道箭，行凶打伤本山兄弟，藐视本山的死囚押到。”

押著中海的大汉在下面大叫道：“巡山管事袁荆州报进，死囚擒到。”

后堂门中，踱出三个头挽发结，身穿棉袍的中年人。为首那人年纪四十开外，脸圆圆一团和气，修眉入鬓，目如朗星，留著三绺长须，脸带笑容，神态雍容地就中间主位落坐。沉静地向下注视片刻朗声说：“带上来。”

后堂门两侧的四名武士已在虎皮交椅后分立，一个高叫道：“山主示下，将人带上。”

脚镣卡啦啦怪响，六名大汉押著中海和老人，提著包里，升阶直抵云石樨。

一各大汉向中海的腿弯踹上一脚，喝道：“跪下！拜见山主。”

中海已知死期将至，看情形，弄倒盘道箭的罪名十分严重哩！不然为了他一个小人物，山寨怎会劳师动众山主也亲自升堂？明知必死，死也要死得英雄些。他屹立如山，大汉不但没将他踹倒，自己反而站立不牢，踉跄退了两步。

山主举手轻摇，说：“不必勉强他，让他站著好了。”

说完，不再理会，自顾自翻阅案上的卷簿。片刻，他与左右两名中年人低声交谈，然后向右廊叫道：“西路总管童兄弟。”

右廊中段的大环椅上，站起一个身材伟岸的大汉，说：“属下在。请山主赐示。”

“西海的常例银今年加倍徵收，那些贼喇嘛在中原带回不少珍宝，想办法替他们消灾。”

“是。属下已全力调查他们的珍藏，春暖时便可动手。”

“北路杜总管可在？”山主向左廊问。

左廊站起一个花甲老人，朗声道：“属下刚在午前赶回。”

“由中原入甘的武林人，他们的动静如何？”

杜总管不慌不忙地在袖中取出一具羊皮卷，念出一大串人名，其中赫然有白衣神君、鬼丐、金银双凤、枯骨魔僧等人，然后掩上卷，说：“这些人原是为了那本假剑诀，冒风雪远走鬼愁岭，先被枯骨魔僧所获，最后被小囊王率麒麟双豪所夺。那本假剑诀第一个发现的人，是鬼丐而不是枯骨贼秃。这些人已取道返回中原，这几天将有人经过本山，为免麻烦，属下认为有暂时撤除盘道箭的必要，咱们大峪山虽然不将天下群雄放在眼下，但也犯不著和他们缠夹不清。再说，来几个慕名拜山的同道，咱们又不能拒绝，他们会不会乘机摸底呢？很难说，最好不加理会，免得伤了和气。”

山主不住点头，说：“很好，很好，大雪封山已有半月，弟兄们也可清闲些。”说完，又向左首的中年人笑道：“江贤弟，杜总管的话有道理，就这么办好了。只须派几个人到路上等候守成兄，请他与施姑娘至本山小驻便够了。”

江贤弟点点头，笑道：“大哥是否要亲自前往相迎，施姑娘会不会讨厌我呢？那次我在砥柱山，不认识她是铨老的千金，狠斗了十余招，骂了她几句，她很不高兴呢。”

“不会的，那丫头很懂事。”山主说。接著，他脸上泛起愁云，黯然地说：“假使玉儿不病入膏肓，叫他和云笙前往迎接，施姑娘会来的，唉！”

“吉人天相；小弟想，玉侄不会短命的。”江贤弟也黯然地说，但掩不住脸上的愁云。

山主放下心事，转向堂下说：“杜总管甚有见地、盘道箭立即撤除，各地警哨尽可能减少，让弟兄们多休息养精蓄锐。”

。中海没留心山主口中所说的守成兄和施姑娘是谁，如果知道，也不至于提心吊胆了。

守成兄，是指狂乞西门守成，施姑娘是指施素素。

中海冷然屹立，无惧地向两旁留意细瞧，他在找机会脱身。

山主的神色相当和蔼，向下叫：“小伙子，你不必胡思乱想妄想逃走，你贵姓大名？”

中海吃了一惊，他奇怪这位山主何以能看出他的心思，暗叫不妙，这位鬼山主精明得紧。

“小可姓龙，名中海。”他大声答。

押他的巡山管事袁荆州，将从他身上搜出的路引等物一一呈上。山主仔细地审视，剑眉渐锁，说道：“你是个刑满释归的流徒，按理，本山的弟兄不仅不敢留难你，甚至还照顾你出境。可是，你不但毁坏本山的盘道箭，更伤了……”

中海不等山主说完，急急分辩道：“小可不知那是贵山的盘道箭，更不是有意毁坏的。”

至于伤了贵山弟兄的事，小可也是不得已，贵属下说要剜小可的心肝下酒……”

山主不等他说完，大笑道：“哈哈！你真不懂事，那是咱们做强盗的场面话，你怎么认起真来了呢？”

“可是，小可……”

“别说了，你大错已铸，无可挽回，犯了本山的大忌，你只好认命了。本山主爱莫能助，只好将你两人处死了。”

中海倒抽了一口凉气，一咬牙：说：“小可一人做事一人当，与这位老伯无关，可否……”

“他不是你的同伴么？”山主指著挟在两名大汉手中，奄奄一息的老人问。

“不！那位老伯病危行将不保，小可并不认识他。”

“你胡说！你背著他逃命，会不认识他？”

巡山管事秉道：“秉山主，他两人确不是同路的。”

“他姓甚名谁？”山主向中海问。

“小可不知。”中海坦然地答。

山主大奇，惑然问：“怪事，你连他姓甚名谁也弄不清，自顾尚且不暇，还背了他逃命，为甚么呢？我不信，你在本山主之前，哼！竟敢……”

中海大急，抢著说：“小可顶天立地，字宇皆真。这位老伯几乎倒毙风雪之中，小可将他救入崖穴，探出病情，答应替他医治，岂能只顾自己逃生？小可不愿连累他人，在就死之前，请山主给小可三天时辰，尚请俯允。”

“为何要给你三天？”

“这位老伯病入膏肓，只有两天救治的时光。而且，小可敢断言，贵地千里之内，决无名医可以替这位老伯起死回生。”

“怪事，那么你还要替他医治？”

“小可久已不治这种重症，但这位老伯愿意信任小可，因此愿假三天时光，全力抢救他的生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倘请山主见允。”

山主虎目生光，突然站起问：“你有把握？”

“岐黄之术，深如瀚海，能审气色知脉理并非上乘，能从生中知死死中知生方算工夫。”

这位老伯目前的景况是生中知死，看去息存气在，事实已油尽灯枯死期将至。但小可能从死中知生，知道他尚可拯救，但……但小可仅能尽力，只有三成把握。如果小可有金针有药材，希望可增两成。”

“你会医道？”

“三代家传，不甘菲薄。但小可十六岁受诬役边，只获真传十之一二。”

这时，巡山管事已将中海的包里打开检查，突然惊叫一声，“拍”一声将骨匣盖失手掉落。

“甚么东西？”山主问。

“是……是一匣碎骨，是……人的碎骨。”巡山管事急答。

“你带人骨做甚么？”山主问。

中海黯然，怅然道：“那是小可的难友，身死卫所，埋骨异乡三年，临死前恳托小可在刑满之后将他的骸骨带回福建故乡。看来，只好劳驾贵山的弟兄，将他在贵地安葬了。”

“你是湖广人，怎能将骨灰带到福建？”

“为何不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小可怎可因路远而有所畏惧？”

“他是你的甚么人？”“毫不相关。他姓吴，名济慈。他流配到所时，小可已服刑近五载了，他只活了半年。至于他的身世，我毫无所知。”

山主死死地瞪著他？廊下，数十名好汉有大半已经站起了，全用奇怪的眼神盯著中海。

许久许久，山主突然大声叫：“弟兄们，你们说，我们能不能将这种人处死？”

“不能！”人群中突然爆出一声大叫。

“有反对的人请表明意见。”山主叫。

北路杜总管离坐而起，到了樨上仔细打量中海，审视骨匣和杂物，突然向上行礼道：“山主请让属下说几句话。”

“好，总管请说。”

“这人如果所言属实，那么，他定然是鬼愁岭山神庙恰巧路过的那人，刚好遇上群雄抢夺剑诀，几乎送命。那些贪心的人不杀他，我们怎可做杀这种奇男子的罪人？属下斗胆，愿为他乞命。”

“咱们恭送他下山。”有人大叫。

山主凛然向堂下群雄扫视，人声顿止。“解绑！”山主沉喝。

绑链尽除，中海屈身下拜，朗声道：“小可身受山主鸿恩，铭感五衷，请受小可一拜。”

“请起。你会武？”山主问。

“伤科乃是小可之长，因而略谙拳脚。”中海答。

山主指向阶下的箭衣武士，问：“你敢不敢和我的武士徒手一搏？”

“小可不敢。”中海直率地答。

山主呵呵笑，说：“你也会作怪，大概是不屑和咱们这些强盗动手罗？”

“小可怎敢？”

“不敢就是敢，下去啦！露两手给我看看。”

中海正在为难，一名武士已解掉腰中的飞刀带，一面下阶一面笑道：“老弟，别婆婆娘娘腔。走咱们角力。”说完，挽了中海向堂下走。

堂下开敞，所有的人全都坐下了，鸦鹊无声。

中海无法推辞，只好与武士同向山主行礼，脱下皮袄，露出里面的青直裰。青直裰像是太窄，里不住他浑身结实的肌肤，绷得紧紧地，比巨人般的武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像一头健壮的雄狮。

两人行礼毕，武士笑道：“老弟，我叫太叔明，请指教。”

“太叔兄请手下留情，小可放肆了。”中海也笑答。

角力，不能用拳头，两人近身相挽，四条铁胳膊搭上了，老规矩左把肩右扣臂。一声沉喝，太叔明抢先进攻，上步收肘，扭身探步出右腿猛绊。

中海屹立如山，山是绊不倒的，一声低吼，左收右托，扭身猛痒。

太叔明腿没将中海绊动，心中一懔，火速移腿横挪，双手急撑，下身拉开了，两人换了方位。

中海本想保持均势免伤和气，但四周都是行家，他不能故意放水。武朋友心拘衣来，一是一二是二，故意放水反而让人瞧不起。目下太叔明马步虚浮，他如果不进攻，岂不太过明预？不由他多想，右手用了劲，不许太叔明的左臂挣脱掌握，左手插入对方的腰带。颀然想将他挽带著向下按，或者向侧以胯骨抵来，以便扭身摔人。

中海向右略移，以便让对方先发力。

脚未踏实，太叔明一声叱喝，果然腿向后移，如山力道骤发，向下一带，突又上步转身向前冲。

他的腿不该退而后进，中海却已先一刹那迎上了，不摔人，喝声“起！”

太叔明的身子凌空而起，接著从中海的头顶翻过，“砰”一声臀背著地，被中海丢到身后去了。

他一蹦而起，摇头道：“我的天，你怎么能将我向下按掀的劲道消去的？你两条臂膀怕不有千钧神力？”

在如雷的喝采声中，中海向太叔明行礼说：“承让承让，小可只是乘你抢进时的一按乍松时取巧说穿了如此而已。”

两人正在客套，堂上在叫了，是山主的声音：“龙中海，你愿不愿在本山坐一把交椅？”

中海大踏步升上云石檯，行礼道：“山主厚爱，小可心领了。小可上有双亲倚闾而望，下有俗事待理，无法为山主效犬马之劳，尚望山主见怜。”

山主默然片刻，满怀期望地说：“我想委屈你在山寨小留些少时日，你肯么？”

中海心中作难，指了指坐在地上的老人说：“救人如救火，小可须赶至巩昌为这位老伯治病。”

山主笑道：“我这儿有的是各种道地药材，一应俱全，妙手名医也有十名之多。同时，我还有一件事想劳你驾。”

“山主但请吩咐，小可愿借贵寨为这位老伯治病。”

“小儿今年十九岁，三天前喉生双蛾，寨医束手，命在旦夕，希老弟能加以援手……”

中海一怔，抢著说：“喉生双蛾，并非绝症。但……山主说已有三天了？”

“正是。”

“快！可否让小可立时察看？”

山主抢下阶来，大声叫：“弟兄们，各归本寨。”

钟声大鸣，人群散去。山主挽了中海，向手下吩咐道：“速请那位老伯至西院安顿，不得待慢。”

他挽了中海转入后堂门，穿过一道院落，踏入一座大厅，大声叫：“有贵客光临，叫内院的女眷暂行回避。”

传呼之声直达内院，巨厦中似乎住了不少妇女老幼，山主挽著中海直趋内庭，踏入一座幽静清雅的内室。

这栋庭院的女眷事实并未回避。内室中明窗三向，光线充足，火鼎中兽炭熊熊，温暖如春。室内宽敞，布置得古色古香清雅出尘，榻床妆台一一俱备，显然是一间寝室。

室中有不少人，一个老和尚，一名老道，一个花甲老人，三名仆妇和两个侍女，全都围在床前，神色紧张地等待著。内间绣帘深垂，可看到隐隐人影和嚤嚤啜泣声*。舐然俚面有女待。

桌上的鼎炉香烟袅袅，檀香味充溢在空间里。

床上，锦衾内躺著一个像是早已断气的少年，只露出头部，由两名供姊按住他的叟尸。

其亡*已用不著按了，少年似乎早已停止了挣扎。

“怎样了？”山主抢入急问。这时，他的神色完全变了，不再是忠玫堂上雍容和茁的一山之主*而是一个心中痛楚替爱儿焦虑的父亲。

没有人回答。花甲老人长吁一口气，低下头说：“我等已无能为力，倘望山主见恕。”

山主挽过中海，说：“龙老弟，我替你引见本山主的三位名医...；”和尚叫宏法大师；老道称药道人；花甲老人姓晏名铎，皆是山寨以重金礼聘长期驻寨的名医。

中海分别向三人行礼，说：“小可姓龙名中海，请多指教。小可乃是路经贵地的人，不慎冒犯了山弟兄的虎驾，多蒙山主恩赦并邀小可前来探问少山主的病情。小可预先声明，自问对病理所知有限，医道肤浅，尚请诸位前辈见恕后学鲁莽，可否让后学先察看少山主的病情？”

他说得相当客气，三位名医对他大有好感。老道神色黯然，苦笑道：“施主请便，如有疑问，但请赐示，贫道当将三天来的病情见告。”

中海告罪毕，急趋榻前命两仆妇放手。先把脉，脉息弱得几乎难以发觉。验眼，眼已有散光。拉开嘴，嘴部全是 渍，喉都双蛾看似已闭合，白色的泡 仍在泛滥。

他不再验看，一把抢过仆妇的抹巾，一叠声吩咐：“准备通气芦管，快！”

“净水，洁巾，快！”

“请道长执笔开方。”

老道眉头一紧，说：“贫道与宏法道友与晏老共同诊治的结果，断定须用.....”

中海一面替少山主宽衣，一面说：“诸位定然是用山豆根、黄连、半夏、柴胡、甘草、梗桔、天花粉，是么？”

三位名医大惊，宏法大师急问：“龙施主，我们错了么？”

中海开始替少山主推 胸腔，抢过仆妇送来的芦管，捏开牙关，用口

运气吹。

少山主浑身一震，芦管已插入喉中，接著猛烈地抽气，手开始动了。

中海一面推，一面说：“诸位用药并没错，但却不对症，此症其实有虚火实火之分，诸位以治实火之方下药，因而错了。”

“老弟，有救么？”山主急急接口。

“小可早来一个时辰，实是天幸，山主请放心。”

老头子已在桌前落坐，大盘说：“哥儿，快说出药名。”

“热地一两，元参一两，白芥子三钱，山茱萸四钱……”

中海报出一串药名，老头儿晏士铎运笔如飞。门外，伺候的人来去川流如水，忙得不可开交。

中海也满头大汗，用推术替少山主帮助呼吸。两名仆妇也上前相助，抓住少山主的双手，一面揩拭口中冒出的泡。

山主见爱子居然可以活动了，中海的话更像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喜得在床前床后乱转。

内间的哭声停了，奔出一个丫环，向山主禀道：“禀老爷，夫人请示，可否出来……”

“不可！”中海抢著叫，又道，“体弱与幼龄的人不许入室，恐防传染。”

山主亲自赶人，将两名侍女也赶至房外。

不久，少山主安静下来了，中海松了手，下床叫：“用净巾揉雪，替少山主抹胸额，不时更换。”

晏士铎与一僧一道皆走近，惑然地问：“老弟台，你用雪巾，不是以冰浇火么？”

“这是不得已，用药太迟了。如果早十二个时辰用芦管助气息，不至如此严重。诸位如果早用八味地黄汤，也该早有起色了。”

宏法大师大概不服气，问：“老衲请教，施主怎知是虚火而非实火？”

中海一面净手，一面说：“实火病势晨重夜轻，口燥舌裂。虚火乃肾水不藏于命门，浮游于咽喉之间。因此，内症相同，外徵相反。少山主此症是虚火，以实火治之，不啻落井下石。”

老道也心中存疑，问：“施主所用之药，中有玉桂，玉桂主热，有说乎？”

“以元参消在上之浮火，白芥子消壅塞之痰，上焦既宽，下焦得玉桂之热，则龙雷之火，岂有不归根于命门之理？晚辈愚见，大师以为然否？”

老道深探稽首，诚恳地说：“高明。贫道白行了廿年医，有暇当专诚就教。”

中海略一沉吟，又近：“诸位皆是前辈，请谅后辈直言。此症如果垂危，而诸位又对推术陌生便设毅然走险。用芦管助气息相当冒险，咽喉闭塞，插不进小事一件，卡死在内反而误事，可在颈间割开喉部插入芦管……”

“我的天！”晏士铎拍著脑袋惊叫，又道：“这一来，人命官司打定了。”

中海笑道：“就因为诸位太过小心谨慎，因此反而误事。”说完，向山主道：“小可亟需为那位老伯下药，先行告辞。”

“小犬……”山主搓手焦急地说。

“山主请放心，只须小心芦管，有动静再唤小可前来，汤药好了再知会小可一声，小可将亲自灌药。一剂之后，保证痰消蛾隐，痛苦顿除，二剂痊愈；小可有信心。”

中海与老人同被安置在西院，这一夜，山主亲率二位拜弟携酒前来道

劳，宾主之间十分投契。席间，山主将大峪山的情形概略地说了。

这座大峪山，在本地反而名头不够响亮，因为山中的好汉极少在方圆五百里之内做案。

山主九天大鹏雍仁杰，在中原却大大的有名，轻功提纵术傲视江湖，一枝剑威镇八方。二弟擎天手郑青，双臂可力掣奔牛。老三千手哪吒云峤，可在片刻间迸发数十把连珠飞刀，五丈内无人敢近，是倚众围殴的人最害怕的克星。

九天大鹏本人，算不得武林顶尖儿高手，他的泰山丈人四绝秀士路天虹，卅年前威锁群豪，几乎打尽天下无敌手，拳、剑、轻功、暗器，号称四绝。九天大鹏是老人的弟子，最后成了爱婿。

四绝秀士来头太大，因此武林朋友对大峪山的好汉，相戒不敢招惹，宁可不走这条路，免得自找麻烦。

卅年前，四绝秀士便退出江湖，与当时的字内三大高手的缥缈仙子戚霓和长春子道长，几乎同在一年中隐世。目下三大高手的下落，依然是武林中不可解的谜团。据说，连九天大鹏本人，也不知其师的下落。

大峪山的好汉们，恪守绿林道的戒律，但他们不与中原的绿林朋友往来，却派了不少高手在中原秘密活动，对江湖大势一一了然，消息极为灵通。因此，中原的江湖朋友，对九天大鹏深怀戒心，轻易不敢招惹大峪山的人。

四人在房中把盏促膝畅谈，中海总算对江湖道有了些少认识，但他不加理会，因为他毫无在江湖上闯荡流浪的打算。

谈起近些年来有关缥缈剑诀的事，九天大鹏另有一番见解。他认为缥缈仙子本人，目下年纪决不会超过古稀之年，一个修为有素的女人，寿高百龄算不了一回事，如不遭逢意外，目下定然尚健在人间，岂有留下剑诀让人寻找之理？

缥缈仙子不但是早年的一代女剑豪，能与她分庭抗礼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又是侠义英雄，她的终身伴侣更是逃世的儒士。因此，决不会故弄玄虚留一本剑诀愚弄天下武林朋友。

至于因何接二连三出现了十一本伪剑诀之多，九天大鹏认为其中必有诡谋，有人在江湖故布疑阵分散武林道英雄好汉的注意力，吸引这些人天南地北奔波、劳累、残杀、互相猜忌，趁机进行都署可怕的阴谋，用意何在，难以猜料，令人费解。

一住十日，少山主雍玉早已痊愈；老人的病也大有起色，已经可以饮食如常，脸色也快恢复原状了。

这十天中，中海相当忙碌，三位名医居然也肯虚心就教，山寨中的病患更是川流不息地前来讨药方。山寨中来了一位神医，而且又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大小寨主们惺惺相惜，谁不想前来攀交一瞻丰采？可把中海忙得团团转，几乎将返乡的事忘掉了。

十天中，狂乞和施姑娘并未前来。

九天大鹏自不必说，他将中海视同子侄。他的妻子路萸，更亲率仆妇照顾中海的饮食起居。少山主雍玉是个豪爽英俊的少年，他叫中海大哥，两人相见恨晚，几乎寸步不离。十分投契。总之，全家男女对中海简直奉若神明。

已经是二月初，今年闰正月，算起来已经是暮春季节，距解冻期已是不远。这几天经常丽日高照但比往昔更为寒冷，罡风砭骨，奇寒无比。

他该上路了，老人已等得不耐烦啦！

这天晚上，他打发走雍玉，直趋老人的房间。

“笃笃笃！”他轻叩门环。

房门拉开了，老人含笑举手虚引，说：“老弟台，请进，老朽正欲前往促驾哩！”

中海跨入房中，顺手掩上门，笑问：“老伯今晚气色极佳，再服三剂药，保证痊愈，老伯找小可有事么？”

“坐下来谈谈。老弟台打算何时启程？”

“三天后，老伯即可痊愈，小可即启程东下。”

老人摇摇头，低声道：“老朽可将药带走，沿途煎服。”

“哦！也好。老伯的意思，是想和小可同行么？”

“正是此意。”

中海心中为难，说：“小可脚程快，老伯……”

“老朽相信不弱于你。”老人微笑答。

中海淡淡一笑，泰然地说：“小可早知老伯是身怀绝艺的高手，但病未痊愈，不可妄耗精力。”

老人也淡淡一笑，说：“你为人心地善良，天生异禀，聪明机警。”

“老伯过奖了！”

“但你很粗心。”

“粗心？”

“是的，时至今日，你并未问过老朽的姓名，也未过问老朽受伤的缘故。”

中海呵呵一笑，说：“如果过问，老伯岂不怀疑小可有意市恩么？”

老人也呵呵一笑，说：“哦！原来你还工于心计哩！我问你，你曾听说过江湖中有一个亦正亦邪心狠手辣的报应神费浩么？”

“早些天曾听山主谈及，那是一个神出鬼没，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奇人，心黑手辣，也行侠仗义的……”

“正是老朽。你再往下骂，我脸上可要挂不住了！”老人笑道。

中海吃了一惊，惑然地问：“据雍山主说，老伯年初还在南京大闹鸡鸣寺哩。”

“小声些！所以说，我的脚程不比你慢。我的行踪，如果自己不说穿，任何人也休想摸清我的底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别人才要不了我的命。”、“然则老伯何以在临洮府附近受伤十余日之久？”

“在临洮府？你错了，我走的是迷踪路，像鹿欺骗猎犬一般令追踪的人难以捉摸。这次我受伤是值得的，我已冒生命之险深入不毛之地，探出近些日子以来令天下群雄被蒙在鼓中的秘密诡谋。我将急返中原找一个人，将消息告诉他以便早定对策。在最近期间，江湖将有腥风血雨。这次天幸遇上了你这救命菩萨，不敢言谢，愿将我毕生心血所研的一种防身绝学倾囊相赠聊报万一，你不反对吧？”

“这……这……”

“请不必推辞。我知道你不愿做江湖人，但多一种防身绝学有百利而无一害。像这次被雍山主的人所截，如果你有我这种绝学在身，他们不见得就能将你拦下。”

“但不知老伯所说的绝学，需要多久才能竣功？小可急须返回故乡……”

“你请放心，这是一种把握对方神意的秘术，再以身法相辅，以使趋吉

避凶的小技巧而已。咱们结伴同行，不消三五天，你定可心领神会直登堂奥的。老朽的拳剑其实不登大雅之堂，但凭我所参悟的绝学，二君五妖魔三生三丐也无奈我何，甚至他们还会有失手的机会哩。我这种小技巧称为神意步也可称神意身法。习时先深研各式人物的各种反应。俗语说：心意动，形于脸。又说：手眼俱到。眼中传神，意动手至，可知神动在先，手决不可能与神俱到；抓住对方的神意，便可洞烛先未卜先知便能及早趋避或者抢制机先。然而不管趋避或抢制，必须有一种巧妙的身法俾供使用。不然亦是枉然的。站起来，你先抢攻一招试试？”

中海意似不信，刚站起，便一爪急探报应神的左膝，捷愈电光石火。

岂知报应神左膝不往右移，反而向左一摆，身躯疾转，左手已扣住了他的右手脉门，右掌亦到，停在他的鼻梁上，令他大吃一惊。

报应神迅即放手，笑道：“说穿了毫不足奇。首先你的眼神告诉我你不相信，必定突然进击。进击时，你必定不好意思攻上盘，也想出其不意。同时你身未站直便出手，必定攻下盘，下盘最近处是膝，人惯用右手，右手抓膝，尽在其中，我反击你便容易了。我的身法不向右移，你必定扑空，左手用不上。身转是防你再出招，攻你的脸门迫你自卫，胜算在我。

这是简易的法则，咱们好好研讨。今晚先告诉你观察入微之术，明天咱们上路，沿途有的是时间，慢慢来。追我的人必定以为我死了，咱们可以放心大胆慢慢赶路。”

翌晨，两人结束停当，方向雍山主告辞，少不了挨了一阵子好埋怨。山主坚留，两人坚辞，去意坚决。最后，山主强他俩不过，立即鸣钟列队，恭送两人出山。中海坚决不收受山主所送的大包金珠只受了一包食物。雍玉直送出二十里外，方依依分手，洒泪道后会，目送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如银雪地后方转回山寨。

当天午间，雍玉率领著十六名高手下山，易装上道，暗中保护中海的安全，作长行的准备。各地大峪山的暗桩，早已分头至各地知会，早作安排。

白衣神君早已在巩昌府等候，他早已探出中海在大峪山作客。等到中海之后，他仍然在暗中护送这次他小心了，只在中海的后面紧盯。中海和报应神不急于赶路，未晚先投宿，鸡鸣后上道，不断地参研神意身法。

十天后，才走到汉中府的凤县，慢得像老牛拉破车。沿途平安无事，中海以为不会有人再找他了报应神必须在凤县和中海分手，他要从栈道入川，一南一北各奔前程，互道珍重而别。

白衣神君够朋友，他始终紧随在后，这时方松了一口气。

雍玉扮成一个富家子弟，在半里后跟进。

中海不知身后有人呵护，无畏无惧地奔向前程。

凤县至宝鸡一段路，也就是有名的陈仓道，中间隔了一座大大有名的秦岭，几乎全是走不完的山须过了秦岭，才能到达关中大平原。陈仓道是北栈道的起点，也算是栈道中相当安全的一段。

饼了黄花川不久，开始进入丛山，道上全是北行的商旅，黄花川以北，行人渐绝，全被扔在身后了，中海开始脚下加快，踏著积雪向前赶。

后面半里地，白衣神君一身白，若无其事地赶路。

雍玉身后只带了两个人，戴玄狐皮风帽，著玄狐皮短袄，腰悬长剑，踏雪而行。玄狐虽称“玄”其实是苍白色，相当名贵，比紫貂要贵重得多，风帽放下掩耳，只看到他一双大眼睛，不易看出他的真面目。

白衣神君不认识雍玉，但对雍玉一直在中海身后共行止的事起疑，早怀戒心，可是，他已发现雍玉只不过是个大孩子，是以并不在意。

中海急于赶路并不理会身后的事，他还以为在大峪出的十天逗留，白衣神君必定早已返回华山去了。

石门关到七星台一段，全程四十里左右，道路只在半山中盘旋，共有四段阁道，飞阁悬空，走在上面惊心动魄。

开始有形迹可疑的人了，全是些身穿羊皮外袄带著兵刃的彪形大汉。

第三章

凤县至宝鸡一段路，也就是有名的陈仓道，中间隔了一座大大有名的秦岭，几乎全是走不完的山须过了秦岭，才能到达关中大平原。陈仓道是北栈道的起点，也算是栈道中相当安全的一段。

过了黄花川不久，开始进入丛山，道上全是北行的商旅，黄花川以北，行人渐绝，全被扔在身后了，中海开始脚下加快，踏著积雪向前赶。

后面半里地，白衣神君一身白，若无其事地赶路。

雍玉身后只带了两个人，戴玄狐皮风帽，著玄狐皮短袄，腰悬长剑，踏雪而行。玄狐虽称“玄”其实是苍白色，相当名贵，比紫貂要贵重得多，风帽放下掩耳，只看到他一双大眼睛，不易看出他的真面目。

白衣神君不认识雍玉，但对雍玉一直在中海身后共行止的事起疑，早怀戒心，可是，他已发现雍玉只不过是个大孩子，是以并不在意。

中海急于赶路并不理会身后的事，他还以为在大峪出的十天逗留，白衣神君必定早已返回华山去了。

石门关到七星台一段，全程四十里左右，道路只在半山中盘旋，共有四段阁道，飞阁悬空，走在上面惊心动魄。

开始有形迹可疑的人了，全是些身穿羊皮外袄带著兵刃的彪形大汉。

所谓栈道，是在半空中的绝壁上凿石架柱，铺以木板供人行走的建筑。供人长歇息的地方，则加建一座楼阁形的板房以蔽风雨，称为邸绑。

在邸绑内，经常可以发现恶形恶状的人在里面逗留，对每一个往来旅客注目，身份如谜。

中海不加理会，放开脚程急赶，只消看到这种人的身影，便放缓脚程，免得横生枝节，平添麻烦了前面已经接近了七星台，卅余里的旅程，他只花了三刻时辰，速度相当惊人了。

已经是己牌正，北方的人每天吃两顿，早孩吃早膳了，但赶路的人要吃三顿，他准备再赶上十来里，到前面的草凉驿打尖。

草凉驿是一座相当有名的小山镇，约有四五十户人家，唐朝时代，安禄山造反，唐明皇逃入四川避难，途经渭河北岸的兴平县马嵬坡，将士不前，迫皇帝老爷下令吊死一代尤物杨贵妃。唐明皇这位风流皇帝自从杨贵妃死后，像个失了魂的人，一路上垂头丧气，到了草凉驿下令驻蹕，草凉驿这座小镇，居然成了行宫。

据说，唐明皇在这晚梦见了杨贵妃，半夜三更爬起来痛哭流涕，不哭

江山社稷而哭美人，后世的人居然还替这位风流皇帝打抱不平哩。

驿站在镇北，镇南路旁有一座酒肆，冷清清的小街上家家闭户，不见半个人影，积雪上履痕凌乱曾经有不少人在镇上留下了遗痕。

酒肆前酒帘儿高挑，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沉重厚实的门帘，将澈骨寒流挡在门外，店内倒相当暖和，大锅炉发出热烘烘的暖流，令窄小的的食厅寒气全消。

店中设了八副座头，客人不多。靠南首的一桌上，共坐了七个人，上首那人，赫然是麒麟山庄少庄主小襄王成绍基。左首两人，是麒麟双豪人熊欧文怪熊欧武，另四人是一僧、一道、一老人、一少妇。

桌上杯盘狼藉，店伙正在收拾杯盘，换上香茗。小襄王撵走伺候的店伙，向老道问道：“北路的人是否准备好了？”

老道生了一张阴阳怪气的长马脸，山羊眼阴森森地倒有点像是刚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僵尸，腰悬一把长剑，挂著八宝囊，他瘪嘴动了动，用老公鸭似的嗓子说：“从这儿到红花铺全布了人。少庄主，玉扇书生和云栖生两个家伙，为何不助咱们一臂之力？”

“他们和飞天夜叉胡文川有约会，在大散关算过节，还得到宝鸡陈仓故城会合天南剑客薛冠生。他们三生每年都有一次聚会，不能耽搁。”小襄王似笑非笑地说。

和尚年约花甲，肥头大耳，腹大如鼓，一双怪眼宛似铜铃一般，他将鲰鱼嘴撇了撇，说：“咱们不需要那些浪得虚名的人插手，难道说，几个小毛贼咱们就打发不了？少庄主但请放心，小贼们交与咱们对付，少庄主只须下手捉那小丫头便成。”

小襄王摇摇头，慎重地说：“诸位千万不可大意，汉中之狼不是小毛贼，斜谷插云山主更是了不起的绿林大豪。插云山主既然能疏解小丫头被白衣神君所制经脉，功力自然非同小可。再说，小丫头在经脉被制之后，仍能神出鬼没地遁返斜谷，居然从容逃脱我和二生的追踪，显见得也是个不易对付的人物。这次她敢公然纠集汉中附近的群豪前往华山找白衣神君算帐，咱们岂可轻视？因此，我认为在暗中下手比较安全些。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不希望招麻烦，如果让洞庭王带了天下水陆悍贼到麒麟山庄大兴问罪之师，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

少妇年约三十出头，桃花媚目流光四转，脸蛋相当俏，不住颌首道：“我也认为暗中下手比较稳当些，否则万一走漏了风声，到底不大妥当，更何况洞庭王也不可轻视。”

“依大嫂之见，又待如何？”小襄王问。

“小丫头的人，决不会成群结队而过，必定分批而行，目下她在沿途分配清道的悍贼照应，便知她对此行已有万全的准备。咱们在北路布下高手预留退步，不啻告诉小丫头是咱们所为。因此，我认为咱们只须派几个人掩去本来面目，再等小丫头经过时突起袭击，得手即散，抄小路脱离现场。当然啦，预先找三两个不知情的小辈挡灾，便可天衣无缝了。”

小襄王点头，深以为然，说：“大嫂确有见地，但大雪封山，行将解冻之期，道中行人甚少，江湖小辈更不易找，找人嫁祸挡灾亦非易事哩！”

老人年约古稀，脸目阴沉，接口道：“有何难哉？如果没有替罪羔羊，老朽可带两个人冒充白衣神君的身份，故意出面找小贼们的麻烦，嫁祸大计必定成功，让洞庭王和白衣神君拚老命，一石两鸟咱们坐享其成。”

小襄王拍著大腿低叫道：“妙！就这么办，一清道长和大嫂与我伺机下手，法静大师负责截杀小丫头的同伴，只留一人漏网。走！咱们往北，在路上等她们到来。按行程，他们该到了。”

他们走后不久，门帘一掀，冷风一卷，进来了一个浑身里在皮袄里的矮个儿。

气候太冷，赶路的人皆将风帽的绊耳放下，只露出一只眼睛，看去男女难辨，决看不到本来面目矮个儿踏进店门，将小包里往桌旁的木凳上一丢，跺掉靴上的雪花，摘下风帽，喝！好一个粉妆玉琢的少年人。

发髻上，绾了一只白玉发环，大眼睛明澈如秋水，玉鼻朱唇，两颊红馥馥，颊旁居然有两个笑涡儿，如果不是挽发，任何人也不会相信他会是个男孩子，看年纪和身材，年龄决不会超过十四五，看衣裘，可知他定然是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公子，看神情，定然是个顽皮捣蛋，也相当识体的小娃娃。

他未脱皮袄，拖过一张木凳大马金刀地坐下，向赶来招呼的店伙笑道：“伙计，来些吃食撵寒，但不要酒，汤和面都成。”

店伙堆下笑，说：“小店的原锅热汤在此首屈一指，原油驴肉价实货真，客官如果来壶酒，来一斤驴肝保险鼻尖上流汗……”

“得啦得啦！说过了不要酒，驴肉冷的好吃，那还能挡寒？你给我来单饼卷肉，不加葱蒜，来碗热汤凑合凑合。”

“成，成，小的立即送上。”

帘子再度掀开，进来了两名大汉，四名侍女，拥簇著金凤进入店中，七个人占了两桌，叫了一大堆菜肴，鸡猪獐兔样样俱全。

小伙子旁若无人地进食，不时向金凤眯著眼睛笑。笑得金凤火起，蓦地一声娇叱，柳眉倒竖地说道：“小丽，将这登徒子小表赶出去！”

侍女小丽应声而起，走近小伙子双手叉腰，扳起脸叫：“你这厮人小表大，这么一点点大便生了一双色眼，长大了你还了得，你还不乖乖滚出去？”

小后生仍在笑，笑得相当轻浮，放下筷子歪著脑袋问：“姑娘们，你们不是太霸道了么？小镇酒店乃是买卖场，小爷我花钱买食物填肚皮，又没有要你们付钱，干么那么凶？”

“你走是不走？”小丽发威了。

小后生不在乎，笑笑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们……唔，最好收敛些，你的意思是非赶人走不可罗？”

金凤“拍”地一声将筷子重重地掣在桌上，叱道：“叉他出去！”

小丽伸手一把抓向小后生的后领，她要人提起。

小后生扭身伸手，奇快绝伦地将手中的半卷肉饼，塞入小丽的手心，另一手不老实地在小丽的粉颊上捏了一把，一声轻笑，人已离座抓起包里掠向走道，扔了一锭碎银给店伙，扭头叫：“妞儿们，小心风流劫数。”

他快得像阵风，声落，人已出了店。

两大汉只有推椅站起的时间，追之不及。

金凤吃了一惊，被小后生的奇快身法吓了一跳。

小后生闪出店门，劈面撞上了大踏步而来的中海，他摇手叫：“大个儿，这间店里有雌老虎母大蛇，不许人进食，把我赶出来了，换一间店怎样？”说完，他盯著中海笑。

中海一怔，站住向小家伙打量，问：“小老弟，你认识我？”

小后生撇撇嘴，说：“你这人真俗，彼此同是行旅，打过招呼不就认识

了么？”

中海笑了，呵呵接道：“有道理，也许我真俗，你说这座店……”

“店里有个女人在放泼，可能是间黑店，万一吃了人肉包子，保证你闹肚子，咱们换一家。”

“好，这就走。”

两人并肩往北走，小家伙一面走一面问：“老兄，你贵姓大名？”

“我姓龙，名中海。”

“可有字？”

“没有，要那么多字有何用处？小老弟，你尊姓大名？”

“嘻嘻！我的姓并不尊，名也不大，姓方名仁。”

中海瞥了他一眼，笑道：“少兄弟，你很顽皮，但我喜欢你，咱们做个朋友。”

“一言为定，咱们兄弟相称。”方仁喜悦地答。

“你贵庚？”

“别文诌诌地好不，我十七，你呢？”

“十七岁才这么点点大，真要命，你简直像一个女娃娃。我廿四了，快老啦！”

“见鬼！廿四岁称老，脸皮真厚。好了，就在这一家小店算了，马马虎虎地将就些儿吧。”

两人进入一家小吃店，中海叫来了一壶酒一些酒菜，一面进食一面闲聊。

“小兄弟，你小小年纪，大冷天跑出来干吗？府上还有些甚么人？仙乡何处？”中海问。

方仁摇摇头，笑道：“我看哪，你这人真俗，盘东问西噜噜苏苏，问那么多干甚么，要审问我是么？”

“你好利害。”中海也笑答。

“要不要我将那家小店中的雌老虎说给你听听？”

“说说看。不过，我认为出门人还是少管闲事为妙。”

“少管闲事，你是说，见死不救？”

“那又当别论，你说有人要被雌老虎吃掉？”

“正相反，雌老虎即将掉入虎阱，厄运当头。”

“怎么回事？”

“你听说过岳州府汨罗江屈原岭的飞虎岗么？”

“略有风闻。哦！你是指飞虎岗的麒麟山庄？”

“不错，麒麟山庄庄主玉麒麟成君玉，是江湖上一主二君的二君之一，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小襄王成绍基。”

中海愕然，说：“咦！你也是江湖人哩！”

“我并没告诉你我不是江湖人，用不著大惊小敝。”方仁意气飞扬地答。

“了不起，失敬失敬。”

“别挖苦人。说，你在那里听说过小襄王？”

“这人我认识，而且曾有一面之缘，看像貌，倒是英俊潇洒俊逸超群，只是美中不足生了一双色眼，定是好色之徒。”

方仁噗嗤一笑，掩口笑问：“想不到你还能看相，你看我是不是也有一双色眼？”

中海神色肃穆地注视著他，突然呵呵一笑，说：“你如果生了一双色眼，那还了得？”

“有何了不得？”

“我问你，你为甚么不梳三丫髻却挽发结呢？”

方仁几乎失手落箸，粉面酡红，假嗔道：“坏蛋！你怎知我是女人？”

“不但知道你是女人，更知道你是与狂乞替我解围的施姑娘，即使你不将施字拆开我也不会受骗的，我相信我的眼力，不会看错人。告诉你，我家世代行医，不但可以一眼看出生人是男是女，也可从骷髅头中一眼便将男女分辨出来，你想我会受骗么？”

“算你行，你的法眼厉害。”

中海不加否认，其实，他虽以医家的眼光看出施姑娘是女扮男装的假男人，真正的原因却得感谢报应神传授给他的知人之术，能从对方的神色中估料心意举止。加以他的记忆力超人，那晚小店中的灯光虽弱，他仍将施姑娘的脸容看得一清二楚，姑娘通了假名，他便料中了，施字拆开是“方仁也”这够明白啦！他呵呵笑，问：“施姑娘，你大概要拖我下水。先告诉你，我不想找麻烦，如果找我治病救人，我决不推辞；如果要动拳脚打架，请另找高明，恕不奉陪，我的庄稼把式花拳绣腿，不登大雅之堂。我很自私，我要活下去，管闲事而自不量力强出头，那是匹夫之勇，不足为法，送掉性命反而误人害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何苦来哉？”

“唷！别一口气推得一干二净好不？如果狂乞西门老爷子在，我也不会找你。一路上我没见到半个熟人，好不容易碰上你，你却在我头上泼冷水。”姑娘噘著小嘴说。

中海叹口气，说：“小可不是个不知感恩的人，愿为姑娘尽力，但我不得不向你说明。

你年岁尚轻，也许凡事未加思索，也不权衡利害，所以你必须先将事情缘由仔细说明，以便斟酌。年青气盛，戒之在斗，练武人最为人垢病的事便是好勇斗狠，一句话不对就动刀剑拚个你死我活。姑娘休怪我倚老卖老，事实是有些事是用不著以武力解决的，交浅言深，姑娘尚请谅我直言。”

泵娘目不转瞬地注视著他，好半晌方点头说：“龙大哥，你的话很有道理，我把事情说出，请告诉我该怎么瓣好不？”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金凤禹姑娘。”

“金凤，那刺了我一剑倒掉我朋友骨灰的人？”中海讶然问。

泵娘低下头，讷讷地说：“是的，就是她。按理，我不该找你援手，但……但又不能眼看她身败名裂生死两难。金凤这人虽说是贼女，胆大妄为、骄傲、冲动、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不知好歹，但在江湖上却并未为恶，也经常管些闲事，想做侠义门人；因此，我不忍眼看她毁在淫贼手中。”

“你是说……”：“不错，小襄王看上了她，已准备在前途把她弄到手。小襄王那小恶贼坏透了，无恶不作，好色”年纪轻轻地就不知糟蹋了多少女人，坏了多少女人的名节，功力甚高，藉乃父的名号在外胡作非为，金凤是很难逃出他的毒手的，那恶贼不将人弄到手决不会罢手。”

“你打算怎样？”中海问。

“我打算在后面保护她。”

中海略一沉吟，问：“你能对付得了小襄王么？”

“我有把握与小襄王斗成平手，但他有一大堆党羽，高手甚多，不易对付，如果他们群起而攻，脱身恐怕不易。”

“你何不迳自通知金凤叫她早昨提防呢？”

“她不听，我已经试过了，她不相信小襄王敢向她下手，两人的父亲皆是当代了不起的高手，谁也不敢找对方麻烦。”

中海点点头，说：“一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女人，是不容易听得进忠告的。好吧，咱们好好照顾她，希能助她一臂之力。”

“你……你不记怀她在镇羌驿对你的……”

“呵呵！我不是量小的人，不瞒你说，我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向她报復。”

“她刺了你一剑，你说过……”

“那是一时气愤所说的话，作不了准的，我不是圣人，少不了也有冲动激愤的时候，别找毛病了快填饱肚子再说。”

泵娘突然低声说：“龙大哥，我觉得你是个极为难得的奇人，一个值得敬佩值得偎赖的人。”

中海摇头苦笑，说：“你看错了，我只不过是个爱惜生命的贪生怕死之徒而已。八年来，我看过无数死亡，看过无数好汉因逞一时之快含恨而歿，挨过了无数苦难，受尽了万般折磨，深深体会出佛门弟子所说此生不易的话确有道理。八年前我满怀绝望地远役边塞，八年后满抱希望返回故乡，我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希望还是绝望，是痛苦还是快乐。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有一颗赤子之心：但等到那一天到来，我不知道这颗赤子之心是否仍能为我所有，我曾对金凤说过，假使有一天我堕落，我也会像她一样同流合污丧心病狂。”说完，他深深地叹息。

泵娘吃了一惊，关心地问：“龙大哥，你的话很可怕，你说的那一天，有何所指？”

中海将一碗酒灌入口中，摇头道：“别问我，那是我的秘密。八年的日子可真不算短，你知道人生中有几个八年？你知道八年的苦役我是如何挨过的？你知道八年的噩梦是如何的可怕？你了解八年刻骨铭心的思念如何的痛苦？别说了，该上路了。”

他眼角润湿、极力抑制著身子的颤抖，抑制著不许声音抖切激动，但他办不到，两颗泪珠跌落在胸襟上。

泵娘感到一阵辛酸，突然按住他斟酒的手，幽幽地说：“龙大哥，别喝了，我……我难受。原谅我，我希望能替你分忧，能在告诉我有关你的经过么？”

“不！”中海只吐出一个字。

泵娘知道无法将他的话引出，只好说：“龙大哥，我们不必管金凤的事……”

“施姑娘，不要逼我，这件事我既答应管，就决不会反悔。如果你放手，我也会插手的。”

两人草草食罢，各自结束踏出店门，缓缓北行，要在路上等金凤赶上。施姑娘想冲淡中海先前的不快，说些江湖异闻秘辛替他解闷，两人谈谈笑笑，颇不寂寞。只是，中海口风甚紧，始终不吐出任何有关他被役边的事。

后面半里地，白衣神君盯住了雍玉，缓缓攢程。

雍玉身边只有两个高手相随，但前面三二十丈有人，后面十余丈也有人暗中照顾，因此引起了白衣神君的疑心，他反而忽略了前面的中海。

所有的人，全都放下皮风帽的绊耳，谁也看不出对方的身份。

不久，金凤五女两男如飞而至，超越了雍玉，也超越了白衣神君。

金凤这次纠集汉中的绿林大豪去华山找白衣神君算帐，半路错过，却未料到白衣神君反而落在身后。按行程，白衣神君早该返回华山了，难怪她大意。

白衣神君也没想到金凤仍然留在附近，更未料到金凤已找到插云山主解了被制的经脉，还以为她早已昼夜兼程返回洞庭求救呢！

前面展开了气势奇雄的奇崖峻岭，白雪如银，峻峭的山崖没有积雪，黑白相间形势壮观。两侧延伸而来的山谷，凋林无尽，参天古木上挂了无数冰，冰向东南斜挂，跃然若动。那些不凋的松柏树梢则形成诡奇壮观的冰林，平空加上了一层顶盖，令人叹为观止。

施素素依在中海的右首，低声道：“如果所料不差，小襄王可能预定在这一带下手。前面不远是红花铺，不好动手，而黄牛铺有插云山主派人接应，小襄王不无戒心。过黄牛铺是秦岭和大散关，却又是秦岭双煞的地盘，双煞是金凤的父执，必定派人照顾的。”

中海点头同意，说：“有道理，咱们在附近等她。过了凤县，沿途我看到不少岔眼的人物，他们会……”

“他们是汉中府附近的绿林好汉，奉命前来保护金凤的。但这些人派不上用场，只能吓唬小江湖壮壮声势而已，小襄王根本没将他们放在眼中。”

边谈边走，进入了一座山崖的冰封大松林，大道贯林而过，深入百十丈，中海突然站住了，说：“唔！有血腥，附近……”

施素素掠向右面林缘，低叫道：“有人留下血迹，瞧！”

中海奔近，皱眉道：“有人从这儿受伤入林，血迹虽凝，但仍有暗红色，显然受伤不久！受伤的人不沿道路奔走求援，为何反而入林？”

血迹形成一条虚线，直向林中延伸，积雪上，有两个人的履痕，履痕从道上的行人脚迹分出，一看便知是从南面来的，路上脚印凌乱，看不出是否有打斗的形迹。

“找找看。”施素素说，立即沿足迹向里走。

走不了三二十丈，她吃惊地叫：“我们来晚了。”

前面一株合抱大的巨松下，躺著一个穿老羊皮短袄的大汉，手边放了把厚背单刀，腹下的积雪被血染了一团暗紫色血痕。

中海疾奔而上，一把扣住尸体的脉门，颓然放手说：“晚了些儿，尸体刚冷。”

“咦！看，有字。”姑娘指著树干叫。

松干的粗糙树皮被括掉薄薄的一层，被人用单刀刻上了一行字：“杀我者，白衣神君。”

“是他？”姑娘惊叫。

中海剑眉深锁，不断打量字迹，最后仔细验著尸体腹部的伤口，冷哼一声，说：“凶手在杀人嫁祸，用心可诛。”

“杀人嫁祸？”姑娘讶然问。

“半点不假。”中海断然地答。

“你认为决不是白衣神君做的事？”

“正是如此，你先看字迹，会不会是一个濒死的人所能留下的手迹？凶手太大意了，是凶手自己所刻下的。再就是死者一剑致命，伤了中极穴，斜

贯而下毁了肾脏，决不会支持三步以上，而尸体却倒在距道路卅丈外，骗不了我的眼睛。”

他抓起单刀。“察”一声便削掉了字迹，木屑飞散。

蓦地，树上碎雪发声，三道银芒急射而下。

中海机警绝伦，一听头上有碎雪松裂声，他猛地一拉施姑娘急闪而出，把施姑娘吓了一跳。

“嗤嗤嗤！”三道银虹射入两人先前所立的积雪上，一闪即没。

泉娘勃然大怒，向树上招手叫：“你两个卑鄙的狗！下来。”

树上一声狂笑，飘落两个反穿羔皮袄白棉裤的人，各背了一把长剑，浑身只露出一双眼睛，焕发著澈人心肺的冷电寒芒。

左上那人双手叉腰，桀桀怪笑道：“小辈们，认得我白衣神君么？”

中海揭掉皮帽，冷笑道：“老兄，你又认得我么？”

那人发出一阵刺耳怪笑，说：“你小子是甚么东西？我白衣神君从不认识无名小卒。”

中海将风帽戴好，向素素说：“你一个我一个，要活的，刀给你。”说完，将刀丢过。

“刀给你，我应付得了。”素素说，将刀抛回。

中海知道她了得，不再推让，迫近假白衣神君冷笑道：“老兄，你几时改名易姓的？你几时成了姓候的子孙？你老儿大概是新近姓候的吧？要不然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那个人怒火上冲，拔剑厉叫道：“小畜生！你好大的狗胆。”

中海扬了扬手中的单刀，再问：“老兄，你为何要嫁祸白衣神君？”

“你是谁？”

“我，白衣神君的朋友，你老兄到底贵姓大名？”

假白衣神君一声长啸，飞扑而上，招出“游蜂戏蕊”，歪歪斜斜地抢先进攻。

中海紧盯住对方的眼神，向右一闪，以向右闪的方式对付中宫进招，未免大违常规，大有不将对方放在眼下的气概。

假白衣神君一怔，怒火上冲，扭身就是一剑。

中海已看出对方了得，所以要激怒对方含念进击，向左一扭虎躯，险之又险地让剑擦右肋而过，刀光一闪，捷愈电闪而出，尖锋划破了对方的肩部，乘势抢入，刀靶顺势横撞，“噗”一声击中对方的左耳门。

不等假白衣神君倒地，左手一伸，便硬生生将对方的风帽摘在手中，原来是一个年约四十余的大汉，直挺挺地昏厥在雪地中。

另一面，素素已像一头灵猫，以空手入白刃之术抢攻，在对方的剑影中灵活地闪动，把另一名白衣人迫得怒吼如雷，手忙脚乱，剑已乱了章法。

中海正待将昏倒的大汉困上，不远处白影如电，又到了两个白衣人，挺别飞掠而至，最先那人怒叫：“谁在我白衣神君的地盘上撒野，拿命来！”

中海迅即立下门户，心说：“怪事，怎么有这许多人冒充白衣神君？”

先到的白衣人只露出一双精光闪闪的老眼，但中海一眼便看出不是白衣神君。

来人剑发风雷，扑上便放手狂攻，招出如狂风暴雨，连攻五招十三剑之多，把中海迫得连退三丈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十分凶悍狂野。

另一人奔向昏倒的人，伸手便抓。

素素正戏弄著先前的白衣人，见状哼了一声，一把扣住砍来的剑锏，喝声“滚”！将白衣人踢翻顺手夺剑脱手飞掷。

抓救同伴的白衣人手刚抓住同伴的衣带，剑化长虹而至，快得像电光石火，刺穿了他的右上臂，剑锏一撞，臂骨立折。

“哎哟！”他狂叫，向后急退。

素素到了，“噗”一声一掌砍在他的肋下。肋骨最禁不起打击，这一掌他吃不消，狂叫一声，跌倒在雪地上狂滚。

先前被踢倒的人，爬赶来狼狈而逃，急如漏网之鱼，遁入凋林深处走了。

素素抓起长剑，抢近第二个假白衣神君的身后，叫：“龙大哥，交给我。”

中海始终未能抓住机会近身出招回敬，对手太强，不仅身法灵活，而且剑术凶猛诧异，不易揣摩见素素抢到，乐得看看素素的剑上造诣，抽身急退。

素素的父亲天玄剑施铨，名列一琴一剑三乞三生的一剑，一套天玄剑法名震江湖，少年得志赫然一代名家，中年隐世急流勇退，保全了既得的声誉令名，江湖败类始终不敢上门自找没趣。素素小小年纪敢于只身闯荡江湖，没有真才实学岂能如此大胆？

她一声娇叱，剑动风雷骤发，白虹似怒龙夭矫，一道道电芒连续飞劲，势如狂风暴雨。

“铮铮铮铮……”一阵清越的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火星飞溅，一连十一剑，把假白衣神君迫退了五丈余，陷入险局，背部已贴近一株巨松了。

她用的不是天玄剑法，小小年纪居然敢和对方硬拼，气吞河岳，步步进迫，可知她必有所恃。

大道上，激斗已起。

金凤痰迷心窍，不理睬素素的警告，七个人健步如飞，势如奔马赶入松林。

走不了三二十丈，远远地听到右前方密林深处传来隐隐的怒吼声，由于罡风怒号，听不真切，她未加理会，领先向前飞掠。用快步赶长途；最为犯忌，她已有点累了。

蓦地，她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扭头一看，脸色一变，火速拔剑叫：“不可走散，结阵应敌。”

身后，护送的两名大汉已倒了一个，四侍女也有一名仆地不起，两人的背心上，端端正正插了一把大型的飞刀，尽偃而没，一切都嫌晚了。

三名侍女与一名大汉结成方阵，她仗剑屹立阵中戒备。怪！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人现身。

“谁在暗中用飞刀暗算，站出来和我金禹茵答话。”她咬牙切齿地大叫。

她正待下令搜，右方路旁的一株巨松下缓缓站起一个幽灵似的白影，只露出一双眼睛，用阴森森的声音问：“你为何不赶回洞庭？是怕我白衣神君的剑不利吗？”

她居然相信了，但却吃了一惊，她预定到华山梅海找白衣神君算账，却未料到会在半途相遇，糟了！她的得力助手已经先走了，插云山主和汉中之狼已先走一步前往华山布署一切，沿途照应的人全是些二三流人物，对付白衣神君这位宇内高手跟本派不上用场，不由她不惊。

然而事已临头，不由她退缩，她也不见得怕白衣神君，拔剑迎上冷笑道：“阁下不屑使用暗器，想不到今天却用飞刀从背后暗算人，无耻已极，你上吧，本姑娘要和你一决死战。”

假白衣神君屹立不动，倚著树冷笑道：“你人多手众，不用怪在下使用飞刀。我问你，插云山主为何不在你身畔保护你的安全？”

金凤又是一惊，这次她到华山的事十分秘密，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看来，白衣神君早就知道她的计谋，大事不好。

“本姑娘凭手中剑也无所畏惧，用不著插云山主相助。”她硬著头皮说。

三侍女和大汉两面一分，拔剑迫进。

假白衣神君阴森森地笑，一步步徐徐退入林中。

金凤一怔，搞不清对方为何要退入林中。她向四周打量，除了松树不见有人，白衣神君在江湖上一向独来独往，朋友屈指可数，不会请人助拳。她把心一横，不再顾忌向前迫进。

假白衣神君已看出她的心意，说：“小丫头，为免惊动往来的商旅，你得埋骨林中，死得其所。来吧！你害怕了？”

说话中，他已后退了七八丈，退入松林的深处，双方的距离从五丈外拉近至丈七八之内了。

脚下全是深没足径的浮雪，毫无异状。金凤没想到脚下有鬼，举手一挥，娇叱一声奋身前扑。她看出假白衣神君身后有三株双人合抱大的巨松所阻，不易从树隙中退过，因此令三侍女急上。

只跨出第二步，突觉右脚径被异物扣住，凶猛的力道直透靴内，只觉浑身发虚。

她大吃一惊，以为刚好踏上捉狼的陷阱，被铁齿夹夹住了那还了得？

不等她有所举动，雪中人影暴起，原来浮雪下有人藏身，扣住了他的脚，立即跃起“噗”一声肋下便挨了一击，被人一下子便点了胸前的鸠尾大穴，立即丢剑晕厥。

两旁的巨树后立时闪出五个男女，全用白头罩掩住脸部，只露出一只怪眼，在狂笑声中，截住了三女一男。

假白衣神君一声狂笑，急冲而上。

擒住金凤的是牛鼻子老道一清，这时已换了装，一身白，将人抛过说：“接人，快走。”

假白衣神君将人接住，奔出路中向北走，一面叫：“记住，留一个报信。”

声落，他已远掠出五丈之外，有两个人跟著他撤走，其中之一是被他称为大嫂的俏女人。

三名侍女和一名大汉身陷重围，被四个人分别抢攻，岌岌可危，命在须臾。

老道一清凶猛如狮，截住一名侍女，连攻八剑，片刻间，侍女胸前肋旁共挨了两剑，一声惨叫，被老道一剑贯入胸腹之间，扔剑便倒。

“啊……”大汉也接著发出凄厉的狂叫，被一名白衣人一刀削掉了天灵盖，砰然倒地。

正危急中，雍玉的先头随从进入了松林，听到刺耳的狂叫，四个穿了皮袄内著短甲的勇士立即向里抢，并发出了一声长啸招呼后面的雍玉。

雍玉一惊，喝声“快走”！长身飞掠而起。

身后不远的白衣神君心中一凛，急起便追。

四勇士抢入林中，拔剑大吼道：“都给我住手！”

一清老道扭头一看，以为是金凤的大援到了，吃了一惊，向后叫：“风紧，扯活！”

他不叫倒好，叫了便慢了一步，一名勇士已经抢到，他知道难以脱身，一声怒啸，疯狂地连攻八剑。

四勇士一听老道叫出切口，知道来人决不会是中海的朋友，本想喝问经过，没想到老道已经心虚抢先动手。领先的勇士举手一挥，让同伴掠出拦截其余的人，从容化解攻来的八剑，等老道的锐气已消，立即回敬，大喝道：“丢剑！躺！”

“铮铮”两声巨响，老道的剑向外荡，不等老道避退，剑虹一闪而入，贯入老道的右胸外侧。

“啊……”老道狂叫，长剑扔出三丈以外，仰身便倒。

勇士上前一脚将老道踏住，拉掉老道的风帽，讶然叫：“咦！你不是在江湖无恶不作的恶老道一清么？”

老道痛得额上冷汗如雨，咬牙问：“你……你是谁？”

勇士点了他的期门穴，冷笑道：“别问我是谁，这儿出了人命，死的人有男有女，你得将内情吐实。”

未死的两名侍女都受了伤，倚在树上喘息。

另三名勇士拦住逃不了的三个人，从容挥剑接招，不抢攻，只不许对方脱身。

雍玉到了，三个人来势如电。

后面三五丈，白衣神君衔尾追到。

“怎么回事？大哥呢？”雍玉人未到，声音先达。

擒住一清老道的勇士一把将俘掳挟起，迎上说：“不在，是另一批人在这儿行凶杀人。”

倚在树上喘息的一名侍女突然大声叫：“请爷们援手，我家小姐被白衣神君掳走了。”

后到的白衣神君大怒，一声怒叫，向侍女冲去。

勇士丢掉一清，截出喝道：“慢来，不许动手！”

白衣神君火起，突然一耳光抽出叫：“滚开！”

这一掌疾逾电闪，奇快绝伦，勇士居然能在千钧一发中退出两步，手中剑向上猛拂，避掌反击，反应奇快无比。

白衣神君心中一凛，收掌后退，银剑突然出鞘，龙吟起处，银芒暴涨。

“铮铮铮”三声巨响，火星激射，勇士连退丈余，几乎被剑上传来的凶猛反震之力震倒。

雍玉飞扑而上，伸剑截住叫：“有话好说，阁下。”

银虹一闪，“铮”然一声大震，两人换了一剑。

。雍玉横飘八尺，脸色一变。

白衣神君斜移两步，神色一冷。

“前辈可是白衣神君？”雍玉急叫，他从银光映目的银剑上看出了白衣神君的身份。

“你是谁？是不是跟踪龙中海意图加害他的人？”白衣神君阴森森地低喝。

雍玉掀掉风帽，收剑行礼道：“晚辈雍玉，是暗中保护龙大哥入中原

的。”

白衣神君垂下剑，摇头道：“小伙子，你何不早些亮像？几乎误了大事。你且等等，我问问谁在这儿假冒我的名号为非作歹。”

他掠向倚在树上喘息的两名侍女，冷叱道：“说！你们认得我白衣神君么？”

两侍女目瞪口呆；其中之一变色叫：“刚才掳走我家小姐的人，的确自称是白衣神君。”

白衣神君的银剑，其实并非用银所打造，银是不能做兵刃的。他这把剑是奇异的合金所淬炼而成表面上银光耀目，不仅坚硬锋利，而且弹性与韧性皆臻上乘，名列宇内名剑之一，称为“银锋”，见剑知人，无法假冒。侍女一看到银剑，便知是真的白衣神君到了。

金凤的宝剑叫“追电”静静地躺在积雪上，一半已被浮雪所掩，剑靶上挂在云头后的剑穗甚为触目。白衣神君看到了，走近一把拾起，“哦”了一声问：“你们的小姐是金凤？”

“正……正是。”侍女吃惊地答，“她怎敢还在此地逗留？”

“家小姐已请插云山主疏通了被前辈所制的经脉。”

“哦！我倒忘了插云山主的疏经起脉绝学了。”白衣神君恍然在说，将追电剑丢给侍女，掠向最近一名被勇士困住的白衣人，叫道：“大峪山的朋友请退。”

雍玉也飞掠而至，叫道：“如山，退！”

勇士如山虚攻一剑，火速收招后撤。

白衣人看到白衣神君手中的银锋剑立时一声低啸，向一旁夺路飞逃。

白衣神君身形如电，但见白影一闪，如同鬼魅幻形，劈面挡住了，冷笑道：“阁下高名上姓？主子是谁？”

白衣人以行动作答覆，疯狂前扑，招出“寒梅吐蕊”连攻五剑，声势汹汹。

白衣神君轻灵地避招，一面问：“你真要找死不成？”

对方不加理睬，拼死进招，又攻了三剑。

白衣神君在对方第三剑将收未收，将变未变的刹那间，一声冷叱，银芒倏吐，一切而入。

白衣人也一声怒吼，挥剑急架。迟了，银虹乍现乍隐，白衣神君已暴退丈余。

“啊……”白衣人厉号出口，“噗”一声长剑坠地，身形一晃，双手掩住了心口，血从掌下沁出如泉而涌。接著屈膝下挫，倒在雪中抽搐，手一松，鲜血泉涌，把胸前的积雪染红了。

白衣神君冷冷地瞥了尚未断气的人一眼，上前用剑挑开对方的风帽。现出一个花甲老人的头面。

他不认识，扭头向另一名白衣人纵去。

缠住白衣人的勇士不等招呼，从容收招退出圈外。

白衣人第一眼便看到银锋剑当下大惊失色，扭头便跑。

白衣神君冷笑一声，如形附形跟上，剑尖已递近对方的后心，冷电激骨，叱道：“你跑得了么？”

白衣人心胆俱裂，大旋身凶猛地挥剑接招。

“铮！”龙吟乍起，风雷俱发。

白衣人突然挫倒，剑缺了口，虎口出血，剑往外荡。

白衣神君的剑尖，已抵在对方的咽喉上。左腿疾飞，踢中对方持剑的右小臂，臂骨立折，长剑飞抛三丈以外。

“你是谁？说！”白衣神君沉喝。

白衣人痛得浑身发抖，战抖著说：“在下红狐冯升。”

“主子是谁？”

“这……”

“你不说？”

“饶我一死，我说。”

“说，饶你。”

“小襄王。”

白衣神君哼了一声，冷笑道：“他劫走金凤，为何要嫁祸于我？”

“不知道，在下只知奉命行事。”

白衣神君一脚将他踢翻，怒叫道：“滚！去告诉小畜生，日后休撞上我白衣神君，不然他将永远后悔今天的所为。”说完，纵向最后一名白衣人。

这一名白衣人用一把沉重的戒刀，身躯胖大，戒刀虎虎生风，刀沈力猛，居然与缠住他的勇士斗了个势均力敌，游走自如。

白衣神君在旁冷吃道：“小襄王手下有一个法静贼秃，定然是你。”

勇士突然飘身后退，在一旁冷眼旁观。

法静拉掉风帽，光头上热气腾腾，用袖拭掉脸上的大汗横刀戒备，翻著怪眼说：“不关贫僧的事你该去找小襄王。”

“谁出的嫁祸主意？”

“贫僧不能说。”

“你不说在下决不勉强。但得赔上老命。”白衣神君阴森森地说。

“你不敢找小襄王，找我算不了英雄。”

“小襄王不在，当然找你。侯某从不自命英雄，你只好认命，上！”

法静丢掉戒刀，说：“贫僧认栽，你高兴怎办就怎办好了。”

白衣神君阴森森一笑，冷酷地说：“和尚，你如果认为在侯某面前可以耍赖，你就大错特错了。侯某说过的，我这人从不自命英雄，即使你赤手空拳跪下求命，我也会毫不留情地刺穿你的心窝。你自己找死，可怪我不得。”说完，银锋剑徐举。

和尚冷汗如雨，战抖著向后退，虚脱地叫：“且……且慢！是……是双头蛇陈魁的主意。”

白衣神君冷哼一声，问：“那老狗目下何在？”

“他与麒麟双豪在前面接应，假冒你的名号准备对付插云山主。”

白衣神君收了剑，沉声道：“你转告小襄王一声，叫他将双头蛇送到梅海，不然咱们江湖上见。侯某与双头蛇的过节与他小襄王无关，他如果甘受刁唆，公然和侯某为敌，咱们二君之间，将有火拚的一天，叫他千万不可替他父亲招灾惹祸。滚！”

法静戒刀也不要了，撒腿便跑。

白衣神君扭头向雍玉说：“少山主，你打算送中海老弟到何处为止？”

雍玉躬身道：“龙大哥对晚辈有救命之恩，晚辈愿送他到故乡方行回山。”

白衣神君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如此一来，他将步步荆棘了。贵山

的英雄好汉与中原的线林道一向不相往来。彼此之间怀有成见，你公然在后相送，岂不替他惹祸招灾？”

雍玉一怔，悚然地问：“这个晚辈倒未虑及，前辈何以教我？”

“你可以藉机在江湖历练一番，不必跟著他，暗中关照各地暗桩留意些儿便成；少山主是否认为可行，请自斟酌。你我后会有期。”

说完，大踏步往外走，走近两名侍女，冷冷地说：“你们听清法静贼秃的话么？”

两侍女屈身下拜，悚然地说：“我们该死，前辈请手下留情。”

白衣神君举袖一挥，说：“如果要杀你们，我早已下手了。近来侯某受到龙老弟所感，凶性大消便宜了你们。”

雍玉突然奔到，叫道：“侯前辈，龙大哥在前面会不会卷入是非之中？”

白衣神君猛然醒悟。大惊道：“糟！咱们误了大事，快！跋两步。”

由于这次的逗留，几乎误了中海的性命。

素素一阵抢攻，将白衣人迫至一株巨松前，突听下方远处啸声震耳，叫道：“下面动手了，快走啊！”

中海扭头便走，一面叫：“不必戏弄他了，放倒他。”

素素一声娇叱，“铮”一声震开对方的长剑，手下绝情，“嗤”一声将对方钉在树上了，剑贯胁而入，刺入树半尺。

她不拔剑，另拾一把拿在手中。她的轻功十分了得，但却只能与中海保持一定的距离，始终无法拉近。可知中海的脚下功夫确是出类拔萃。

中海首先到达大道，一眼便看到三个人如飞而至，先头的人肩上还扛了一个人。

后面的素素尖声叫道：“金凤被他们擒到手了，截住他们。”

中海在仓促间不知扛人的是小襄王，横刀堵住叫：“放下人，是小襄王么？”

带若金凤的人正是小襄王。中海的风帽绊耳已经翻上系牢，已露出本来面目，被他一眼便认出了脚下反而加快，急冲而至，大喝道：“小畜生！你配管太爷的事？”声落人到，狂妄地伸手就是一掌过来。

他在镇羌驿客店中，已偷看到中海和金凤动手的情形，根本没将中海放在眼下，局然伸手揍人，掌出风雷隐隐，用上了内家劈空掌力，难怪他不怕中海的刀。

他轻估了中海的实力。在镇羌驿客店，中海根本无意与金凤拚命，加以金凤有宝剑在手，心中先虚，因此伤剑受辱。这时的中海已完全不同了，身怀如意身法绝学，而且志切救人，岂能不全力以赴呢？

中海见对方狂妄地冲入递掌，心中火起，刀光一闪，来一记“虎拒柴门”。

双方都快，出手捷逾电闪。小襄王不怕刀，变掌为爪，硬向上托的刀身抓落。

可是劈空掌力已下，而上抬的刀却不受影响，穿过掌风向上迎，不由当堂大吃一惊。

“糟！”他心中凛然暗叫，百忙中抽爪收招。

“嗤！”单刀破风厉啸声刺耳，排开如山掌劲拂上，但见刀光一闪，小襄王的右手中指尖端收慢了些，丢掉了半截指甲，连指尖也应刀而落，鲜血涌现。

小襄王大怒，不理睬指尖的疼痛，侧飘八尺，手一抄拔剑在手，怒吼道：“小辈该死！”

命来。”

怒吼中，剑动风雷乍发，剑气飞腾，疯狂地连攻三招，“白虹贯日”急变“流星赶月”，然后是“织女投梭”，把中海迫退出两丈外，全是凶猛的攻中宫进手狠著。。

中海毕竟心中有点虚，不敢贸然接招，一退再退，先看看再说。

俏女人和另一名白衣老人到了，急冲而上，恰好被素素截住，双方不答话，三把剑幻化无数电虹缠上了。

小襄王三招落空，看中海从容让招，神定气闲，不由心中暗凛，轻视的心情立时改观，一声沉喝展开了麒麟山庄享誉江湖的七绝剑法，排山倒海似的向中海攻去。

中海心中暗惊，定下心神，利用如意身法和小襄王周旋，进退如电，神出鬼没，在漫天澈地的重重剑影中飘忽无定，像是与剑光合而为一，单刀也时隐时没，在小襄王的身前身后弄影，虽不易袭击要害，但小襄王想伤他也不是易事。第一次用这种身法与人拚命，得手应心，不由信心大增，逐渐勇气勃发。

小襄王狂攻了十余招，心中大惊。眼看一剑即将得手，眨眼间却已落空，他感到中海的身影似乎是虚的，也似乎像一条可以扭曲转折滑溜无比的蛇，每一剑皆差之毫厘无法毅上，出招稍慢，对方的刀便乘势近身，可怕极了。他左手用不上，剑上的威力无形中减了二成，心知再拖下去要倒霉，于是顿萌退意。

但他不甘心，把中海恨入骨髓，他要离开现场，找地方毙了中海出口恶气，一面迫攻一面叫：“缠住那小王八蛋，我先走一步。”声落，向北狂奔。

中海怎肯甘休，奋起急追。

俏女人和白衣老人双斗素素，占不了丝毫便宜，听小襄王一叫，只好用游斗之术缠住素素，此进彼退一沾即走，配合得十分灵活，果然将素素缠住了。

中海的脚下比小襄王快，眼看就要追及，小襄王收了剑，突然举手向后一挥，喝声“著！”

一道电虹脱手而飞，一闪即至。

中海大惊，百忙中举刀疾挥，“铮”一声巨响，接著“嗤”一声厉啸，一把八寸飞刀擦刀身而过呼啸著掠过耳旁，几乎把左耳轮带走，这一刀竟未能将飞刀击落，来得太突然了。

他惊出一身冷汗，脚下一慢，小襄王已乘机远出三丈开外，拉远了双方的距离。

两人一追一逃，小襄王不时用飞刀招呼，时虚时实，中海不得不防，始终未能近身追及。

距红花铺不远处，小襄王向右一折，奔入一座山谷。两人快逾流星，隐没在群山深处。

山谷已尽，小襄王越山而走，进入了绵绵无尽而满了冰棱的冰封树林。雪地上，留下了两人深深的脚印。

不久，前面出现了一座奇峰，树林直伸展至峰下，绝壁如削，只有一段稍微倾斜的积雪山坡，坡上没有树木。两侧，是峻陡的山脊，不易爬升，

一脚踩下去，使会与浮雪同向下滑。

他们到了一处绝路了，跑不了啦！

小襄王突然哈哈狂笑，并发出一声长啸。啸声将树上的积雪震得簌簌下落，坠地有声。

两人的脚下都脱了力，只能拖著迟滞的脚步奔跑，一脚踏下去，雪深及膝，狼狈万分。

两人都浑身大汗，热雾从衣领中袅袅腾升。

中海扭头回望，身后鬼影俱无，显然施姑娘并未跟来，身后的冰林一片空荡荡地。

他不再理会，救人要紧，脚下加紧，追上了雪坡。

小襄王的啸声刚落，突然将金凤扔掉，旋身大吼：“著！”

中海以为他又发飞刀，赶忙止步向左一闪。

糟了！对方手虽上扬并不曾将刀发出，却在他闪势刚尽时再次扬手，一道银虹，一闪即至。

相距太近，想甩刀拍拨已是力不从心。他在大峪山曾看过千手哪吒云峤的飞刀奇技，千手哪吒也至诚地指点过他收发飞刀的技巧。事急矣！他只好冒险，人向下急伏，左手上抬，在千钧一发中托住了袭至胸口的飞刀，虎口一收，飞刀入手。刀尖已刺破皮袄，皮手套的食中二指也出现了裂缝，肌肤略损，并无大碍，危极也险极。

“噗”一声轻响，他整个人仆倒在雪地中，深陷尺余。

小襄王到了，伸手拔剑。

假使小襄王不拔剑冲上用手脚制人，也许得手了，拔剑便慢了一刹那，机会稍纵即逝。

中海双手疾挥，刀和雪花齐飞，向侧急滚。

“铮！”龙吟震耳，雪花激射。小襄王一剑砍下，被刀架住了。

“你死定了！”小襄王怒吼，跟上又是一剑。

中海已滚了一匝半，恰好转脸朝上，双脚猛踢，两丛碎雪飞射向小襄王，左手的飞刀立即出手，喝声“著”！

小襄王只看到雪花，眼前一乱，等看到飞雪中的银虹已经来不及了。事先他并未看到中海接了飞刀，还以为飞刀已经得手了哩！

“糟！”百忙中虎腰一扭。

“嗤”一声轻响，飞刀贯入他的右肋外侧，被肋骨所阻，但刀尖已入腹两寸有奇。假使他不扭腰飞刀定然从肝腹之中贯入。

一时大意，竟被中海一击得手，真是天意。

“哎呀！”惊叫，剑加快落下。

中海已滚出五尺外，“察”一声剑砍入雪中落了空，剑尖划破了中海的腿侧，没有用。

小襄王一手按住飞刀插入处，不敢拔出，脸色铁青，吃力地举剑，用近乎窒息的声音叫：“太爷擒住你之后，如不挫骨拐灰，难消心头之恨。”

中海不理他，奔向金凤一把挽起叫：“禹姑娘，怎样了？”

金凤早已醒来，沿途的凶猛颠簸已令她气息奄奄。她做梦也未料到救她的人会是中海，绝未料到中海会以德报怨冒万千之险赶来救她，激动得泪如下雨，颤声说：“我肋下被击伤，鸠尾穴被制，我不行了。”

中海不再犹豫，顾不了男女之嫌，立即探手入她的怀中，用推 术替

她解穴。

他俩所站处是山坡的上端，五六丈之上便是绝崖，积雪与崖根交界处，有乱石和缝穴的痕迹。

下面，小囊王脚下踉跄，咬牙切齿向下退，一面挟住剑，抽出右手探囊抽取飞刀，全力扔出。

“小心飞刀！”金凤大声叫。

中海左手的单刀一震，“铮”一声飞刀翩然下坠，他拾起飞刀，正想咒骂，突然脸色大变。

下面洞林中，人影如电，八名穿羔衣短袄的大汉正如飞而来。林下一望无涯，看得真切，其中赫然有上次与小囊王同时现身的麒麟双豪，雄伟的身材和背上的九环刀，一看使知，已接近至半里内来了。

两侧是奇滑无比的积雪山脊，后面是绝崖，前面出路被阻，完了。

金凤也看出了危机，急叫道：“擒小囊王做人质，先别理我。”

可是来不及了，小囊王已经全力向下逃，连滚带爬居然奇快。

中海解了金凤的穴道，但她腋下挨了一掌，受伤不轻，再在被扛走时被凶狠的颠簸所损，根本无法行走。

“咱们得走！”他说。

背上有包里，不能背人，他只好将人抱起，向左面的山脊上奔去。

追了一二十里，真力早虚，这时想爬上浮雪覆盖的峻峭山脊，谈何容易？脚下是旧军靴，长及膝部，举步维艰，极不灵活，爬上三步，积雪突然下滑，反而退下五六步，英雄无用武之地。

“放下我，你逃生去吧。”金凤惨然地叫。

“你是怎么回事？就会说泄气话。”他焦躁地叫。

下面，小囊王的厉叫声震耳传来：“抓住那狗东西剥皮抽筋再挫骨扬灰，快！”

糟了！八个人已到了下面林缘，麒麟双豪怒吼如雷，拔出九环刀急冲而上。

逃一步算一步，中海抱著金凤，向崖下狂奔，经过先前停下处，信手拾起打落的飞刀。

山坡愈来愈窄，奔上五六丈，像是一道雪沟，沿雪沟向上爬，再跑五六丈方到达崖下。

没有去路了，崖根下有无数巨石，右侧有一道石缝，约可容一人行走，深约三丈余，一眼可看清底部。

他将金凤往石缝口一塞，说：“在这儿和他们决生死，必要时退入石缝，我在缝外阻他们一阻，希望支持到施姑娘赶来。”

“施姑娘也来了？”金凤讶然问。

“是的，她告诉我你有困难，要我和她阻止小囊王为非作歹。唉！你如果早一点听她的警告，也不会……”

“施姑娘是草凉驿小店中的小后生？”

“不错！”

“唉！我该死，我……”

“事已至此，后悔无益。他们来了，你小心些儿。”

他回到崖根，最先的麒麟双豪已到了雪沟上了。

他心中大喜，猛地掀起一座数百斤大石，奋起神威向外一掀，巨石以

万钧力道向下滑，所经处浮雪飞舞，排山倒海似的向下撞去。

两侧是峻峭的雪坡，只有中间的雪沟可容人行走。双豪大吃一惊，九环刀向侧猛插，人藉刀向雪壁上急升，居然躲过了急冲而下的巨石。

中海一声狂笑，双手急挥，他用拳大的小石做暗器，连环发出向下袭击，厉啸之声虎虎刺耳。

“噗！”老大人熊欧文脑袋上挨了一下，惊叫一声，拖著九环刀向下滑，随巨石急冲而下。

老二怪熊欧武吃了一惊，脑袋一缩，躲过了一石，但插在雪上的九环刀不受力，突然与雪同时崩坠，也滚到下面去了。

“由两侧抄上。”下面跟到的小襄王怒叫。

由两侧包抄，中海心中暗暗叫苦，积雪陡坡难不倒高手，他们可以一步步慢慢接近，大祸迫在眉睫，生死关头即将到来。

丙然，八个人分为三路，两人守在下方，六个人分由两侧攀上坡脊，渐迫渐进。

正危急中，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清越的长啸，山谷为之应鸣。接著，另一声苍劲的长啸又起。

“施姑娘带著人赶来了。”中海喜悦地叫。

金凤精神一振，说：“龙大哥，你留意左面，我用绣花神针对付右面的人。”

中海堆了十来块小石，说，“咱们必须支持到施姑娘到来，不要心慌，看准了再打。”

小襄王神色一变，叫道：“快上，毙了这小子，白衣神君到了。哎……”

他只顾叫，却触动了伤口，痛得他冷汗如雨，钢牙挫得格格吱吱地响。

他前面把守在下端的两个人听出他的声音不对，有一个掠下惊叫道：

“哎呀！少庄主受伤了！”

这一叫不要惊，从左右掠出的麒麟双豪大吃一惊，他两人保护少庄主闯荡江湖，安全重责十分沉重，如今少庄主受伤那还了得？顾不了袭击，反而急速后退。

小襄王不甘心，大叫道：“不必管我，不杀那小子此恨难消，上！”

双豪心中作难，略一迟疑，其他四名同伴已经超出三丈开外，正准备向崖下冲。

小襄王一催，下面的两人只好仍向上抢。

“上！”小襄王厉声大叫。

三面齐发，向崖下急冲。

远远地，凋林下人影已现。

雍玉与白衣神君心悬中海的安危，发腿狂奔，首先便遇上素素被一男一女缠住。

素素认出白衣神君，叫道：“侯大叔，快！龙大哥追小襄王去了，快追上接应。”

白衣神君冲上拔剑，叫：“小丫头，大概是你闯的祸，人交给我。杀！”

吼声中，狂冲而上，银锋剑三冲错两盘旋，俏女人一声惨叫，共挨了三剑之多，摔倒在路旁挣命了。

雍玉也形同疯狂，人未到飞刀先达，喝声“接刀！”三把飞刀全钉在与素素交手的老人右肋下。

一群人像狂风般往北赶，雍玉的手下全部到齐，共有十九人，展开轻功狂赶。

中海的靴印十分抢眼，走这条路的人决不会穿军靴，靴后跟的马刺痕迹尤为触目，极易辨认，他们沿脚印急赶，赶入了丛山峻岭。

他们到得正是时候，中海已到了生死关头。

八个人分三路进攻，中海无法兼顾。他将一座巨石向下一推，巨石势逾泰山下塌，沿雪沟下砸，阻止中路追上的人。一声怒吼，小石左右齐飞，袭向从两侧扑到的六个人，宛若狂风暴雨。

左面，人熊挺刀当先，巨掌狂拂，九环刀环声震耳，将袭来的石块一一打落，急冲而至。

他后面的两个人却无法避开小石的袭击，因为他在前面舞刀出掌，乱了身后人的心神。

“哎……”两人中倒了一个，脚下一虚，随浮雪滚到下面去了，刚好随著巨石下滑。

右面，怪熊也排石而进，几乎与对面的人熊同时到达，狂风似的卷近迎上的中海。

中海先迎向右方，意在掩护金凤发射绣花神针，金凤果然不负所望，乘乱来一记“满天花雨”。

中海一声怒吼，招出“青龙入海”，招出一半，突然旋身飞退，反扑向左边冲到人熊欧文，单刀一起，左手暗藏著拾来的飞刀已经出手，喝声：“接暗器！”

相距太近，人熊未料到中海突然向后急迎。百忙中向左一闪，刚看清刀影，中海已随飞刀冲到，招出“枯树盘根”，人和刀奋勇卷入。

人熊欧文感到右耳有冷风拂过，飞刀已擦耳轮射向后面，一怔之下，九环刀“克郎郎”向下落，急用“金锁坠地”自救。

“铮！”双刀相接，两人都立脚不牢，向下倒。

“啊……”跟随人熊扑来的人躲不开飞刀，刀贯入右胸，惨叫著向下滚。

中海早有准备，左手倏然插入雪中，向侧急滚，摆脱了人熊，单刀突然脱手飞掷。

右面的怪熊不怕绣花神针，但却不得不站住，九环刀一横，挡住了双眼，细小的绣花针打在他身上，像是雨打残荷，“嗤嗤”轻响中，连皮袄也未穿透，纷纷下坠。

他后面的两个人却大惊失色，脚下一乱，针未到人已仆倒，骨碌碌地向下滚，滑下雪沟去了。金凤的绣花神针在江湖大大的有名，不然小囊王便不会在雪下设埋伏。麒麟双豪具有金钟罩绝学，但也不敢不护住双眼。两个家伙一见满天针影，几乎吓破了胆，怎能不躲避？岂知浮雪不受力，滚下雪沟去了，反而逃过一劫。

不等金凤第二次发针，怪熊已一声怒吼，九环刀一翻，刀背向金凤的小腿敲去。金凤是小囊王所要的人，他只好用刀背。

中海恰在这时看出了危机，单刀脱手飞掷，射向怪熊的右肋。接着双足踏实，猛地一蹬，向上飞扑。

敝熊不愿让刀近身，也不知来刀的力道如何，假使对方的内家神功登峰造极，金钟罩同样禁不起全力一击，这也就是高手们不肯让兵刃暗器近身的缘故。功深者胜，而且有些兵刃和暗器，是专破内家气功的歹毒玩意，金

钟罩也是气功之一，怎可大意？

他的九环刀不向下落，反手一挥，“铮”一声巨响，中海掷来的飞刀飞腾著远抛五丈外。

中海来势如电，手一勾，便勾住了怪熊的双足，左拳疾发，“噗”一声击中怪熊的下阴。

敝熊的罩门不在下阴，运起功时下阴向上收缩，睾丸缩入体内，不怕打击。但中海这一拳已用了全力，力逾千斤，脚下是浮雪，马步无法生根，而且也来得突然，一声怪叫，被中海扳倒了，两人打横著向下滚。

宾了三五丈，怪熊怒火如焚，一盘大吼，双脚一阵猛踹，挣脱了中海的勾抱，一脚踹出。

中海未料到一拳无功，还以为怪熊不死也得重伤哩！骤不及防，左肩便挨了一脚，踹得他眼前金星飞舞，倒滑出三丈外，滑得更快。

上面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金凤和中海的包里。

七个人先后向下滚，一个受伤，一个已被飞刀毙命。

中海的后面是怪熊欧武，前面是中飞刀的尸体。他机警绝伦，一面下滑一面留心动静，看看雪沟将尽，先滑下的人已然站起等待他到达。

他抓住机会一把抓住尸体，奇快地拔下飞刀，一声怪笑，突然斜掠而起，恰好从右侧的雪壁下端冲出。

先到的人熊欧文一盘怪叫，衔尾急追。

中海喝声“打”！手向后一扬，乘人熊欧文扭身闪避的片刻，已拉远了两女左右。

他奋余力狂奔、一面叫：“来啊！咱们来练练腿。”

他事先已料定白衣神君和施姑娘必可循雪中的脚印找来，所以向下狂奔。如在平时，谁也别想追得上他，目下左肩如裂，半身酸麻，脚下只能用上七成功，心知早晚要糟。

麒麟双豪的功力，比小襄王高出甚多，比中海更不知高了多少倍，两人含愤而追，快逾电射星飞中海眼看大限临头。

有救了，前面是凋林。中海感到身后风声呼呼，潜劲压体，知道追的人已到身后。他手中只有拔来的短小飞刀，而飞刀对麒麟双豪不起作用，唯一的办法是先躲上一躲，等白衣神君赶来。其实，他。

只听小襄王说白衣神君将到，还不知是真是假哩！

冲入凋林，事急矣，后面的人快近身了，情急智生，他突然向侧伸手，勾住一株大树顺势急转不等转势终止，猛地贴树纵上，一跃丈余，手一扳横枝就向上翻。

“嗤”一声怪响，脑袋一震，风帽被迫近身后的人熊欧文抓走了。

“叭！”震耳巨响，枝干摇摇，树上的冰和积雪像暴雨般落下来了，接著怪熊欧武一掌拍出，中海已经同上纵，一掌未将他截住，击中了树，而中海已爬上树了，怪熊的一掌将树上的冰冻的树皮打得皮开裂，这家伙好雄浑的掌力。

中海爬在横枝上，看了怪熊的掌力，吓得倒抽一口凉气，稳一稳身形，内心暗叫“好险！”如果被击实，不骨裂肉飞才怪。

人熊稳下身形，怒叫道：“二弟，好好治他，不必登树，将树枝砍断！”

中海暗暗叫苦，火速向上爬升。

凋林远处，十九个人影来势急如星火，已经可以看清来人了。

“姓成的小狻！你胆大包天，该死的东西，你走不了的！”白衣神君叫著。人熊欧文只顾用刀砍小树枝，似乎不怕白衣神君。

小襄王脸色青灰，肋下的飞刀已经起出，上了药，用手按住秉伤处，努力地支撑著，远远叫道：“欧叔，快走。”

“等会儿，毙了这小子再说。”怪熊大叫。

“他们人多，我伤势甚重，再不走……那小子如果死了，侯老狗必将穷追不舍，大事不妙。”

听小襄王说伤势甚重，双豪吃惊地退去，临走切齿道：“姓龙的，你听了，下次碰头，太爷要将你剖腹剜心。”

中海跃下雪地，看了看被怪熊掌击的树，暗暗惊心，忖道：“这家伙好厉害的掌力，下次得好生防他。”

远远地，素素大叫道：“龙大哥，你可无恙？”

中海等众人奔近，认清了白衣神君和雍玉，不由感上心头，行礼道：“诸位如果晚来一步，只能索我于九泉之下了。少山主，你怎么也来了！”

白衣神君摇头苦笑道：“他从大崂山送你到这儿，我不认识他，几乎误了大事。小襄王呢？”

“听到大叔的啸声，他只好带著受伤的人退走了。”

素素走近，低下头歉然地道：“都是我不好。如果你有三长两短，我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中海也摇头苦笑道：“小襄王带了一个人，我也无奈他何，只怪我技不如人。”

“龙大哥，你没受伤吧？”雍玉关心地问。

中海拾起被拉断耳带的风帽道：“被怪熊欧武在左肩上踹了一脚，不要紧。施姑娘，请到山崖下把禹姑娘带上来，她受伤不轻。”

“报应，这鬼女人岂有此理！”白衣神君恨恨地咒骂。

素素将金凤带下，顺手提了中海的包里。一行人取道出山，在半途会合带了死同伴的侍女，向北找地方歇息。

在红花铺落了店，插云山主已从黄牛铺赶回应援，大强盗小土匪济济一堂。白衣神君大为不耐，迳自带了中海、素素、雍玉等人另找旅店投宿，拒绝金凤的人前来打扰，甚至也对大名鼎鼎的插云山主下逐客令。

好心的中海仍替金凤开了一张疏血疗伤的单方。他自己却吃了白衣神君另给的一颗夺命返魂丹药。

一夜相聚，白衣神君断然决定由众人护送中海至华山梅海小憩，然后要中海悄然下山，昼伏夜行迳奔故乡。其他的人则在华山逗留些少时日，以吸引小襄王的注意。这般举措，算是防范于未然，他算定小襄王绝对不敢仍在陕西境内逗留，必定赶回岳州溜之大吉。

二君之君，互相不通往来，也未结有仇怨，双方皆有所顾忌。白衣神君认为这次小襄王被双头蛇陈魁所唆使摆弄，必须通知玉麒麟成君玉，先礼后兵，他白衣神君忍不下这口气。

因此他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无法抽身亲送中海返回故乡。

在雍玉方面也有困难，这儿到湖广道州，万里迢迢，他像是虎落平阳，离开大峪山太远，可能出纰漏。

再说，中海也断然拒绝任何人护送，认为孤身一人赶路轻松得多，人多了反而有著诸多的不便，实非所愿，他要独自赶路，免得惹事生非。

施姑娘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一个女孩子也不宜多话，经过这次变故，她老成得多了。

第三天，一早便上道北行。

金凤的伤势不宜跋涉，仍留在红花铺调养。她再也不提找白衣神君的事了，算是恩怨两消。当天，她请插云山主派人赍书洞庭，将被小襄王迫害的事秉明乃父。

洞庭王禹志远与罗江的玉麒麟成君毗邻而居，平时极少往来。一是水陆绿林的霸主，一是二君之一的江湖大豪。小襄王这次被色所迷，受双头蛇的教唆，麻烦可大了，不但得罪了洞庭王，也激怒了二君。

第四章

小襄王确是逃出了陕西。这次的嫁祸劫美诡谋，百密一疏，他做梦也未料到会败在一个无名小卒手中？把中海恨之切骨，怎肯罢手？

其实，他是怪错了中海，但他不知是施姑娘从中破坏，甚至还不知有施姑娘牵涉在内哩！

倒霉的中海，无端卷入了江湖是非之中，欲罢不能，每日里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但他决不后悔他认为理该如此，问心无愧。唯一令他心中难安的事，是用飞刀袭击人熊时，误杀了人熊身后的人，眼看飞刀中胸，可能无救，令他心中耿耿。杀人总不是好事，难怪他心中不安。

饼黄牛堡，经古战场和尚原，开始攀登秦岭。

返乡的期限，眼看将过了一半，中海是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飞回故乡。将养了一天，肩伤已无大碍，洒开大步攒程，跟著白衣神君急走。

中海与雍玉并肩而行，施姑娘仍是男装打扮，她走在中海的右首。三人谈谈说说，颇不寂寞。十六名勇士，在后面从容相随。

积雪将解，天候奇冷，罡风砭骨，脚下举步艰难，但难不倒这些江湖高手，近午时分便到了秦岭的最高峰。

说是秦岭的最高峰并非事实，绵亘数百里横贯陕西境内的山岭，统称秦岭，最高峰该是太白山。

距黄牛铺与大散关之间的秦岭，仅算是秦岭西端的一条山尾而已。只因为这儿是北栈道所经之地，全程以这儿为最高点。高处不胜寒，冷得教人受不了。

最高点有一座小山村，叫做煎茶坪，只有十来户人家，这时像是一座死寂的山村，只有三两缕炊烟随风飞散，令人觉得村中必定仍有人烟而已。

远远地，村口的大道中，三个穿皮袄的修长人影并肩屹立在及径深雪中，像三个堆在那儿的雪人罡风刮起他们的袍袂，这是唯一“动”的物体。

领先前行的白衣神君，神色愈来愈凝重，接近至半里内，他脚下渐慢，扭头向施姑娘问：“小丫头，你能看出那三个拦路的人身份么？”

施姑娘一面走，一面仔细凝视，好半晌方说：“很难看出是谁，身材一般高，脸目不易看清。”

中海剑眉深锁，插口道：“恐怕有麻烦了，我像是认识左右的两个人。”

“是谁？”白衣神君问。

“像是三生中的两个。”

“噢！你认识三生？”施姑娘讶然问。

中海将镇羌驿小店中的事说了，最后说：“他俩人和小囊王早已躲在窗外，入室时倒未找麻烦，只警告我不要和侯大叔往来便走了。我是从他们的身材和依稀的形影估料可能是他们两人，至于是否料对，倒不敢断定。”

白衣神君冷哼一声，说：“不错，三生全来了。这三个家伙的为人和我一样亦正亦邪，也算得上是江湖上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自视甚高，为何竟与小淫贼走在一块儿？怪事。老弟，那晚与小囊王现身的人，果真是左右那两个家伙？”

双方已接近至三二十丈之内了，中海肯定地说：“正是他们两个，左首那人自称玉扇书生，瞧，他的玉扇插在袖底，可以看到宝石坠儿。右首那人确是自称云栖生的人，半点不假。”

“你看清了，中间那人叫天南剑客薛冠生，以后遇上他们，切记小心，他的剑术相当可怕。”白衣神君沉声嘱咐。

双方终于照面了。中间的天南剑客生得脸如古月，三绺长须，年约四十上下，双目神光似电，气度雍容。他抱拳行礼，笑道：“全福兄，久违了。”“三年不见了，咱们都还没死。”白衣神君回了礼，冷冷地说。

罡风怒号，奇冷澈骨，双方相距丈余止步，说话的声音并不被呼啸的风声所阻碍。

玉扇书生和云栖生始终屹立不动，不言不语，只用冷漠的眼神，打量著白衣神君身后的人。

天南剑客不理睬白衣神君话中所带的刺，仍然含笑道：“今日幸会，咱们该好好亲近亲近。兄台后的几位同伴英气勃勃，风采照人，定非凡俗，可否替兄弟引见引见？”

白衣神君换了笑容，呵呵一笑道：“我看还是免了罢，玉扇书生荆兄和云栖生司马兄，已经见过施姑娘和在下的朋友龙中海，何必引见？呵呵！诸位攀上了高枝儿啦！何时投效麒麟山庄替玉麒麟卖命的？好事嘛！在下这时道贺，想亦为时未晚哩！”

天南剑客脸色一沉，寒著脸说：“金福兄，兄弟是诚心与你友好地说话。”

“呵呵！侯某果真是受宠若惊了。告诉你，在下从不和人说废话，你友好，侯某人同样意善。”

“希望你收拾起你那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神情，不必说那些语中带刺的讥讽话。”

白衣神君也脸色一沉，冷笑道：“你说的话我可以替你说出来，我看你还是省些口舌算了。如果你是奉命提取侯某的项上人头而来，此时又何必废话？三生联手，天下无敌，然则侯某却偏不信邪，倒更看看麒麟山庄的新客怎样打发侯某。”

雍玉也冷哼一声，举手一挥，十六名勇士左右一抄，成半圆形严阵以待，他哈哈一笑，沉声说：“对不起，侯叔，小侄不许任何人倚多为胜，三生的名头，与侯叔齐列江湖名手，一比一公平交易，他们要是三人齐上，小侄大可不必理会江湖规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来个倚众群殴。”

天南剑客立时大怒，厉声问：“你是甚么人，敢在薛某面前无礼？呸！”

雍玉剑眉一轩，正待发作，一名勇士已经欺身直上，沉声道：“狗东西！你敢当面侮辱咱们的小主人，在下要教训你，拔剑！”

天南剑客那会将这些人放在眼里？踏进一步，一耳光抽出，捷逾电闪。

勇士左手疾伸，“噗”一声将来掌崩开，欺身直上，右掌来一记“霸王敬酒”，但见拳形一闪，如山潜劲已近脸门。

天南剑客吃了一惊，左掌急封，“叭”一声拍中袭来的大拳头，人影乍分。

天南剑客连退三步，脸色一变。

勇士也退了三步，冷笑道：“你的剑术名震江湖，动拳脚你还未入流呢。拔剑！”

白衣神君却先撤剑，冷峻深沉地说：“侯某已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重重杀机，假使我只有一个人他们大概早已抢先下手了，时下咱们只需上去三个。就把他们埋葬在秦岭之巅，事不宜迟，免得耽误了咱们的行程。”

“先困住他们。”雍玉叫，举手一挥。

十六名勇士立即形成合围，几乎在同一瞬间，十六支长剑出鞘，每人的左手中，各有三把飞刀，电虹耀目。

雍玉也徐徐撤剑，豪气飞扬地叫：“侯叔，施姑娘，咱们三人上。”

天南剑客心中有数。心中暗懔，刚才的小接触，他已对叫阵的勇士深怀戒心，即使能胜，也难逃十六名勇士的袭击，后果可怕。他不敢撤剑，喝道：“且慢，在下还有话说。”

“还有甚么话要说，你就趁早说吧，眼前还来得及。”白衣神君冷冰冰地说。

“薛某不是因争强斗胜而来的。”

“难道也不是为了取侯某的脑袋而来？”

“在下为了传信而来。”

“是小襄王那小畜生的信么？哼！你几时又荣任起信差驿卒来了？奇闻。”

“在下不和你斗口。你听了，这次小襄王所做的事固然不对，他不该假冒阁下的身份，但他年事过轻，且受人教唆，情有可愿……”

“哼！好一个情有可愿，你说得倒真轻松。”白衣神君寒森森地接口。

“阁下是否见谅，那是你的事，在下受命传信，著阁下得放手时且放手。免得伤了和气。”

“你传谁的信？”

“恕难奉告。”

“哦！你阁下以为我白衣神君是三岁小儿？”

“在下只能告诉你，要在下警告你的人，玉麒麟成君玉也诚心听他的驱策，而小襄王则是他新收的得意门人。”

白衣神君一怔，惑然问：“你是指七星令主叶星河？”

“七星令主与你我齐名，他还不配。言尽于此，咱们后会有期。”

玉扇书生却向雍玉含笑点头，问：“小老弟，请教高姓大名，能见告么？”

雍玉傲然一笑，说：“阁下若能将你主子的名号说出，在下便告诉你。”

玉扇书生本待发作，却又忍住，冷笑近：“有机会咱们得多亲近，你说可以么？”

“拣日不如撞日，何必等机会，你上呀！老兄。”雍玉豪气飞扬地叫。

玉扇书生居然忍住了，淡淡一笑道：“可惜在下有要事待办，以后再亲近并未为晚。”

三人拱手相别，转身大踏步走了。

白衣神君突然高叫：“诸位，你三人也诚心受那人的驱策罗？”

天南剑客转身死死地瞪了他一眼，久久方说：“你说得不错，咱们三人亦只是他的区区走卒而已哩。”说完，转身走了。

白衣神君呆在原地，许久许久，方始脸有惧容地说：“看来江湖大劫将兴，如果这家伙所言属实不久之后，江湖势将掀起一阵狂风暴雨了。这人是谁，谁能使玉麒麟和三生甘心替他卖命？”

“会不会是六指琴魔杜元坤呢？”施姑娘问。

白衣神君摇摇头，说：“六指琴魔平生唯一所好是在飞瀑下濯足，在高山上抚琴，萍踪四海，不与世俗争名利，不在天地间觅知音。不会是他，决不是他，施姑娘，你必须赶快返家禀明令尊，小心防范，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府上将有大变。”

“甚么？你说……”姑娘其名其妙地问。

“我是说，令尊将有麻烦。不仅令尊，一琴一剑三丐，全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除非他能和玉麒麟及三生一样甘心受人驱策，不然……我不是怕死，至少在未弄清内情前，我得小心隐起行踪了。”

“侯叔，你的华山梅海呢？”姑娘问。

“暂时关闭，以后你们不必到梅海找我了，我不会在 中待人宰割的。走。”

白衣神君心中有事，放腿飞赶。中海不知江湖事，懒得过问，飞步后跟，向大散关急赶。

一行人昼夜兼程，沿途倒也平安无事，第三天便到达白衣神君的居所华山梅海，三天赶了六百余里。

当天晚间，中海悄然启程，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 西。

梅海白衣神君的府第中，热闹了三天，向外扬言说是款待主人的好友龙中海。

已经是三月底了，假使今年不闰正月，该是四月底啦，湖广的最两端与叮西交界处（广西时称粤西），称为湘南，这时已是春逝夏临，草长莺飞，田野间绿油油地一片背藕，今年春雨充盈，田畴生气勃勃。

初夏间，不时仍有细雨霏霏，三月的最后一天，天宇中暗沉沉，但灰色的云已逐渐升高、变薄，已下了五六天的闷雨，快放晴了，中海返乡的限期还有三天，三天之后，他必须到当地的巡检司报到。

当时的道州，地广人稀，苗蛮出没，但治安素称良好。本朝定鼎之初，道州一度称府，但人丁渐少，经过九年之后，不得不降为州，属永州府管辖。

从府城到道州，有一条小路和一条沿潇水上行的水道。走小道的人少，水路是当地往来的交通线。

北距州城卅余里，地名叫做泥江口。再往北五六里地，便是潇沱两水的会台点，叫故青口。这儿建了一所巡检司，叫青口巡检司，是本地唯一的巡检衙门所在地。这儿是两河会合口，潇水从东滚滚而来，水急而浑浊；沱水向北流，水势小得多。夏末秋初，这条河的水相当清澈，青口以下至永州府群山起伏，河流被迫得滚滚奔流。

青口以南，山势开朗，至泥江口之间，形成一处小平原，算是富裕之区。

至州城小道，在河西岸曲折盘旋，不通车，只有人马可以通行，行旅不多。

小径通过一座小村，叫华山村。村西，有一条小径通向丛山峻岭。这一带的山，全是虎豹出没的原始山林，参天古林绵亘数百里，有最好的狩猎场。

华山村虽是小村，但村中有一位本州大名鼎鼎的缙绅，姓郝，老太爷郝孟明，年约五十出头，附近的田大部份是郝家的。

郝孟明有两子一女，有财有势人丁旺，老大叫俊明，老二俊亮，三丫头单名叫蓉，他们的年纪是廿八、廿二、二十。

华山村之所以成村，是廿年前的事，算是新村，所住的不是一姓人，这在湘南来说，十分罕见。

因此，村中既没有祠堂，也没有共同祭祀的坟山，但却设有武馆，请来的师父都是上乘之选，欺压附近村落从不入后，常因细故动刀动枪。

但郝老太爷却是个老好人，是个体面的缙绅，不仅与府城州城的官府有往来，与邻村相处也十分融洽。如果村中的子弟在邻村生事，他总是不问情由先教训自己人，再向邻村含笑陪不是。然而怪就怪在这儿，教训尽避是教训，生事照样生事，事后陪不是有屁用。因此，附近的人叫他做笑面判官，意思是指他从不和人红面，所做的事却又人人都不敢领教。

华山村的西面不足两里地，也有一座小村，位于铁笔峰下，叫做三山集。这也是一座小村，不足十五户人家，听村名，就知居民不是本地的土著。本地的村名，大多是甚么弯，甚么铺，甚么冲等。

三山集的居民，比华山村的人早来十余年，这一带的田地可以说，大多数是他们流血流汗披荆斩棘开垦出来的，但目下田地的主人却不是他们。早年村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名医，也是附近鼎鼎大名的猎手，姓龙，名思信，他就是中海的父亲。

华山村与三山集之间，只隔了两座土坡和一些田亩，有一条小路相通，相去只有里余，如果走直线，则不足一里，鸡犬相闻，叫一声两村皆可呼应。

细雨飘飘，人在路上行走，衣衫似乎不容易湿透，皆被身体的热气蒸掉了。

要到三山集，必须经过华山村，因为往来小道经过这儿，村东还有泊舟的码头供过往船只停泊。

远远地，北面小径大踏步出现一个高大的人影，头戴雨笠齐眉罩，穿青直裰，脚下是多耳麻鞋，背了一个大包裹，脸色如古铜，一双大眼睛神采奕奕，掂著一根打狗棍，大踏步进入村北，好一个年青雄壮的大汉？

华山村距州城将近四十里，正是半程路，过往的商旅可在这儿打尖，歇歇脚填饱肚皮好赶到州城因此，村中设有三两家小店。

南方的小店不挂酒帘子，挂块大招牌，上面刻了一个大字：酒。如在晚间，则挂有酒字的大灯笼而已。

大江到了第一家小店，“呼”一声店中冲出一倏癞狗，“汪”一声大叫，第二声还未吠出，大汉的打狗棍“拍”一声扫中狗腿，癞狗厉叫著夹尾巴溜之大吉。

店中抢出一个小家伙，见面便笑，伸手向里引，说：“客官辛苦了，请

到小店歇歇脚，请进，请进。”

大汉长吁了一口气，本已挪动的脚停住了，先不理伙计，冷然地举目向四周打量。

牛毛雨时歇时落，村中冷冷清清，罕见有人在外行走，他浏览一匝，深深吸入一口气，自言自语低声道：“八年了，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变的倒是我。”

他脸上的神色不断在变，复杂万分，许久许久，他方扭转身来，踩掉脚下的烂泥，大踏步进入店中，在靠近柜台的一张食桌落坐，解下包里说：“给我来两壶好酒，切盘下酒菜，等会儿来碗汤再上饭，真也饿了。”

店中没有食客，却不时有人进入店中提著笨重的大酒壶买酒。酒菜刚上，店门外踏入一个庄稼汉打扮的壮年人，提著大酒壶，向灶上的师傅笑著叫：“三牙仔，替我留一寸好蹄膀，我晚上来拿。”

说完，将酒壶向柜上一搁，又向柜内的小伙计笑骂道：“小豆子鬼，再给我渗水的货，我不给你两耳括子才怪。”

小伙计嘻嘻笑，提过酒壶说：“满爷，只怪你的嘴淡，怎能怪酒呢？放心啦！”

大汉看到了满爷，虎目放光，冲动地想站起，随又按下了，咕噜噜喝干了一碗酒，抬头向满爷笑问：“老乡，你是说这间店的酒渗了水？”

满爷一怔，瞥了他一眼，含笑摇头道：“客官请放心，我和这些小把戏是熟人，说说笑话开开心而已，请不必多心。”满爷提著酒走了。

大汉深深透口气，自语道：“从小在一块儿长大的游伴也不认识我了，不知爹娘还认得我么？唉呀！八年，好漫长的八年哪！”

他招手将店伙唤过，一面喝酒一面问：“老兄？你是本村的人么？”

店伙笑笑，说：“不，我是城里的人，三年前才到店中糊口。听客官的口音，像是北方人哩！”

大汉不否认，也不承认，继续说：“贵村这儿像是不太兴旺哪，路上商旅少得紧。”

“霉雨天，走路的人少，客官是今天第一个客人。客官贵姓？到城里有何贵干？”

大汉一怔，心说：“怎么？像是盘问身份哩！我在 时，店中的伙计从不问这种话的。”

他堆下笑，避重就轻地问：“听说，贵地有一个姓龙的名医，他……”

店伙的脸色一变，抢著问：“你找他干甚么？”

大汉心中一震，但脸上神色从容，泰然地说：“十年前我经过贵地，七月天中暑，救我的人，听说是本地大名鼎鼎的名医，旧地重游，我想……”

店伙摇摇头，抢著接口道：“不必多想了，龙家已经绝了种啦！”

“甚么？”大汉惊问，“拍”一声酒碗落地打得粉碎。

店伙已看出大汉失态，收敛了笑容说：“八年前，龙家的小后生失手伤人命，官府前来查案，死者是本村的一个小杂种张隆，白天曾和龙家少爷争吵，晚间身死村前水沟旁，血迹伸向三山集，在龙家屋后发现了血迹，因此官府一口咬定是龙家少爷下的毒手……”

“只凭血迹便入人于罪么？”大汉问。

店伙冷冷一笑，张目四顾，然后说：“客官，在敝地只要有血迹便够了，即使是鸡血也无妨，反正得要找一个人来做凶手法办便皆大欢喜了。但左邻

右舍甚至青口和泥江口早年曾受龙爷恩惠的人联名上告替龙少爷伸冤，总算不错，原判秋决后处决改为流配边塞苦役十年。客官，龙少爷小小年纪远流边塞，充塞的人有几个能够生还的？也许有，但我可没听说过，必定有死无生。不想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龙少爷流配的第二年，龙老太爷夫妇在夏至日夜间双双失踪，屋中满地是血和肉，像是被野兽所害，后门还留有些虎毛和爪痕哩！

咦！客官，客官，你……”

大汉双眼发直，眼珠似要突出眶外，牙关咬得死紧，上齿紧扣下唇，血往外沁。

“卡啦！”他右手的酒壶碎了，酒流了一桌。

。店伙大惊，叫道：“客官，你怎么了？”

店中一乱，伙计们齐向桌旁走。

店门人影一闪，满爷去而复返，见状一怔，应声抢到。

“这人恐怕有癫症，让他躺一躺。”满爷叫。

大汉突然虎地站起，厉叫道：“不！不！不！不是真的。”

他一把抓住惊得两眼发直的满爷，又叫：“满哥，你说他的话是真是假？”他用的是乡音，尖厉刺耳。

满爷大吃一惊，挣扎著叫：“你……你是谁，你为何叫我满哥？你……”

大汉打一寒颤，似清醒些了，仍以惨厉的声音说：“满哥，你说我爹妈是在七年前被野兽吃掉了么？”

所有的人全都大惊失色，满爷抽口冷气，叫道：“你……你是中海弟？”

“是的，我回来了。你说，是真是假？”中海狂叫。

店门外人影入目，唯来了三个人，有人叫：“郝二爷，来看看中海哥，快。”

来人是个眉清目秀的年青人，头戴四平巾，穿绿底榜牡丹团衫，快靴，蛮神气，依是个老成持重的地方士绅。身材椎壮魁伟，一表人才，身后带了两个健仆，急步直趋桌旁。他是笑面判官的次子俊亮，村人称他为郝二爷。

郝俊亮到了桌边，一把挽住中海，喜悦地叫：“噢！中海哥，你回来了，恭喜恭喜，怎不先到舍下坐坐？真是！”

中海向他匆忙地点点头，说：“亮弟，请等等，我要请教满哥。”

满爷仍在发抖，抽著冷气道：“中海弟，你爹妈死得好惨，除了血和一些碎肉，尸骨无存。”

“你是说，这事发生在七年前？”中海尖叫。

“是的。七年前的夏至夜。”

“不！不！不！”中海狂叫，在怀中掏出那封平安家书，泪流满脸，打开摊在桌上厉叫道：“这是四年前家父发来的平安家书，盖有知州衙门邮传所的大印，年月日一应俱全。

这……这……天哪！”

他狂叫一声，抓起包里收了信，排众而出，飞奔出村，向三山集狂奔。

俊亮一把没将他抓住，随后急叫：“中海哥，等一等，等……”

中海已经像一阵狂风，卷走了。俊亮长叹一声，向仆人吩咐道：“你们回去禀知老太爷，说是龙家的中海哥回来了，我到三山集照顾他，免得他昏神乱性。”

只片刻间，龙家被流配边塞的少主人回乡的事已然传遍了全村。

三山集的龙家，座落在村西靠近铁笔峰麓。铁笔峰确像一枝笔，青石嶙峋，插天而起，但不太高奇在直峭而上，与众不同。

中海像个疯子，两眼发直地奔到自己的家门口，看到了斑剥破旧紧闭著的大门，他清醒了，站在台阶下，他浑身在发抖，包里失手下坠。

村中人都惊动了，莫明其妙地逐渐聚集，华山村的人还未到，连衔尾追来的俊亮还在半里外。

“咦！那里来的疯子？”有人叫。

中海左手抓住书信，浑身发抖，脚下踉跄，挣扎著走近大门，伸手按住门，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似乎已无力将门推开。

抢到一名村夫，上前叫：“喂！你干甚么？”

中海突然全力一登，两扇大门轰隆一声倒下了。

大厅中积尘盈寸，破损的家具七歪八倒，屋顶上开了不少小天窗，地上的积尘被漏下的雨水，冲得成了山川沟渠，奇形怪状。到处都是残破的蛛网，正应了“蛛网尘封”四个字，看去满目凄凉。中堂的神案已塌了一半，天地君亲师的神位已难看出了。

“天哪！”他举手狂叫，声如中箭哀猿，泪水泉涌而出。他感到一阵昏眩感无情地向他袭来，“砰”一声仆伏在门限后，神智渐昏。

蓦地，一双有力的手搀起了他，耳畔有人大叫：“醒一醒，醒醒，你是谁？”

他神智渐清，挣扎著站稳，一字一吐地说：“我，龙中海，我回来了。”

“老天爷，你……你真是中海弟？”扶他的人惊叫。

他拭干眼泪，扭头定神看去，扶他的人是个短小精悍的壮年人。他依稀记得这人的脸部轮廓，那是他的邻居彭小虎，一个小时候老喜欢和他拼拳头的死对头。

在泪影朦胧中，他看到小虎精悍的身躯在战抖，暴眼中似乎焕散看恐怖的光芒，满脸的横肉在抽搐，一步步向后退。

他心中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似在朦胧的黑暗中，看到了一道强烈的跃目电光。

“是不是这畜生做的好事？”他心中在愤怒地呼叫。

从小，两人就是死对头，为了争强斗胜，不打到筋疲力尽不会罢手，直至他到了十五岁的那一年两人都懂事了，才稍稍恢复了淡淡的友谊。彭小虎那时已经双亲逝世，必须亲自下田种庄稼，没有闲工夫游手好闲，打架的机会少了。在表面上，两人见面虽点头打招呼，但从小便结下的怨恨很难消除心中不无芥蒂。小虎比他大八岁，每次打架却输多胜少，因此总是使用各种诡计来算计他，暗袭、动刀、纠众打埋伏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他强抑心中的愤怒，向心虚惊悚的小虎沉声问：“小虎，我爹妈在何时逝世的？”

小虎在丈外站住了，用近乎虚脱窒息的声音说：“在……在七年前的，…的夏至夜。”

中海将平安家书直伸至小虎的眼前，厉声问：“四年前这封平安家书，是谁发寄的？”

小虎不按书，惶恐地后退，结结巴巴地说：“不……不知道。”

俊亮恰在这时抢到，伸手接过书信，一口气看完，困惑地叫：“咦！这确是龙老伯的笔迹，难道说，龙老伯仍在人间，中海哥，定下神，此中大有

文章，我们得好好参详。”

中海心中似乎一宽，他想到父亲或许受到了胁迫，因此假死隐身，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将书信藏好，虎目一转，看到小虎颤抖著的背影，正吃力地挤出人丛，他一咬牙，大声说：“我龙中海不是废物，我发誓，我必须将当年杀死张隆的凶手找出来，将杀我父母的凶手找出来，决不甘休，死而后已的。”

他是说给小虎听的，显然，他已盲目地将小虎列入嫌疑犯了。

俊亮扶住他摇摇欲倒的身子，一面向看热闹的人叫：“诸位叔伯，能帮忙中海哥整顿整顿屋子可以么？”

中海挣扎著抓起包里，向里走，一面大声说：“不！我要自己清理屋子，我要在废墟中发掘出蛛丝马迹来，不要任何人进入我的屋子。”

他说得极为坚决，因此一来，谁也不敢进来替他收拾了，恐怕将是非惹上身来。

他整整花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几乎将整座房子翻过身来，也找不到他父母留下的片纸只字。不消说，凭本能他便猜出发事后屋子已被清理过了，因为已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遗留下来。

好心的邻居替他送来了吃食，俊亮更热心地替他张罗油盐柴米，并找来修缮房子的工匠，留下两名家仆供他差遣。

两天来他水米不沾，哀伤令他麻木。

渐渐地，他开始冷静下来了，他开始思索，开始将哀伤埋在心底，开始冷静地整理紊乱的思路。

听说龙家的少爷刑满回来了，以往受到龙家恩惠的人陆续前来慰问，他压下哀伤，从前来慰问的父老口中探问消息。

其一：他知道事发后屋中已经官府派人前来清理过了，如果不是满屋子的血和碎肉将人吓住，被认为是凶宅，可能已卖给别人居住了。

其二：他知道后院的种药圃中，曾发现有虎毛和遗留下来的虎爪印，在这一带，发现猛虎出没乃是家常便饭。事发后，后门未关，屋中所留的血迹中，也留有虎爪的遗痕，因此官府判定是夜间不谨慎门户，被虎所伤双双毙命，膏了虎吻。

其三：那晚他父母三更初还替村中的病患治病，事前毫无逃世隐身的迹象，不可能是怕惹是非而逃掉。

最令他百思莫解的是，既然他父母已经逃走，那么，他从边塞寄回的信件，不可能到达乃父手中了。当时，他身上没有钱，而从边塞寄书信返家，需银子廿两。八年来他只寄了两封书信。

第一封信还是他在苦役时，鬼使神差有廿余名鞑子突入内地劫掠，恰好窜掠到他修边墙的工作地押囚犯的几个官兵逃走了，鞑子竟屠杀囚犯；他一怒之下，夺长刀一口气砍杀十四名鞑子，因此，他得了十两赏银。当然，这杀了十四名鞑子的功劳没有他的份，仅助那些将爷们升官发财，他只得了毫无用处的十两银子。用这十两银子，他投寄了第一封家书，所欠的十两酒资，在书信后书明由他父亲给付的。目前他所保有的平安家书，就是那次他父亲的唯一回信。

他所寄的第二封信，酒资是卫所的一位百户替他付的，因为他曾经治好那位百户的伤寒死症。那时，邮传司除了负责军情塘报的传递外，最大的私人收入是替私人邮递书。

肃州卫至兰州，是酒资二两。兰州至西安，也是二两。算至湖广道州，是十六两，另四两是从州驿派脚夫送上门的酒资。他没有钱，通音讯不易，一封书信往来，拖上一年半载并非奇事。

经过一再冷静的思索，他决定了著手的计划。

下午，他请来村中几位父老深谈，郝家兄弟俩自然也来了。郝家是地方上的缙绅，郝老太爷也是本地区的里长，里长的任期本来是一年，但郝老太爷一年年连任下去，似乎已无人可以更代。做里长有个最大的好处，便是事无巨细，他都必须了然，他是地方上的仲裁官，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

郝家的大少爷俊明已经是近三十岁的人，也生得一表人才，高个儿，笑容常挂，大有父风，似乎比乃父还要精明些，跑知州衙门也勤快得很。

这次会谈没有任何收获，没有人见过城里来的信差，更没有人承认代龙老太爷回信给中海。龙老太爷为人慷慨随和，在本地根本不曾结有仇家，众口一词认为，如果不是被虎所伤，根本就没有人会谋害龙老太爷。再说，龙老太爷的拳脚能耐，也不是随便三五个人能够对付得了的。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儿，老人家可力搏虎豹，怎会被虎所伤？但没有人可以提出完满的答覆。

会谈找不出结论，经一夜思索，中海决定了自己进行的步骤。

第三天，他怀了赦状上路，奔向青口巡检司投文归籍。

大晴天，是四月里难得的好天气，出了华山村，突听身后有人叫：“中海弟，等一等。”

他扭头一看，原来是郝俊亮，正急步赶来。村内，隐隐可见武馆中的帅父们在向他指指点点。

“亮弟，有事么？”他友善地问。

“你到那儿去？”俊亮问。

“到巡检司投文归籍。”

“哦！应该。这些年来，官府的人不易对付，你得小心些，别惹他们生气。这样吧，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那……打扰亮弟太多，小兄委实于心难安。”

“甚么话？自己兄弟，千万别见外。你先走一步，我还有点事，事完马上赶来。”

中海一再道谢，说：“这几天多蒙热情照顾，累亮弟里里外外忙。大德不言谢，小兄永远记住亮弟的隆情高谊就是。”

两人行礼别过，临行，中海又道：“请亮弟秉明伯父，小兄换过归籍文书，再面叩伯父请安。”

青口镇约有百十户人家，背山面水，聊算一座市镇。巡检司的小衙门在镇南，是一座相当宽敞的建筑，巡检老爷是个九品起码官，住在这儿不算委屈。

大门外两廊下，左悬钟右挂鼓，那是召集巡丁的信号。门内设有照壁，照壁后方是厅堂，门廊下分站著两名警卫，看上去相当神气。

中海到了阶下站住，向上拱手行礼。

“干甚么的？”一名警卫大声问，声势汹汹。

中海掏出文书，说：“小民龙中海，八年前流役肃州……”

“哦！你就是龙中海？”警卫抢著答，接著哈哈狂笑，又道：“算日子你也该来了，跟我来。”

中海一怔，心说：“甚么，他们像是早知我要来哩！”

因此一来，他提高了警觉。八年前，他清晰地记得初到这儿的光景，那位巡检和副巡检两位大人不问三七二十一，见面便给了他一顿子荆条，上起铐链痛打，那滋味真不好受，而且一口咬定他是凶手，要他招口供，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到毛骨悚然，更气愤填膺。

“会不会仍是那位狗官程巡检在这儿作威作福？”他想。

踏入公堂，警卫向一名倚在边案上打瞌睡的丁役叫：“龙中海前来投文，快禀报。”

丁役一蹦而起，盯了中海一眼，奔入内堂去了。

说是公堂，未免有点夸大，这只是小地方的小厅而已。左右两廊是两排厢房，那是兵勇们的住所前面天井的左方，是安有铁栅门的囚房，是临时羁押疑犯的所在。公堂正中，安放了一座长案，上面有文房四宝朱签等物，中设一张大环椅，左面的边案，是副巡检的座位，右首则是承办文牒人员的公座，如此而已。

须臾，接二连三出来了几个丁勇，聊算升堂站班，接著，出来了一个不穿官服穿短靠的巡检大人中海见那人瞪了他一眼，然后大刺刺地在大环椅上落坐，不由心中一宽，也十分失望，这人不是八年前的程巡板！

这位巡检生得豹头环眼，腰粗肩圆，像头大牯牛，脸色黑中带红，虬须如刺一般，根根见肉，看去确像个武官的材料。

见官必须磕头。长案不太高，人坐在上面可将人看清，巡检大人怪眼一翻，中海只好跪倒，朗声道：“小民龙中海，八年前流役肃州卫。奉赦归籍，于限前来投文。”

“呈上来。”巡检大人用牛吼似的嗓子叫。

中海从容起立，将文书呈上。

巡检大人站起接过文书，略一翻阅，向右首长案上一丢，说：“替他办。”说完，从案旁绕出，绕著中海转，背著手，大环眼将中海从头至脚狠狠地打量了一番。

中海莫明其妙，眼睛也跟著巡检大人转，毫无所惧。

巡检大人阴阳怪气地回到龙中海身前，双手叉腰，大环眼圆彪彪，用打雷似的声音说：“本官姓郭，到任已经五年了。”

“郭大人，小民知道了。”中海答。

“你，我也知道你。”

“大人知道甚么？”

“你一个杀人犯，刁顽恶劣之徒。你回来了，我得先警告你，少在本官的汛地惹事生非。”

中海忍下一口怨气，说：“小民如果真是刁顽恶劣之徒，也不会……”

“你给我闭嘴！”郭巡检怪叫，接著，大指头几乎点在中海的鼻尖上，叫：“我再警告你，少惹本官生气，不然，你这辈子没有多少日子可混了。”

“大人……”

“哼！你回来已经三天，故意挨到限满才来投文，一到家，你就嚷著找凶手，是想找本官的麻烦么？”

中海忍无可忍，抗声道：“八年前小民含冤受罪，父母随即下落不明，小民岂能甘心？找真凶……”

话未完，巡检大人飞起一拳，“噗”一声击中他的左颊，把他打得连退

五六步，几乎跌出厅门，正昏头转向中，耳听巡检大人的刺耳吼声大震：“好家伙，你敢顶撞本官，定然决心找本官的麻烦，要在本官的辖地生事，你好大的胆子……”

声未落人已到，正待出第二拳，俊亮到了，叫道：“郭大人，手下留情。”

冰巡检的脸色变得好快，堆下笑容说：“噢！郝老弟，甚么风把你吹来了？先到我那儿坐坐，我在教训这贼徒呢。”

俊亮呵呵一笑，说：“郭大人，中海是我从小相好的朋友，你好意思折磨他么？”

冰巡检一怔，说：“真的？你何不早说。我看哪！这种人你最好少沾惹为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会连累你的。”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大人请放心，中海兄不是糊涂人，冲兄弟的薄面，别再折磨他了。”

中海的怒火已冲近顶门，但他硬是忍下了。八年来，他为了爹妈的安全，思而在役所甘心忍受无边的痛苦，硬著头皮服刑。如果他要逃走，没有人可拦阻他，邱土豪和高斌也可轻而易举地脱身，他当然更容易；但他始终没有逃走的念头，只为了免得连累父母。

现在，父母早已身故或失踪，他还有甚么顾虑呢？但在未到最后关头之前，他不想先绝自己的退路。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死死地盯著这位可恶的巡检。

冰巡检抓过文牒人员送来的归籍公文，扔给中海，戟指点著中海的鼻尖，冷笑道：“你听著，回去安份份地做人，少给我惹事生非。八年前的案子已经结了，没要你偿命算你祖上有德。你父母被老虎吃了，怪谁？你要找凶手，到山上找老虎去，找人，告诉你，不行。不听话，找送你进监牢。”

说完，挽了俊亮的手，说：“走，到我那儿喝两杯再走。”

俊亮扭头向中海低声道：“你先走，我还得用银子替你疏通疏通，别舒我。”

中海站在那儿，一双手不住抽搐，上齿咬著下唇，嘴角隐有血丝，虎目中，似有火焰在燃烧。

久久，直至差役叱喝赶人，他才深深吸入一口气，大踏步走了。

当晚，从郝 返回住所，关上门，他跪伏在父母的灵位前，直跪了一个时辰，起来时眼角有著血迹。

他不哭不叫，直趋后院，把起一块石板，取出一把八寸长的匕首，将吴济慈的骨匣藏好，低祝著道：“济慈兄，如果我不死，我必实践诺言，将你的灵骨送回故乡。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恕我只好搁下你的事了。”

他回到大厅，在新建好的神龛前睡下。

香烟缭绕，烛火摇摇，他凝视著父母的灵位，欲哭无泪。

罢躺下，蓦地，他警觉地梢然坐起，像一头狸猫，窜入了后堂，从后院飞跃院墙，从屋左绕向前面。

屋四周栽了不少杏树，白天也阴森森地，易于隐身，他沿林飞掠，快逾电闪。

可是，他只顾向前面飞掠，却未留心暗中有人，刚掠过屋角，三枚银星突在暗处射向他的背心。

他早怀疑父母的死与村人有关，尤其是彭小虎最为可疑；但彭小虎决不是他父亲的敌手，必定另有党羽。

他既然声明了要决心将凶手找出，那么，凶手当然也要斩草除根，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向他下手，所以他特别小心。

就寝时，他听到屋侧有异响，所以从后院出屋，想将人截住。

也是他命不该绝，恰在这千钧一发中，他看到前面不远的黑暗树影下人影一闪。

超人的反应力令他本能地向下一伏，无意中逃过大劫，“嗤嗤嗤”三声厉啸越顶而过，接著是三声轻响，三枚透风镖以一发之差掠过他的顶门，打入前面的树干上。

暗影中的发镖人吃了一惊，认为中海有超人绝学，大事不妙，向左飞窜。

中海毕竟江湖经验差，被镖声所惊，立刻向侧滚，预防对方再次斑仁。

等他滚了一匝，再挺起上身向后瞧，前面的黑影蓦尔失踪，他只看到已窜出杏林的发镖黑影。

有线索了，他必须将这个暗算他的人弄到手，不追前面在在近距离现身的黑影，却不假思索地去追发镖人。

等他追出杏林，黑影已到了邻院的院墙外，像一个幽灵般飘上瓦面，三两闪便消失在瓦脊后。

他全力狂追，飞跃上屋。繁星在天，大地黑沉沉，村中寂静如死，那有半个人影？

往左第三家，是杉小虎的家。他一咬牙，向彭小虎的后院掠去。

这一带房屋他不陌生，毫无顾忌地飘落在天井中，拔出匕首，闪在内堂门侧，运耳倾听里面的动静。

里面声息全无，他开始用匕首撬门。

匕尖刚塞入门缝，突听门缝中传出小虎低沉的声音：“中海弟，先搜屋子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潜伏再来找我。”

他冷哼一声，低吼道：“不要梦想可以轻易将我骗走，你给我开门。”

“你很蠢，可惜！”小虎说，门悄然而开。

内堂窄小，案上的桐油灯发出朦胧的光芒。小虎站在门旁，穿了一身短褻衣。

他一闪而入，反手将门顶上，先不说话，用凌厉的目光捕捉小虎的眼神变化，久久方问：“刚才是你？”，小虎脸上有恐惧的神色，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早晚要来找我的，但今晚你找错人了。”

“我只问刚才是不是你发镖打我。”中海厉声问。

小虎摇摇头，说：“今晚日落以后，我未离开内堂半步。”

“你撒谎！”

“不！彭小虎从不撒谎。小时候你我是冤家，我打不赢你，但从未说过你的坏话，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好孩子。”

“提起你的脚。”中海叫。

小虎将脚提起，中海戒备著检验小虎的鞋底和衣衫头发。昨天才放晴，地下潮湿泥泞，草木上有水气。假使小虎刚才逃回，是不难发现证据的，前后脚入屋，想换衣裤鞋袜事实上决无可能。

他一无发现，怔住了。

小虎长叹一声，悚然地说：“如果你再胡闹下去，再对我生疑，你将会失去抓凶手的机会，同时也会要了我的命。”

中海扬了扬手中的匕首，咬牙切齿地说：行善从不人后，没有人会忍心杀他。如果只有仇人，那就是你和我事，只有你……”

“中海弟，你的话令我惶恐，你我小时候打架争气，那是小孩子的无知举动，怎算得了仇怨？”

“只有你。”中海放肆地叫。

小虎摇摇头长叹，低声道：“中海弟，我向你保证，决不是我所为……”

“我双眼不盲，那天你看到我时的神色，已明白地揭开了你的恐惧和心虚。”

小虎抬头注视著他，一字一吐地说：“不错，我恐惧，也心虚。恐惧的是怕你也步伯父母的后尘横死家乡。心虚的是，我知道些少内情，怕你迫我说出，连累我陪你横死。”

中海一把扣住小虎的肩膀，厉叫道：“你知道内情？你知道我爹娘横死了？”

小虎点点头，凄然地说：“中海弟，好惨，好……惨……”他泪下如雨；突然蒙住脸说：“任何人看了那晚的惨事，一辈子也永难或忘。我只能告诉你，伯父母已离开人间升天去了。”

“告诉我。告诉我……”中海疯狂地叫。

谁也未留意厅门悄然开了一条缝，激动中的两个人更被悲哀所困扰，耳目自然迟钝了些。

小虎继续往下说：“凶手是谁我不认识，但我曾经看见其中之一的脸容，是一个……啊……”

三道银虹一闪即至，从门缝中打入。

中海背向著门，也许是他命不该绝，案上的茶壶是细瓷所烧造，可以反光映像，他只看到银星一闪，机警绝伦的他已然知道不妙，猛地一脚将小虎勾倒，他自己也仆倒在地，只感到左肩后一震。

三枚透风镖两枚中的，一枚将茶壶打碎了。

小虎的胸口，露出镖尾的一绺红缨。

中海一滚而起，顺手拨下左肩后的透风镖，掀开门跃入天井。

一个黑影刚跃上前进的瓦面，第二次起纵越脊而起。

中海一声不吭，不再理会江湖规矩，手一扬，透风镖脱手飞射，人亦上了瓦面。

“哎呀……”黑影惊叫，越过了屋脊。

中海怎肯轻易放手？奋起狂追。

黑影背部中镖，但仍然奇快绝伦，跳下街心向东狂奔，去向是华山村。

中海全力狂追，从五丈外拉近至两丈左右了。

前面是稻田，黑影不敢越田而走，沿田坎小径奔逃。

不远处是两村之间的山尾坡，坡田栽了零落的小树。蓦地，坡顶出现一盏灯笼，灯笼上有一个大红字：郝。

微弱的灯光中，出现三个人影，原来是郝二爷俊亮，带著两个仆人走向三山集。

不能让黑影逃入矮林，中海大叫道：“亮弟，截住这恶贼。”

俊亮一声叱喝，夺过仆人提著的齐眉棍，飞步奔下叫：“甚么人，站住！”

双方在坡旁相遇，俊亮的木棍贴地来一记“枯树盘根”。

黑影从上飞跃，向树中一钻。

中海叫：“怎能用枯树盘根？”

俊亮疾退两步，顺手带棍，捷逾电闪，“噗”一声棍尾顶中黑影的后心。

“哎……你……”黑影嘎声叫，向前一栽。

俊亮大旋身就是一棍。

“要活的！”中海狂叫。

迟了，“噗”一声响，黑影的脑袋开了花，整个脑袋四分五裂。

“糟！”俊亮叫，收棍跃开。

中海一把将黑影抓起，狂叫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怎么回事？”俊亮惊问。

中海后悔莫及，悔不该叫俊亮截人，好不容易找出了线索，却被俊亮将人打死了。他将尸体放下急急地说：“亮弟，请将尸体带到小兄家中，我就来。”

他不管俊亮肯是不肯，回头狂奔。

俊亮抓起死尸，向仆人叫：“你们随后来，快！”

他急追中海，可是，只追了一二十丈，中海的身影已逐渐隐没在黑夜中，轻功相差太远了。

中海仍从屋上回到小虎的家，只感到心中一酸，跪倒在小虎的身侧，捶著脑袋嘎声叫：“小虎哥我……我害死你了。”

当他神智一定时，心中一动。小虎中的镖时是仰面跌倒的，这时却是仆伏在地，手向前伸，死死地抓住一枚血迹斑斑的透风镖，已经断气，但仍紧握不放。显然，小虎已自己将镖拔出来了。

他火速跃起，将灯取下在地上一照。

青砖地上，小虎用镖歪歪斜斜地写着：“峰下如意穴中……”

中字还差半直未写完，小虎大概在这时力尽断气。

中海对著字迹发呆，突然天井有人跃下发声。他火速用脚将字迹涂掉，厅门已窜入抱著尸体的俊亮。

“怎么回事？”俊亮急问。

中海放下灯，指了指左肩后的伤处，惨然地说：“我正和小虎哥说话，那恶贼突然现身发了三镖我受伤，小虎哥死了，为我而死的，我好恨。”

俊亮将尸体放下，苦笑道：“麻烦大了，明天巡检司的人来……”

中海一咬牙，说：“别管他，反正有贼人的尸首做证，随那狗官怎么说都成。”

俊亮略一沉吟，说：“中海哥，我看……小虎哥反正是孤身一人，我们何不悄悄将两具尸体移走算……”

“不！”中海断然地叫，又道：“我不能让小虎哥白死，要……”

“你真傻，郭巡检恨死你了，再落在他手中，岂不闹大了？你走，交给我办，我负责安排小虎哥的后事。郭巡检与我略有交情，相信他不会和我为难。”

中海纳头便拜，颤声说：“亮弟，此恩此德，没齿不忘，但愿小兄有替亮弟效犬马之时。”

俊亮伸手将他挽起，手刚接触，中海已经站起了，突然凝视著俊亮的双目，说：“亮弟，你像是动了杀机。请记住，请不要对付那狗官，如果他该死，宁可由我来动手，我不能连累你，你是个有家有小的。”

俊克摇摇头，一面去拖尸体，一面说：“我听你的，但如果那狗官想藉

机讹诈，我可不能饶他。”

“那……”

“请放心，你走吧。”俊亮推他出厅。

俊亮果然够朋友，将事一手揽过。第二天，村里一阵好忙，由巡检司详文知州，说是外地盗贼镖杀事主，双方格斗死亡。证人是郝二爷俊亮，该晚恰好带领家仆巡视水田放水，发现贼人入村，赶到时贼与事主已经殒命云云。

黄昏时分，郭巡检光临龙家，狠狠地教训中海一顿，老实不客气提出了警告，指中海存心扰乱治安，再有事情发生，决不甘休。叫中海知趣些，早早离境免得麻烦。

中海忍下了，在家中呆了一天。

次日，他备了香纸祭品，到小虎的墓前磕了三个响头，迳奔铁笔峰西麓。

铁笔峰西麓，有许多天然岩穴，其中之一是一个只可容一人进入，而里面却可容纳一二十人的怪穴。

这是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经常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野兔山鸡一类小飞禽走兽，也是最秘密的游玩所在，猎得的小玩意就在洞中生火烧烤，填饱肚皮还可睡大头觉。因为这座石洞可以找得到小动物，所以戏称为如意穴。

为了这座洞穴的主权，他从小与小虎不知打过多少架，只有他两人可以找得到这座洞穴，其他的村童都不敢到西麓来玩，因为这附近经常可以发现虎狼一类凶猛野兽。

洞穴前有不少凌乱堆叠的怪石，荆棘丛生，藤萝密布，十分偏僻阴森。

他挤入洞中，用火石火刀点燃了纸媒，点上带来的腊烛。

火光一亮，他怔住了。

碎石地面近内壁处，搁了两具粗制滥造的棺材，表面已经褪色，显然已放了不少岁月了。地面上木屑堆积，一看便知是将木料拖入洞中，在这儿建造棺木的。

木棺前，香炉中有新烧过的香梗，炉下压著一张摺得方方正正的厚纸方。

他置好蜡烛，拉出炉底的纸方，急急打开。只看了两行，他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号，仆伏在棺前，浑身猛烈颤抖，痛哭出声。

直等到泪尽声嘶，他跪在棺前展纸读道：“书致中海弟：我以一个月时光，完成了双棺，棺中，乃是令尊令堂于七年前夏至夜惨死宅中的灵骸。我相信，除凶手之外，我是唯一目击惨案发生的证人。但我无法告诉你凶手是谁，只能告诉你当晚我目击的事实而已。那晚三更已尽，我恰好从田里返家，那年的雨水不够，须在夜间至田间防人偷挖水口。我是从后门返家的，刚想开门，发觉府上灯火全无，大感诧异，一时好奇，我急忙前往看个究竟岂知刚绕近屋左杏林，突听怪叫声隐隐从内院中传出。接著，有人从天井中陆续越墙而出，共有四个人，手中各持刀剑，身材高大，纵跃如飞。我心胆俱裂，吓得软倒在树下。四人以闪电似的奇快身法从我身旁掠过，天幸他们并未注意到树下有人。那晚月色朦胧，月光从树隙透下，恰好照在距我最近的一名凶手的脸部。那人生得豹头环眼，四方脸，左眼角有一道刀疤，左眼因而眉秃眼角下拉，眼皮卷缩，状极可怖。年龄不易看清，手中的长剑血迹斑斑。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不要怪我怕死，那时我几乎快吓昏了。我清醒时，刚想动，突听到一个北方口音在暗处低叫：“没咱们的事，等会儿会有人放上一把火的，走！”

我看不见发话的人，只看到那四个黑影一闪不见。

我想叫唤，但怕他们连我也杀了。如果有人来放火，伯父母岂不糟殃？于是急奔后门，后门大开我不假思索奔入，到了内堂。天哪！我这辈子永远记得当时的惨状，以后三年，始终噩梦缠身。

伯父母已无复人形，骨裂肉碎，头颅从中分开，被人用钝器肢解抓碎在堂前。血腥令我昏眩，太可怕了。

我不知从何而来的神力，咬紧牙关找来一条被单，将大块的骨肉装上，我不能让凶手将伯父母的遗骸烧掉灭迹。

我将骨肉带走藏好，然后奔返村后，大叫有人杀人放火。村中人全部出动，四处搜寻，我也乘乱走出，故意引村人至府上查问，打破了贼人要放火的诡计。

可是，众人发现后院遗留了虎痕。

辟府就根据这些虎痕，一口咬定是被虎所伤。

我胆小，不敢声张，也许是我的错。但我知道，这种案子是无法破获的。

我只能为死者尽心，将他们安厝在如意穴。

你回来了，我怕你也遭到恶运。不敢早早告诉你；我想等你平静下来时再说。

不知怎地，这两天来我心惊肉跳，恶梦加剧，闭上眼便似乎看到那眼角有刀疤的人用剑向我砍来我想我要死了，不如将经过写下留在洞中，也请你有一天会重温儿时旧梦，会到洞中来的。

不要悲伤，你得节哀，为父母报仇，找出凶手来，我祝福你。

你如果看到这封信之后，平静下来再找我，不要引起任何人的疑心，我怕他们要来找我。

你的童年冤家彭小虎留。”

读完，他发出一声近乎窒息的哀号，昏倒在棺前。

洞外，夜风萧萧，远处传来一两声虎吼，猫头鹰的凄厉啼声动人心弦。

次日凌晨，有人看到他跌跌撞撞向山下闯，头发一团糟，眼中布满了红丝，肿得像核桃。

他到了小虎的坟前，爬倒“砰砰砰”磕了一阵子响头，直至额前崩血方止。

进了村，村人吓得个个瑟缩。

他红肿的大眼中，爆发着怨毒的火焰，脸上的肌肉扭曲着，满脸是血、泪、泥。

郝家兄弟俩都在，拖拖拉拉地将他送回家中，替他张罗一切，用尽了一切安慰疏导的好字眼。

他始终一言不发，像个哑疯子。

第二天，他大踏步赶向州城。

知州衙门在城南近十字街附近，南大街转角处有一座“如云楼”，是州城最享盛名的酒店，店中的野味为全城之冠，獐鹿羌兔一应俱全，龟鳖鱼鲜供应不绝。

他登上了二楼雅座，向店伙说：“给我准备一席全席，愈快愈好。这儿有替客人跑腿的么？请唤一个来。”

店伙看了他的脸色，吃了一惊，但见他生得雄壮如狮又不敢得罪只得陪笑道：“爷台是请客么？如果要派人催客，小店即刻著人来听候吩咐。”

他掏出一锭十两重的金子，那是白衣神君给他的盘缠，往店伙手中一塞，说：“一切替我张罗，不够再找我要。”

店伙眼睛瞪得像灯笼，说：“老爷，要不了这么多……”

中海再掏出一锭，塞入一只事先准备好的红封套内，递过说：“相烦贵店派人到邮传所，请当值的大爷前来一谈。封内有书信，一并奉上，务必将他请来。”

店伙吃惊地下楼，一五一十禀明了店东。店东是经过风险见过场面的人，不动声色，先抽出书信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

不是书信，是一张大红拜帖，帖后有著：“在下冒昧，务请尊驾折节一行，有事拜询，黄金一锭，聊致敬意。如果不来，日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叫马三弟送去。”店东打著寒颤，又加上一句：“千万不可声张。”

全席是一个菜一个菜上的，桌上只摆了两付杯盘。二楼上的食客，一个个全往中海的桌上瞧。

中海不言不动，燃著冒火的大眼死盯著梯口。

不久，一名魁梧的店伙，领著一个年约四十上下的大汉上楼，直赴中海桌前。

中海从容站起让坐，说：“在下姓龙，名中海，青口三山集人氏，请坐下来谈。”

大汉惊容未褪，拱手行礼坐下说：“在下姓王，名松，在邮传所当差，承龙兄宠召，不知有何见教，倘请明示。”

“上菜！”中海向店伙叫。

第一道菜上来了，是炒鹿肝。三名店伙在左右张罗，姓马的三弟就傍著中海斟酒，大概是为防意外。

中海不加理会，举杯请：“王兄请，三杯通大道。在下只请教一些小事，请放心。”

三杯酒下肚，王松像是坐在针毡上，满身不自在。三名店伙也心慌意乱，额上直冒汗。

梯口。店东上上下下不时往桌旁瞄。

中海放下杯，问：“王兄，在下有事相询，务请据实见告。”

“在下知无不言，请见示。”王松答，不由自主打一寒颤。

“王兄在邮传所多久了？”

“十年。”

中海点点头，又问：“主事的大爷干了多久？”

“三年，他姓崔，永洲人，相当能干。”

“前一任是谁？”

“前一任姓李。”

“王兄能否将姓李的请来一谈？”

王松摇摇头，苦笑道：“不可能……”

“为甚么？”

“他死了，四年前酒后中风，死在任所。”

中海浑身一震，像是一个霹雳突然打在他的头上。

王松一怔，急问：“龙兄问这些事，有何用意？”

中海定下神，问：“他确是中风而死的？”

王松俯身低声道：“我知道了，龙兄定然与前任有关。其实，中风是假，他是中毒而死的。”

中海将下唇咬得几乎冒血，自语道：“能与邮传所的人串通弄鬼，决不是江湖盗贼所为。谁能在死后三年再将书信寄出？谁又能接到我的书信？”

他将平安家书取出，摊开封面说：“王兄，你能看出这封家书，是何人所经手发驿的？”

王松将封套看了一眼，说：“封底有印信，是前任经手收款发送的。”

中海收起书信，又问：“请问，四年前，谁负责分送三山集的信件？”

王松低头想了想，说：“是死鬼刘彪送的，我们这儿送到青口，每封酒资一百文。”

“死鬼？他……”

“他身死也快四年了，是在前任身故不到三天，酒醉淹死在沱江码头。”

中海虎地站起，说：“谢谢你，打扰了，告辞。”

说完，大踏步下楼而去。他不必再问，也知道所死的两个人，皆是因这封书信而死，凶手已有周详的计划，故意用平安家口来骗他，让他安心在边塞服刑，不致因父母凶死而逃亡。至于这封平安家书，字迹虽是他父亲的，但任何人的字体皆可临摹，连书法大家米元章的狂草也被后人临摹得可以乱真呢，显然这封信是伪造的了。

他并不笨，已断定谋害他双亲的凶手必定是本乡本土的人，但却想不起他双亲生前曾和何人结下仇怨。

他放腿奔回三山集，来回七十八里路只花了半天工夫，马不停蹄又奔青口。

他想起八年前杂种张隆的奇案，那位巡检为何要一口咬定是他所为？此中大有可疑，必须问清楚再说。

华山村到青口之间，半途有一座临江的三家村。距村还有里把路，突见前面奔来一个村夫。面貌刚看清，对方便大叫大嚷，一面奔来一面狂喊：“龙家少爷，救命……”叫著叫著，在五六丈外便爬倒在地，磕头如捣蒜。

中海自从那晚挨了一镖之后，已经提高警觉，对任何人也怀有戒心，警觉地走近，问：“周叔，请起，小侄不敢当，救甚么命？”

周叔神色慌乱地站起，老泪纵横地说：“我……我那孩子得……得了急症，走投无路，正想赶去请……”

中海不等他说完，急道：“快，我去瞧瞧。”

“谢天谢地；龙少爷，你真是救命王菩萨。”

踏入霉气冲天的内房，微弱的光线下，榻上躺著一个十来岁大的孩子，榻前伏著一个村妇，呼天抢地地哀嚎不已。几个邻居挤在房外，一个个直淌眼泪。

中海抢近榻旁，只消看第一眼，便知是怎么回事了，先抹掉孩子口外的白，两指捏开牙关，叫道：“周嫂，别哭，找一根银针来，准备姜汤。”

女人头上有银做的发簪，房门外一位大嫂应声将簪递入。

中海抓住小孩的右手掌，在商阳穴上一针刺下，开始放血。商阳穴主肠之金，血如激泉向外喷。

片刻，小孩不再喷白，逐渐抽动手脚。

中海将血止住，站起说：“周叔，不用焦急了，幸而早来一步。这是中风，气血上行难下。我给你开张单方，先灌下姜汤，用手巾替他抹胸，不妨事了。”

夫妻俩不住念佛，邻居们捧凤凰似的拥著中海往厅中走，七手八脚送上了纸笔。

人声嘈杂，中海却振笔疾书。

嘈杂声中，有人叹息著说：“如果不是龙家少爷来得正好，小癞子岂不死定了？这叫做老天爷照顾，小癞子命不该绝，贵人恰好光临。想当年……哦！是八年前吧，龙老爷子在泥江口救曾家的大嫂飞步前往，半路上郝家派人用马追上了……”

另一人接口道：“不错，那次我也在华山村，郝家的三娃儿也得了这种病；飞骑追赶龙老爷子，半路上赶到了。但曾家大嫂也是急病，龙老爷子不能分身，曾家先请嘛！同样是救命，龙老爷子不能因郝家是大户而转头，而且距泥江口只有半里路，转回却有四里地呢。”

“所以郝家的二娃儿……唉！别说了，这都是命！”

人声嘈杂，中海充耳不闻，他只顾开单方，开完叮咛一番，自顾自走了。

青口巡检司衙门一切依旧，两个警丁困惑地注视著大踏步而来，阴沉而目肿额伤的中海。

中海向警丁行礼，沉著气说：“两位爷请了，相烦禀告大人一声，说草民龙中海求见。”

里面突然传来一声暴吼，是巡检大人的吼声：“叉他出去，叫他滚！”

中海大怒，向上抢。

两把单刀同时伸出，左首的警丁大喝道：“你想造反？还了得？滚！”

中海死瞪了门内一眼，片刻，冷哼一声，转身走了。

不久，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手令：黄昏时全司官兵候命出发，围捕行凶杀了彭小虎的凶手龙中海。

中海离开了青口，沿西面小径走向二里外的虹桥村。

这几天来，他忙得昏头转向，也哀伤得近乎麻木，一连串的无情打击，搞得他几乎失去理智，始终没有机会办他自己的私事。

他还有甚么私事？有的，那就是他的婚姻大事。

虹桥村，有一家地方上顶体面的缙绅，姓叶。在道州提起虹桥叶家，大概不知道的人相当少，只消提一声叶爷，本地人就知道是指虹桥村的叶云煌大爷。

叶云煌有一子一女，子叫英敏，二十二岁，在州学舍就读，被本州的人士认为是本州未来的大人物，文章冠盖，武事超群，今年秋闹时，取宝名将是探囊取物。

女名春华，算起来该是年届双十的一枝花。

叶云煌与龙中海的父亲交情深厚，叶家的老小有病有痛，皆由龙老太爷一手负责。从小，春华便许配给中海，虽是口头约定，并未行聘。但老一辈的人一诺千金，决少反悔。因此，在中海未出事以前，到叶家走动时，一向便以岳父尊称云煌。那时，中海是附近数百里中唯一出类拔萃的佳子弟，不但人生得俊，满肚子才华更是无人敢于问难，是附近的姑娘们捕捉的好对

象，也是有女儿的老家伙们抢夺的好目标。可是，他却被叶家捉住了，叶云煌也认为能获中海为婿，深以为荣。

中海终于放开一切，想到自己的事。但他感到奇怪，这些天来，附近两乡六村的人，谁不知他在忙？谁不知巡检司在找他的麻烦？

按理，他不能分身到叶家拜见岳父，是可以原谅的，为何叶家至今未派人到三山集探问探问？

脑中很乱，他懒得多想，大踏步进入了虹桥村。

村前的拱桥就叫做虹桥，过了桥便是村口。虹桥村全村的人都姓叶，是一姓村，祠堂设在村中心站在桥上便可看到祠堂的大门。叶云煌的宅院，就在祠堂的左首，是一座五进大宅，两侧的跨院厢房多得很。

踏入村口，他感到气氛有点不大对。以往，他在虹桥村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嘴上甜，叔叔伯伯叫得那些人浑身舒服，娃娃们则捧菩萨似的举他做娃娃头。

今天不对，所有的人全用奇怪的眼光盯著他。八年不是太短的日子，也许大家都陌生了，变得生疏啦！

他站在村口，向那些老少扫了一眼，看不见亲切的笑容，见不到友善的目光。所看到的是大人们摇头，娃娃们往大人身后躲。

“我不该来。” 追是他第一个念头。

他想回头，但吸入一口长气，仍然向前举步。

村中没有街道，只能算是小巷子，他所经处，男妇老少纷纷向门里躲，似乎把他当做瘟神，只差没将门关上。

“世情薄，我也错。” 这是他第二个念头。

不管是否受欢迎，反正他今天非得将事情办妥不可。

村子不大，消息传得快。他到了岳父的大院门外，门外早已有人在恭候了。

抱候的人共有五名，他认得，在中间含笑相迎的人，是叶家的大管家吉弘叔。

他长揖到地，尽量抑制著心中的不悦，说：“吉弘叔，你老人家好。小侄中海……”

吉弘叔伸手把住他，笑得十分勉强，抢著说：“龙少爷，吉弘叔几乎不认识你了，恭喜你否极泰来，平安返乡。请进。”

两人在四名仆人的拥簇下，循花径登上大厅的台阶。大厅中，几名仆人全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看这位主人的未来东床快婿。

进入大厅，吉弘叔亲热地让坐，命仆人奉上香茗。

中海心中冷笑，吉弘叔并未吩咐仆人请主人出堂哩！但他故作不知，问：“吉弘叔，岳父他老人家一向可好？”

吉弘叔点头笑笑，答非所问地说：“龙少爷，这次万里迢迢返回故乡，想必艰苦备，你气色不好，得好好养息一段时日了。”

中海不再和他胡扯，单刀直入地说：“吉弘叔，可以请岳父他老人家出堂，让小侄拜见么？”

“龙少爷，你来得很不巧，老太爷在永州府访友，已去了十来天了。”

“那么，岳母……”

吉弘叔收敛了笑容，接口问：“龙少爷，你还不知道我们家的事么？”

中海一怔，他根本就没想倒去打听叶家的事，也没有人告诉他，连俊

明兄弟俩也对叶家只字不提他怎会知道？不由一头雾水，讶然问：“吉弘叔，可否坦诚相告？”

吉弘叔长吁一口气，还以为中海故意前来找麻烦，来意不善，向左右看看，四名健仆左右分立，令他心中大疑，定下神，缓缓地说：“祖少爷，你知道，八年的时日不算短，家小姐今年已经年届双十。在本地，二十岁的姑娘没有婆家，左邻右舍说起话来，家主人担待不起，因此……”

中海有点醒悟，突然失道：“吉弘叔的意思，是要小侄赶快挽大媒前来……”

“不！不！”吉弘叔涨红着脸叫，急急摇手，抢着说：“龙少爷，不必再令我为难了。”

来人哪！”

左后堂门内有人应喏一声，走出两名中年仆妇，各捧了一个包裹；郑重地放在桌上，默默地转身走了。

吉弘叔脸上十分尴尬，期期艾艾地说：“当年令尊与家主人……”

中海看了包裹的形状，脸色一变，站起冷笑道：“吉弘叔，别再说啦，我明白了。”

“你……”

“如果我记性不差，以往我到府上拜望时，吉弘叔从未叫过我龙少爷。当你不叫我姑少爷而叫龙少爷时，我确是有点惊讶，现在我明白了，请把那些东西拿回去。”

吉弘叔戒备地站起，惶然地说：“龙少爷，请听我说……”

“你是说，叶、龙两家是亲断情绝了么？”

“龙少爷，请息怒……”

“哈哈！你错了，我并未生气。吉弘叔，春华姑娘目下……”

“三年前于归华山村郝家……”

“甚么？”中海讶然惊叫。

“姑爷是郝亲家的二少爷俊亮。”

中海被这消息震驚得呆住了，难怪这几天来俊亮尽心尽力替他张罗，原来如此，必定是俊亮心中有愧，所以会如此巴结他！

震惊很快消失，他反而大笑道：“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吉弘叔惶然后退，结结巴巴地说：“龙少爷，家主人也是不得已，你……你一去多年，音讯全无吉凶难料……”

中海摇手打断他的话，笑道：“吉弘叔，别说了，今天小侄前来本意是向叶老伯和叶伯母请安，再就是想退掉这门亲事……”

“甚么？你……你是来……来……”

“来退婚。既然叶姑娘已经有了婆家，这事再好也没有了。请代小侄向叶老伯和伯母请安，小侄今后恐怕没有机会前来拜望了。告辞，并请代问英敏弟好。”说完，引礼告退。

“龙少爷难得来，请在这儿便饭，务请赏脸。”

中海已跨出厅门，扭头笑道：“小侄有事待理，只好心领了。请留步，小侄认识路。”

走在路上，他感到一身轻松。本来，他这次到叶家，原打算如果春华姑娘仍在等他，他便得早作打算，完婚后立即迁走，离开故乡安顿下来，再作寻找仇人的打算。如果叶家悔婚，他乐得顺水推舟了结这段情，决不强争，

孤家寡人天涯访仇要方便得多，有家室反而有所顾忌，困难重重。

首先，他想赶回华山村向俊亮道喜，并感谢这几天来俊亮待他的情份。

他轻松地踏上归程，经过青口时候地感到气氛不对，怎么这儿的人也用奇异的眼光看他？先前他到巡检司找郭巡检时并无异样嘛！

他懒得理会，大踏步出村而去。

他却不知郭巡检已下令捉他，泰然赶路。

巡检司的官兵，平时分派至各地巡缉奸宄，人数不多，活动地方却广，是维护地方治安的最小单位，权责重大。

论官位，巡检的官阶比县太爷低二品多一点儿，但权限却大，可以向州府行文，有重大事故，甚至可以直接解呈布政司衙门。

冰巡检很了不起，他掌握了中海的全部资料。中海投文时，他那一拳头重有三两百斤，但中海不仅未被击倒，甚至脸颊也未受伤。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和目前十来丁勇，要捉中海谈何容易？

人捉不到没关系，送上几条冤枉命才划不来，所以他下令召集人手，自己也亲自出马去请帮手相助。

预计人手到齐，必须在黄昏之后。令下得秘密，却没想到那些丁勇大部份是本地人，那还能保得了密呢？

看看到了三家村，蓦地，左面稻田中青禾一动，有人惊恐地低叫：“龙少爷，龙少爷。”

他吃了一惊，扭头叫：“周叔，你是怎么回事？癩子弟怎样了？”

周叔爬伏在田旁，藉青禾隐身，脸色白中泛青，惊恐地不住发抖，急急地迫：“龙少爷，大事不好。”

“癩子弟的病坏了？不会的，周叔。”中海笑著道。

“不！癩子好了。是你……你得走。”

“走？我回家呀。”

“不行，巡检大人已传令下来，今晚要捉你。”

“捉我？为甚么？”中海讶然问。

“听说，他指证你是杀死彭小虎的凶手。”

“他胡说！”

“龙少爷，进了衙门有理也说不清，你得赶快走。上次你也是冤枉，这次再落在他们手中！老天这……这……老天爷瞎了眼，你……”

中海说声“谢谢你”，拔步便放腿急走。听周叔一说，他才知道青口的人何以会用奇异眼光看他的原因了。他一面走，一面自语道：“狗东西！我正要找他呢。”

回到家中，他立即结束准备，打发两仆离开，先将骨匣送至如意穴藏好，把随身行李和金银也打了包同放在洞中。

黄昏时分，他换了一袭青紧身，腰带上系了匕首，砍一个尺长树叉插在腰带上。

所有的门窗全闭上了，厅堂内房堆上了干草，干草上浇上油，中间放了一枝蜡烛，草堆在烛下，上留四寸左右。预计四寸蜡烛可燃一个时辰，便可将草堆引燃了。

初更天，他点燃了蜡烛，上了屋，从村后走，向青口赶去。

冰巡检的官邸在最后一进，是一院三厅五房的大宅。巡检大人的妻不在州城，每两天这家伙总有一天在家享福。

偌大一间大宅，只有巡检老爷和五名仆妇居住。他一个人却有五个人伺候，五名仆妇中，有两个是他买来的可怜蛇。

中海悄然入室，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了横梁上。

三山集龙家大火冲天，照得天空中一片猩红，四里外的青口也可看到火舌，因为三山集的地势比青口高。

三更初，巡检大人回来了，在公堂上大发雷霆，许久许久方始返回官邸，洗漱时仍在不住咒骂，咬牙切齿地进入卧房。

第五章

冰巡检带了司里的丁勇和请来的几个高手，到三山集围捕中海，去得正是时候，中海预设下的计时火恰在他们到达时冲上屋顶，扑了个空，徒劳往返。

他心中有数，认为遇上了劲敌，不由勃然大怒，发誓要尽全力缉捕中海归案。

返回巡检司衙门之后大发了一顿雷霆，把兵勇们骂了个狗血喷头，骂他们不小心走漏了风声。

送走了请来的高手，使监督文牍办好呈报的一切文书，然后返回后衙私室洗漱沐浴，由两名伴睡的仆妇伺候他进入内房。

这期间，伏在梁上的中海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乘整理房间的仆妇退出的空隙，飘身落下房中，闪在门后恭候巡检大人的虎驾。

巡检大人是当地的地头龙，八面威风。老百姓不怕官，只怕管；巡检大人正是管他们的人，怎能不怕？

因此，这些家伙平日作威作福，讹诈勒索欺压良善，看不顺眼便入人于罪，无恶不作，谁也不敢招惹他们，敬鬼神而远之，尚且惟恐不及，更没有人敢在他们的面前撒野。所以，巡检衙门是最安全的地方。

然而今天晚上不然，来了一个恨重如山的龙中海。

整座内堂只有巡检大人和五个女人，另三名仆妇已经各自回房安歇了。

冰巡检推开了房门，房中灯光明亮，他却没想到房门后面有人。

两个年青仆妇前脚进房，后脚刚跨入，中海已闪身而出，“噗噗”两掌劈中两女的耳门，人应手便倒。

冰巡检果然了得，警觉性甚高，一听身后声响不对，猛地倏然转身。

中海已打定他必闻警转身，早就准备停当。快得令巡检大人连人也无法看清，大拳头已然闪电似地在他身上开花。

“噗噗噗！”三记重拳重如山岳，结结实实地击中巡检大人的小肱。

“啊……啊……噢……”巡检大人嘎声叫，声音在喉间进退两难，上身前屈，双手绝望地护住腹部。

“噗噗！”两拳头继续在巡检大人的两颊著肉。

“嗯……”巡检大人再叫，上身急挺，向后倒撞。

中海伸手一把抓住巡检大人将倒的身子，向左一带，右掌疾吐，“噗”一声顶在巡检大人的胸口左手亦松。

巡检大人毫无还手的机会，变化太快也太突然，打击又够沉重，一连六记重击，几乎要了他半条命。

这一掌力道恰到好处，恰好将他震退到壁板处，“砰”一声背部重重地撞向墙壁，他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发黑，浑身脱力，腿支不住沉重的身躯，人向下滑。

中海闪电似的将门关上，拔出树叉冲到，及时将向墙根下滑的巡检大人叉住，不偏不倚叉住大人的脖子，树叉不大不小恰好与巡检大人的脖子同样大小。

中海一不做二不休，叉住对方的脖子抵实在墙壁上，左手出拳狠揍。

“噗噗拍！”三拳打击在腹肋之间，拳拳著肉，力道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巡检大人咽喉被叉住，叫不出声，怪眼连翻，双手死死地抵住树叉，恐怖的神色爬上了他的脸部了。

中海知道差不多了，再打便要出人命啦！顺手抓过小几上的一壶酒，泼在巡检大人的头脸上，让他清醒清醒，然后抓出匕首，抵在对方的肚皮上，冷笑道：“老兄，挨揍的滋味如何？”树叉又松了些许，巡检大人可以呼吸了，好半天才缓过气来，看清了中海，脸色泛灰，浑身在抽搐抖动，想站稳脚又不听指挥，也没有力量站稳，但不站稳不行，喉璞被叉抵在壁间，上不得下不能呢。

他只好倾全力撑著身躯，强忍著无边的痛楚，压抑著要向外翻的胃，口中的血不住地往外淌，他居然能支持下来，依然顽强地说：“你胆大包天，你将因今夜的鲁莽举动而终生后悔。”中海发出一阵可怕的怪笑，恶意地说：“大人，求求你，求求你在拳头和笔杆上超生。”说完，匕首向上移，移到巡检大人的嘴巴，向里塞。

巡检大人知道口头上的威吓起不了作用，只能替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真要命！匕首尖锋利无比银青色的光芒令人望之生寒，退不了，更不敢动，怕刀锋割破嘴唇。

他还真有种，干脆张开嘴，让刀尖进入口中，冷冰冰的刀尖，令他不由自主毛骨悚然，一阵寒颤通过全身，再也英雄不起来了。

中海的匕首尖停在他的舌根上，阴森森地说：“你很威风，大人，但我可以叫你威风不起来。撬掉你的牙会，刚听你的舌头，我不个你边能倒持你的狗官架子。你听著，好好回答龙某的话，不许胡扯，也不必鸡猫狗叫示警。你这儿我已仔细勘查过了，住得最近的仆妇卧房也远在五六丈外，不高声嚷叫没有人会听见，如果有人闯来，第一个死的人将是你。大人，你好好斟酌斟酌，仔细权衡利害。”声落，刀尖离口，仍抵在巡检大人的肚皮上。

巡检大人终于屈服了，用半窒息近乎麻木的口音含糊地说：“好吧，你问吧！”“出乎尔反乎尔，你为何又将彭小虎的命案加在我的头上？”郭巡检似乎松了一口气，说：“我已查出实情，公是公私是私，我与郝俊亮的交清，不能与人命关天的命案相提并论，必须公私分明，为死者伸冤。”“哼！看不出你倒是个好官哩！狃东西！你还想抵赖，俊亮已将那晚的事私底下告诉你了……”“这是天大的冤枉，他没告诉我。”郭巡检抢著叫。

中海用匕首柄在他的肋上击了一记，冷笑道：“你还敢赖？你忘了到我家中教训我的事了？如果他没告诉你，你怎会向我教训那些话？”郭巡检痛得龇牙裂嘴，浑身抽搐，不再分辩。

中海的虎目中冷电森森，切齿问：“说！谁授意你嫁祸于我的？”郭巡

检完全屈服了，说：“我……我错了，我只是想邀功领赏而已，的确没有人授意，完全是我贪心误事，与任何人无关。”“哼！你的话毫无诚意，唆使你的狗东西定然是公门中人，隐身幕后要置我于死地而后甘心。说是谁？今晨我进城打听消息，那人必定也在暗中得到实情，所以通知你赶快下手，是不是？”郭巡检呼出一口长气，摇头道：“你完全错了，我发誓决没有任何人介入其中。你迫死我并无不可，但找决不能胡乱指证莫须有的人连累别人受罪。”中海凝神捉捕对方的眼神，可是，他失败了，他只看到对方怕死恐惧的神色，无法找出撒谎的神情。他后悔，不该先将这位巡检老爷狠狠地痛揍一顿，以致令对方情绪反常，无法捕捉可疑的表情。

他一咬牙，转变话题问：“前任那位程巡检，走时是不是留下了首尾让你收拾？”郭巡检猛摇头，说：“没有，没有……”“没有？”中海厉声问。

“真的没有。想想看，他用得著要我收首尾？你流役十年，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令尊令堂亦已谢世，他没有顾虑的理由。再说，他根本用不著怕你找他；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怎知道他到何处去了，天下茫茫，要找一个小辟的下落谈何容易？”中海哼了一声，冷笑道：“这就是我今晚找你的第二个原因。”“前任的事与我无关，你找错人了。”“找你并不错，你得将那狗官的下落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哼！你接他的任还能不知道他的下落，找你并没有错，你犯不著替他抵命。”“抵命？你要杀我？杀官等于造反，罪名是族诛，你……”“你如果不说，大概要抵他的命。族诛吓不了我龙中海，天地间我是孤零零的一人。那狗官清理我的家，贵重的东西全收入私囊，家传的祖母绿宝石簪天地间不会有第二枚，祖传的一盒雕龙治病针天下无双，这都是万金不易的宝贝，在下誓必将失物追回。你不说，我宰了你然后到州城找知州大人他大概会知道下落的。”“如果我说了，你不杀我？”“我杀你恐怕污了我的手，但不说又当别论。”“他已回福建去了，你可以到福建布政司找他。”“他是福建人，调回本地了？”“不，他已经辞官享福去了。”

“他是福建那一府的人？”“漳州府龙 县，那一乡人我可不知道。”中海收了匕首，阴森森地说：“你好好活下去，别死得太早，我会回来找你的。如果你瞒了些甚么，咱们后会有期。”声落，丢掉树叉，但见人影一闪，便消失在房外。

他出了村口，向三山集狂奔，取走骨匣和行囊，连夜启程，暂时告别故乡去找程巡检。

他怕郭巡检派人在后面追赶，所以抄小道向百绕。

在他出村的同时，南面大道上有一个黑影进入村南。

其实他多虑了，郭巡检已惊破了胆，浑身痛吉难当，他一走，巡检大人已经昏厥房中。

取了包里和骨匣，连夜赶路，奔向万里迢迢的福建布政司，昼伏夜行急如星火。

他走了的第二天清晨，青口传出具有爆炸性的消息。

冰巡检竟被人一刀杀死在室内，两名仆妇也被人割破咽喉，三个人死在一块儿。墙壁上留下了两行用布帛蘸鲜血所写的大字：“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杀人者，龙中海。”血案如山，官府中行文天下，画影图形，捉拿杀官要犯龙中海。

这一狗，反而无形中帮了中海的忙，他可以在江湖中鬼混，可以和黑

道朋友绿林中的人攀攀交情了。

这次他离开故乡天涯访仇，第一步是找程巡检，转说长找彭小虎遗书中所说的四名凶手。

出了湖广地境，他还不知道官府捉 他的消息，自然也不知道郭巡检已经被杀的凶耗，只顾昼夜兼程赶路，出了湖广地境，他用不著昼伏夜行了。

湖广到福建，中间隔了鱼米之乡江西。至福建北部，可由长沙府进入江西中部。到南部，则由彬州进入赣南。他走的是南道，从宁远经衡州府属的桂阳州，横出彬州踏入重山峻岭，越贵阳县进入赣南地境。

四月下旬的阳光十分可爱，但这一带的重山峻岭，在走路的人来说却不怎么可爱了。除了山，很少看到大平原。没有大路，只有扑朔迷离的小径。人烟少，稍不留心，连问路的人也不易找。

中海总算幸运，没在重山峻岭中遭遇兽吻，沿途问路，居然让他摸到章江河谷。

横贯湘南有五座大岭，也就是大大有名的五岭，形成一连串山脉，像是天然的省界。最西，是粤西境内的越城岭；最东，是江西安南府的大庾岭。

章江的正源，自古皆认为是在上犹县崇义里日----那时崇义还未设县----的聂都山，但事实上西面 xxxxxxxxxxx 还有小支流，可远达湖广的宜章县，所以聂都山以西的山间峡谷，统称章江河谷。这一带根本就是人烟稀少，猛兽成群的洪荒世界，也是盗贼宵小的遁逃藪，冒险家的狩猎场。

距南安府还有一日行程，这一程似乎更不好走，走上三二十里不见人烟，只有奇禽怪兽不时出没小径很难找，稍一大意便得走回头路，甚至会迷失在参天古林和绵绵无尽的山岭间。

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山窝里的小村，已经是巳未午初了。丽日当空，山间凉飕飕地，漫山遍野的奇花幽香四布，没有香气的映山红，绵延数十里，人行走其间，情绪出奇地佳。

他到村中间路。村民告诉他，往东沿河走，错不了。但要小心，恐怕有强人劫路，最好是等几天附近将有山客携山货到南安，可以结伴同行，山客与强盗们有交情，不会受到干扰。

如果要单身赶路，身上最好不要带金银珠宝。同时，村民好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假使遇上劫路的大可不必害怕，了不起破财消灾，但切不可意气用事，仗恃有两下花拳绣腿功架自命不凡，让强盗斗杀当然倒霉，如果被强盗们认为是官府的眼线活擒，问题才真正的严重。

他身上只剩下七八两碎银和两百多文制钱，估量著恐怕只够挨到漳州府；这是说，盘缠是勉强强够了。但到漳州以后的活动费还没有著落。谁要是在他的盘缠上动脑筋，除了你死我活之外，别无商量。

他踏上东行的山径，翻越数座高山，降下一处小盆地。远远地，他看到前面山嘴前有座小茅亭，亭内似乎有人。

看看日色，已是午后了，该歇会儿啦！有茅亭，至少附近定然有村落，运气好还可以弄碗热汤买顿饭填饱肚子。

距茅亭还有半里地，突然歌盛震耳，有人在引吭高歌：“避世垂纶不记年，官高争得似君闲。倾白酒，对青山，笑指柴门待月还。”

拌声苍劲宏亮，直震耳膜。中海心中一动，忖道：“深山大泽，必隐龙蛇，这人定不等闲。”

接著，得意的狂笑声破空而至。另一个中气充沛的口音说：“落子呀，

我看你如何收拾残局，唱也没有用。”

先前高歌的人呵呵大笑，说：“这有何难？我这一竿下去嘛，便可席卷你的半壁江山。”

中海渐渐走近，看清了亭中的光景。茅亭小巧玲珑，只可聊避风雨。亭中间有座木桌，两个年约花甲的老人正在凝精会神地对奕。

北首那人灰发挽了一个道士髻，老眼中光芒闪闪，大鼻阔嘴，花白山羊胡，脸上皱纹甚少，红光满脸。穿一袭灰直裰，脚下是芒鞋，腰带上吊着一个鱼囊，亭柱旁搁著一根钓竿。

南首那人个儿粗壮结实，但脸色泛青。鸭蛋头，顶部光光，三方环发。金鱼眼，朝天鼻，厚厚的嘴唇凸出，看去有点愚蠢的神气。穿藏青色对襟装，脚下是抓地虎快靴。看外型，暴戾之气溢于言表呢。

中海刚接近茅亭，鸭蛋头伸在棋盘上一抹，说：“不必说半壁江山，全给你也无所谓。”

老渔夫呵呵大笑，说：“你这人就是英雄气短，输不起，赢了哈哈笑，输了做鬼叫，只知道抹棋盘。”

“好，算你赢。”鸭蛋头说，一面抬头瞥了中海一眼。

中海踏入茅亭，放下包里，泰然地说：“两位老伯请继续下棋，不要因为小可的冒昧而打扰了两位的清兴。”

这些天来，他没有心情笑，笑已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脸色自然不会好看。

老渔夫含笑问：“小伙子，你从何处来？”

中海坐在亭脚下，取出一包糕饼大嚼。亭子地势甚高，张目四顾，看不见任何村屋，也没有田地鸡犬不闻，一看便知道附近没有人家，他只好啃干粮了。

他打量两老一眼，伸手向西一指，说：“湖广。”

老渔夫淡淡一笑，挪了挪木凳又问：“何去？”

他下口中糕饼，仍然简略地回答：“天涯。”

老渔夫将手中的酒葫芦丢给他，又问：“何从？”

“四海为家，无所适从。谢谢老伯的酒。”他答。

鸭蛋头可能误会了他的冷淡神色，以为他傲慢，冷哼一声，不怀好意地说：“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看这小子就不是个长进货，难怪只配做江湖小混混，没出息的小痞棍。”

中海咕噜噜喝了几口酒，瞥了鸭蛋头一眼，冷冷地说：“小可并不想和你吵架。”

鸭蛋头暴眼一翻，站起叫：“吵架你又能怎样？”

中海自从遭变之后，心情本来就不好，性情大变，火气也旺，冷笑道：“我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你还给我看看？”鸭蛋头双手叉腰，傲然地说。

中海吞下最后一口糕饼，说：“入门看眼色，出门看天色；你印堂发暗，脸色发青，谁则目下你中气充沛，身壮如牛，但病谤早伏，体内恶疾将发。近期内如不一病不起，也将恶运当头。”

鸭蛋头脸色大变，一声怒叫，向前急冲，蓦地飞起一脚，向坐在亭口的中海踢去。

中海双足一点，横移五尺，换坐在一根亭柱下。渔夫举手急摇，叫道：

“洪兄，不可鲁莽。”

鸭蛋头已转过身来，怒叫道：“这小子定是黑狐田春派来的眼线，饶他不得。”

“何以见得？”老渔夫问。

“他指出我体内恶疾将发，恶运当头。黑狐打了我一支毒药镖，我将镖毒迫在丹田下，知者不多黑狐夺了我的落雁寨日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不是恶运当头么？他如果不是黑狐田春的人，怎会知道这些事？”

老渔夫呵呵笑，说：“你真傻，他如果是黑狐派来的人，还会当面点破？”

“这就是所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黑狐诡计多端，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谋？宁可错杀一万，也不可放走一人，我非毙了他不可。”

“不可胡来。”老渔夫叫。

“不！这家伙该死。”鸭蛋头怒吼向中海迫近。

中海火速站起，将酒壶递给老渔夫，一面说：“看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叫打叫杀……”

话未完，他的手已被老渔夫抓住了，酒葫芦仍在手中。他没料到老渔夫脸存忠厚，心藏奸诈，乘接酒葫芦时，乘机擒他。

仓卒间的突然变化，常会令反应迟钝的人遭殃。在这种情形下，被抓住的人将立生反应，大多数的人在反射作用的驱使下，必定挣扎著将手夺出以解危局。

但中海要比常人高明，他不抽夺，反而顺势前冲，左手来一记“二龙争珠”，急取老渔夫的双目下面欺上，右脚急出“魁星踢斗”，以攻解困，拼命了。

老渔夫吃了一惊，感到中海的右腕坚如铁石，有一股凶猛坚韧的力道向外涨，不易扣牢。同时，反应出人意料之外，不等他转念，指已临目脚已近裆。

“好家伙！”他叫，右掌上拨下拂，变化太快太突然，他只好退步封招。

中海已料定对方必定后退封招，被抓住的左手向外一拨一翻，攻出的左手二指变点为抓。“噗！”

两人的手相触，搭上了，力道骤发。

变化奇快，宛如电光石火，贴身相搏，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这瞬间，鸭蛋头已飞扑而上，右腿疾飞。

老渔夫的右手封出，本意是上滚下拂，对付“二龙争珠”和“魁星踢斗”并无错误，却未料到上拨时被中海变招扣住了，下面，“魁星踢斗”自然无法化解，“噗”一声轻响，他扭身避开下阴的一击，左膝却被踢中，“哎”一声轻叫，身躯向后挫。

中海双手一崩，松了手。

“噗！”老渔夫身不由己，仰面朝天后撞，跌了个手脚朝天，抱著左膝龇牙裂嘴低叫。

几乎在同一瞬间，中海的身形向右一闪。

“呼”一声风响，鸭蛋头的脚落了空，险极地从中海的左侧擦过。

中海身躯左扭，左右手齐出，一把扣住鸭蛋头刚踢至顶点收不回来的右足径，一声叱喝，来一次向右过顶大翻身。

鸭蛋头狂叫一声，身躯悬空扭转一匝，然后被凌空扔出，脚几乎被扭

断，“叭匍”两声，跌翻在三丈外。

中海身形似电，抓起包里便待脱离是非场。

蓦地，右首山嘴上的矮林中传来一声怪叫：“好！”

叫声中，青影连闪，九名骠悍大漠在矮林前雁翅排开，每人叉腰屹立，居高临下虎视眈眈。

中间那人穿一身黑缎劲装，背系长剑，腰悬百宝囊，身形修长。头面用一个黑头罩掩住本来面目露出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口鼻耳也留了孔，让五官外露，大白天看上去仍有阴森森的感觉。

中海知道走不了，火速的背上包里，窜入茅亭，抓过一张木凳，扭斯一条腿绰在手中，飞掠出亭外。

老渔夫反感也快，似乎将膝痛忘了，奔至亭旁抓出他的钓鱼竿，在亭左戒备，一面向鸭蛋头低叫道：“起来！抓凳脚做兵刃，黑狐来了。”

鸭蛋头真听话，忍痛爬起入亭取凳脚。

黑狐哈哈大笑，举手一挥，与八名青衣大汉同向下走。

中海心中一定，原来是鸭蛋头的仇人到了，与他无关，得及早离开才是，当下转身便向东闯。

八名青衣大汉，左右一分，将两端的道路截住。一名大汉闪电似的撒下长剑，银虹一闪，剑尖指向闯来的中海，沉喝道：“站住！听候吩咐。”

中海凳脚一顿，便待进招夺路。

黑狐叫道：“那位兄台请稍候，在下诚心与阁下亲近。”

中海知道跑不了，以一条凳脚在四支长剑下夺路，算扛不多，他只好收起夺路的念头，等待脱身的机会。他对自己的轻功甚有信心，只要不陷入包围，要脱身并非难事，谅这几个人也不易将他困住的。

他挺身屹立，说：“在下是过路的，身无长物，与诸位井水不犯河水，诸位用不著在我身上费神了。”

“耽误阁下片刻，尚请赏脸。”黑狐说，一面走向老渔夫和鸭蛋头。

老渔夫鱼竿一抖，冷冷地税：“田当家，你的消息倒灵通得很。”

黑狐笑笑，颌首道：“天罡星洪老哥虽将镖毒压下，但不宜长途奔波。而他老哥住得最近的朋友便是你五岭渔隐茹老兄，他不投奔你投谁？说不上灵通不灵通。”

五岭渔隐冷哼一声问：“然则你又从何得知老夫已回大庾岭了？”

大庾岭的主峰其实不在这儿，在南安府的西南，距这儿远著哩！但却只有这一带有鱼可钓，五世渔隐在山尾的南麓有一座隐居的木屋，是他五居所之一。

“老哥的大庾岭芦与在下毗邻而居，在下如果不知道老哥的行踪，还像么？”黑狐泰然地说。

“那你是存心和老夫过不去罗？”

“在下岂敢？老哥言重了。”

“说明你的来意吧。”

黑狐向鸭蛋头一指，说：“在下与老哥忝为邻居，一向相安，决不敢打扰老哥的清静，只请老哥放手不管在下和天罡星洪贵老兄的事。”

五岭渔隐摇摇头，说：“话可不是这样说。俗语说，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阁下已毁了洪兄的垛子窑，打了他一枚毒药镖。赶尽杀绝，你也未免太不讲江湖道义了。”

黑狐冷冷地说：“他既然找你老哥出面扳回脸面，岂能怪我赶尽杀绝？”

“找人出面助拳，在情在理。”

“哼！你可曾问过他所做的事合情合理么？”

五岭渔隐摇摇道：“洪兄刚到不久，咱们只下了一盘棋，你们的过节我还没有弄清谁是谁非……”

“老兄为何不立即问问他？在下可稍候片刻。”

五岭渔隐瞥了天罡星一眼。

天罡星叫道：“老夫已窑毁人散，你的话不啻一面之词。谁能置信？你说，你无端火拚老夫的垛子窑是何道理？”

黑狐冷笑一声，厉声道：“是否一面之词，天地间自有公论。你这厮狼心狗肺，竟无耻地假借在下的名号，明火执仗到南安府公然白昼焚村，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想激怒官府派军进剿在下的山寨，让你天罡星取我的地位而代之，你还有什么话说？”

五岭渔隐接口问：“田当家的意思是……”

“在下要捉他解往南安府，治他应得之罪。”黑狐切齿叫。

五岭渔隐哼了一声说：“不可以。”

“为什么？”黑狐答。

“论江湖道义，你决不可将他交与官府。”

XXXXXXXXXXXXXXXXXXXX

“他既能不讲道义，我也用不著遵守。”

“那么，你同样是不计江湖道义的小人。”

“依你之见，你是管定了这桩事罗？”黑狐冷冷地问。

“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能不管。”五岭渔隐凛然地答。

黑狐拔剑出鞘，冷笑道：“很好，你们是一个一个上呢，抑或是两个一起上？”

“老夫先领教阁下的绝学。”五岭渔隐答，双手持竿缓缓迫上。

黑狐剑尖斜剑，徐徐相迎。剑上发出龙吟似的隐隐轰鸣，剑气四射。

“上！”五岭渔隐暴喝，抢先进招，鱼竿点出，啸风之声大起，丈二长的鱼竿可以及远，稳占上风。

可是，小巴头是禁不起长剑一击的，他只能斗巧，决不敢硬拚，不等对新出剑，竿一沉，变点为扫，“呼”一声怪响，幻化成无故虚影袭向对方下盘。

剑太短，黑狐必须近身进招，一声叱鸣，他长剑下拂，来一记“月落星沉”，要将竿迫到外侧，以便乘隙抢入。同时也希望将鱼竿削断。

两人动上手，东面的中海心中不住在思量。他想起彭小虎的遗书上所提到的四个凶手，心肠狠毒得将他的父母用钝器裂尸，显然也是些无恶不作的凶残恶毒之徒。

要找这种人，在侠义英雄中决找不到线索。在那些讲绿林道规矩的侠盗丛中也没有找到这种人的希望。

他必须在那些凶残恶毒的贱贼身上打主意，务必将凶手找出来。

听黑狐说出天罡星的罪状，他心中已有所决定，他必须将天罡星救出，在这恶贼身上找线索。

真巧，机会来了。拦路的四个人一见当家的已经动手，便分出两个人

奔至一旁替当家的押阵。

前面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的剑并未撤出。

这瞬间，天罡星一声怪叫，向前挺凳脚冲上。

罢到的两名大汉同声虎吼，拔剑抢迎。

天罡星妹似鬼，他是以进为退，突然纵向东西，向中海所站之处掠到。

中海大喜，向侧一闪，让开道路。

“留下！”拦路的大汉豪气飞扬地叫，向天罡星一剑点出。

天罡星向左一闪，凳脚拦腰便扫。

另一名大汉火速撤剑，冲上叫：“先卸他的狗腿！”叫声中，长剑贴地点出，政向天罡星的下盘了。

真妙！他们将中海置诸事外了。攻下盘的大汉恰在中海的身右不远。

中海见机不可失，突起发难，凳脚发如电闪，“噗”一声闷响。击中攻下盘大汉的腰脊。大汉“嗯”了一声，“叭”一声爬倒在地。

中海急抢而出，抡凳脚攻向另一名大汉，一面叫：“天罡星，你还不走？”

天罡星正求之不得，虚幌一棍，拔腿便逃。

大汉心中焦急，一声怒吼，向中海攻出一招“狂鹰展翼”，反手将剑挥出。

“卡”一声轻响，中海的凳脚断了一节。

“打”中海暴叱，半段断凳脱手扔出。

双方相距甚近，大汉的剑仓促间收不回来，想躲也力不从心，“噗”一声小肛上挨了一记重击，“啊”一声厉叫，丢掉剑双手捧腹，急急后退。

中海拔腿便跑，追上了天罡星，低叫道：“快跑！他们追来了。”

天罡星逃得真快，不管五岭渔隐的死活，自顾自逃命，看到被中海击倒的两名大汉，更看到四名大汉衔尾穷追。

五岭渔隐也在这时一声怒啸，鱼竿左荡右决，八面生风，冲向西首，竿上的钓丝突然拂出，“嗤”一声厉啸，阻在西首的两名大汉之一骤不及防被卷住双脚，惊叫著被扔倒丈外，让出道路。五岭渔隐一声狂笑，向西如飞而遁。黑狐追之不及，怒啸连天，留下两个大汉照顾受伤的同伴，狂追中海和天罡星。大白天，想挣脱追踪的人谈何容易？天罡星身上有镖毒，不敢用全力奔跑，眼看要糟。中海一见不对，抢前挽住天罡星的右膀，说：“我助你一臂之力，黑狐那家伙快追近了。”

天罡星咬紧牙关，说：“听我指示方向，路上走不得，咱们必须从山林中脱身，这附近我熟。”

不久，他们向左一绕，穿越无数参天古木和丛山旷野小涧溪流。后面，最快的黑狐还在三二十丈外，其他的人早已落后不见了。

再越过不少山林，黑狐也不见了。算路途，至少也离开茅亭在三十里外了。

两人在一座山坳中的古林旁歇息，喝饱了山泉，拭干了浑身的大汗。天罡星肢色泛灰，虚脱地躺在一株巨树下，一面喘息，一面向中海说：“谢谢你，老弟，如果没有你援手，他妈的一切都完了。”

中海倚坐在右首不远的树干上，身旁放著包里，一面用腰巾拭汗，一面笑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能为兄台尽力，在下深感荣幸，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老兄的大名是……”

“我姓洪，名贵，绰号天罡星。你呢？”

中海淡淡一笑，不假思索地说：“在下姓海，名龙。”

“姓海？这姓倒很少见。”

“呵呵！少虽少，但系出名门，春秋时卫国名臣海春之后。”

天罡星不住地向他打量，问：“老弟，你在何处得意？”

“四海为家，无所不为，得意时杀人越货，失意时鸡鸣狗盗。当然，我没有你老兄神气。”

天罡星耸耸肩，说：“别谈了，他娘的黑狐可把我搞惨了。看样子，我还得走你的路子重创基业了。”

“你的镖毒怎办？”中海问。

“我得走一趟福建延平府。”到延平府干甚么？”

“那儿有一位疗毒圣手，叫做神针冷冰，他不但针灸术天下无双，疗毒也大大的有名，金针下处立起沉疴。只是，那家伙爱财如命，非钱不行，我得先找些金银。”

中海大喜，沉着气说：“妙极了，我要到漳州，咱们可以同行。”

“好，咱们一言为定。找金银我内行，跟著我你不会吃亏。你到漳州有何贵干？”

中海失笑，若无其事地说：“找人。”

“找谁？有名有姓么？是不是江湖人？”

“江湖人姓名经常在变，谁知道他的真姓名？目前也许姓张，也许姓王。”

“那……你的姓名也是假的？”

“也许过些天我会姓龙名海。”

“那人……”

“那家伙和我在湖广发了一次财，事后却带著黄金溜之大吉。”

“那怎么可以？”

“所以我要找他。你老兄是一寨之主，手面当然够广。”

天罡星拍拍胸膛，傲然地说：“不是洪某吹牛夸口，宇内十六万人，我大多认识。”

“在下高攀不上那些白手名宿，只向你老兄打听一个小人物。当然，也许他也是高手名宿也不一定。”

“你说说看，也许我认识。”

“那家伙豹头环眼，四方脸，左眼角有个刀疤，所以左眉秃而且左眼角往下拉，北方人。”

天罡星低头沉思，久久方说：“有点像是疤眼老三，但……”

“疤眼老三？他目下在何处？”中海虎目放光地追问。

天罡星摇摇取，说：“他不会是你要找的人；他可不是个江湖小混混。”

“你说说看？”

“你该知道咱们绿林道中人才济济，做买卖形形色色，而最闻名的有三种人。一是有窑有寨开山立柜的英雄，像我就是这一类的人。其二是独行千里，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人管束，不与任何人结伙的独行大盗。其三乃是纠合几个人，萍踪无定，出没无常，见山吃山见水吃水，不买任何人的赈实力相当强的小集团，疤眼老三就是这第三种人。”

“说了半天，你还没说上正题呢。”中海接口道。

“你急甚么？疤眼老三这一群人共有五个，个个都是了不起的高手，比

那些坐地分赃的绿林大豪功力不见得差多少。他的绰号叫做鬼眼丧门，姓陶，单名宣。因为他排行第三，所以咱们同道只叫他疤眼老三。”

“其他几个又是谁？”

“老大叫锦毛虎金文硕；老二活阎罗魏光耀；老四沧海神蛟姜杰；老五夺魄无常戚雄。

这五个人号称海宇五雄，五个人横行天下，打家劫舍之前，会公然先行投书，对方如不在三天内送限定的金银和美女到指定的地方，那么，五位老爷就在限期的最后一刻到达，那地方就倒霉了，怎样倒霉法，你自己去想好了。”

“海宇五雄成名多久了？”

“大概有五六年了。老弟，如果疤眼老三是你要找的人，我看你还是乖乖地远避为上，做你的小强盗也罢。”

“目下他们在何处？”

“不知道，去年听说在浙江天台附近，与天台剑客起了冲突，屠绝了天台剑客满门老小。”

“依你看，在何处可以找得到他们？”

“这……很难说，也许在湖广，也许在福建，他们绝不会在一年之中？在同一地点做两次案的，上次在浙江，天知道他们窜到何处去了？不过，如果他们到湖广，却不会在湖广做案，听说他们倒还买洞庭王的账，与玉麒麟也有些少交情。老弟，如果我是你，我宁可和他交朋友，也不愿和他算老账呢。”

中梅冷冷一笑，站起说：“也许我和你老兄具有同样的看法。咱们可以走了。哦！你去找神针冷冰，他的家在……”

“在延平府将乐县西北百丈山下。你日后如果有难治之病，可以去找他，但事先准备大量金银，最好是珍宝。那家伙的诊费，可从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中海背起包里，说：“我会去找他的，快了。走！由何处走？”

天罡星站起伸个懒腰，说：“咱们绕远些，不能走南安府。由这儿向东北行，可以到赣州府。但为了防偏黑狐拦截，咱们得找地方躲上三五天。”

中海在无意中获得了不少消息，像是在茫茫的黑夜中看到了一线火光。他压下了心中的激动，与天罡星同行，想从天罡星的口中，多探出一些消息。

第五天，料想黑狐必定松懈了防范，两人泰然上路，沿章江下行，经崇义里，上犹县，直下赣州府。

黄昏时分进了西门，第二天出东门由瑞金入闽。将到城门口，远远地便看到城门两侧的墙壁事有许多人围著看榜文。

两人都心中有鬼，天罡星说：“老弟，咱们分开走。”

“为甚么？”中海问。

“城门口贴了榜文了，这是咱们江湖人的黑榜，必须看看以便早作提防，但又怕被眼线魔爪看出苗取。我先走，劳驾，你看看上面放些甚么屁，我不认识字。”

天罡星说完，大摇大摆地先出了城。

中海在榜文下略一停留，吹著悦耳的口，从容经过守在城门口的几名差役身前，追上了天罡星了。

“怎么回事？”天罡星问。

“你榜上无名，我却有。”中海答，脸色全变了。

中海的脸色，变得狰狞怕人，与刚才通过差役前时判若两人。他上齿紧咬著下唇，脸上布满寒霜呢天罡星吃了一惊，问道：“怎么啦？老弟，你的脸色有点吓人。”

中海突然桀桀狂笑，笑完说：“我在湖广做案，有人检我的手尾，杀了人，罪名由我去顶，你看妙不妙？”

“混蛋！你知道那检手尾的是谁？”天罡星脱口咒骂。

“哼！我如果知道就好，也不必跑一趟漳州啦，我真愚蠢，我该晚些天再走的。那在暗中要送我问绞的畜生必定是我附近的人，而且始终盯在我身后，我却不知是谁，哼！他跑不了的。”中海咬牙切齿地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天罡星关心地问。

“不说吧！乏味得很。”中海暴躁地叫，洒开大步赶路。

从赣州府到汀州府，全是羊肠小道，翻山越岭，左盘右曲，天知道这两座城相距竟有千余里，委实令人难信。但信不信是一回事，当时的小道确有千里以上，没有大道，路只有东村西村间绕来绕去南来北往，比实际的里程拉远了三倍以上。

别认为这一条山路少人行走，事实不然。相反地来往的人成群结队呼啸而过，但走上大半天，决看不到单身的旅客。

汀州府有几座大名鼎鼎的矿场，出产当时最有名的两种金属，银和铜。最有名的有黄焙场、安丰场，和宁化县的宁化场，是当时官府最重视的金银产地。

炼好的银和铜，皆由大批官兵拜往赣州府转运京师。以往是运到福州府由海运北行。但海运不安全，汀州至福州一段路水陆共一千三百余里，更不安全，所以改道江西，会合瑞金所产的金，一起解上京师。

因此，这条路的往来兵夫比任何一条路都多，想在这儿做一票大买卖的江湖人也为数不少。近十年来，官银被劫的大案已出了两次，弄掉三两袋的小案多得不可数计。

天罡星所说的找金银，就指的这件事，沿途他将计划和中海商量，预定在柴侯峡山下动手。

柴侯峡山在云都东南七十里、面临贡江，西北便是充满神话色彩的梓潭山。柴侯峡山也是一座充满神话的山，山顶上的石棺和松柏，是从江对面的平山村飞来的，棺中盛著汉朝的一个姓刘名叔乔的人，自称柴侯。

音潮末年天下大乱，有人挖他的坟取宝，突然狂风暴雨骤至，棺与坟四周的松柏，飞渡贡江移上这度山峰，棺化为石云。

由于前后两座山都是有鬼有神的山，柴侯峡山有神，梓潭山有鬼，路经这段路的人，经常疑神疑鬼，战战兢兢，在这儿下手劫金，最为理想。

中海确也需要钱，但他不愿抢劫，即使是官银他也不愿伸手，认为那会令押金银的兵夫遭殃，比劫大户更缺德，不知会坑害多少人。

已经过了粤都，沿贡江东行，走了卅余里，天罡星才提出他的劫金大计。

中海静静地听完，耐并性子问：“老兄，要劫金银，何不到汀州府的矿场去劫？带著金银往回走岂不冤枉？”

天罡星哈哈大笑，摇头道：“你不懂，金子出在瑞金，汀州府只有银。咱们在这一带下手，官府必定以为咱们定然在江西地境藏身，没有人会怀疑咱们反而往回走。”

中海淡淡一笑，说：“我反对在半途劫毯金银。”

“咦！为甚么？”

“你知道咱们来这一手，有多少人誓将家破人亡？”

“哈哈哈哈哈……”天罡星狂笑起来，笑完说：“咱们做强盗的只管自己，那管他人？老弟，你何时慈悲起来的？”

中海突然止步，寒着脸说：“致兄，你听了，做强盗的并不全是些没有心肝的人，绿林有绿林的戒律，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做强盗的有一句自我解嘲的话：劫富济贫。老儿，你劫的甚么富？济的甚么贫？”

天罡星恼羞成怒，大叫道：“官家的金银，劫之天公地道，你他妈的……”

“住口？你知道要害死多少押运的兵夫？那些人全是苦哈哈，可怜蛇……”

“笑话！他们苦，他们可怜，那是他们的事。咱们做强盗难道不苦？一生中提心吊胆，日夕提防著脑袋被人砍掉吊在城门口示众，又有谁可怜我们？”

“谁叫你做强盗来著？”中海冷笑著问。

天罡星怪眼一翻，怪声怪气地叫：“喝！你他娘的就不算是强盗？”

中海挺挺胸膛，傲然地说：“告诉你，在下顶天立地，从不取不义之财。”

天罡星直咬牙；恨声说：“如果不念在你救了洪某的份上，我宰了你这个王八蛋。”

中海轻蔑地撇撇嘴，冷冷地说：“做强盗的从不为别人著想，不知仁义为何物，些少恩惠想亦不在你老兄的心上，为何不动手宰我？”

天罡星居然忍下了，暴躁地叫：“去你娘的！废话少说，你到底意下如何？”

“咱们到矿场再说。”

“滚你的蛋！矿场刀枪如林，戒备森严，我可不愿意伸著脖子过去送死，我要在这儿下手。”

“不行！”中海断然地叫。

天罡星站住了，冷笑道：“真他娘的见鬼，碰上你这种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在这分手。”

中海也冷笑一声，说：“老兄，你不会如意的。”

“老夫却是不信。”天罡星傲然地。

中海不再多说，迳自走了。

事先已问明道路，他不用怕迷失，走了三里地，突然闪入一座矮杯中。

不久，天罡星得意洋洋地经过矮林前。

中海在心中冷笑，心说：“你这恶贼如果下手，我可饶你不得。像这种人如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

他远远地盯梢，向梓潭山走去。

后面不远，有八个青衣挑夫徐徐东行。

他上路不久，一个黑衣人从矮杯中闪出，走在八名挑夫的前面，像是同伙。

小道须经过九州岭，然后才转向瑞金。九州镇也就是会昌县，本朝之前称会昌州，但本地人仍沿袭旧称，叫九州镇。

从安都到会昌是三程，运金队须在梓潭山的梓山村投宿。也就是说，

运金队必定在近黄昏时分经过两山之间的丛林丘陵地带。

天罡星在午间便到达预定动手的地方，周密地选好下手的地形，用匕首削了不少小竹刀，准备了一根竹矛，静静地等候日下西山。

夏日昼长夜短，酉牌初黑夜仍未光临，满天红霞，大地一片火红。但丛林之下，已有点景物朦胧了。

远远地，小道上首先出现了一队带刀的兵勇，约有十余名之多。接著，八名箭手出现。

箭手之后是四十名挑夫和三十匹骡马。每个挑夫各挑了一双小木箱，箱小而沉重，大概每箱各盛了五百两银砖挑起来倒还不太吃力。骡马的背上，则有四只皮鞘。每鞘五百两，这才是盛金的盛器。每匹马的前面，有一位带刀的夫子。

后面，也有八名护送的箭手，和廿名兵勇。

以一人之力，想打劫这群阵容浩大的运金队，简直是自寻死路，拿自己的老命开玩笑。

这一带从未发生过劫案，但经过这儿的人大都战战兢兢，唯恐触怒鬼神，只顾埋头急走，些微的风吹草动，也会令行路的人心惊胆战。

小径攀上一处草深林茂的高岗，高岗不大，顶端长仅五六丈便开始下降。岗顶杉林绵延不绝，全是树龄仅五六年的杉树，入林三五丈便看不见外面的景物。

先头的兵勇过去了，夫子也过去了，骡马到了。

前面的人已经下岗，后面的人也在岗下。岗顶小道只能容一匹马行走，五六丈距离恰好有五匹马鱼贯而行。卅匹骡马长径至少也有四十丈，前后的兵勇皆看不见岗顶的只况。

中海本来盯紧天罡星，岂知突然发觉自己也被人盯住了，那九个挑夫打扮的人，不时在身后半里地出没，显然来意不甘。

他心中起疑，经过梓山村时，他不走了，早早落店进膳，以察看追踪人的用意。

他发觉 两名青衣挑夫在他附近监视，其他的人却不见了。不必多费脑筋思索，便料定这些人是为他而来，用意何在？他必须查明。

他想到有两种可能，一是屠杀他双亲的凶手派来追杀他的人，万里迢迢追到这儿了。一是官府派来的人，要缉拿他归案。

他匆匆膳罢，继续登程。

出了村，果然不错，两个挑夫远远地跟来了。

天罡星已经失踪，但他已被自己的事分了心，自顾不暇，那有兼顾天罡星劫运金队的闲情逸致？

经过一处山嘴，他向左折入一座浓荫蔽日的矮林，将包里塞入草丛中，向前绕出，准备对付两个跟踪的人。

等了许久，他失望了，两个家伙始终不见现身。

他心中暗懔，这两个家伙相当机伶，很难对付哩！他又绕向来路方向，小径上空荡荡地，那儿有追踪人的身影 Y“不好！我不该转回来看的，反而被他们盯住我了。”他想。

他耐不性子，跃上一株可察看左近动静的巨树，向四面监视。

许久，许久，没有任何动静。

“咱们看谁先憋不住。”他心中暗叫。

两个跟踪的人也是老狐狸，始终不见现身，双方僵住了，看谁性子躁先露脸。

一等再等，等到红日将下西山。

东面人影一晃，两个挑夫现身了，从路侧的草丛中奔出，并未回头观看，突然向东急走。

中海岂肯放过？飞跃下地，找回包里拔腿便追。他不走小径，也不走山林。逢从临河一面抄出，快捷如风。

不久，他抄上小径，将包里藏好，蛇行鹭伏掩在路旁的草丛中等候。

远远地，两个挑夫大踏步地接近了。

东面不远处，便是刚才所说的斜岗，先头的兵勇已经下岗了，已可看到刚从岗顶降下的第一匹驮马。

两个挑夫也快接近埋伏的地段，到了。

中海缓缓站起，阴阴冷笑道：“朋友，才来呀？”

两个挑夫吃了一惊，火速放下担子，飞抉地在箩筐内拔剑系在背上，双手横著扁担迎上。

右首那人突然看到远处岗顶的人马身影，急叫道：“咦！大哥为何不发讯号？来了。”

左首大汉扭头一看，附耳道：“我对付这个鹰爪，不必管讯号，你先放火断路。”

中海没听见他们的话，但看他们已系剑持扁担迎来，显然两个家伙是冲著自己来的了。

他挪了挪衣内的匕首，踏进叫：“老兄们，说明白再走，跟了在下好半天，你们做的好事何不说来听听？”

左面的大汉冷冷狂笑，急冲而上叫：“你这厮倒精灵，但已没有机会了。”

声落人已抢近，扁担兜心便捣，来势汹汹。

中海后退两步，扁担落空。

大汉再发狂笑，如影附形迫进。招出“猛虎摇头”，扁担左右一提，再次捣入。中海向右一闪，突然切入。

大汉一声怪叫，顺势扫出。

中海身形加快，已经近了身，近身后，长兵刃就已输了一半。他左手一抄，抓住了扫来的扁担，右掌恍如开山巨斧，来一记“吴刚伐桂”捷逾电闪。

大漠丢了扁担，“上盘手”化招，飞起一腿，反应奇快。

岂知中海志在必得，右掌全力下劈，左手将夺来的扁担向下磕。“噗噗！”双方硬接上了。

“啊……”大汉叫，化招的左手像是骨折，颓然下垂。

同时，径骨被扁担磕中，皮开肉绽，狂叫著坐倒。

另一名大汉已经将四只箩筐的东西别倒在路上和两侧的草木中，原来是硫磺硝石油布干草等物正七手八脚掏出火摺子，擦动上面的火刀哩！

中海恍然大悟，原来也是打劫运金队的强盗，难怪他们躲了好半天，等到日落方始现身动手。

事急矣！岂能让贼人放火？他飞起一脚，“噗”一声将倒地的贼人踢昏，手中的扁担破空飞掷，一面大叫：“要你的命，恶贼！”叫声中，人向前扑。

贼人已燃著了火摺子，正想伸向引火物，闻声吃了一惊，扭头一看，扁担已化长虹而至，怎敢不躲？向右一闪，火摺子倏熄，扁担落空，远飞出五丈外。

不等贼人有再燃火的火摺子的机会，中海到了。

贼人大惊，丢掉肋下的扁担，伸手拔剑。

中海像狂风似地卷到，铁拳如电，凶狠地进击，拳发似联珠。“砰噗砰噗”四声巨响，拳拳著肉记记落实，贼人的两颊和小肱一连挨了四记重击，怎吃得消？狂叫著仰面便倒。

中海一脚将贼人踏住，拔出对方的长剑，叱道：“老兄，干甚么？”

贼人好半天方缓过气来，大牙往外吐，满口是血，含糊地叫：“太爷倒……倒霉，但……但你两个人也……也……是死，咱们已……已有万全准备，势……势在必……必得。”

中海已确定对方是劫金贼了，再问：朋友你是那一条线上的？”

“太爷决不会告……告诉你。”

中海仍想再问，但远处岗上突变已生，呐喊声震耳传来，驮马奔窜的凌乱蹄声清晰可闻。

他在贼人的耳门上敲上一记”将贼人击昏，提者剑放腿狂奔，向大乱的人马奔去。临走时，并检回自己的包里背上。

霸顶上，第一个发动的是天罡星。

他等到驮马已过了一半，突起至发难，从草丛中窜出，两把竹刀已经先发，射向左右两匹贼马的后臀。接著一声狂笑，抡竹棍抢到中间一匹驮马旁，一棍扫出。

牵驮马的人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j吼”一声腰间便挨了一棍，狂叫著倒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前后两匹中竹刀的驮马一声长嘶，负痛狂奔，把两名牵马的人踹倒了一个，另一个却精灵机警，抛掉 拔刀冲向天罡星。

马群大乱，狼奔豕突。

也几乎在同一瞬间，岗西下方抢出四名青衣挑夫和一批黑衣人，全都用青巾蒙面，暴起动手。他们都伏在路旁，人影一闪，已欺近牵驮马的人，立时大乱。

“铮铮铮……”金铁交鸣声大起。

“啊……”惨叫声惊心动魄。

天罡星迎著奔来的牵马夫，竹矛猛地便扫。

得j一声震响，牵马夫的单刀飞到五丈外去了。

接著反手又是一棍，“噗”一声将驮夫劈翻，一人同一匹驮马，向杉林中急走，他的胃口真不小，想一下子便弄走二千两黄金。

队后的兵勇知道前面有警，呐喊看向上赶。

天罡星将一件衣衫蒙住马脑袋，牵入了杉林。

追兵到时，与箭手追入林中，杉林又矮又密，箭没有用。追了二三十丈，突然有人发出叫号声。

原来杉叶堆积的地面，零落地插了不少锋利的竹刀，脚踏上去鞋破脚伤，刹时林中大乱。

林下的七名蒙面盗击溃驮夫，每人被了两个盛金的皮鞘，得手便走，先后窜入杉林，溜之大吉。

中海到得太晚，看前面情形已不可收拾，又怕被兵勇误会他也是劫金贼，便向杉林抄出林后，去追却金贼。

表使神差，被他追上了七个蒙面人。天色已经尽黑，他只听到前面有踏枝之声。落下的杉枝干而脆，任何人也然法在其中奔跑而不发声。他循声急追，看看赶上了。

蓦地，前面有人叫道：“不对，大哥，咱们上当了，站住！”

踏枝叶的脚步声倏止，另一个洪亮的声音问道：五弟，有何不对？

“皮鞘内怎会有响声？似乎并不大重哩。”先前发话的人答。

“看看。”有人低叫。

火光一闪，有人弄亮了火折子。

中海小心奕奕地掩近，脚下居然未发出声音。

“是石头！他妈的咱们上当了。”先前起疑的人怒叫，恨恨地咒骂。

“回去，宰了那些该死的官兵。”洪亮的嗓音怒吼。

“走！他们今晚必定在梓山村投宿，不干掉他们三五十个、难消心头之恨。”一个老公鸭子噪嘎声叫。

中海心中一宽，接著便替那些兵勇耽上了心事，激起了他的侠义襟怀，突然在远处狂笑道：“哈哈哈哈哈！你们全在计算之中，梓山村已张起了天罗地网，正等诸位前往进网入罗。”声落，他向右徐移，闪在一株杉树下。

火摺子已熄，林中黑沉沉，隐隐地，他听倒轻轻的踏叶声，知道他们搜来了。

他的耳力和目力皆超人一等，渐渐地，他看到两丈外有一个黑影，一手仗剑挫身移近。

由林上空透入的微弱星光下，首先便被他发现了剑的反光。

真妙，来人的右方也有剑的反光，相距在三丈外，左面却没有其他的人影，显然，对著他搜来的人，是最左翼的一个。

他伏在杉树下，屏息以待。

远远地，有马蹄踏叶之声，蹄铁间或踏在小石上，其声有异。他在边塞八年，可以在半里外分辨出人与马的声响，所以知道是马蹄声。

他并不知道天罡星夺驮马逃走，以为是官兵搜到了另一面去了。

人影在他身前不足两丈停下了，扭头向三丈外地同伴低声道：四哥，咱们碰上扎手的高明魔爪了，还是早走为上策。

叫四哥的黑影也停下了，说：“很可能，那两个傢伙定是南昌宁王府派来的人，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人呢？我和大哥说一声，别上当。”

四哥说完，走了。最先说话的人仍旧向前搜，真该死，从中海的身侧越过，竟不知身侧有人。

中海虎臂徐伸，“噗”一声轻响，在对方的脑门来上一劈掌，贼人应掌而倒地。

他小心奕奕地将贼人挟至树下，解下贼人的腰带，将贼人的手脚捆实，吊在横枝上方溜至一旁静候变化。

不久，黑暗中有人低叫：“六弟，咱们走。”

“六弟！”叫的人焦急地再次低唤。

不久，一个黑影急窜而至，脚步匆忙，地下的枝叶发出清脆的折断声。

真妙！懊死黑影急窜而至，恰好撞向中梅藏身之地。中海等黑影通过，倏然伸手一掌拍出，“噗”一声拍中黑影的后脑，黑影应掌而倒。

七个人已被他打昏了两个，他不怕对方的五个人了，五个人无法将他困住。

“咯哈哈！，朋友们，不必浪费时辰了。”他狂笑叫著。声音换了嗓子；与先前所说的话完全不同，象是换了一个人，完全是纯北方口音。

人影急闪，五个贼人到了，但他们不知中海的藏身所在，五个人形成五方阵，举剑戒备，有人叫道：“四弟，六弟。”

中海仍闪在后，说：“不用叫了，他们目下已是待决之囚。”

五黑影循声迫进，中海喝道：“站住！不然休怪在下心狠手辣。”

“阁下何用意？”对方问，站住了。

“向诸位打听消息。”中海沉声道。

“尊驾高姓大名？”

“你们还没说呢。”

“咱们潜山九虎。”

“我，大地之龙。”中海信口胡扯。

“大地之龙？这名号陌生得紧，没听说过。”

“潜山九虎也名不见经传，彼此彼此。”

“阁下要问甚么消息？”

“海宇五雄的行踪，尚望见告。”中海问。

对方久久方反问道：“阁下问海宇五雄，有何用意？”

『在下与疤眼老三是朋友，久未通音讯，所以向诸位打听他的下落。』

“你问对了。”对方大声答，口气充满恐惧，又道：“你能保证在下的四、六弟的安全么？尊驾既然是疤眼老三的朋友，彼此都是线上的同道，不会与咱们为难的吧？”

“当然，当然。”

“五雄上月梢曾在处州府，可能正前往福建行道。”

“真的？”

“决无虚假。”

中海将剑一抛，说：“树下有你们的同伴，有见了。”

声落，他已远撒三丈开外，一面飞掠一面叫：“官兵已大举搜山，你们得赶快远离。”

得到海宇五雄的消息，他心中狂喜，折出小径，乘夜向瑞金赶路。

天罡星抢走了一匹马，奔入群山深处，狂喜之余，找处偏僻的角落打关皮鞘一看，气得半死。

皮鞘内全是石头，那有黄金的影子？

他恨得直咬牙，心有不甘，乘了驮马往回走，赶近梓山附近，已量三更过后了。

远远地，梓山村人喊、马嘶、大吠、火起，杀声震耳。

他吃了一惊，勒住坐骑站在半里外，向火光起处看去。不错，确是梓山村出了乱子。他咬牙切齿地想：“哼！这些王八蛋可恶，想不到我天罡星做了一辈子的强盗，今晚却在阴沟里失风，抢石头来了，日后传出江湖，岂不笑掉同道们的大牙？”

他不知村中发生了什么，猜想兵勇们或许发现劫金贼要去而复返，所以虚张声势吓人。

他想入村但又怕兵勇们有备，脱不了身，一时踟躇难决。

他在岗顶行劫，没看到岗下有潜山九虎也在下手，因此不知发生了甚么事。正委决不下间，突见前面小径中奔来五个黑影，奔走如冢，似乎每人都背了重物。

只消一看黑影们的光景，便猜出来人决不是兵勇，更不是村民，而是同道。

他心中一动，立即将驮马赶入林中，在路旁一伏，一面等候来人，一面付道：“妙极了，可能是同道，盯住他们，如果他们到手的不是石头，见者有份，我何不分他们两包？”

五个黑影渐近，他突然跃出路中，扬了扬等中的竹刀，大叫道：“相好的，光棍不挡财路，但得借光些儿。官家的黄白，见者有份。”

五个黑影在两丈外站住了，是五个蒙面人，有四个背著的不是金银包，而是四个人。五人左右一分，背上的四个人溜下地，踉跄地站住。

唯一没有背人的黑影哼了一声，沉声问：“朋友，那一条线上的？在何处得意？可有山有柜？”

天罡星哈哈一笑，说：“开山大庾，立柜梅岭。”

“尊驾是天罡星洪当家？”对方问。

“正是区区。”天罡星答，心中有点虚；对方不是无名小卒哩！

“阁下不盘咱们的道，便狂妄地出头露面叫字号，你很狂。哼！你吃过界了，朋友。”

天罡星硬著头皮说：“朋友，大号如何称呼？”

“潜山九虎，我，插翘虎罗健。”

天罡星吁出一口长气，闪在一旁说：“好罢！算老夫倒霉，碰上你们也是一寨之主。怎么样？得手了么？”

插翘虎沉重地长叹一声，上前说：“别提了，几乎葬送了四位贤弟，这些王八蛋精明得紧，在附近布了高手，捉了咱们两个放火的，总算冒险将人救出了……噢！原来是你。”

插翘虎一面说一面走近，看情了天罡星的穿著面容，无名火起，叫声中伸手拔剑。

天罡星吃了一惊，退后两步道：“罗老弟，我怎么啦？”

插翘虎一面迫进一面怒叫道：“狗东西！原来你是官兵的爪牙……”

“甚么？”天罡星怒声问。

“你这厮和另一名同伴鬼鬼祟祟，午间在山北落在咱们的眼中，在下心中生疑，派两位负责放火的贤弟盯你们的梢。你先走，你的同伴却在后面愚弄在下的两位贤弟，将他们击昏；以致被擒……”

“且慢往下说，等一等，咱们有误会。”天罡星抢著叫。

“误会？你否认这些比青天白日还明白的事实？”

“在下说的也是事实。不错，在下曾和一个姓海名龙的小伙子同行，为了劫金的事情，彼此意见不合，他反对向迎金队下手，而我却想得紧，因此各行其事。他在后面所做的事我一概不知，而我却在南面的岗顶动手，抢了一匹驮马，马上带的不是黄金而是石头……”

“哦，在岗顶动手的人原来是你？”插翘虎插口问。

“当然是我，驮马还放在林中哩。”天罡星答。

“那就怪了，为何你那位同伴要打昏我的人？”

“我怎么知道他的事？”

“他是何来路？”

“在湖广做案的晚辈，被人检了首尾，官府正出赏格拿他。唔！恐怕他认为你们是官府派来抓他的人，所以误会了。”

插翅虎同意了天罡星的见解，又问：“有一个自称为大地之龙的人，说是海宇五雄的朋友。那家伙可恶极了，暗算了两位贤弟作为人质，探问海宇五雄的下落，可是尊驾的朋友？”

“大地之龙？见鬼！江湖上没听说过这号人物，海宇五雄也没有这种朋友。唔！恐怕是他。”

“谁？”

“就是那姓海名龙的家伙，他与疤眼老三有过节。”

“他说他是疤眼老三的朋友。”

“定是他，不然他怎敢挟人质问下落？不怕你们日后找他算账么？”天罡星有条有理地说。

插翅虎勃然大怒，问：“那狗东西该死！我非找到他不可。洪兄，他目下……”

“他要到漳州府有事，甚么事他没说。你们如果要找他，务必小心，那小子身手了得，且机警过人。”

“哼！他非死不可。”

天罡星到林中牵出驮马，信口问：“押运的人还在村中么？”

插翅虎示意四名兄弟将人背起，说：“不必去了，全是石头，不知是谁定下的金蝉脱壳计，金银早就先一步运走了。只怪咱们太大意，岂有事先将运金队的行期告诉人的？他妈的！真是阴沟里失风翻船，无趣之极。刚才咱们入村救人，那些家伙还在得意洋洋骂咱们是中计的蠢驴呢！你如果不死心再去讨没趣，恐怕要有大麻烦，不去也罢。”

天罡星只好死了心，很很地将驮马戳了一竹刀，咒骂道：“狗娘养的！太爷不将金子弄到手，岂肯甘休？路上失风，大爷到瑞金再打主意。”

驮马嘶叫著奔窜，他转身向瑞金方向发足狂奔。

插翅虎示意同伴启程，恨恨地说：“咱们先弄些金银，再找海宇五雄报讯，不将那姓海的小贼送进鬼门关，誓不放手。”

中海万没料到天罡星替他招来了麻烦，平安地赶到了漳州府龙岩县。

他不敢在城中投宿，打听出城东郊近江处有一座西方禅寺，是一座偏僻而清苦的古刹，便到寺中投宿，先寄下骨匣，第二天换了一身干净的青直缀，大胆地进城。

一月来，他昼伏夜行，脸色逐渐好转，塞外风霜所留下的古铜色肌肤，已逐渐褪去，沿途食风宿露，并未替他添加风尘之色，脸色已恢复正常，红光满脸，显得英俊而朴实，经过修饰之后，谁会知道他是从万里落荒归来的流囚？

已牌，他踏入这座被丛山包围著的小山城。

小山城市面倒也相当繁华，东宝山矿场的矿工三五成群地在城中逛荡。原来这几天是情矿期，停工五天，除了派来开矿的囚犯外，矿工们几乎都向城里涌，各找快活，女人和酒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东宝山有一座银矿场，和两座铅坑，共有役囚两百余名，矿工在五百以上，加上官员和兵勇，不下千人之多。小小的县城容纳下这许多人，不繁华怎成？

矿工中有不少外地人，南腔北调五方杂处，因此市面的店铺伙计，大都会几句外省话。

一般说来一个外省人到了这儿，除了城内可以逛逛之外，简直无处可去，象是到了异邦，龙岩的土话确是难懂也许比手划脚比说话还管用得多。

中海听不懂闽南话，他只有冒险进城打听消息。

襟入东大街，大街窄小，两侧都是光线不足的小店，满街所看到的人，大多是成群结队喧哗而过的矿工。他不管别人的闲事，进入街左的慈安堂药局。

慈安堂店面相当大，有两个治病的郎中，店门外金字招牌上，写着“参茸燕桂”，和“膏丹丸散遵古炮制”等醒目大金字，想必是本城大名鼎鼎的老字号。

店中相当忙碌，生意甚佳，抓药的客人不少。他往柜台前一站，怀中掏出一张单方递给一名伙计问：“贵店有会讲官话的人么？”

伙计笑笑，用夹盐的官话说：“客官要抓药？几剂？”

辟话，也就是中原话，京师虽设在北京，但北京话还不算是官话。

中海善意地一笑，说：“只要一剂，你看看能否抓全？”

伙计在看单方，中海身旁突然多了一个魂衣百结，形容枯槁的花甲老人，递上一张单方，有气无力地说：“劳驾，替我抓一剂，请快些。”

已没有闲手伙计，老人只好将单方摊开在柜面。

中海听到纯粹的中原口音，扭头一看，不由一怔。穷老汉身材高大，背部有一个大驮背。驮背老人看去既然有高大的感觉，想得到必定高大得有点唬人。

确是唬人，驮了身材背还在七尺以上，肩宽腿粗，手大掌巨，挟了一根黑油油的苍本盘龙杖。灰发象是个乱鸡窝，灰虬须卷成一团团，几乎看不见藏在里面的嘴。老眼发苍；皱脸灰白。穿一身破百纳，脚下是多耳麻鞋，在行家的眼中，一眼便可看出穷驼子正被大病所缠。

驮老人也打量了中海一眼；方倚靠在柜上喘息。

中海的目光转向单方上看去，蹙眉蹙额，不住摇头。

店伙计将中海的单方放下，苦笑道：“对不起，客官，有两味小店缺货。你这张单方小店恕无法配其，敝地其他的宝号也无法配上。”

“少那两味？”中海问：“少藏香，马宝。”

“请问何处可以购得？”

“难难难，也许可从曾任官北地的官绅家中方可求得。”

中海面有难色，说：“小可外乡人，怎能向、...哦！斌地有一位姓程名进魁的人，曾在湖膺任巡检，曾与小可有些少交情，但不知他家住何方，可否将其住处相告？”

店伙正在沉思，驼背老人叫道：“店家，先替我检药。”

中海注视著驼背老人，说：“老丈，你这张单方是谁开的？”

驼背老人横了他一眼，不悦地说：“废话！你倒多事。”

“你这剂药不必检了，没有用。”中海若无其事地说。

“甚么？没有用，岂有此理！”驮背老人怪叫。

店伙计接口道：“敝地姓程的人似乎没听说过，沿龙川下行，七十余里有一座程厝村，在雁石巡检司的西面不远，你到那儿去问问看。”

驼背老人见店伙只愿唠叨，气往上冲，伸手向柜台内抓去，要将店伙

抓住。

中海急伸手拦著说：“老丈，不瞒你说，你这张单方如果是治你的病，吃下去不但治不好你的肝癰之症，反而早促其死，不检也罢。”

驼背老人吃了一惊，讶然问：“你……你怎知道？”

“小可世代行医，岂有不知之理？”

驼背老人将单方遽给店伙，急问：“伙计，你看看这张单方是不是治：：治……”

店伙摇头拒绝，含笑推回单方说：“医家知医不知药，药肆知药不知医…老伯如果认为单方不对症，请入内请教敝号的郎中。”

中海向店伙道谢毕，向外走，一面说：“老丈，即使以治肝癰之方调治，也难治好你的病，因为你的病因太过复杂。”

驼背老人一把抓住他，急问：“老弟台，你能替我开张单方？”

中海点点头，说：“小可愿效微劳，但老丈的病不是短期间所能见效的。”

驮背老人和他并肩往外走。

他面露喜色地问：“在五日内可否能举动如常？”

“七至八天。”

“能否快些？我有急事亟待动身。”

“不行，八剂药半剂不可少。假使你再劳累，可能送命。”

“可否借一步至店中劳驾老弟台的大手笔开……”

“好，前面有酒肆，咱们到里面坐坐。”两人进入一座小酒肆，驮背老人向店家借来了笔砚纸张。中海即席开了一张单方，说：“相见也是有缘，小可请老丈便饭，但老丈千万不可喝酒，至少在半月后方可开酒戒。”

驼背老人呵呵笑，说：“那么，打扰老弟台一顿。老弟台，你姓龙？”

中海吃了一惊，沉下脸问：“你问那么多干吗？”

“你的大名是中海，对么？”驼背老人含笑再问，不理睬中海的神色。

“我姓海名龙。”中海冷笑著答。

“我从粤东程乡来，那儿有捉拿你的榜示。”

中海听到此倏然站起。

驼背老人摇摇手笑著说道：“坐下，稍安毋躁，我不信你是穷凶极恶之徒，杀官必定有他该杀的原因……”

“那不是我杀的，那是最狠最毒的阴谋。”中海低吼。

“坐下，坐下，别大声嚷嚷。你神目似电，内外功夫定已有相当火候，但仍然不登大雅之堂。咱们来次公平交易，怎样？”

“交易？你不是威胁我吧？”

“正相反，我才不管杀官的事，即使是你杀的也与我无关。你治好我的病，我传你一手奇学，你意下如何？”

“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学艺，免谈。但我可保证你的病在七至八天内爽然若失，我的事忙著呢。”

“呵呵！你倒是拒绝得直率已极，你知道我是谁？”

“对不起，小可陌生得紧。”

“我，神驼杨彪，一个穷要饭的孤苦老人。”

中海惊得几乎一蹦而起，惶恐地说：“原来是三丐中的杨老爷子，小可失敬了。”

“坐下坐下，别大惊小敝。你心事重重，有事么？”
“小可向老爷子打听几个人，那海宇五雄下落如何？”
“他们要到延平府……噢！你找他们不知干什么？”神驼讶然问。

第六章

神驼杨彪系三丐之一，乃是一个游戏风尘的奇人，江湖人背地里大多叫他为驼丐，只当面称他为神驼。其实他并不向市面乞讨，专找那些暗中不规矩的武林大豪硬索，由于他功力奇高，被勒索的人敢怒而不敢言，无奈他何。

神驼在世间无亲无故，孤家寡人一个，遨游天下，萍踪无定，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得来的钱财随手送，身上经常一文不名。

他听中海问起海宇五雄大感奇怪，所以问中海找海宇五雄有何贵干。

海宇五雄的声誉太过恶劣，近年来逐渐成为江湖的风雲人物，无恶不作，凶横霸道残忍狠毒，恶迹如山，渐渐地引起了侠义英雄们的注意，经过多次的狠拚，出头管事的英雄人物死伤，海宇五雄更为嚣张，横行天下名头愈来愈响亮，逐渐与江湖十六高手齐名了。

海宇五雄崛起之后却极少在通都大邑出现，五人五骑出没在偏僻而富裕的地区，避免与大批出动的官兵冲突，飘忽如风，出没无常，罪行擢发难数。

加以那些不愿多事的武林名宿大多抱有独善其身的观念，事不关己便不愿过问，更助长了海宇五雄的凶焰。他们小心地避免在大名鼎鼎的高手名宿左近生事，却不时向那些一二流人物叫阵骚扰，甚至予以铲除搏杀，名头闯愈大了。

中海见神驼神色有异，冷冷一笑道：“小可要看看他们，希望他们是小可要找的人。”

神驼似乎心中一宽，说：“听你的口气，似乎像是找他们算账哩！”

“目前很难说，是敌是友，还得等见面之后方能断定。”

“你能将内情告诉我么？”

“不，小可不想打扰任何人，我希望他们是我要找的人，他们是七年前一椿灭门血案的唯一可疑的凶手。”

神驼神色凛然，沉声说：“小老弟，我警告你，如果你贸然找他们拚命，死的必将是。你。老实的说，我穷要饭的曾经自命不凡，与天玄剑叫过阵，和五妖魔分别动过手，但如果要我和海宇五雄火拼时，我还得慎重考虑后果，他们五人同进退，动手时五人联手，势如雷霆，出手疯狂恶毒狠辣，锐不可当，你……”

中海冷冷一笑，说：“即使他们个个皆有霸王之勇，我又何所惧哉！扁凭勇悍自然没有用，我宁可斗智不斗力。”

接著，他将拳头捏得紧紧地，虎目中爆发著怨毒的火焰，咬牙切齿地说：“老前辈，惨死在泉下的人死不甘心，活著的人决难忘怀，生遭荼毒，死痛衔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你想我会知难而退的么？老前辈，不会的，

绝不会的！”

神驼一手按住他的肩膀，沉声道：“等我一等，大病离体后，我助你一臂之力。”

中海沉重地摇头，惨然一笑，说：“老前辈，如果小可想假手他人，我会去找白衣神君，或者找大峪山主，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但我不能，我要忍辱负重独立完成报仇的事。

再说，在未抓住真凭实据之前，我不能冒失地胡乱指人是凶手，我不是穷凶极恶之人，别说了，饭菜快冷啦！”

“噢！你与白衣神君有交情，和大峪山主……”

“是的，承他们看得起我，肯折节下交，大峪山主的少公子雍玉，喉生双蛾被庸医所误，命在须臾，是我从鬼门关里将他拖回阳世的，雍少山主要亲送我还乡，我拒绝了，我绝不假手他人。”

神驼不住点头，但不以为然地说：“你志气可佳，但有点意气用事，处事如果过份任性，易趋错失。这样好了，我替你引见老友幻形老狐余亮，要他传你易容幻形之术，相信对你大有好处。”

中海略一沉吟，问：“余前辈目下在何处？”

“在九江庐山。”

中海摇头苦笑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小可心领了。”说完，埋头大吃，会账毕，匆匆辞别，迳自走了。

神驼目送他去远，自语道：“好一个傲骨天生的小伙子，如果能控制他自己的情绪不难成功。可惜我目下自顾不暇，不然倒可助他一臂之力，我先养好病再说，也许能赶去为他尽力，受人之恩不可忘，我该管这档子闲事。”

中海回到西方禅寺，立即拾夺准备上路。他不是不想学艺，事实上他报仇心切，确是没有时间。要想获得练武人所说的艺业，谈何容易？即使是一套庄家把式，也得花上一段时日去体会其中的妙用处，三更灯火五更鸡，只有苦练方可有成，决无速成的秘诀，因此他拒绝了神驼的好意。

脚下加紧，黄昏时分，他到了雁石巡检司。

由龙 到漳平，沿龙溪河谷下行，至雁石巡检司恰好是中站。漳平是漳州府至延平府的必经要冲，以下沿九龙江下放，有船只往来；往上，经东西洋巡检司 - - 即后来的宁洋县 - - 进入延平府地界，雁石巡检司控制往来要冲，往来小道上的行旅，一律必须受到盘查，检验路引，十分麻烦。

他来得正好，这几天巡检衙门迁往 林口，兵勇们忙于公务，关卡上没有官兵把守，被他平安地进入市镇，无惊无险，也因此一来，他失去打听程家的对象。

为免打草惊蛇起见，他不落店，悄悄地出了镇西，找到一个村人打转程厝村的所在。

真糟糕，在这一带问路，等于是哑子碰上聋子。他不懂闽南语，对方也听不懂官话，比划了半天的，仍然是白费劲，用石头在地上写字，对方又不识字，他只好作罢。

这一带全是山，只河谷两旁有些少田地，果真是地瘠民贫，除了绵绵无尽的原始山林之外，人烟稀少得可怜。

他钻入一座山坳中，在山脚下整顿了一个草窝，暂时安顿下来。入暮时分，吃饱了干粮，换上一套夜行衣，带了匕首，开始登上山脊向西用目光搜寻。他认为程厝村既然出了个官拜九品的巡检大人，必定与众不同，小地

方出了官，那还不神气？

丙然不错，左首西北角一座山谷中，一座小村的中间，可以看到两盏明灭不定的门灯。

往右看，下面溪旁的雁石旧巡检衙门依然挂著天灯，卡口也有检查行旅的警示灯闪闪发光。

“先到那儿去看看。”他向自己说。

真糟糕！距小村还有里把路，怎么村中出现了许多灯笼？同时，狗吠声此起彼伏，显然村中有事发生，隐隐二可听到嘈杂的人声，接著，锣声震耳。

他略一迟疑，仍向村旁掠去。人声嘈杂，对他是有利的，至少可以避免村中的狗专向他吠叫。

正走间，突见右面的小径中，两个黑影向南狂奔，脚下居然甚快。

接著，狗吠声惊天动地，呐喊声如雷，灯球、火把逼近了村口，有人大叫：“快追！贼人往雁石跑了的。”

人和狗追出了村口，沿小径狂追两个黑影。

中海心中大喜，此时不入村，还待何时？他脚下一紧，从西进入，利用瓦面飞腾，迳向村中心最高的楼房欺近。

村中灯火通明，家家大门敞开，男妇老幼挤在在屋前议论纷纷，他一句也没听懂，干脆不听。

他在屋顶掠走，兔知鹞落身形似电，接近了前面出现的二层楼房。

这一带的建筑，一般都是三合院，又低又矮，前面是院门，中间是院子，两侧是厢房、柴房、和农具房、谷仓。中是大厅，厅两侧与两厢相连处是侧院和厨房，厅有后进，但很少有超过三进的，这一来不但有三进，而且有二楼，院门外挂有门灯，一看便知是村中的大户。

他伏在脊角的暗影中，等待乱止。

大概没追上逃贼，村人不久便一一转回，直至三更将届，全村方始重归沉寂。

很糟，这一家的院子中，共豢有两大两小四头黄犬，经常从犬洞中进进出出，如果他下去，必定会惊动那些讨厌的畜生，他油然兴起找江湖人弄些辟犬药的念头，走江湖的好汉是少不了这些东西，要不就找些虎皮、虎骨、虎粪等物带上，方便多多。

斗转星移，午夜了，他像一头灵猫，闪到二楼的一扇长窗下，倾听里面的动静。里面声息全无，他放了心。

看光景，这是二进厅的二楼，后进却没有楼，定是主人的居室。在想像中，他似乎看到室内的光景：程狗官正搂著心爱的女人，在床上翻云覆雨、想像中，他父母亲的阴灵，正从窗孔中冉冉进入室中，在狗官的床前向狗官索命。

他恨上心头，拔出匕首力贯刀锋，向雕花磁乱漆的窗格子徐徐按下。

窗格子应刀而折，还得撬开内窗门，内窗上了插闩，他没有断闩的工具，只好撬窗而入。

搬开窗子，他小心地闪身而入，依然轻轻闭上，倚在壁上运耳力倾听动静。

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阵阵奇异的幽香中人欲醉，他心中一怔，忖道：“唔！可能是女人的香闺。”

香闺是内室，正好，但愿这是狗官的姬妾的房间，希望狗官今晚就睡在这儿，免得多费手脚。他不是做贼的材料，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他实在不胜任，憋得难受。

他蹲下身，伸手探道向前走，要摸近床前，或者找到摆灯的妆台。

邻室中原来有灯光，但在这一面是无法看到灯光的。这时，灯光倏灭，一个黑影从床上跃下，拔出床前的长剑，推开画轴，画轴后有一条秘缝，可以看到中海所进入的内房。中海无法发现邻室的事了，黑影的举动太轻了，声息全无，像一个幽灵。

被他摸近床口了，乖乖，奇香更浓，已可认定是女人的闺房了。

他站稳了，一面作势制人，一面取出火摺子。

邻室中，黑影伸手去拉开门门，原来这两间房的后部相连处，有一扇可互相往来的小门。

火刀轻响，火焰一闪，火摺子吐出火舌。

床上一无动静，但确是有人。

身旁就是妆台，他伸手点燃了台上的银灯。

挑开了罗帐，他怔住了。

床上只有一个人，一床薄衾掩盖著一具曲线毕露的胴体，灯光下，好一幅美人春睡图呈现在眼下呢！

那是一个少女，只露出侧面，好梦正甜。看年纪，大约只有十六七，五官清丽，一条右臂搁在衾外，露出半段羊脂白玉似的小臂，无邪的睡靥像似绽开的一朵花。

他摇摇头，自语道：“你不是我要找的人，你年轻，你没有罪。”

他在少女的睡穴上点了一指头，离开令人心动神摇的牙床，打量四周。

首先，他看到房门，正想往前走，却又看到了房后的小门，便向小门走去。

他始 不知自己已落在别人的监乱中 6 秘旦中的眼睛，一直注视看他的一举一动。

他先贴在门缝中倾听，然后伸手轻轻推门。

敞！门应手徐开，声息毫无，里面黑沉沉地。

他略一迟疑，以匕首掩身，悄然闪入。

痹乖，这间房中的醉人幽香似乎更浓。

他不再摸索，擦亮了火摺子。

可是，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僵在那儿了，一把冷电四射的长剑，正指向他的胸口。在火摺子的光芒下，眼前站著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丽少女，穿著宽大的寝衣，拖地的长裤，曲线隐现。浑身上下银光闪闪，原来她的衣裤是出自苏杭名匠之手的银纱所织；她的剑，也是银光闪闪，锋利无比，冷电四射。

少女年约十六七岁，身材成熟，眉目如画。在娇美中，透露著一种难以言宣的风华，令人不敢逼视。

中海怔住了，他觉得这女娃儿有点面善，但他却想不起是谁，他从未见过这样动人的女郎。

少女神色肃穆，低声道：“笨贼，把灯点上。”居然是中原口音，十分悦耳。

中海不得不听，若无其事地向床头的妆台走去，少女用剑抵在他的背

心上，亦步亦趋。

他在打主意脱身，被人用剑迫在后心上真不是滋味，只要对方不立下杀手，机会多的是。

银灯大明，他从容地问：“你打算怎么办，在下听候你的吩咐。”

“你何不先说说来意？”少女问。

“找人。”他简洁地答，看不见身后少女的神色，他不敢妄动。

“我以为你是小茜姐的意中人，是找她么？”

“不。”

“怪！你却又不像偷香贼，你找谁？”

“你可是姓程？”

“不，哦！你是到程厝村找人的？”

“不错。”

“程厝村离这儿还有两里路，你这笨贼，做案也不先打听打听，对了刚才入村偷牛的两个蠢货，是不是你的同伴。”

中海耸耸肩，苦笑道：“不能怪我，人地生疏，言语不通，如何打听？找错了门路，打扰姑娘，我这里先道歉。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

“把你困上，送官究治。”

“我无所谓，你叫人来好了。”

“你堂堂一表，满脸正气，夜入香闺见色而不惑，做贼的手脚也拙劣不堪，决不是个做贼的人。你老实说，是不是少盘缠？”

“我不和你废话，你瞧著办好了。”

“盘缠我可以给你，你答应此后不来骚扰？”

“笑话！在下穷得喝水，也不要不义之财。”

“哦！你确是来找人的，请教阁下尊姓大名。找程家的什么人？”

中海突然向前一仆，剑即离背，不等双手著地，便向侧滚，顺手抓起妆台前的木凳，贴地便扫。

岂知少女不进反退，已在眨眼间退出丈外，叫：“你要吵醒主人么？住手！”

中清挺身站起，讶然道：“咦！你的手脚倒十分惊人哩！你说主人，难道你是这坐大宅的……的侍女？”

少女含笑摇头，说：“我是来作客的，本宅主人是家父的好友，姓李。”

中海丢了木凳，说：“十分抱歉，在下确是无意打扰贵宅。乱打乱撞搞错了，浪费了一夜工夫。在下告辞，姑娘是让在下由原路退出呢？抑或是破屋而走？”

少女扬了扬银剑，笑道：“你走得了么？少费心啦！留下名来，明晨……”

“休问来龙去脉，告辞！”

中海举手长揖，刚向前俯，人却突然上跃，“哗啦啦”一阵暴响，他已击破了上面的承尘，一闪不见。

少女吃了一惊，她不敢从承尘的破孔中追出，火速开窗，一掌拍毁外面的格子外栏，飞跃而出。

丙然不错，中海已经穿上了屋顶向村后急掠，纵跃如飞，在屋顶上飞越如履平地。

屋中大乱，人喊、犬吠、儿啼，村中亦乱。

少女衔尾急追，奇快无比。

后面十余丈，屋主人也追来了，三个人快逾电射星飞，片刻间便出了村西。

中海道路不熟，上了村后的山坡。山相当峻陡，他攀上一半，向左折，朝密林奔去，扭头一看，没有人追来。

他缓下脚程，吐了一口吐，自语道：“倒霉，白糟蹋了一夜。”

他仔细打量下面的山村，往西南看，果然不错，那儿有灯光，黑黝黝的夜空下，隐约可见村影，他想：“那儿定是程屠了，明晚再来。”

他泰然举步向前面的密林走去，抬头看看天色，已经近四更了。

罢接近林缘，突觉身后有异响，他吃了一惊，百忙中向下一伏。

糟！慢了点儿，感到左肩后一震，有冷物入体，同时，他听到先前在房中盘问他的少女叫：“李叔叔，手下留情。”

凶猛的打击力道，将他击倒在地，护身气功刚运起，未能发挥全部抗力，而打他的暗器却又是可破内家气功的歹毒玩意，假使他不向下伏，必将被打入左胁背。

是相当霸道的三 钉状暗器，贯入肉中，被琵琶骨所阻，钉在背骨上了，他伸手一抄，便将钉拔在手中。向侧一滚，飞跃而起。

“察”一声轻响，剑虹一闪，刺入他先前仆倒的地方，危极险极，一发之差，免了一剑之厄。

星光下，一个高大的黑影出现在眼前，左侧不远，银衣少女刚向这儿奔来。

原来少女和大宅的主人已先一步在这儿埋伏相候，不躲在林中，却伏在林缘外的草丛里，难怪他上当。若非他机警过人。及时运功躲避，这一钉可能贯穿了琵琶骨，甚至有透胸而出的可能，钉的劲道可怕极了。

黑影一剑落空，也吃了一惊，拔剑抢近怪叫道：“好小子！你瞎了眼，竟偷到强盗祖宗的头上来了，欺人太甚。说！你是初出道的小混球呢？抑或是来讨野火的鹰爪孙？”

少女到了，接口道：“李叔叔，他甚么也不是，他是来找人的，把李屠当程屠，摸错了门。”

中海将三 钉丢在被叫李叔叔之人的脚下，冷冷地说：“小可人地生疏，无意打扰宝宅，多有得罪，小可已再三向这位姑娘道歉了，何苦不高抬贵手？尊驾自称是强盗祖宗，发暗器却不按江湖规矩，我替你惭愧。在下挨了你一钉，聊算打扰宝宅些少薄惩，阁下也该心满意足了，再追来不肯放手，将犯了穷寇莫追的忌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

声未落，身形似电，闪入林内一晃不见。

黑影怒吼一声，急追入林。

“打！”中海的吼声像乍雷骤响。

黑影身怀戒心，一钉未将中海击倒，一剑落空，中海的身法也迅捷无比，不由他不暗暗心惊，听吼声入耳，急向旁一闪，岂知根本没有暗器飞来，等他发觉上当，已经晚了一步，中海已经失了踪影，遇林莫入，他只好放手。

中海越过密林，突觉肩背上凉凉地，且有些少麻痒的感觉，只感到心中一震，暗叫道：“不好！这家伙用的是毒药暗器。”

他对毒物不陌生，由创口的感觉和血迹的气味，他已知道是属于以草木提炼的慢性毒药，药性虽慢而不易消除，再不及时治疗性命难保。

夜黑如墨，如何找药？事急矣，拖不得，他迫不及待地吞下一颗白衣神君所赠的夺命返魂丹，用匕首割开创口，挤出附近的血，向山深林密处走去。

即使是黑夜，他也可从草木的气味中分辨出药物来，到了一处山坳，他开始在岩石草木中摸索，找他需要的药物。

天快亮了，他开始感到头脑有点晕眩。

谢天谢地，在红日升上东山头时分，终于找到所需的解毒药，也找到一只尚称完好的殓金缸盖。殓金缸是收殓骸骨的骨缸，他可管不了那么多，三块石头架成一个灶，用枯枝生火熬药，一部份药物用石头捣碎，作为外敷之用。

他昏昏沉沉地倚在灶旁，强提精神控制着火候，上装早已脱掉了，露出一身如坟如丘的结实肌肉来，背部和胸前，纵横交错著无数鞭疤，这是他役边八年的遗痕。

药还没熬好，朦胧中，突感眼前现出了幢幢人影。

他神智仍然清明，只是四肢无力，眼前朦胧而已。渐渐地，人影已近，首先入目的人，是一身白裳的女郎，他记得，这是昨晚用剑制他的少女。

另一人也是少女，依稀靶到面善，原来是被他制了睡穴的帐中女郎。

第三个人身材高大，国字脸膛，五络长髯，一双大眼冷电四射，勾鼻高颧。这人他也不算陌生，正是自称强盗祖宗，打了他一枚淬毒三的黑影。

“完了！冤家路窄，我又落在他们的手中了。”他想，绝望的感觉涌上心头。

三个人将他围住了，白衣女郎脱口叫道：“咦！他还没死呢！李叔叔，不必追究他了。”

李叔叔重重地哼了一声，得意地说：“二小姐，在一个对时之内，他死不了的，只是不能动弹神智昏迷而已，十二个时辰后才会断气，没有我的解药，即使是神针冷冰也无法救他。目下是否放过他已无关宏旨了，反正今晚他得死。”

另一名少女穿了一身绿劲装，气冲冲地叫：“爹，女儿要亲手将他弄死，方消昨晚之恨。”

李叔叔点点头，说：“也好，但得先问清他的来历。”

绿衣少女抓住中海的发结向前一拖，中海向前一仆，现出肩背上了草药的部位，李叔叔一怔，说道：“喝！这家伙还上了药呢！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哩！”

绿衣少女拾了一段枯枝，“刷”一声抽在中海的创口上，敷在创口上的草药四散纷飞。

他想反抗，但浑身无力。

绿衣少女够狠，翻过他的身躯，说：“这家伙贼头贼脑，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

爹，给女儿一颗提神丹，把他弄醒后好好治他。”

“算了，小茜姐，何必和一个行将断气的人计较？”白衣少女在一旁劝解。

小茜美丽的脸蛋上这时泛著重重杀机，俏甜的脸蛋罩上一重浓霜，看上去令人心中发毛，毫无可爱之处，与昨夜甜睡牙床上的她判若两人。她黛眉一挑，横蛮地说：“不行，这恶贼夤夜入室，用心可诛……”

“但他从入室时起，便落在小妹的监视下，他并未侵犯姐姐呀！”白衣姑娘急急替中海分辩。

小茜不理，接过乃父递来的一颗丹丸，硬塞入中海的口中，拉住他的发结，将他倚靠在火旁的树根下，说：“哼！谁知他安了甚么心？也许是他想连你也弄到手呢！这种恶贼如果让他便宜地安静而死，老天爷才真的瞎了眼睛，苕妹别管我的事。”

白衣少女从小茜的话中，听出话中有刺，大有怪她昨晚不该眼看中海入室而不及早阻止的意思，她只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说：“小茜姐，你错怪小妹了。”

事实也是如此，小茜确是怪错了她。这位李叔叔是福建大名鼎鼎的坐地分赃大盗，名唤子午断魂李家谋，淬毒的子午断魂钉为江湖一绝，被打中的人，子时中钉，午时毒性即传遍全身，一个对时身死，必须在午时前用他的独门解药解救，过时便死定了。

在本地，他是一方的大缙绅，尊称李老太爷，是当地的首富。李厝与邻村的程厝，是漳州、延平两府交界处的两大豪绅，李厝以财胜，程厝以功名胜，两村一向相处十分融洽，弟子们互结姻亲，往来无间。

子午断魂的女儿茜姑，小名儿叫小茜，人生得美貌如花，出落得集山川灵秀于一身。遗憾的是性情与她的面貌完全相反，不但脾气火爆，而且最大的毛病是喜欢英俊壮实的男人，艳名四播，成了狂蜂浪蝶趋之若鹜的荡妇淫娃，十九岁了还没找到如意郎君，香闺中却经常有男人进进出出。

子午断魂本身也是个好色之徒，儿子克袭更是个见美女便发疯的家伙，一家子全不是好东西，男盗女娼，克绍箕裘，谁也不管谁的事。

至于这位白衣姑娘，来头之大，大得有点唬人，江湖绰号叫银凤，洞庭王禹志远的二千金，也是以前和中海过不去的金凤姑娘的妹妹，姐妹俩合称金银双凤，她的芳名禹苕。两姐妹的芳名很好记，一菡一苕，菡苕就是荷花的古称，相当脱俗。

姐妹俩性情不同，金凤躁急、冒失、骄傲、自以为是；银凤则柔和、文静、量宏、不拘小节。总之，姐妹俩虽各有缺点，但言行倒不像是大强盗的女儿。

这几天银凤在李府作客，李家是坐地分赃的大盗，自然与洞庭王有交情，因此待银凤如上宾。银凤早知小茜是个风流荡妇，所以误认中海是小茜的面首。因此不愿声张，所以说小茜错怪了她。

金银双凤姐妹俩由于个性不同，江湖人怕姐不怕妹。小茜也不例外，她可不怕银凤多事，同时，论艺业，银凤比她强得太多，内心却又有点不服，因此使起小性儿，却苦了中海。

银凤见小茜正在火头上，她天性温柔，劝不听只好不管，干脆转身不闻不问。

小茜更火，所有的火全向中海头上发，“乒乒”两声巨响，中海用来熬药的家伙被她一脚踢飞，撞碎在树旁。

中海心中叫苦，强提精神叫道：“姑娘，你……你太……太过份了，你……”

“叭叭叭叭！”小茜给了他四记阴阳耳光，怒叫道：“贱贼，你说，你姓甚么？叫甚么？来这儿有何毒谋？说！不然……哼！”

中海得提神丹之助，恢复了些少精力，被击倒在地后，勉强挣扎著站

起，吸著气喘息著说：“在下误闯……”

“叭！”小茜又是一掌，将中海重新击倒在地，尖叫道：“说！不许说题外话，问甚么答甚么？”

中海只感到天旋地转，头脑昏沉，眼前发黑，原已青中泛灰的脸，渐渐变为灰黑色，假使他不是中毒受伤，小茜定然不会向他下毒手，甚至很可能请他做入幕之宾哩！

他再次挣扎而起，咬牙切齿地说：“世间最重的刑罚，惟死而已。你明知在下已活不过今晚，何必再在死前折磨我，在下总算认清了你们这些人，全是些穷凶极恶……”

小茜扫出一脚，“噗”一声响，中海砰然倒地，恰好跌在子午断魂的脚下。

子午断魂桀桀怪笑，一把抓住中海的右手向上提，左拳扬起，便待一拳捣出。

岂知中海已存心拚命，突然一拳挥出，“噗”一声巨响，击中对方的右颊。

子午断魂骤不及防，做梦也未料到中海敢于还手，更没料到中海已先服了夺命返魂丹，拳头居然奇重，手一松，跌了个仰面朝天，口中出血。

小茜大怒，一步冲上连挥两劈掌，把中海击倒在地，伸手拖起，再在中海的胸腹连捣五记重拳。

中海前俯后仰，不知人间何世，只看到眼前发黑，无数金星飞舞回旋。

在黑沉沉中，突然被他看到金星飞舞中，一张冷酷的秀脸突然出现，他恨上心头，不假思索，全力一拳挥出。

“篷！”这一拳妙极了，击中了对方软绵绵的酥胸，耳听“哎”一声尖叫，秀脸消失了。接著，腹下连挨三下重击，他感到天昏地暗，身躯飞起，“砰”一声仰面摔倒，一阵痛撤心脾的浪潮无情地袭到，他失去了知觉。

行将昏倒的刹那间，他听到白衣少女尖叫：“李叔叔，不可！”

这儿是一座山坳下的土石崖，古树丛生，前面是溪流一线，后面是崖顶。不知何时，崖顶的古树下，出现了一个浑身一在黑袍内的怪人，这入中等身材，盘坐在树下，头上挽了一个道士髻，鬓脚已有些少许灰发出现。长脸，有一个坚挺的下颌，三绺黑髯拂胸，丹凤眼，剑眉，直鼻，神色不怒而威。腰上有一把古色斑烂的长剑，绿宝石云头，黑剑穗，靶上镶了七颗银光闪闪的宝石。他端坐在上面，向下冷眼旁观。

上下相距不足五丈，但谁也没留意上面有人。

小茜被中海一拳击倒，子午断魂也将中海击昏，老家伙怒火如焚，抓起灶中燃著的树枝，向中海的脸上伸去，却被银凤一叫，停住了。

子午断魂毕竟是长辈，不敢违逆银凤，不得不按下怒火，停下手直咬牙。

小茜狼狈地爬起，她可不理睬银凤，一招夺过乃父的树枝，切齿叫：“爹，先把他弄醒。”子午断魂抱了一兜溪水，泼在中海的脸上，接著是捏人中，拍脸颊，中海终于悠然醒来。

他已失去抵抗力，虎目彪圆，他看到小茜刻毒狞恶的脸在眼前出现，也看到毕剥发响，火光熊熊的枯枝。

小茜咬牙切齿，厉叫道：“你这罪该万死的贼囚，看你横到甚么时候。”

“嗤……”炭火按在中海的胸肌上，发出一阵刺鼻的焦臭。

中海浑身抽搐，却无法挣扎，因为小肮已被子午断魂踏住了。

“在……下永……永志不……不忘，刻……刻骨铭……心……”他咬牙切齿地叫。

小茜冷哼一声，枯枝再向他的脸部伸出。

银凤尖叫一声，奔到叫：“住手！你们怎能……”

“少管我的事。”小茜尖叫，声落，枯枝下捺。

蓦地，“刷”一声轻响，微风凜然，中海的右耳旁，一技三角小黑旗突然插在地上，小黑旗中，银色的北斗七星图案赫然入目，黑色的丝质流苏轻轻的颤动。

小茜睹状大吃一惊，火枝一歪，从中海的脸上急急移开，一发之差，中海几乎遗憾终身。

子午断魂更骇，扭头一看，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抱拳躬身行礼。

不等他发话，黑衣人用洪钟也似的嗓音叱道：“你们给我滚！看你这狗东西就不是个好玩意，贼坯子、下贱货，快滚！”子午断魂倒退五步，带着两个脸色大变的女娃儿扭头便跑，急得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

中海胸前皮落肉焦，鲜血和黄水齐流，他居然哼也没哼一声，挣扎著坐起。

黑袍人像一头大鸟，飞落在他身旁，伸手拔起七星旗纳入怀中。中海没看到七星旗，他只听到有人叱骂。

朦胧中，他依稀看到眼前有人影出现，一咬牙，全力一拳飞出。

手腕一震，大拳头被人抓住了，耳听洪钟似的声音说：“你先躺下，我替你上药。”

他清醒了，喘息著问：“你……你是谁？”

“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必问来路？我替你上药，子午断魂李贼的毒钉不足为害，麻烦的倒是外伤，你得躺上十来天了。”说话中，三颗丹丸已陆续送入他的口中。

接著，他感到胸口一凉，片刻间，彻骨奇痛令他突然昏厥。

醒来时，红日已经西斜，他本能地坐起，第一眼便看到溪旁生了一堆火，一个黑袍人正坐在石上，专心地烤著两只野鸡。

黑袍人听到他坐起的声音，扭头笑道：“你能在两个时辰内醒来，证明我错了，你比实际所看到的外形更强壮。等会儿，野鸡快熟了。”

中海依稀记得昏厥前的光景，知道自己是被这位黑袍人所救，不由感上心头，苦笑道：“大叔，小可今生今世，不敢或忘大叔临危援手的救命大德，容图后报。”

他的外衣不见了，全变成布条啦！肩背和胸部全缠的结结实实，显然黑袍人已替他里了伤。

他挣扎著跪下，顾不了浑身的酸痛，向黑袍人磕了四个头。

黑袍人将他扶起，笑道：“不必谢我，其实这只能说是你我有缘，鬼使神差地，让我恰好经过此地，无意中救了你。”

中海半倚在树上，说：“请教大叔高姓，肯将大名见告么？”

黑袍人将一只烤山鸡递给他，自己一面撕肉往口里塞，一面说：“我姓叶，你不必知道得太多。其实，我也不是个善男信女，只是我看不惯用残忍的手段折磨人，如果对方该死，一剑刺入心窝不就完了？说说看，你是怎么回事？”

中海听得毛骨悚然，注视黑袍人仔细打量，一面将昨晚的事一一详说了。他感到黑袍人眼神凌厉得简直无人可及，浑身散发著摄人的气氛，举止沉稳凝实，虽在谈笑间，也可令人感到一阵无形的压力加身，充溢著慑人的无形威力，而且透著神秘感。

黑袍人静静地听完，笑道：“只怪你心肠大软，致有此报。如果是我，我便先擒住那床上的小丫头作为人质，再往里搜，岂不无往而不利？小兄弟，紧要关头动了慈念，那是致死之由，咎由自取。你到程厝做甚么？程厝与李厝交情深厚，李家那狗东西是个坐地分赃的大盗，你找程厝他岂能轻轻将你放过？他们两村在地方上狼狈为奸，气息相通，你所吃的苦头不是偶然的，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

中海不禁默然，久久方说：“我明白了，难怪他们明知我钉毒将发，早晚必死，依然找来逼问内情。”

“你到程厝做甚么？”

“有关一桩籍官威嫁祸的灭门惨案，我必须前往探出内情，找出其中的真凶。”

“哦！原来如此。你记住，一切的事放在心里，不必逢人便说，假使昨晚你不说出找程厝的人，怎会有今天的横祸？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必须牢记。我该走了，今晚要赶到漳州府，还远著哩！”

“耽误了大叔的要事，小可心中难安。”

“你能走么，我送你到雁石养伤，那李小辈不敢再找你，你可以安心将养。”

“小可撑得住，会保全自己的。”

黑袍人净了手，笑道：“你是个难得的硬汉，贵姓？”

中海毫不犹豫地说：“小可姓龙，名中海，湖广人，世代行医为业。”

黑袍人举步便走，一面说：“小老弟，请记住，匹夫之勇，不足为法，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这是我临别的赠言，务请珍重。中海俯身相送，叫道：“小可当铭记大叔金言，永志不忘，大叔珍重。”

黑袍人脚下如行云流水，飘然而去。

中海不敢逗留，挣扎著遁入山林中隐身，渴饮山泉，饥餐野果，能行走时则猎些小飞禽走兽充饥，一躲五天，方逐渐复原。

他自己知道医理，黑袍人替他上的药又是神药，再加上他体质健壮如狮，未及五天便创伤全消，元气已复，只在胸前留下碗大一块疤痕而已。

在他的心中，黑袍人的身影已经镂刻在心板上了，他在心中发誓，要找机会报答黑袍人再生大恩的。

至六天，他回到藏包里的山林，换了一身青直裰，匕首藏在袖底，向程厝走去。

这时的他已经完全换了一个人，那晚他身穿夜行衣，唯一看到他的真面目的人是那位白衣女郎，白天三人将他搜到时，他已是脸色灰黑，颊肉扭曲，一身灰土，他深信除了白衣女郎之外，没有人会认出他的本来面目。

他发了狠，要在找到程巡检之后，再报那天的仇，不宰了那三个狗男女难消心头之恨。

他只怕首先便遇上了白衣女郎，破坏了他的大计。

他却不知，银凤已在事发的当天离开了李家，闯她的江湖去了。她与乃姐不同，只带了一个侍女在身边，两人遨游天下，自得其乐。

到程厝不须经过李厝，小径绕村前而过。经过村前，他用江湖人踩盘的眼光，仔细留意村中的景况，泰然绕村西行。不错，没看到白衣少女，也未引起李厝的人注意，便大踏步绕过前面山嘴，程厝突然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座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山村，建在山坡下的平原上。村北是河谷，河两岸是稻田，近山一带，全是旱田，看光景倒是相当富裕。中心的住宅，比其他的矮三合院平房神气多多，大多是飞檐高挑，建有雕花墙和画廊院门的宏丽宅院。

这条小径并非仅供村人行走的村道，西北可通延平府永安县的湖口寨巡检司，到延平府比走漳平近了五六十里，算是一条由龙至延平的捷径，但不好走，容易迷路，经常有人遭了猛兽之吻。

小径经过村前，村前建有座歇脚亭，亭旁有株巨大的桂圆树，结实，五六个村夫正坐在树下穷聊，其中有两个大户家仆打扮的大汉，这些人叽哩呱啦指手划脚地交谈，中海连一句也没听懂的。

中海到了歇脚亭，站在亭外向村中打量。亭旁桂圆树下的人停止了议论，全用警觉的眼光向他盯视。

他不理会旁人，仔细审度村中的形势。看样子相当糟，这是一座有村无店，不接待外人的村落，想在村中逗留是不可能的。片刻，他便决定了行止。

他目不转睛地向村中打量，立刻引起村人的疑心。早些天邻村闹贼，附近的村庄早已提高戒心，看到有人不住向村中打量，自然动疑。

来了两名村夫，往中海面前一站，一个提高声音，向他发出一连串听不懂的话。

他冷然扫了两人一眼，置之不理。

两村夫看他人高马大，大概不敢轻易招惹，举手一招，六个人全来了。他们已看出中海的行踪可疑，对中海的轻蔑倨傲的神情也大起反感，将中海团团围住，你一句我一句怒气冲冲，哇啦哇啦地穷叫不已。

要想讨好别人不易，想激怒人则易如反掌，只消摆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色，保险可以在任何地方引起大纠纷。

中海瞥了众人一眼，冷然注视一周，背著手，仍向村口凝视。

他这种狂傲神情，立即引起一场愤怒的风暴，上来一个结实的村夫，右手一伸，劈胸抓住了他的衣领。

他右手倏抬，闪电似的扣住对方的掌背，左手一抬对方的肘部，扭身一带，村夫一声惊叫，趴下了。

在呐喊声中，冲上一个冒失鬼，劈面就是一拳。

中海右脚轻轻一挑，将先前趴下的村夫踢下亭子，迎著打来的拳头，右手一翻一扣，勾住了冒失鬼的腕脉，猛地一扭。

“哎唷！”冒失鬼狂叫，转身向下俯，变成了“金鸡倒展翅”，大屁股向中海的面前送。受制中的冒失鬼居然会反击，扭身左肘凶猛地向后撞。

中海岂肯让他得逞，抓住腕脉的手向上一抬，冒失鬼的肘不能往后撞了，上身更低，屁股翘得更高，鬼叫连天。这种小巧的擒拿手法，比快，比巧，比反应，谁慢谁大意谁就倒霉。

中海照著翘在身前的屁股踹上一脚，冒失鬼一声狂叫，冲倒在亭下，挣扎了半天，爬起来一脸的血和泥。

这些变化说来话长，其实是刹那间所发生的变化，干脆俐落，决不拖

泥带水。

也由于变化太快，未能将其他的人镇住，冒失鬼刚埋头向亭下冲倒，另四个人已经一拥而上，近身了，八只拳头飞舞，声势汹汹，从左右后三方一起上。

中海挫身下蹲，背后出拳的家伙上得最快，一拳落空，胸膛已接触中海的肩背。

中海抬手抓住掠过右耳旁的大拳头，躬身抬臀，把那家伙从头顶上抛出，翻飞出两丈外，“砰”一声巨响，掼倒在刚爬起满脸是血泥的冒失鬼身上，两个人重重地摔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中海乘势左旋，左手一勾。

“噗！”左面进击的家伙，一拳捣在中海的腰上。

中海浑如未觉，他的手又长又大，一勾之下，半分不差，勾住对方的左颈背，五指如钩，勾住对方的脖子向下按，左膝猛抬，“噗”一声顶中对方的下颚。

“嗯……”那家伙闷声叫，向上一仰，跌了个手脚朝天。

一照面间，六个人倒了四个。

剩下的两个是机伶鬼，正是家奴打扮的两个人，一看不对，狂叫著拔腿就跑。

中海一声长笑，伸脚一勾，勾倒了一个。一个虎跃，追上了最后一个人，伸左手一勾，勾住了对方的右肩一扳。

机伶鬼身不由己向右转，右手绝望地挥格保护头面。

中海铁拳如电，右拳“噗”一声从对方的手下攻入，正中左颊。机伶鬼狂叫一声，斜飞出丈外，滚下亭侧的低坡，连翻两个筋斗。

中海转身，一把抓住适才被勾倒，刚刚爬起逃命的人，劈胸提过右手疾挥。

“劈拍劈拍！”四记阴阳耳光连珠暴响，那家伙的脑袋连幌动的机会都没有，快得像是同时揍出的耳光。那家伙立时口中溢血，翻著大白眼昏厥了。

亭中有人挨揍，村口有几个野孩子看得明白，起初是惊骇，最后看清村中的人全倒了，便狂叫著奔回村中报信。

一不做二不休，中海分别将六个气息奄奄、哼哈不绝的人拖至亭下，将他们的腰带捆上双手，火速用匕首削了六根短树椿，沿桂圆树用石头将短树椿钉入，距地七尺余，然后将六个人一一挂上。

六个家伙双手被捆，树椿顶在腕部挂在那儿，脚下不沾地，只能用脚跟撑树干，不撑倒好，愈撑腕部愈痛。

中海撕掉他们的上衣，削了一根六尺长鸭卵粗的竹竿做防身兵刃，再用竹尾做鞭。一切准备停当，村中锣声狂鸣，村口出现了大批村夫，有刀，有枪，有稻叉，也有木棍，潮水般涌来，呐喊声震动。

中海看了对方的阵势，虽有点心惊，但有长竹棍在手，三二十个人他有把握让他们近不了身，这附近宽阔著哩！动起手来尽被施展。

脚程快的村民，已接近至五六丈内了。

中海一声狂笑，手中的竹鞭突然飞舞起来。

“刷！刷！刷！刷！”竹鞭著肉声令人感到头皮发炸。

“啊！啊……哎唷唷……”狂叫声刺耳，动魄惊心。

吊在前面的三个家伙各挨了两鞭，一鞭一条痕，被打得双脚不住在树

上乱蹬，鬼叫连天。

人群的先头人员到了，一个个怒叫如雷。

中海一笑狂笑，丢了鞭，双手抡竹棍飞步迎上，宛若虎入羊群。

“克噗噗”一连串怪声飞扬，竹竿探处，两把单刀一把钢叉应棍落地，再来一记“拨草寻蛇”，先头的四个人向两侧倒，抚著足胫狂嚎。

中海丢掉竹棍，拾起钢叉攸然后退，退近树旁手起叉落，“察”一声叉入最前面挂著的村夫头侧的树上。

“啊……”这家伙吓得屁滚尿流，裤裆湿淋淋地淌了一大片，狂叫一声，已吓得失去知觉。

要镇服激怒的人群，只有心狠手辣拿出铁血手段来才行，一照面便倒了四个，后面的心胆俱裂，呐喊的声音小了，脚步慢下来了，高举的刀枪也垂下来了。

中海拔出钢叉，抵在另一名村夫光赤肚子上，冷然微笑著盯视著挺刀枪趑趄不前的大批村民，叉上逐渐加力，钢叉尖也逐渐将村夫的肚皮向里压。

村夫大汗如雨，额上青筋跳动，瞪眼张嘴大号，泪下如雨。

人群形成合围，虽然有四十多个精壮村民，但谁也不敢上，光张嘴呐喊。

中海拾起竹鞭，“刷”一声鞭响，另一名吊著的村夫狂叫一声，虚脱地作绝望的挣扎。

他虎目中冷电四射，向四周的村民冷笑。

终于，人群中暴出一声怒吼，一名精悍大汉挺枪冲出，狂叫著猛冲而上，兜心就是一枪扎到。

中海向侧一幌，让枪擦身而过，左手竹鞭连抽三记，把村夫打得狂叫著收枪后退。

中海右手叉一闪，“得”一声暴响，枪飞上枝浓叶茂的树颠，枝叶纷飞，果实下坠如雨。

中海抢前两步，一脚将人踢翻，一脚踏住对方的肚皮上，叉尖向对方的脸部徐徐下降。

大汉双脚绝望地乱蹬不已，双手虎口流血，死抓住爸叉的侧尖上端，居然用官话狂叫道：“饶命饶命！饶……命……”

叫到最后一个字，已经不像是人声，中叉尖已经贴上他的鼻尖了。

在人群惊叫声中，响起一声大吼：“手下留情！”是夹生的官话。

中海想：“打圆场的来了，正好问问他。”

人群中抢出一个年约半百穿著海青长袍的中年人，向人群叱喝一声，举手一挥，人群纷纷后退。

叉尖下的人，叫号声愈来愈微弱，但仍可听清字眼：“饶……命！饶……命……”

中年人赤手空拳，勿勿走近举手长揖，说：“壮士请手下留情，有话好说。”

中海冷冷一笑，说：“我只有一个人，你可以叫他们一拥而上。”

“壮士言重了，务请原谅他们无知。”

“无知？哼！太爷在凉亭歇歇脚，这六个家伙竟然不知死活，欺侮太爷是外乡人，倚众群殴欺人太甚，如果太爷经不起打，岂不埋骨在贵地了？你说吧，该怎么办我听你的。如果不能令太爷满意，太爷立即杀人，放火焚村，

让你们报官找太爷好了。”

中年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结结巴巴地说：“大人不记小人过，爷台千万高抬贵手，原谅他们无知，至于如何善后，敝人悉听爷台的吩咐。”

远处山嘴前，李厝方向隐隐传来阵阵蹄声，接著是五匹健马冲出山嘴，向这儿狂奔，湮尘滚滚。

村中，锣声仍然狂鸣。

中海已知李厝的人到了，但不在乎，冷冷地说：“很好，去叫贵厝有头有脸的人前来说话，最好是有官品的人，不然免谈。”

中年人喏喏连声，向后用土话一阵大叫。接著奔出三个人，向村口狂奔。

不用催请，村口已出现了一群体面的父老，匆匆向这儿走来。

远远地，中海便开始留意，用目光搜寻程巡检。八年的岁月虽说够漫长，但程巡检八年前已是四十开外的人，即使面貌有所改变，也不会变得太离谱，最多胖些或瘦些，或许苍老些而已。

他失望了，到来的十四个村中体面士绅中，没有一个人像是程巡检。

人群中分，让出一条路，十四个年在半百以上的士绅，一个个脸色凝重地在三丈外站住了。

与中海打交道的中年人，向众人叽哩咕噜了半晌。

中间那人可能是族长，相貌清矍，年届古稀，精神依然矍烁，留著掩口长髯，神情相当倨傲。

听中年人说完，他老脸一沉，向中海叱道：“甚么话？你一个过路的外乡人，居然敢胆大包天，目无王法，到本村……”

中海不等他说完，发出一阵狂笑，钢叉一起一落，“察”一声响，将地下躺著的大汉的左掌钉在地上了。

“啊……”大汉狂叫。

中海一脚将大汉的脑袋踏住，向老人狂笑道：“老狗才！王法？王法叫你们欺侮外乡人？太爷一不做二不休，先杀你们这群猪狗再放火焚村，你们逃得性命的人，可到京师敲登闻鼓向皇帝老爷告我好了。哼！”说完，拔起钢叉，对准了老家伙，作势欲掷。

老家伙威风全失，被那一声叱喝惊破了胆，腿一软，向后便倒，居然不要人搀扶，连滚带爬地冲出了人丛。

中年人赶忙抢出，摇手急道：“壮士请息怒，请……请……”

中海沉下脸，舌绽春雷大喝道：“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说！你们是否不想活了？是否先要太爷杀几个人给你们看看？”

出来了一个花甲老人，双手乱摇，结结巴巴地说：“壮士，有话好……好说。老朽是本村的里正愿与壮士磋商善后，赔偿壮士的一切损失。”

“你可有功名？”中海厉声问。

五匹健马愈来愈近，远处的山嘴前也出现了大批人影。

花甲老人听中海的口气不小，一口铿锵的中原话字字震耳，他可疑心是从南京派来的大员，情不自禁退了两步，打一冷战，说：“老汉早年曾任职湖广赣州石门县知县，赐同进士出身。”

中海冷冷地向花甲老人打量，有点动容，看不出这小小山村，居然有赐同进士出身的人物，相当不易。那是苦读寒窗磨砚的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最光荣的出身，经过多少次考试，从乡试、会试、到殿试，幸运的人方能名

登金榜，方能获得进士的光荣地位。进士具有三榜（三甲），第一榜只有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榜称赐进士出身。第三榜称赐同进士出身。二三榜的人，还得经过考选、就学、留院任职、外放，好不容易才熬得一个七品黄堂。不管官位大小，凡是三榜出身的人，其地位是值得骄傲的，至少他是所谓正途出身的人，绝非走门路钻营买官的人可以比拟的。

“贵村还有比你官位更高的人么？”中海问，和气了些。

“没有了。”

“刚才那老狗是谁？”

“那……那是本族的族长。”

“贵村有一个曾在湖广道州任巡检的程进魁么？”

花甲老人一怔，接著惨然地说：“有，有，他……他……”

“叫他出来。”中海大叫。

老人摇摇头，说：“他已不在人世了……”

“甚么？”中海厉叫。

“多年前辞职还乡，在瑞金至汀州道上遇贼，全家老小悉数遇难，连尸骨也未能还乡，他这一房子孙已经绝了。”

中海感到脑中“嗡”一声闷响，一阵寒颤通过全身，完了，这一条线索又断了。这个暗中伸出魔掌戕害他的人，手段之残忍毒辣，计算之精，几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竟能在千里迢迢之外将被利用的人杀掉灭口，大可怕了。

送信的驿卒、邮传司的管事、入罪的程巡检，加上藉彭小虎血案嫁祸给他的郭巡检，四条线索的关系人全部遭了殃。目下，唯一的线索，只剩下彭小虎遗书上所说的疤眼凶手了。

天下茫茫，何处去找疤眼真凶？虽说海宇五雄中的疤眼老三有点像，但人家如果一口咬定不是他所为，怎办？怎能胡乱指人是凶手？天下间有疤眼的人不是仅疤眼老三一个人，杀了疤眼老三岂不便宜了真凶？

他脸色难看已极，用近乎窒息的声音问：“他的家小婢仆，难道一个也没回来？”

老人惨然摇头，说：“男妇老幼一十八口，挑夫二十六名，全部横尸当场，行李箱笼被劫一空，由官府埋葬在义冢。凶手至今毫无线索，汀州府存有底案，壮士可以前往查问，便知老汉所言非假。”

蹄声如雷，五匹马到了。

欢叫声大起，人群纷向两侧让路。

中海像是个梦游者，茫然地转身，茫然地走到树下，两眼发直，木然地拔出匕首，徐徐地割断挂在树桩上的人手上的腰带，对外界似乎一无感觉。

五名骑士飞洒下马，身手矫捷绝伦。

花甲老人老远便叫：“家谋兄，不可鲁莽，请……”

可是，五骑士不加理睬，急抢而入。

“噗！”一名吊著的人掉下了，在树下吃力地挣扎。

“噗噗！”二三名接著往下掉，这两人很不错，没命似的向外逃，连滚带爬，不知从那儿来的神力。

五骑士半弧形排开，五枝长剑出鞘。有人低叫：“等一等，让他放了人再上。”

“噗！”第四个人掉下来了，躺在地上喘息。

中海像一个行尸，不知大祸之将至。

花甲老人踉跄走近，惶急地低说：“家谋兄，算了，他是有所为而来的，看样子没事了，何苦再和他一般见识？其实错在敝村的人。”

五骑士中，为首的是子午断魂李家谋，他的女儿茜姑，儿子克袭。另两人是李家谋最得力的助手——艺业甚高的隐身大盗，是子午断魂的虎伥爪牙。

“噗！”第五个人掉下来了，叫了一声“妈”！便昏倒在树下。

四周鸦鹊无声，死一般的静。

子午断魂推开花甲老人，低吼道：“不行，让这小子在附近闹事横行，以后你我李程两家还用做人？我非擒住他剥皮不可。”

“家谋兄...”

“不关你的事，请你走开，你量大，我可受不了。”子午断魂暴躁地低叫。

十三个老者惶然后退，退得远远地。人群的圈子向外张，悚然后退。

人声静止，静得可怕，气氛紧张极了，可以嗅到死亡的气息，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地，手心淌汗，腿在发抖，恐怖地悄悄向后移。

以小亭和孤立的桂圆树为中心，已让出包括小径的一块两三亩大的广场。

“噗！”第六个人掉下来了。这人神力突生，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冲出五七丈外，方长吁一口气，爬伏在地昏了过去。

奔出五六个人，屏息著呼吸，拖起昏倒和吓软了腿的人，没命似的逃出人丛外。

中海转到树前，目送救人的人去远，方拾起匕首，握著钢叉，以叉尖支地，虎目中发射著令人发寒颤的厉光，像无数利簇向外钻射，缓缓地、冷酷地、无惧地从左至右，逐个盯视著五丈外排开的五个人。

不错，正主儿来了，仇人相见，份外眼红。

但他似乎已经麻木了，屹立如同化石，不言不动，只有令人望之心中发抖的目光在对方的身躯上转。

子午断魂做了一辈子隐身巨寇和坐地分赃大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在刀山剑海中打滚，在鲜血和尸体中壮大，一生中从无忌惧。但今天却似乎心虚了，看了中海冷厉的神色，和凌厉可怖的眼神，他不由自主地机伶伶打一冷战，一阵恐怖的寒颤通过全身。

“好怨毒的眼神，他为谁而来？”他惶然向自己的内心发问，找不出答案。

中海的内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宣的感觉，他感到自己的心在狂跳，手心在淌汗，神经在痉挛，疯狂的孽火从内心深处向全身各处燃烧。

这一生中，他从未梦想过要杀人。他是个正常的人，感情内蕴，有年青人的热情，也有年青人的正义感。他哭，他笑，他爱世人，他也有恨，但却从未想到自己要杀人。

八年前，他被诬流役边塞，他向命运低头，从不怨尤。

八年前，流配途中，在西安府起解，一百十七名囚徒，到达肃州卫死得剩下四十九名，押运的官兵也死了八个。他也认命，顾不了自己，尽全力拯救被虐待、被累死的同伴，毫不反抗。

八年，近三千个日子，他像牛马般劳动、受苦、受凌辱，艰苦备，但他从未想到向虐待者报复，也从未想到向命运反抗，更从未向冥冥中的命

运之神提出抗议。

但今天，八年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怨恨，终于化成燎原之火，一发不可收拾。

他要杀人，这疯狂的念头令他体内起了奇异的变化。

他怀著血海深仇天涯海角找凶手，误闯李府情有可愿，他已一再向对方道歉，捱了致命一钉，他认为理该受报，咎由自取。

但子午断魂做得太绝，为何那天要如此折磨他？为何非要他的命不可？假使没有姓叶的黑袍老人援手，他岂不早已含恨九泉？身死他不足惜，血海深仇未报，他委实不甘心。

杀人的疯狂念头如山洪骤发，一发便不可遏止。激动已到了危险的境地，到达了最高峰。

子午断魂受不了这种气氛的压迫，突然沉喝：“下他，要活的。”

最右首的狠贼一声大吼，挺剑疾冲而上。

这一声大吼，激动的中海突然浑身一震，一声怒啸，声震云霄，手中钢叉突然脱手飞掷，人亦随叉疯狂地扑出。

狠贼冲势太急，也未料到中海也突然前扑，双方来势太急，钢叉的来势更凶。电虹一闪，钢叉已势如雷霆迎胸飞到。他吃了一惊，想躲闪已来不及了，百忙中全力一剑挥出，闪身避叉。

“铮！”剑叉相交，其声震耳。

叉沉力猛，狠贼在百忙中用剑去挡，怎吃得消？剑脱手飞抛，叉已贯胸而入。

“糟！”子午断魂惊叫。

“啊……”狠贼发出一声濒死的狂号，令人闻之惊心动魄，毛骨悚然。

狠贼的尸体被叉带得向后倒飞。

子午断魂和另一名悍贼在同一瞬间飞步抢出。

同一瞬间，中海到了，抓住叉柄一声怒吼，顺手将叉上的尸体扫出，人化狂风，叉似怒龙，跟著尸体疯狂地冲入两道剑芒中，人影乍合，罡风大作，龙吟震耳。

“铮铮铮铮！”暴响似连珠炮爆炸，剑芒倏敛，狂风徐止，火星飞溅，人影乍分。

“噗！”先前从叉上飞出的尸体重重地抛跌在小茜的脚前，浑身是血，飞酒著的血花溅了小茜一头一脸，水红色的劲装出现了不少血桃花，惊得她尖叫出声。

子午断魂连连向侧急退五六步，脸色大变，剑上出现了两处豆大缺口，左肋下衣裂血出，持剑的手不住颤抖，仍可听到隐隐剑吟。血不住往下流，向下流，人亦摇摇欲倒。

另一名悍贼跟舱退出五六步，胸衣尽裂，三道大血缝触目惊心，已可看到断胸骨，成了个血人，显然是叉尖从上至下在胸前扫过。

他“呃”了一声，“当”一声长剑坠地，接著仰面便倒，滚了半匝，方在地面上抽搐，呼吸渐绝了。

中海也退了两三步，左外臂和右胯外侧，血往外涌，捱了两剑。

爸叉断了一枝外尖，他双手横叉，脸色冷峻，盯住悍贼的尸体，颊肉不住抽搐，双手在发抖，眼睛瞪得大大地，如见鬼魅。

“哎呀……”人群中爆出惊怖的叫声，胆小的人纷纷逃走。

李膺步行赶来的近四十名精壮大汉，挟刀枪恰好赶到，惊骇地在外围布阵，不敢冲上。

人群大乱，呐喊声、惊叫声乱成一团。

中海似乎神智一清，不住猛摇脑袋，像要将眼前的惨象摇落，也像是要将昏眩感抖走。

小茜狂怒地冲出，克袭也挺剑从右欺上。

中海钢叉一抖，虎目怒睁。两人吃了一惊，勇气全消，站住了，脸现惧容。

踏进两步的子午断魂，也打一冷战止步。

中海冷厉地盯住子午断魂，用冷漠而阴森的声音一字一吐地说：“子午断魂，刚才你就该使用你的子午断魂钉，看今天你能不能打我一钉？”

子午断魂大惊，凶焰尽消，恐惧地问：“你……你是谁？”

中海愤怒地撕开胸襟，露出里面疤未全落十分刺目难看的伤痕，切齿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那可恶的女儿烧的伤疤仍在，你忘了？”

子午断魂心胆俱裂，感到两膝发软。

小茜“哎呀”一声尖叫，以手蒙脸。那天她敢用火烧烙中海，今天看了斑剥的伤疤却受不了啦！

“你……你就是……是……”子午断魂脸无人色地叫。

“我，大地之龙。一报还一报，你上吧！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让你的女儿一起上。”中海厉吼，转向小茜叱道：“泼妇，你今天报应临头，上！太爷要看清你的心肝是甚么颜色。”

小茜娇横成性，气得忘了利害，一声娇叱，急冲而上，招出“射星逸虹”，走中宫抢先出手。

“退！”子午断魂惊叫，急冲而上。

叫晚了，双方接触如电光石火，“铮铮”两声暴响，小茜的剑向上急荡。

中海收叉头现叉尾，“噗”一声击在小茜的左腋下，应手便倒，连叫也未叫出，便被中海一脚踏住小胛踩在脚下，挣扎不了啦！

中海叉尖一抖，对正了冲来的子午断魂，发出一声令子午断魂做梦也会惊跳而起的冷笑。

子午断魂打一冷战，站在丈外进退两难。

克袭自知差劲，站在两丈外发抖。

“上！”中海大吼。

子午断魂浑身一震，剑几乎失手坠地，脸色死灰，发著抖说：“老弟台，我……我向你道……道歉，饶……饶了小……小女……”

“你呢？”中海冷笑著问。

一阵寒颤通过子午断魂的全身，大汗从他的额上如雨般沿眼角向下流，战抖著说：“老弟台，我我……我愿让……让你打……打一枚暗器。”

中海仰天狂笑，说：“你打的如意算盘真够精，可是，你可曾想到我大地之龙的暗器也是淬了奇毒的？你见过见血封喉的暗器么？”

子午断魂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绝望地说：“阁下之……之意……”

“你们都得死！”中海厉叫。

人丛的西面，不知何时来了三名男女。两个男的年约四十开外，雄壮结实，背了包里，腰下悬剑，挂著百宝囊，穿一袭青紧身，威风凛凛。

中间的女娃儿好美，美得叫人屏息，瓜子脸，粉颊红馥馥，有两个隐

约可见的笑涡儿。

远山眉，钻石般的大眼睛，睫毛如扇，又黑又长。琼鼻，樱唇小口一点红。穿一袭黑缎劲装，外罩同色轻绸大氅、迎风招展，氅袂飘飘。小蛮腰细得要命，胸前却又发育得那么匀称。

女人穿黑衣好看的不少，她是其中最好看的一个。

三个人站那儿看热闹，带了兵刃自然是武林人，但他们没有丝毫插手的意思，冷眼旁观，坐山观虎斗。

子午断魂硬著头皮向四周一指，说：“老弟台，你能逃得过两村的人围攻？”

“你要见识见识么？”中海冷笑著问，又道：“你看过羊群困得住猛虎么？我可没见过。”

子午断魂完全崩溃了，丢剑说：“好吧！我死，但子女无罪，你动手吧！”

中海冷笑道：“你这种话真教人受不了，我不懂贤父女两人共犯的死罪，为何只由你一个人相抵呢？用火烙我的人是你这位千金，她要是不该死，你更不该死罗！”

小茜在中海的脚下扭动，尖叫道：“爹，救命，救……救救女……女儿。”

中海脸上涌起刻毒的笑容，又尖徐降，冷冰冰地说：“你叫吧，愈大声愈好，等会儿你就叫不出来了。”又尖血迹斑斑，停在她的咽喉上。

“救……救……救……”她嘎声狂叫。

子午断魂以手蒙脸，踉跄后退。

后面的黑衣少女正想走出，被两大汉阻住了。左面的大汉低声说：“小姐，不可，姓李的满手血腥，罪有应得，难道你不知那位泼浪货的底细？”

前面的人丛中，突然钻出一个憔悴的妇人，颤巍巍地远远跪下，哀叫道：“苍天保佑！”

壮士爷，一切罪过请让老身担待，饶了拙夫和小女吧！求求你，老身愿死在壮士爷的叉下……”

中海浑身大震，死瞪了老妇一眼，大叫道：“大嫂，你可知尊夫一生之中，杀人越货的杀了多少人呢？你嗅到他手中的血腥味么？你看到六天前尊夫用毒药钉打我么？你看到令千金与尊夫在我濒死之前，迫得我死去活来，用火烧烙我的胸膛么？你看，看吧！问吧！问问他们为何要对这外乡陌生人如此残忍？”他指著胸前的伤疤，叫声凄厉。

熬人磕头一如捣蒜，哭叫道：“老身确是甚么也没看到，可是，却看到爷台要杀拙夫和小女。老身只求求你大发慈悲……”

她不是磕头，那叫崩角，一磕一磕，额上鲜血直流。

中海长叹一，大叫道：“子午断魂！”

子午断魂如被雷击，浑身发抖，恐怖地向中海注视。

中海虎目怒张，吼道：“子午断魂，散掉你造孽得来的钱财，洗心革面做人，迁到偏僻处买田种庄稼，你能应么？”

子午断魂颓然跪倒，上前抓起剑，高叫道：“李家谋如果办不到，有如此手。”

他左肋下血仍未止，脸色死灰，整条左腿鲜血淋漓，但他仍能吃力地举起剑，伸出已有点不听指挥的左手，一咬牙，便待砍落。

“住手！”中海大吼。

子午断魂茫然地举著剑，剑不住抖动。

中海一脚踢翻小茜，大声道：“你左肋已断了两条肋骨，受伤沉重，再砍下一手，你就死定了。一念之差，天必佑之，不必残害父母所留的肤发，我让上苍替你今天所说的话做见证。你这个女儿如果不严加管教，日后你将死在她的手中。再见了，好自为之，愿他年相见时，咱们是好朋友。”说完丢了钢叉，掩上破襟，大踏步走过仍在磕头的老妇，说：“大嫂，该起来了。俗语说：家有贤妻，丈夫不遭横祸，你也该反省反省了。”说完，大踏步从村民让出的路向前走，扬长而去。

子午断魂终于支持不住了，仆倒在他自己流下的血泊中，浑身猛烈地颤抖。

中海沿小径向东走，到了李厝舆程厝中间的山嘴，突然站住，双手叉腰屹立如山，冷冷地说：“不必再跟了，要动手就动手吧！”

他全神留意身后跟踪人的举动，脚步声已近身后，方倏然转身。接著，他的情绪松懈下来了。

他所接触的是善意的目光和灿烂的笑容，共有三个人，两男一女，男的气度恢宏，女的清丽脱俗，三个人迎面而立，正向他善意地微笑。

他觉得眼前一亮，心说：“好美的小泵娘，可把小素素比下去了。”

他也善意地一笑，说：“对不起，我以为诸位是程厝的人。”

泵娘恬静地一笑，笑得好温柔，伸手在百宝囊中掏，一面说：“是我们不好，不该在这时跟踪的，你流了太多的血，得赶快包扎起来，出门人得多保重，是么？我这儿有家传的好金创药，聊致敬意，壮士尚请笑纳。”

左首的中年人接过她手上的药包，走近中海，将药包塞在中海手中，豪放地说：“老弟，我姓崔小名槐，那一位是我的兄弟，崔榆。姑娘是家主人的二小姐，家主人姓吴。今天看了老弟的所为，我心中佩服，但口上我仍然说不太得当。”

中海接过药包，向姑娘欠身道：“谢谢吴姑娘厚赐，感激不尽。”

崔榆也过来说：“老弟尊姓大名？恕兄弟寡闻，老弟的大地之龙名号，兄弟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知老弟在何处得意？”

中海心中涌起警戒的念头，说：“小可姓海，名龙。流浪江湖，以草头郎中混口饭吃，匪号是信口胡诌的，倒教两位见笑了。”

草头郎中，是指以草药治病的人，也属于走方郎中之列，但与祝由科不相关连，祝由科以符水治病，列为邪魔外道。他这么一说，姑娘有点难为情，赠药给郎中，岂不是有在孔夫子门前卖文之嫌？但她不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反而十分欣赏中海的坦率，柔声道：“海壮士大仁大义，委实难得，像壮士刚才的所为，任何所谓英雄豪杰之士也难以办到的。恨易怨难，没有超尘拔俗的侠义襟怀、英雄肝胆万难臻此。海壮士，不知有何需要我们效劳之处么？”

中海摇摇头，答谢道：“吴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当然，出门靠朋友，在下当然也有困难，只是姑娘也难以解决。”

“壮士可否说说看？如能辨到，愿效微劳。”姑娘含笑问。

“难在言语不通，在下只能在贵地乱闯，倒像个没有头的苍蝇。”中海怪腔怪调笑著说。

泵娘噗嗤一笑，摇摇头，说：“这确是难题，难难难！可惜我们有事在身，不然倒愿为海壮士作向导。”

中海退在一旁，躬身道：“不耽误诸位了，后会有期。”

三人行礼告别，姑娘已远出十丈外，仍转头向中海点头致意，显然她对中海极有好感。

越过李厝，中海找到藏在草木中的包里，里了伤换好装，背起包里来至小径，洒开大步奔向雁石，一面自语道：“目下唯一的线索全寄望在疤眼老三的身上了，但愿他确是真凶，我可不怕他们海宇五雄。再就是我得顺道看看神针冷冰，看他所用的神针是不是我家的家传至宝。程狗官被强盗洗劫灭口，雕龙金针必定落在强盗手中，那些东西只有针灸郎中派得上用场，我必须从强盗和针灸郎中身上找线索。”

同一期间，潜山九虎已经到了建宁府，打听出海宇五雄还未入闽，便向浦城迎去。中海养伤六日，倒被潜山九虎抢先了一步。

海宇五雄自命不凡，他们的艺业确也值得骄傲，凶焰嚣张，到了这一带闽浙山区，他们根本不再隐起行踪，大摇大摆地长驱直入闽境。

那时，闽浙两地治安之差，为天下各地之冠，地脊民贫，离海岸百里便人烟稀少，汛地的兵力薄弱，只能控制沿海一带城镇而已。

因此成了为非作歹之徒遁隐的天地，亡命之徒也在这一带生根，成为地方上的大豪。

辟府鞭长莫及，兵力薄弱，疏于治理，以致后来倭寇乱起，闽浙两地饱受蹂躏。

海宇五雄不敢在中原地区横行，专在穷荒边区为非作歹，五人五骑在浙境快活了百数十天，开始向闽境流窜，他们深信没有人敢和他们作对。

这天，他们光临浦城，落脚在城西五里地的孤山，是一座从平地故起的小山，四周阡陌纵横，沟渠罗列，从平原中挺然而起，居然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四胜，是本城的名胜游乐场。

五个大名鼎鼎的强盗居然敢在这四方瞩目的名胜地区落脚，可知他们狂妄到何种程度，根本没将官府放在眼下。

在未到达地之前，他们便将该地的官绅大豪打听得清清楚楚，然后拟定动手的大计。这次他们志不在浦城，而是西南面与松溪交界处丛山峻岭中的小山村——碧云谷。

那儿是过去曾任浦城马鞍坑主事吴某的故乡。马鞍坑是银矿，主事的人当然有金银。

第七章

碧云谷的北面五里地，叫芳尾镇，也是大富翁许某的故乡。许某曾主事尤溪银屏山银矿场二十余年。

据说，房舍墙基，全是铸巨型银砖所砌成云云。

海宇五雄落脚处，是山西风景最优的孤园。孤园的主人据说是南浦城的首富，其实是闽浙地区的江洋大盗。

甬园后面，是一座散落著亭台楼阁的大花园，其中有成队的歌姬，有俊美的僮仆。海宇五雄被安置在园中。

这天荷花池旁的小亭中，海宇五雄与主人的三名爪牙在桌上画出碧云

谷的地势，正在商量下手的步骤。

远处月洞门外匆匆奔来一个家仆，直趋亭下行礼叫：“启禀金爷，潜山九虎专诚求见。”

海宇五雄的老大锦毛虎金文硕，身材健壮如牛，生了一头有红有灰的头发，暴眼、朝天鼻、血盆大口，留著大八字胡，高颧骨，耳后见腮，年已五十出头。他暴眼一翻，大声叫道：“叫他们进来好了。”

仆人走了，老二活阎罗魏光耀哼了一声，说：“这几个小混混，大概是报财路来了。”

疤眼老三叫做鬼丧门陶宜，高高的身材，像貌狰狞可怖，豹头环眼，腮骨宽大，所以是国字脸。

满脸横肉，左眼角的刀疤拖得相当长，疤口隆卷，整个环眼变了形，看上去十分可怖。

他桀桀笑，说：“如果不是报财路，咱们用他们的心肝下酒。”

老五夺魄无常长相更邪恶，用枭啼似的嗓音说：“不错，我想他不会报财路，必定有所求而，老三的话我反对，这种人留著有用，杀之可惜。”月洞门人影出现，插翅虎领先踏入园中。

海宇五雄抹掉桌上的图案，散坐在四周的躺椅上，靴子往桌上一搁，一股子烂污劲，至于本宅的三个人，则早已走了。

潜山九虎在亭外排成一列，躬身而立，显得极为卑下，由插翅虎将梓潭山打劫运金队的经过说了，再将从天罡星处得来的有关中海的消息一一陈明。

表眼丧门静静地听完，“砰”一声，拍在桌上，倏然站起，鬼眼乱翻，怪叫道：“见他娘的鬼！我那儿来的这种朋友，大地之龙？哼！好狂的口气，我怎地没听过这号人物。瞧你他妈的说了一大堆废话，到底是真是假？”

插翅虎被怪叫声吓了一跳，慌不迭地说：“千真万确，字字属实，晚辈岂敢在诸位前辈面前造谣生事？”

锦毛虎抱著肚子摇晃著脚，阴阴一笑道：“很好！很好！许久没遇上敢找咱们的人了，叫他来消遣消遣也不是坏事，欢迎他来。”

老四沧海神蛟姜杰素以工于心计著称，在五雄中，他是唯一的智囊，不但水性超凡拔俗，肚子里藏的墨水也不少，提得起刀剑，抓得稳笔杆，而且一表人才，像貌堂堂。

他冷静地扫了九虎一眼，慢吞吞地说：“唔！有一点不对劲，那大地之龙既说与老三是朋友，又说曾与老三联手做案而结怨，前言不对后语，大有可疑。如果他是高手名宿，不可能不知咱们的行踪。如果是初出道的小混混，岂会公然自寻死路来找老三？老三，想想看，你到底从前有没有姓海的朋友呢？”

“见他娘的鬼！那儿来的姓海朋友？”

沧海神蛟神色一正，说：“如果那小子真是找老三，咱们可能遇上对手了。”

“老四，何以见得？”锦毛虎问。

“他能以一个人戏弄九虎，自非等闲之辈。天罡星那家伙也是一山之主，功力虽不登大雅之堂，但平时口下从不留德，江湖上值得他称道的人少之又少，他既然说大地之龙了得，那小子想必不会差劲。他到处打听咱们的消息，如果没有所恃，难道他活腻了？因此咱们得留神些儿。”

“留神？见面我活剥了他。”鬼眼丧门大叫。

“老三，听老四的。”锦毛虎叫。

沧海神蛟仍然慢条斯理地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不能太大意。”

“依你之见呢？”锦毛虎问。

“咱何先不动声色，好好伺候他，看看背后指使他的人是谁？我有点怀疑是近年来那位武林神秘客派来找咱们的使者，如果咱们鲁莽，恐怕要受到可怕的报复，千万不可大意。”

“武林神秘客又能怎样？咱们决不受人驱策，他要是不愿意，咱们拚了。”老五夺魄无常大叫。

沧海神蛟摇摇头，说：“话不可这么说，能自由自在当然好，谁愿意听命于谁？但神秘客如果真要对付咱们，咱们也不能不慎重打算，何况连玉麒麟也被对方所收买，咱们委实别无自全之道。所以我认为走一步算一步，能自立一天算一天，尽量少和神秘客的人打交道，免得被他套住咱们的脖子牵著走。假使大地之龙是神秘客的使者，咱们可以和他虚与委蛇，套些口风并无不可。”

老二活阎罗插口道：“咱们可引他到碧云谷，在无人可见处和他见面，再……”

沧海神蛟以眼色制止活阎罗再往下说，并向下面的九虎瞥了一眼，示意不可泄露口风。

然后向下叫：“罗老弟，这消息还有谁知道？”

插翅虎恭钱地说：“不知道，晚辈没听天罡星说过。”

沧海神蛟举起左手的食指，在喉下虚拉两次，那是他们五雄之间的信号，意思是准备杀人。一面向同伴打手式，一面说：“罗老弟，可否将那家伙的面貌详加说明？”

九虎有两人那次盯了中海和天罡星足足半天，当然不陌生，于是便将中海的像貌一一详说了。

五雄逐个站起，伸伸懒腰向下走。

沧海神蛟一面问：“罗老弟，多承老弟前来报讯，十分感激，兄弟希望老弟们能助咱们一臂之力，自当厚报。”

插翅虎不知死之将至，笑道：“晚辈能为诸位前辈尽力，深感荣幸，岂敢望报？前辈能宰了那家伙替晚辈出口怨气，晚辈已感激不尽了！有何差遣，尚请明示，晚辈愿尽绵薄倾力以赴。”

沧海神蛟哈哈一笑，拍拍插翅虎的肩膀，说：“老弟真爽快。其实，兄弟只有一件小事麻烦诸位，就是请诸位到枉死城玩玩……”

“啊……”插翅虎狂叫一声，挫倒在地，左肩全碎，血溅骨肉飞，脖子也断掉一半。沧海神蛟的铁沙掌歹毒绝伦，一拍一削，插翅虎怎能不死？

同一瞬间，另四雄已同时发难。

夺魄无常双手一伸，“咕咕”两声脆响，自袖底飞出两丛青芒，每丛五道，急劲绝伦，一闪即至。活阎罗抓住身旁的一头虎，一声狂笑，一拳捣出，击中对方的咽喉，喉断颈折。

只刹那间，九具尸体横陈亭下，突如某来的袭击，九虎没有丝毫逃命的机会。

五人返回亭中，沧海神蛟凛然地说：“咱们不该自说自语，让这些家伙听出咱们对武林神秘客不满的口风，不宰了他们，后患无穷。”

锦毛虎往躺椅上一靠，蛮不在乎地说：“杀几个小辈用不著废话，说咱们该如何对付大地之龙？老四你倒是说说看。”

沧海神蛟坐下来徐徐发话道：“咱们先假定那家伙是武林神秘客派来的使者，也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高手。咱们既不愿受命于人，所以必须宰他。但咱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外人知道咱们已和他会过面，所以要将他引入碧云谷荒山野岭的无人地带，盘问清楚后再下手灭口，也许可在他的口中探出近来震动江湖那位神秘客的底细哩！”

“妙？”锦毛虎鼓掌道。

“在何处动手呢？”活阎罗问。

沧海神蛟在桌上重新将碧云谷的形势划出，指手划脚地说：“咱们有坐骑，可以从浦城的东泉巡检司入山。先在建宁放出空气，说咱们已到松溪做案。瞧，进入碧云谷只有一条小径，全是丛山峻岭，谷北是芳尾村，相距只有五里地。从东泉前往必须先经过芳尾。那家伙从府城来，必定先经过碧云谷，咱们暂时不向碧云谷下手，在谷中等他。两村中间，谷东岔出一条小比，十里地有一座平原。说平原是假，其实是一片黄沙碎石堆叠的河床，鬼怪出没，蛇蛇横行，叫做黄泉坡，是从来没有人敢进入的鬼地方，正是下手逼供的好所在，没有人会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咱们假定他是唯一劲敌，即使他能接下咱们五人围攻，也难逃一死。”

“为什么？”锦毛虎不解地问。

沧海神蛟桀桀怪笑，说：“我的故乡是福宁州，对这一带山川、地势、异物了如指掌。

世人但知建宁府的梦水出产奇毒无比的短独蛇，也叫蝎，能含沙射影，中处溃烂而死。其实，黄泉坡的所谓鬼怪，就是这种龟形的三脚毒蛇在作怪害人。这一带的蝎比建宁府梦水所产的更大、更毒，我的暗器黄蜂刺就是用蝎毒淬练的，中者岂能不死？解药只出产在本城西南百里地的太湖山上，山顶的湖叫圣湖，湖中的芙蓉石上便有这种解药。咱们将他引到黄泉坡，如果他比咱们高明，便引他到蝎蛇多处，他将插翅难飞，必死无疑。”

“好，就这么办。”锦毛虎鼓掌叫。

沧海神蛟得意地狂笑，说：“算行程，那家伙当在这几天中到达，咱们必须立即进行，一面放出消息，一面前往黄泉坡勘察该地形势，以便布置天罗地网。同时，咱们早些到芳尾快活一段时日，听说那儿不但金银珍宝很多，值得销魂的女人也多著哩！”

“咱们明天就走，听你这么一说，他妈的！我的心里可痒著呢！”锦毛虎怪叫。

同一时间，中海已离开了延平府，踏上至将乐百丈山的旅程。

百丈山，在将乐的北面约百里左右，许久许久以前，这一带山区是禁区，是越国越王的避暑地，在山上建有亭台楼榭，开辟了一条大道，路程相当近。可是近两千年来，这一带已湮没在丛莽中，沧海桑田，已非往昔的胜境，只有一条小径满山盘旋，不辨东西南北，需要走上一天才能到达山上硕果仅存的破古庙。据说，山西北有一条秘径，可抵江西的南丰，但很久很久没听说有人走了，大概已无迹可寻了。

百丈山是总称，其实，那一带全是无尽的山岭和古林。距县北不足三十里，有一座插云奇峰，当地的土著也称它做百丈山。山南有一座小山村叫做百丈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这就是名医神针冷冰的居所。

百丈村看上去十分荒凉，相距最近的村落也在十里开外。在本地，神针冷冰的名号反而知者不多，只知他是个交游甚广，喜爱栽花种药的怪人，人如某名，冷冰冰地极少有笑容。

有一幢大宅院，婢仆众多，不种田而富有，附近的人都称他为冷爷。

但在江湖朋友的口中，这位冷爷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少人不远千里而来，跋 前来就教，治伤、疗疾、配药、拔毒，他不管对方的身份为人如何，来者不拒，但必须先缴交他指定的诊金，不然即使死在他的大门口，他也无动于衷，怪得不近人情。

因此，这条小径经常有外地人进出，当地的人也不以为怪，皆认为进出的是冷爷的朋友。

中海对神针冷冰所用的针，只抱著看一看的念头，当然也希望能发现他龙家的家传雕龙金针。但他身上无钱，想装病求治也力不从心，因此，他并不急于赶路，希望在途中遇上前往求医的人好结伴同行。

到武夷山必须从建宁府走崇安，所以他将包里和骨匣暂时寄存在延平府城的客店中，以一天两百里的脚程赶到将乐，在北门入山要道上等候机会。

县南面临将溪，是城区最繁华的地方，城北却是住宅区，相当僻静，只城外有一段小街，散处著不少贩卖杂物的店铺，供应附近村落的日常用品。

最北面街尾，有一座破败的小庙，叫做灵光寺。说是寺，不如说是庙倒来得恰当些，因为里面供的既有神，也有佛、菩萨，主持不是和尚而是庙祝，神佛一家，不伦不类。从前也许确是寺院，破落后便无人过问，主持挨不住清苦行脚云游去了，地方人士只好找来了两个孤老头来主持，把神像也搬入，便成了神佛一家的破庙。

中海缺少盘缠，只好在庙宇中投宿，晚间到达，被安置在庙后厢破败凌乱的禅房中安歇，老庙祝居然热心地替他张罗茶水，并不见外欺生。

一等三天，每天在庙门口留意过往的岔眼人物，愈等愈心焦，偏偏等不到至百丈山治病的江湖人士。

这天，他决定如果没有希望，必须走一趟百丈山了。一早，吃了一顿薯签野菜煮就的早餐，坐在庙前的石阶下，捺下焦躁留意往来的行人，希望有奇迹发生。

皇天不负有心人，居然被他等著了。

城门方向，一乘山轿缓缓而来，轿门下放，三面窗也放下了，可以清晰地看到轿中的乘客乃是一个脸色枯黄，年约四十上下的中年人。大热天，穿得甚少，可以看到中年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瘦骨嶙峋，大概是重病缠身多年，去死不远了。抬轿的轿夫一点也不费劲，但走得很慢。

轿前后，共有五名仆人打扮的壮汉，背著包里，带了单刀、铁尺等防身兵刃。显然，山轿里的病夫不是普通人物。

中海心中狂喜，心说：“谢天谢地，可给我等著了。这人患的是久年腿股风，不但须用针，还得用灸，妙极了。”

他刚站起，山轿已在庙门停下了，一名体面的长随健仆挪了挪腰间的单刀，向中海含笑走近抱拳行礼。

中海堆下笑，迎上抱拳回礼。

健仆不等他发话，说：“打扰兄台了，讲问这儿可是到百丈山的大道么？”

说的是官话，带些苏杭口音。

中海笑道：“不错，正是至百丈山大道，诸位是前往找神针冷爷的？”

健仆大喜，认为可找到一个言语相通的人了，说：“正是，敝主人身患痲症，正待前往请冷爷妙手回春，但不知到百丈山冷府还有多少路程？”

中海已将冷府的路径打听清楚，问：“诸位从未来过么？”

“不曾，敝主人乃是慕名而来，尚望台端指引。”

“哦！没来过嘛……恐怕……这条路是小径，岔路甚多，而且百丈山不只一座，恐怕走岔了便耽误时光哩！自此向北走，可以沿途询问，免得走冤枉路。”

健仆眉头深锁，苦笑道：“真要命，咱们远道而来，言语不通，沿途如何问路？兄台，可否劳驾帮忙请一位向导？”

中海故意装出为难的神情，说：“这……这……即使有人受请，依然言语不通。”

“务请兄台多多帮忙。”

中海泰然地说：“这儿到冷府来回近百里。要耽误一天。这样吧！小可领诸位前往一走，怎样？”

健仆大喜，不住卑手谢道：“有劳兄台了，感激不尽，到了地头，定当厚报。”

中海走下台阶，说：“些须小事，不必多言谢，这就走，小可领路。”

两人在打交道，轿内的主人只用一双无神的眼睛向中海打量，不动。

中海在前领路，与健仆并肩而行。从健仆的口中，知道轿中的主人姓冯，名略，浙江金华府人氏曾任职南京亲军卫指挥使司所属的金吾右卫，扶病致仕，已经五年了，几乎请遍了附近数十府的名医。上月，听一位曾在江湖走动的朋友说及这儿的怪医神针冷冰，因而降尊纓贵前来求治。健仆姓霍，名远。据他说，主人冯略早年也曾经闯过江湖，有一门远亲姓牟，名子秋，目下不知流落何方，善用一把铁爪，据说混得不错，在江湖略有名气，绰号称虎爪追魂，在大江南北字号叫得倒也响亮，只是不长进，专做些杀人放火的勾当。

中海不以为意，并未留心听霍远的话，一面唯唯否否敷衍，一面在思索如何接近神针冷冰看金针。

知道了冯略的病情，他心中不禁有些失望。皆因冯略的腿股风用不著金刚针和双龙针，最多可能，用长针而已。他家传的金针最完全，共有卅二种针，长度自一寸六升至一尺二寸，粗者如豆，细者如发，细针根本雕不上龙形图案，真正雕了龙的只有六枝针，那是四寸的披针和大针，六寸的放血三针。七寸的长针，八寸的金刚针，和尺二的双龙针而已。针盒盖上面，雕了双龙戏珠图案。

按冯略的病情，很可能用长针，但慎重些的医生则宁可小心些不用长针冒险。

然而无论如何。他得前往一试，不要说神针冷冰这位名医，任何有名的针灸郎中他也得登门造访皆因这盒金针只有针灸郎中方用得著，旁人要来无用。这种针虽然叫做金针，其实并非金造，金质太软，岂能做针？针色也不是黄的，其白如雪，乃是白金揉精钢所造，坚硬，强韧，弹性，不挠，出自名匠之手，不是行家谁也看不上眼，但如果订制，价值千金。

所以他必须找有名的针灸郎中，普通的针灸医士买不起，也不会用这

许多针。

卅余里路，要不了两个时辰，辰牌未已便到了。

冷府果然够气派，厚厚的高大风火，包围著里面的十数栋楼房，有规有矩，有章有法，大户确是宏大宽阔，壁上挂满了山水名画和患者送来歌功颂德的匾轴，但似乎有点大而无当，登门求治的人太少，宅中的人丁也少，看去冷清清地，冷寂空漠，像是主人不在家的山中别墅。

只有一个门房，问明了来意，领著山轿抬至大厅下，敲响一只小金钟，吩咐一声“请厅里坐”，迳自走了。

中海心中暗暗纳罕，这位名医的架子大得出奇哩！连一个门房也冷冰冰地不近人情，难怪门可罗雀没有病人上门，也难怪诊费高得不二价，任意需索，怎算得悬壶济世的医家？简直是明敲竹杠的医中之盗嘛！

沿途他已和霍远攀上交情，替霍远张罗，表现得十分热情，几乎成了仆人中的一员，巴结地和霍远将冯略扶出山轿，送至厅中的躺椅上。

冯略倒也客气，被他的热情所感，不住含笑道歉。

不久，内厅门出来了一个管家打扮的人，大刺刺地问：“诸位是前来治病的？”

霍远上前行礼，堆下笑说：“家主人姓冯，小可姓霍，远自浙江金华而来，慕冷先生的大名，前来求诊。久仰冷先生……”

管家摇摇手，抢著说：“我是本宅的管家，敝主人等会儿方能出堂，且请稍候。”说完，迳自进入左厢走了。

中海直摇头，大起反感，心道：“如果是急症，急惊风遇上慢郎中，岂不完了？”

不久，步声响起，一名小童跟随著一个大马脸的白发老者缓缓出到堂前。中海向来人打量著，心说：“这家伙冷得可以，难怪姓冷，名符其实。”

这人年约古稀，白须白发，大马脸甚少血色，吊客眉，眼眶深陷，眼神凌厉冷峻，鹰鼻，薄唇，一股阴森森的神色令人望之心中发寒。

霍远上前长揖到地，堆下笑问：“小可霍远，老伯可是冷先生么？”

马脸人冷冷地点头，冷冷地问：“是你的主人病了？”

那时，先生的尊称十分高贵而未普遍，本朝初为人尊称先生者聊聊无几，像刘基、宋濂、方孝孺等等，连皇帝也称他们为先生。这位郎中听人叫他先生，他居然大刺刺地受之无愧。

霍远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毫不介意，说：“正是，家主人身罹奇疾，五年于兹，毫无起色，久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

“好，好，让老夫看看再说。”神针冷冰挥手说，向躺椅旁走来。

中海让在一旁，冷眼注视这位名医如何探症。

冯略下肢瘫痪不能移动，在椅上抱拳行礼道：“区区姓冯名略，身患恶疾，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拜请先生大安，望先生一展妙手起晚生之沉痾，不胜铭感，可叹区区起坐不便，不能全礼，恕罪恕罪。”

神针冷冰木无表情，仅嘴角动了动而已，小童送上锦墩，他自顾自坐下，冷冷地看了看冯略的气色，用强而有力的大手把脉，搬了搬冯略的腿部，也不问病疾，目光转盯住一旁屹立的中海，向中海上下不住打量，久久方说：“腿股风并非顽疾，只是你们未遇上名医，拖延日久，很讨厌。”

冯略深深吸入一口气，焦急地问：“冷老先生……不知……”

“老夫负责替你治好，你们可在舍下住上十天半月。老夫这儿的规矩，

阁下定然有所耳闻。诊金、药资、住宿，共银五百两，可先向敝管家先行付清。”

中海吓了一跳，在湖广地区，斗米折银两分余，折钱一百五十文左右，一石米不过二两银子。这家伙狮子大开口，五百两，简直比强盗还凶。

避家已带了两名家仆从东厢出厅，等待验银子。

霍远向手下举手一挥，向神针冷冰说：“敝主人带来金锭，请验收。”

包里打开，二十锭黄澄澄的十两重赤金一一堆放在桌上。管家取了十三锭，一名仆人取来一锭五两重的放下。

“家主人决不多收，退回七锭半，余数请收好。”管家说。

一两黄金折四两银，退回七锭半，果真是不二价，少不行多不要。

“将冯爷抬入病房。”冷冰向管家说。

中海向霍远招手，说：“霍兄，咱们俩将老爷抬入。”

避家招来两名仆人，伸手拦住中海，冷冷地说：“不必劳驾，病房不许外人擅入。我领诸位到西厢安顿歇息，贵主人自有本宅的人伺候。”

中海心中一凉，糟了！病房不许外人进入，他无法看到冷冰所用的金针啦！

两个仆人已抬起冯略所坐的躺椅，向内堂走了，他想要跟入，但显然决难如意，花了半天功夫，前功尽弃。

霍远很大方，将一锭黄金塞入他的袖中，笑谢道：“海兄，多蒙引领，些小意思不敢言谢，尚请笑纳。区区在这儿尚有一段时日逗留，如有困难，请来知会一声，再会了。”

神针冷冰一直在冷眼打量中海，并未入内，突林问：“这位村夫不是足下的同伴么？”

霍远恭敬地答：“不是，小可在城北问路，碰上这位海兄，承海兄不弃，鼎力相助，一路引领到尊府来了。”

冷冰鹰眼炯炯，向中海问：“阁下不是本地人？”

“小可是外地人。”中海冷冷地答。

“你似乎没来过。”

“这不是来了么？”中海针锋相对地答。

“为何而来？”

中海心中一动，冷笑道：“想见识见识阁下的神针妙手是不是浪得虚名，可惜贵管家不许在下在一旁见识，遗憾之至。”

冷冰狠狠地瞪说他，冷笑道：“你也会用针？”

“在下不甘菲薄，阁下不见得比在下高明。”

“你懂些什么？”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中海傲然地说，要激怒对方。

冷冰果然大怒，厉声说：“说说看，刚才那姓冯的该怎样下针？”

鱼儿上钓了，一不做二不休，中海冷笑一声，问：“阁下，是问你如何下针呢？抑或问我？”

冷冰顿了顿，冷冷地说：“两者都问，怎么？你似乎很狂。”

“我比阁下年轻，当然狂些。我认为你必定用锋针取环跳，毫针取背俞，然后灸天柱。”

冷冰似乎吃了一惊，问：“你呢？”

大门口脚步声震耳，靴子踏在石阶上清脆响亮，有莽撞鬼到了。

中海淡淡一笑，说：“我么？加取阳陵泉，用长针。再内用药提补，用加减补血汤，当归黄耆为君，半夏防风为臣，能养血方能生气。但仅用针药，不能竟全功。”

“为何不说完？”冷冰沉住气问。

中海举步欲走，一面说：“金针取穴时以内功相辅，事半功倍，不然只好挟患者疾行拖曳片刻，乘气动血行时针药齐下，三天内灸处痂落，必起沉痾。你还要十天半月，功夫不到家，诊费一百二十五两黄金，你真开得了口。”

他转身欲行，一眼便看到厅门外跌跌撞撞闯入脸色泛灰的天罡星，不由心中一愣，这家伙定然要坏事。

幸而天罡星并未看到他，厅中人多，霍远五仆与两名轿夫都未动身，全围著他惊讶地静候下文。

神针冷冰伸手一搭他左肩，将他的身躯扳转，冷冷一笑道：“老弟，你很高明，可以在城里抢老夫的生意，好自为之。但我得提醒你，和老夫抢生意不会有好处，光有医术不管用，还得有医运才行。后生可畏，老夫倒想领教阁下的手艺，和我同至病室，怎样？”

中海感到肩上一阵奇冷彻骨，不由自主打一冷战，暗暗切齿，心说：“好老狗！你好毒的心肠，竟用寒冰掌暗算于我，岂有此理！懊死！”

这段日子里，他深怀戒心，任何人接触他的身躯，他都会暗中戒备。总算不错，他发觉老家伙的眼神不对，早已运功护体，可惜对方功力浑厚，已有部分冰毒冲破护身真气渗入体内了。

“老丈的手好冷。”他故作从容地答。

其事，他心中有点焦急，如果在一个时辰内他不将冰毒逼出体外，以后麻烦就大了。江湖鬼蜮，太可怕了，老家伙只为了他的医道高明，便心生杀机，委实令人不寒而栗。然而为了要看看金针，他只好忍下了。

神针冷冰不知中海是练了气功的行家，以为中海决不会发觉已被暗算，居然呵呵一笑，不再冷了说：“请，老夫领路。”说完，举步便走。

中海为了避免和天罡星照面，以免被老家伙发觉他是天罡星的朋友，暴露了武林人的身份，岂不功败垂成？所以举步后跟，不敢回头。

后面，天罡星大叫道：“神针冷爷，慢走，在下又来了，劳驾……”

“等会儿。”冷冰沉喝，头也不回地踏入内室。

病室光线充足，位于二堂的东厢。室内设有坚实的木榻，有四名男仆和两名小童在招呼茶水、杂物等。

床上的冯略看到中海与冷冰同时入室不由一征。中海对他笑笑，没说话。

“卸衣。”冷冰冷冷地说。

四名男仆火速替冯略卸衣衫，只留下身一条犊鼻裤。

“背。”冷冰的话简捷有力，不浪费口舌。

四仆将冯略翻转。中海摇头道：“在下不会内功，这时不宜下针。”

“搀至东园，疾奔片刻。”冷冰发令。

两仆架起冯略，奔出了后厢门。

冷冰打开藏针柜，伸手道：“老弟先拣针。”

中海向里看，里面搁了六盒金针，每一盒少则九支，多则廿二支，虽不完全，但皆出自名匠之手，白芒闪闪，耀目生花。

他摇摇头，用不屑的口吻说：“前辈一代神针，却用这种劣货，晚辈大

感意外。”

冷冰哼了一声，说：“你看清了，这是……”

“这是青浦何家精造的金针，虽名贵但不实用。何家两朝善医，但精于方脉而不善针灸，所以金针不算大佳。”中海抢著答。

“你见过更好的针么？”冷冰傲然地问。

“前辈可听说过归安凌氏神针凌云？”中海反问。

遍安，在浙江湖州府。凌云，字汉章，湖州府的生员，游泰山随泰山道人获金针秘术，名震天下，号为神针。但他本人喜游山玩水，出入王公将相之家，江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行踪。后来，被新登基的这一代弘治皇帝召入宫中，用布里铜人要他下针，命太医呼穴下针，然后去布检查，丝毫不差，成为大内十大杰出御医之一，也是本朝最杰出的一代名家，提起归安凌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针下活人无数，甚至可取孕妇胎儿的穴道，神乎其神。

冷冰自然不陌生，变色道：“你见过凌先生的针？”

中海傲然一笑，说：“不但看过，且见识过凌先生的神术。凌先生的胞兄善方脉，也是世间不可多得的人才。”

冷冰一咬牙，向小童叫：“去，叫小姐把我的雕龙金针取来。”

中海感到心房猛烈地抽搐跳动，血向脑部冲，激动得浑身发抖，双手握得死紧，指甲几乎陷入掌肉中。

他毕竟是个经得起打击的人，立即发觉自己失态，低下头深深吸入一口气，逐渐气止下来了。

不久，小童小心奕奕地捧著一个金光闪闪的一只四寸长，阔有八寸的金盒，轻轻放在几上。

不必看第二眼，他知道这就是他家传的金针匣了，镀金的盒盖上，雕了一条飞腾盘舞的五爪金龙，栩栩如生，天地间不会有第二盒。

冷冰掀开盒盖，傲然一笑过：“阁下，如何？”

中海强捺心潮，低头看看盖底，那儿，刻了用杏花堆成的一个隐约“龙”字，正是他的家传至宝。

半点不假，卅二金针安置在红绒上，钗针、员针、员刺针、锋针、三……双龙针，一应俱全，从剑形披针至双龙针，六枝针全雕了细小的龙纹图案。

八年，他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传家至宝，他激动得感到眼前发黑，浑身战栗。

“老弟，怎样了？你在发抖？”冷冰讶然问。

他深深呼吸，说：“天啊！前辈这盒针，宇内无双，晚辈叹观止矣！”

他不但身躯发抖，连声音也在发抖。

“你可以用这一盒针。”冷冰得意扬扬地说。

“前辈这盒针，万金不易，但不知从何处购得的？”

“不必问来路，只问你认为可用么？”

真不巧，厢门倏开，两名健仆架著气喘吁吁的冯略奔入，往床上一放。

“我……我……”冯略喘息著叫，大汗如雨。

“请。”冷冰向中海叫。

中海掂起一枚员刺针，轻叫：“擦汗。”

两仆替冯略擦汗，他将针放入口中温针，手一扬，半分不差刺入冯略

的环跳穴，先搓，后捻。

冯略不在乎搓，搓就是所谓转针。但等到捻，他的下身开始抽搐，动了。

“准备留。”中海冷静地叫。开始取穴，他先前激动的神情已完全消失。目前，他是一个冷静的医生。

留，即是灸穴。冷冰命小童整理灸穴的姜片艾火等物，目不转瞬地留意著中海的手法。

中海换了长针，刺入冯略的阳陵泉，一面说：“如果要早起沉痾，可加取少商穴，可退脏热利关节。但少商属十三鬼穴，得小心些，不可留，前辈可以权衡利害取决，晚辈就此收手。”

冷冰举步向外走，一面说：“不用了，你不是存心打破老夫的饭碗么？不必操之过急，咱们厅外谈谈，诊费有一半是你的。”

中海盖好针盒，顺手挟在腋下。两小童正准备灸穴，没注意针盒已被取走。

到了外厅，中海已将针盒塞入怀中，冷冰前脚出厅，他后脚跟入，一指头点在冷冰的命门穴上，说：“对不起……”

冷冰不是弱者，命门被触便已警觉，向前一冲，但穴已半闭。

“小辈，你……”冷冰怒叫，身形一阵急晃，居然撑住不倒。

厅中的天罡星大叫道：“咦！海龙，你果然来了？”

中海不理他，向冷冰说：“你按我一记寒冰掌，我给你闭了一半穴道，半斤八两，彼此互不吃亏，前辈，坐下谈谈。”

冷冰狂怒地抓起小金钟猛摇，一面怒吼：“小辈，你罪该万死，你……”

四面八方涌出廿余名精悍健仆，手中都有刀剑。中海抓起壁角一把药锄，指了指怀中的金盒，剑眉斜挑，虎目中冷电四射，大喝道。“叫这些人退，不必前来送死。姓冷的！说！

你这盒雕龙针在何处弄来的？”

冷冰看他怀中鼓鼓地，再听他问金针的来历，便知金针已经易手了，勃然大怒，吼道：“上！先毙了这偷针贼。”

恶奴们同声大吼，一拥而上。一个家仆将一把冷电四射的长剑递给冷冰，但冷冰自己并不上。

中海一声怒啸，药锄一动，风雷俱发。大厅宽阔，但家具甚多，人多反而误事。中海人似疯虎，药锄左荡右抉，惨号声大震，一照面便击倒了五名恶仆，狂风似的卷到冷冰面前，一锄劈出叫：“叫他们少送死。”

冰冷的造诣不凡，可是命门被击，功力已减去七成，手脚用不上劲，赶忙向左一闪，揉身进招，“花中吐蕊”急点中海的右肋，电虹乍闪。

中海信手横挥一锄，“铮”一声巨响，冷冰的剑脱手飞掷，人向侧飘，感到脚下一软，“噗”一声沉重地坐下了。

另两名恶奴刚好扑上，两把单刀同时探出。

中海一声叱喝，来一记“横扫千军”，锄长刀短，一寸长一寸强，两恶奴不敢硬接，收刀后退。

擒贼擒王，拖不得。中海一声长啸，挥锄三荡三决，向落剑处冲出，一把抓住冷冰丢掉的长剑，再疾退而回。

冷冰脱力地站起，在一名恶仆的搀扶下，向内堂急退。

中海到了，药锄一勾，勾倒了冷冰，顺手反荡而出，“噗”一声击中那

名恶仆的左胯骨。

“啊……”恶奴一声狂号，冲倒在地。

中海抢近，剑点在冷冰的胸口上，一脚踏住冷冰的小肌，舌绽春雷大吼道：“退！谁敢上？小心贵主人的命。”

廿余仆人已被击伤三分之一，主人被制，谁敢再上？全退在一旁戒备，受伤的人鬼叫连天。

天罡星躲在壁根下，情急大叫道：“海龙，你他妈的真要命，你打了冷郎中，岂不绝了我的生路么？”

这瞬间，中海感到脑后生风。他本能地虎腰一闪，三枚冷焰镖贴身飞过，最近一枚贴耳轮掠去，险之又险，像是一阵澈骨寒流经过耳旁，浑身不由自主地毛骨悚然。

同一刹那，被踏住的神针冷冰全力一滚，滚出丈外，急跃而起。

中海难在未迫出口供之前，不能杀了冷冰，所以急切间不敢下杀手，方始被冷冰脱出控制。

不等他跟踪追上，一枝冷电四射的长剑已从中切入，剑气压体，娇叱入耳：“狂徒斗胆，著！”

他只好挥剑自卫，丢掉药锄全力接招，“铮铮铮”三声震耳龙吟暴响过处，人影乍分。

中海飘退丈外，感到膀子发热，虎口发麻，不由悚然。

来人是一个廿来岁上下的少妇，也生有一张长马脸，有八分像神针冷冰，高头大马，不像是女人，五官虽也端正，但看去仍然丑陋，要不是头上梳髻，珠翠生光，和胸挺如山，臀大如盘，虽也不敢相信她会是个女人。她退了三步，拉长了马脸，叱道：“你好大的狗胆，到这见白昼登堂入室行劫，可恶！丢下剑，姑奶奶也许可以饶你不死。”

主人脱了险，十余名恶仆无所顾忌，重新形成包围。神针冷冰抢过一把长剑，向后堂内奔出的一个英俊的青年人喝道：“钊儿，快给我拍开被制了一半的命门穴。”

中海不是逞匹夫之勇的人，看形势大为不利，对方的人愈来愈多，眼前这个丑女人已经难以伺候了，等会加上冷冰和那位英俊雄伟的钊儿，想走也走不了啦！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且先离开再说。

他一声怒啸，挺剑向丑女飞扑而上。

“你找死！”丑女冷叱，挥剑迎面就是一招“雷射星飞”。

岂知中海是以进为退，半途折向从右冲出，奔向东厢最近的长窗。

迎面有三名恶仆阻道，三把单刀迎面截住，分上中下三盘三方进击，要将他留下。后面，丑女怒叫著衔尾猛扑。

生死关目，不由他不拚命，突然向左一闪，让过左面攻下盘的单刀，从中一闪而过，捷逾电闪，信手挥剑。

“刷”一声轻响，剑气迸发，中间进袭的人右肩丢掉一层皮肉，一声惊叫，向前冲出，恰好挡住了追来的丑女。

“哗啦啦”一阵暴响，中海击毁了长窗，进了东院，跃上了三丈高的厢房瓦面，向村后面的百丈山如飞而遁。

丑女毫不放松，奋起狂追。

神针冷冰穴道一解，便与钊儿上屋察看，村后山深林密，两个人早就不见了。他愤火中烧，率领著爪牙们入山追索，可是，山深林密，如何追法？

中海知道自己的艺业还难登大雅之堂，双拳难敌四手，用不著逞英雄，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神针冷冰是走不了的，急也不在一时，慢慢来。

他发觉丑女穷追不舍，心中大喜，便向丛山古林急逃。

他已试出丑女的剑上造诣，比他高明不了多少，以一比一，他绝不会吃亏，便放慢脚程，引丑女追逐。他要先在丑女口中套出些少消息，以便不虚此行。

他的注意力全放在引丑女套消息上，却忘了自己被神针冷冰在他左肩暗算的一记寒冰掌。

这一带全是无尽的高山和丛林，绕过百丈山的东麓，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绵绵不绝的古森林，人在丛林下奔逐，连山峰也不易看到了。

看看日正当中，已追逐了六七里远近。

中海怕丑女知难而退，不住用激将法怪叫：“贼泼妇！你要找死尽避来……”

“丑八怪！跋快给我滚回去……”

“贼母狗！回去叫你的主人来，你不行……”

一串的粗话，把丑少妇激怒得失去理智，全力狂追，不顾一切地奋勇追逐，从五丈的距离，拉近至三丈内了，看看追及。

中海只用了七成劲，故意逐渐减慢奔速，但他十分小心，防备丑女在后面用冷焰镖弄鬼。

前面有一块密林间的空地，宽约五六亩大小，空地的东北面地势陡降，形成一座峻峭的山崖，站在崖顶向下看，令人头晕目眩。下面是一座山谷，形成天然的溪流，下陷百十丈，原来是一处塌方，残壁上寸草不生，远古冲积层有土有石，不时有土石下坠，受到震动便有突然崩塌的危险，崖头还有陷裂的地缝，但遍生青草，如不留心，便很难发现。显然，这儿是一处绝地，但如不走近，是不易知道已身临绝地的。

山谷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宽约三里地，塌崖的上端不远，是一座绿油油得呈碧色的深潭，溪流一线，流向东南，中间形成一道向东南倾斜的山谷，两岸绿草如茵，古林蔽日。对岸，奇峰插天，绵绵起伏。山谷下游约廿来里，便是南北的顺阳溪河谷，河谷之中，有邵武至顺昌的小径，经常有商旅往来。

比下的深潭西南，是一座古林参天的奇峰，遍地花香，鸣禽争喧，好一处山明水秀的洞天福地。

隐隐地，天空中似有神秘的仙乐声，缥缈如烟，与婉转的鸟语相应和，若有若无，真要侧耳倾听却又一无所闻，一无所见。

三面是丛林，一面是塌崖，正北丛林的末端便是古木参天的奇峰，奇峰的东面近南角之下，便是那碧波荡漾的神秘深潭。中海地形不熟，奔入了崖上的草坪，还以为是林中的空地，心说：“这儿正好动手，冷老贼决找不到这儿的。”

他到了草坪的中间，大旋身回头冷冷一笑，举剑立下门户，冷冷地说：“好好地喘息一下，调和呼吸，咱们在这人兽绝迹的地方放手一决。”

丑女娇喘吁吁，显然疲乏已极，长途以轻功追逐，女人的先天秉赋毕竟要差些，尤其是含忿追逐最为犯忌，心动气浮最耗真力。

她向侧飘掠，防备中海淬然袭击。她已看清经过长途追逐的中海神定气闲，仅额上见汗而已，不由心中暗凛，心理上首先便受到无穷威胁。

“原来他是有意将我引来的，我得小心了。”她想，心情一紧，火速在掌

心纳了三枚冷焰镖。

中海大方地让她调息，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大丈夫气概，先声夺人，更加重了她心理上的压迫。

“啊……”她仰天长啸，山谷为之应鸣。

中海冷笑一声，说：“咱们交手生死须臾，你用不著招引帮手，等神针老贼赶来时，咱们胜负已分，何必徒然显得心虚呢？你的剑术不错，又有冷焰镖相辅，怕什么？”

丑女一面调息，一面故作从容地问：“你贵姓？为何要到我家骗取雕龙金针？”

中海俊脸一沉，厉声道：“在下正要问你。我，大地之龙。你是冷老贼的什么人？说！”

丑女脸色一变，问：“你就是赶走龙雁石镇子午断魂的那人么？”

“正是区区在下，你的消息倒蛮灵通。”

“你似乎妄想横扫闽境哩！野心倒是不小。”

“说，冷冰是你什么人？你们像貌相同，定然是一家人。”

“那是家父……”

“好，找对人了。说，这盒雕龙金针是从何处得来的？”

“你凭什么问我？接招！”

丑女已经调息完竣，开始进招了，娇叱声中揉身而上，走中宫招出“灵蛇吐信”，剑气迸发，来势汹汹，但见剑虹一闪，已经攻进身畔，烈日高照下，剑上似乎射出一道澈骨冷流，先剑尖而至。

中海心中一凛，对方所发的剑气有异，其澈骨，显然是以一种阴寒歹毒的练气秘学驭剑，十分可怕哩！

他沉住气，力贯剑尖，护体真气遍布全身，向左一闪让过一招，先看对方的剑路再说。

剑轻轻一拂，便错开对方的剑尖了。

双方的剑相错而过，中海感到剑身传来的反震力十分强劲，更提高了警觉。

八年来，他第一次用剑和高明的对手相搏，大有生疏之感，觉得极为不便。剑这玩意与别的兵刃不同，尤其是这种武林朋友用的剑，锋窄而轻，且有弹性，与官兵所用的阔锋剑完全相反，不能砍，不能劈，抓在手中轻如无物，学了记不清楚的招式，交起手来真正用得上的却为数有限，如果没有机敏的头脑配合上灵活的身手，笨头笨脑比狠此力，准倒霉。

他的剑术确是不登大雅之堂，唯一可恃的是头脑机敏，身手灵活，眼急手快，且神力天生，弥补了剑术上的不足，所以先不急于还手回敬。

罢错开对方的锋尖，丑女的第二招已到，“刷”一声自下而上，截住他的退向，向上猛拂。

他连退三步，剑一震，“铮”一声双剑相触，又震开一剑。

糟了！他不还手回敬，先机已失，丑女一声娇叱，进手抢攻的招式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白虹贯日”跟著是“流星赶月”，把他逼退了十步以上。

他全神运剑，从容左拂右错，化招避招，一面还的留意丑女的左手剑诀，那只手掌心有三枚寒光闪闪的冷焰镖。

只片刻间，他接了十余招，开始稳下来了，一声暴叱，乘对方“织女投梭”最后一剑将出未出的刹那，欺身直上。

丙然不错，对方的最后一剑捷逾电闪，一闪即至。

他剑向下一拂，“铮”一声巨响，将来剑震偏，乘势切入，“刷”一声剑尖便贴身递入。

可惜，丑女也不弱，反应也快，向左一闪，反而攻到他的右肋下，双方皆险之又险，一发之差，两人皆从死神之手逃出来了。

一沾即走，两人倏然分开，双方的胁衣皆有剑孔。

丑女沉不住气，一声怒叱，疯狂上扑，剑出如狂龙怒飙，拚全力抢攻了。

两道剑虹急剧地吞吐、冲错，盘舞，交击。“铮铮铮”一阵巨响，剑影飞腾中，响起中海一声沉雷似的暴喝：“发镖！”

丙然不错，在绞扭的剑虹中，三枚冷焰镖突然幻化三道淡淡寒芒，镗入剑影中。

剑虹、镖芒乍合，立即人影倏分。

“哎哟……”丑女尖叫著退出丈外，踉跄站稳，左小臂衣裂血出，右胯外测血如涌泉，脸色泛灰，大汗如雨。

中海退出丈外，右大腿上端开了一条四寸长血缝。左手食中两指挟了一枚冷焰镖，胸襟也有两个镖孔，但镖已跌落在草地上，原来这两枚可破内家气功的冷焰镖，全打在中海怀中的针盒上，针盒是白金所打造，外面镀了金，坚硬无比得足以挡住轻巧的冷焰镖，更可挡沉重的打击。

中海已洞烛丑女的心意，冒险露出空门，诱丑女发镖，居然敢用针盒挡镖切入，被他抓住机会给了丑女两剑，他自己也受了轻伤。

丑女左小臂难伤势无碍，但右胯可受不了，只有一条腿可用了，死神已向她伸出了双手。

中海左手持镖，右手剑斜指，一闪即至，冷冷地说：“如果不吐实，我必定杀你。”

丑女人挣扎著后退，脸色死灰，持剑的手不住发抖，依然顽强地说：“我无实可吐，上吧！等什么？”

两人激斗处已接近空地的北角，丑女退的方向，已接近北面树林近东的断崖。中海心无旁骛，居然也被他看出这儿是绝地，崖对面的山远在三五里外，他知道上面如不是山崖，也将是陡坡。

山风掠过草梢，呼啸作响。丑女已面临生死关头，似乎已忘了身后的危险。这一带她不陌生，可是没有她分心留意生死以外的余地了。

中海一步步向前迫进，疾冲两步叱道：“丢剑！”

“铮”一声巨响，丑女的剑脱手而飞，幻化一道长红，飞出三丈外，声息全无，落下右方的断崖去了。

中海是有心人，久久未听到长剑的落地声，心中一凛。

丑女连退五六步，右膝跪下了，但仍然挣扎著站起，瞪大著眼，死盯著追迫咽喉的剑尖，恐怖地叫：“你……你到底要……问什么？”

距北面的密林已不足五丈，密林这时在两人的侧方，丑女仍向崖顶退，中海也没留意左面密林中有人。

左面密林下，巨树干的荫影中，坐著一个青袍人，神目似电地向两人注视。

包远些，奇峰下的密林中，三个青影如同鬼魅，向峰下的深潭徐徐下降。

中海不愿丑女死，站住了。丑女不知危机临头，仍向后退。总算不错，她知道处境危极，即使退也退不出中海的剑下，所以脱离剑尖近尺，她不再退了。她身后不足三尺，便是断崖的边沿，山风飘起她的裙袂，猎猎有声。如果她回头瞧，定然吓得支持不住，自会往崖下掉，用不著推。

中海沉住气，冷静地说：“我问你金针的事，令尊这盒针从何而来。”

“我不知道。”她绝望地答。

“笑话，针盒由你保管，你岂有不知道之理？冷姑娘，冤有头，债有主，这盒金针关乎一件残忍的灭门血案，在下踏破铁鞋，走遍天涯，就为了这件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血案，只有在针盒上可以找出其中的真凶。令尊为人残忍狠毒，口蜜腹剑，竟在大厅论医道时用寒冰掌暗算在下……”

说到这儿，他机伶伶打一冷战。但他仍未在意，吸入一口气，往下说：“以令尊的为人来说，极可能是凶手，你虽然是他的女儿，但在下认为找你非我所愿，令尊的罪行，子女没有理由分担罪责，你坦白说出，在下不为己甚。不然，你便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是你先逼我，我有权向你报仇。”

丑女摇摇头，强打精神说：“家父从不向人说他的事，虽子女也毫无商量，我怎知道他的事？”

“废话！说，针从那儿抢来的？”

“不……”

“你还替您尊隐瞒？简直不知死之将至，你不妨回头看看，便知你今天的处境了，说！”

丑女扭头一看，“哎”一声惊叫，摇晃著侧著身子，向下倒，惊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一条腿再也支持不住了。

中海手急眼快，丢掉剑俯身一仆，在千钧一发中抓住了丑女的足踝，猛地向后一带，喝声“起”将丑女向后抛出三丈外。

丑女跌了个手脚朝天，昏厥了。

中海将她弄醒，剑指在她的眉心上冷冷地说：“你如果坚持不说，我只好杀你再找令尊，自会水落石出。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你先后用六枚冷焰镖打我，无一镖你都想要我的命，该你自食其果了。”

丑女躺在地上战抖著死盯住悬在眉心上的剑尖，绝望地说：“你即使将我凌迟，又有什么用呢？我只知道四年前家父将金针交给我收存，必须有值得使用这盒针的人方取出应用，四年来我知道还没有用上十次。家父从不和任何人多说，整日里难得说上十句话，我怎知道针的来源呢？”

“你说四年前，不是五年？”

“确是四年，那是我赘婿大喜的一年。”

中海沉吟片刻，收了剑，说：“我会找令尊说话，你走吧！我不杀你。”

丑女狼狈地坐起，意似不信地问：“你……你放……放我走？”

“是的，在下虽恨重如山，但冤有头，债有主，只向真凶索回血债，胡乱杀人有伤天和。请转告令尊，他若不将金针的来历交代清楚，那么就必须付出可怕的代价，他将被认为真凶。令尊的功艺比在下强得多，但凭功艺强没有用，他将永远生活在恐怖中，寝食难安，总会有精神崩溃的一天到来，你告诉他，我将像个索命的冤魂，缠住他永不放松，直到他将真像供出为止，你走吧！”

说完，徐徐向林中退。

丑女挣扎著站起，找到一段树枝支撑著急急逃命。

中海目送丑女消失在对面的密林中，方吁出一口气。接著，机伶伶打一冷战，他悚然而惊，心说道：“我得赶快将寒毒放出，冷老贼可能不会找来了。”

这时，他已退至林缘，正待转身入林，突然心生警兆，一声沉叱，大旋身一剑猛挥而出。

“呼”一声剑啸，一剑落空。五尺外的一株巨树前，站著一个风神绝世，飘逸出尘的中年人。剑尖几乎擦中年人的胸衣拂过，但中年人却视如未见，背著手含笑向他注视，那泰然潇洒的精神，令他悚然而惊。

中年人黑发似墨，剑眉虎目，团团脸，鼻直口方，三绺黑髯随风飘拂，红光满脸，一团和气。穿一袭青布袍，腰悬长剑，含笑背手而立，和蔼可亲。

“你……”中海吃惊地问。

中年人含笑点头，温和地说：“小老弟，你很难得，江湖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岂不永庆升平了？你自称大地之龙，贵姓？”

“小可姓海，单名龙。”中海冶静地答。

“你出道多少年了？令师的大名，可否见告？”

“小可初出江湖，艺自家传。”

“哦！据我看来，你不是江湖人。”

“小可本来就不是江湖人。请教大叔尊……”

中年人大概不愿通名，岔口道：“入世愈深，使变得愈机诈狠毒，你释放那位姑娘，足证你不是江湖人，如果她回去将你的话告诉那位强盗郎中，将有无数高手在冷府等你，你想到了么？”

中海哼了一声，说：“只有千日做贼，岂有千日防贼，我不信冷府永远有无数高手替他保镖，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何时向他下手。俗语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可并不操之过急。”

“你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要报？”

“不错，家破人亡，原因不明。”

“你只找真凶？”

“当然，多杀无补于事，冤怨相报何时可了？谁无妻儿？谁无父母？我已身受其痛，自不能重蹈覆辙。”

中年人不住点头，笑道：“很好，你很明事理。雁石那位姓李的坐地分赃大盗，果然是你将他撵走的么？”

“小可无意撵他，只是他太过凶狠，大叔请看。”他拉开胸襟，展开火焰的疤痕，又道：“对一个陌生人，他竟做这种残忍的事，不能怪我。”

中年人突然闪在树后，向前一指，说：“有人来了，你打发他走，咱们再谈谈。”

中海吃惊地转身，心中火起，原来是替冷冰解穴称为钊儿的英俊年青人，背系长剑，从西面的密林进入草坪。丑女是从南面走的，显然钊儿是从另一方向搜来了。

钊儿还未发现中海，中海却叫道：“老兄，这边来。”

钊儿急掠而至，并未撒剑，在两丈外站住。抱拳行礼，面显喜色地道：“兄台请勿误会，兄弟决无恶意。”

“你不是冷冰派来搜我的人么？”中海冷冷地问。

“是的，但兄弟却并无恶意。”

“阁下贵姓大名？”

“兄弟姓岳，名钊。冷冰是兄弟的泰山丈人……哦！错了，我是入赘的，不该叫泰山丈人。”岳钊自我解嘲地说，语气中有些少愤懑。

“哦！失敬。说你的来意吧！”

“兄弟四年前因好勇斗狠，被人暗算身罹死症，千里迢迢前来求医，一入冷家便出不了门，被冷家的独生女看上了，要我入赘冷家，在我身上弄了手脚，告诉我答应便罢，不答应他便另招一个，我便要死在离冷家百里内的路上。我当然不能葬送在异乡，只好忍辱偷生，从此不许擅离冷家十里之外，我虽恨之入骨，但却无可奈何。”

“你想离开？”中海问。

“不错，老家伙自命不凡，号称神针。不想今天碰上你，你比他高明百倍，难怪他要用寒冰掌暗算你，免得你抢他的生意。因此，我知道惟有你老兄可以救我，了解在下被制的……”

“这……这……”

“他在我身上用的是金针定时制穴术，气血不过穴，无法逃生。我带了他的寒冰掌独门解药，咱们交换。这老贼可恶，日后我若不灭他的门就不算是岳家的子孙……”

中海脸色一冷，抢著说：“你听了，在未察看你的受制经脉前，我还不知道是否能助你。但话讲在前面，如果替你解了受制经脉，你得发誓。”

“发誓？发什么誓？……”岳钊吃惊地问。

“是的，发誓！发誓不向冷家报复。冤仇宜解不宜结，你该原谅一个古怪老人的自私，这种自私基于亲情，替丑陋的女儿找一个终身伴侣。苦心孤诣值得同情。你如果不答应，请另找高明，救了你而让你去杀别人，我罪孽深重。”

“兄台……你……你怎么还同情他？他居心可诛，只为了一丝猜忌之念，便向你下毒手……”

“但我原谅他，我登门炫露医术，有失忠厚。当然，我也是不得已，为了雕龙金针的血案，我不得不如此做。”

岳钊垂看头，久久方说：“我……我真惭愧，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向你发誓，决不向冷家报复。皇天后土同鉴，我的话字字出自肺腑。”

中海将剑植于草中，上前说：“岳兄，但愿我能为你尽力。”一面说，一面在怀中取出针盒放在地上。

蓦地，七八丈外的密林中闪出四个人影。领先的是神针冷冰，另两人是冷冰的爪牙，最后一人是天罡星。

“且慢！”冷冰大喝。

四个人飞掠而来，中海火速收起针盒，拔剑叫：“你来得正好，姓冷的。”
敝，冷冰竟不拔剑，在三丈外站住了，死死地向两人注视，颊肉更在不住地痉挛。

岳钊有点手足无措，但片刻就平静下来了，徐徐伸手拔剑。

“你们的话老夫听到了。”冷冰阴沉沉地说。

中海徐徐的逼进，冷笑道：“那就该你我两人说了。”

天罡星满头大汗，脸色泛灰，摇手叫：“老弟，有话好说，你……”

冷冰接口道：“你为何不杀我女儿，却放了她？”

“我找的是你，这事与令媛无关。”中海答。

冷冰黯然地垂下头，缓缓地说：“雕龙神针确是四年前得来的。事已至

此，我只好告诉你。我得先申明，我并不怕你前来找麻烦，而是你的气量令我折服。四年前，一个在江西做案的独行大盗，名叫千里旋风闻达，身罹痲症前来求治，以这盒金针相送作为诊金。这就是我得到金针的经过，其他一无所知，假使你能找得到闻达，相信他会告诉你其中详情。老夫为人愤世嫉俗，十年来未离开本乡本土，对江湖事不闻不问，绝不知金针会隐有如许复杂的内情。言尽于此，信不信由你。”

说完，探手自怀中掏出一包丹药，抛过说：“这是解寒冰掌毒的独门解药，发作的时辰快到了，赶快服下，可减少痛苦，相信你对放毒的手法比我高明，你自己用三针好动手了。”

他转向岳钊，黯然地说：“钊儿，我对你十分抱歉，正如大地之龙所说，我的私心确是太重了些。钊儿，当你像我一样，身为一个二十三岁无人敢要的丑女父亲时，你就会体会到我当年留下你的痛苦心情。四年来，我确未亏待你，婉儿也对你一往情深，只怪我一念之私，难怪拴不住你的心，也难怪你恨我，这是我咎由自取。我感谢你刚才所发的誓言，四年的怨恨是很难获得谅解的，金针定时制穴术可以远届十年后，那是我骗你的，我怎会向你下针呢？我能不为女儿打算？你可以走了，不信你可以让大地之龙仔仔细细检查。婉儿已有两月身孕，这次她又受伤不轻，她的心碎了，你如果向她辞行，她会受不了的。日后你如果念在骨肉亲情，可以暗地来看看你的孩子……”

他说不下去了，这位冰山似的怪老人，老泪纵横，扭转身急举步欲走。

“爹……”岳钊弃剑狂叫，泪流满面地跪倒。

冷冰止步转身，挥泪道：“你多保重，孩子。”

岳钊叩头叫：“爹，等婉妹伤愈，能准钊儿回一次故乡么？”

冷冰急步上前，颤声道：“孩子，你父亲如果不嫌婉儿丑陋，接她走吧！我会去探望你们的。”

岳钊摇摇头，道：“父亲不是俗人，不会的。钊儿在故乡已无处容身，想将父亲接来……”

冷冰一把将他抱入怀中，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久久方老泪纵横地说：“去谢过那位老弟，我们走吧！婉儿多盼望你这时在她身边呢！”

但中海已退入林中，叫道：“不必谢我，小可祝诸位家室和乐，后会有期。前辈务请替那位天罡星洪兄一施妙手，虽则他是个无恶不做的狠贼，但愿他今后能够改过从善，重新做人。”

天罡星大叫：“海老弟，请等等，在下有消息见告。海宇五雄已经到了建宁府，可能在松溪碧云谷做案。上次在梓潭山你不许我劫运金队，你却戏弄了劫金的潜山九虎，九虎恨你入骨，已前往通知疤眼老三，你千万得小心了。”

“谢谢你！洪兄。”中海感激地答。

冷冰突又叫道：“老弟，建宁府梦江出产的独短蛇，也就是大大有名的蝎，含沙射影，十分歹毒，中者必溃烂而死，无药可救。出门人小心为上，有暇请光临寒舍，我那儿有解毒妙药，带些防身岂不甚好？”

中海远远地长揖到地，谢道：“至迟明日，小可当造府拜谒前辈，并向前辈参商针灸之学，望勿见拒。”

冷冰像是换了一个人，脸上的冰冷神情已经消失，呵呵大笑道：“老弟，一言为定，不要令老朽望穿秋水。老朽届时必向老弟请益，尚请不吝赐教。”

“不敢当，晚辈告辞。”中海行礼告退，闪入林中。

他目送众人去远，立即吞下冷冰给他的丹药，坐下脱掉上衣，用三针放出毒血。这时，他已冷得发抖，脸色灰白，持针的手不住颤抖。

身后突然伸来一只大手，接过他手上的三针，说：“我助你一臂之力，老弟。”

“谢谢你！”他战抖著说。

毒血放出了，药力亦已行开，脸色渐渐开始红润。

不久，他挺身站起，接过青袍人递来的三针纳入盒中，说：“好厉害！寒冰掌果然歹毒，名不虚传。”

青袍人注视他，不住摇摇头，苦笑道：“天下间竟有你这种人，委实难得。你怎知冷冰给你的是解药？”

中海泰然地笑道：“小可信任他。心存奸诈的人。眼神和神色瞒不了人的。”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你看我的为人如何？”

中海打量他好半晌，说：“大叔目正神清，满脸正气。但勿怪小可直言，大叔虽身怀绝技，侠胆慈心，可是却吝于管事，只求独善其身，行径与心念不一，青年与中年判若两人。”

青袍人吃了一惊，讶然问：“你……你有什么所据？”

中海指指他的剑，笑道：“不是小可未卜先知，世间所谓相术亦未必可靠。剑靶上有大篆文『天玄』二字，小可猜大叔定是天玄剑施前辈。”

天玄剑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好家伙！可被你作弄个够了。”

中海本想将与施姑娘在陕甘的事说出，但却又忍下了，他用不著讨好这些江湖名人，他有难以言宣的自卑感，也有想形于表面的自尊心，所以决定忍在心中。

“小可怎敢？大叔剑靶上的字，小可是最后才发现的。”

天玄剑微喟，感慨地说：“做人很难，想讨好天下的人的确不易呢！某实，我何尝不想管闲事？只是天下事太多，管不胜管，江湖鬼蜮，有时不易分清是非，所以只好知难而退了。目下，我已入是非之中，欲罢不能了，眼前恐怕将有麻烦，连我也无能为力。唉！不说也罢。刚才天罡星那恶贼说你要找海宇五雄，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查问他们，看是不是小可要找的真凶。”

“难难难！以你的功力来说，不啻自寻死路，那五个恶贼你怎么对付得了？刚才我看你和冷姑娘动手，她比你强，但你却将她击败了，只能说你的机智与大胆幸胜而已。来来来！”

相见也是有缘，我指点你一些运剑的秘诀。”

中海大喜，行礼道：“多谢前辈的盛情，感激不尽。”

两人到了草坪中，天玄剑披剑出鞘，立下门户说：“你先攻一剑，我要你一招便受制，好好上。”

中海心中有点不信，一声轻叱，一剑点出。

“铮”一声轻吟，中海的剑向外一崩，对方的剑影飞旋而入。他向侧一闪，没闪开，剑如影附形轻贴在他的右肩窝，他的剑尖却伸在天玄剑的右耳外侧。

天玄剑收剑后退，朗声道：“天下运剑秘诀之多，有多至三十六诀，其实，生死相拚时真正派得上用场的却聊聊无几。”

他将剑伸出，说：“我已立下门户，你试全力进攻，便可体会其中妙处

了。”

中海依言展开了快攻，点、拂、错、拦、冲、刺、毙、削……可是，不管他从任何方向进攻，天玄剑只在原地转动，暴起阵阵锵锵撞击错剑声，剑只在天玄剑的身躯左右弄影，根本近不了身。

天玄剑只是上拂下撇，斜震轻错，眼看一剑刺入，但只从天玄剑的外侧错过，从顶至踵的身前一尺长径之内，中海的剑根本无法进入。

“住手！”天玄剑笑著叫。

中海满头大汗，苦笑道：“前辈封得太紧，腕力惊人，不愧……”

“呵呵！少废话，你能用得上多少诀。”

“确是少，花招全用不上。”他由衷地答。

天玄剑呵呵大笑，笑完说：“不是花招用不上，只是我没给你用上的机会而已。攻守皆须侧身出招，剑必须攻入径尺的中宫方可有效。而剑却不能自行折向攻偏门，所以封易攻难。因此，首先你必须具有雄浑的内力，方可将对方的封势化解，震不开对力的剑，你永远无法攻入。其次是快，机会是稍纵即逝，抓不住电光石火似的空隙一举攻入，就毫无用处。

然后是要稳要狠，决不胡乱出招，沉实冷静，不可妄发，不发则已，发则必中。狂攻只有浪费精力。不仅唬不住人，反而自陷死所予人以可乘之机。至于准与不准，反而次要，临敌以神驭剑，除非你根本无法心意神合一，不然取鼻尖不会误中嘴部。我的天玄剑法其实妙诀在此，世间绝无所谓过玄的绝学，惟一可靠的是经验与机智。剑术经数千年来的研究发展，上承春秋游侠的技击，下迄本朝的武当的后学高人，虽日益发扬光大，但基本要诀仍然改变极微。来！折枝代剑，你我一面拆，一面解说，你会很快就领悟的。小心了，我一面是喂招，一方面也下手不容情，多捱一次揍，多一次经验与教训，怕痛失手，百事无成。准备了！”

足足练了近半个时辰，中海身上大概挨了百十几次打击，他感到浑身火辣辣地不是滋味，但他毫不叫苦。可喜的是，愈往下练，挨揍的机会愈少，证明他的进境惊人，心领神会，获益匪浅。

两人停手坐在树下歇息，天玄剑额上见汗，中海则浑身上下全湿了。

天玄剑丢掉手上的树枝，笑道：“教你这种人，十分吃力费劲，一点即会，简直要将我压箱底的货色全掏出来才应付得了你。你很聪明，但内力太差，气功的火候不够，震不开江湖一流高手的剑，你很难和一流高手争长短，取胜的机会不多。因此，你必须在气功上痛下苦功。你的气功基础打得不够好，虽是正宗练气术，也难望练臻炉火纯青之境。你听，天宇中琴音缥缈，老家伙意犹未尽，还有些少时刻，我指点你练气的心诀，怎样？”

中海顾不得擦汗，连忙整衣下拜。

天玄剑一把将他擒住，笑道：“我不许你行重礼，我是个不重世俗的人，而且年未半百，不敢妄言收徒，更不好为人师。我之所以指点你，只因为发觉你的为人值得指点而已。

坐下啦！听，琴声中充满杀伐之机，老家伙已有所发现了。”

天宇中，缥缈的琴音逐渐清晰可闻，三两个凌乱的音符跳动，令人闻之悚然发冷。

“那是……是什么人？”中海悚然自语。

“六指琴魔杜元坤，在下面的魔湖草庐隐居。”天玄剑若无其事的说。

“哦！难怪琴艺如此玄奥。”

“别理他，定下心神听我指点你的练气心诀。你必须排除杂念，不为外魔所侵，练气最忌分神，定力不够会岔气伤身，不残即废。”

许久，天玄剑一跃而起，匆匆地说：“不错，你值得爱惜。今后务必持之以恒，必能日有进益。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好自为之。走！我带你去看看元老。”

元老，是指六指琴魔杜元坤。中海火速结束，将针盒藏入汗水淋漓的怀中。

“带上剑。走！”天玄剑说，领先便走。

两人从高峰向下面攀降，天玄剑一面说：“六指琴魔是位受人尊敬的世外高人，可是，这次恐怕难逃即将到临的江湖大劫。下面那座大湖叫做魔湖，据说中藏异物鬼怪，但元老却爱上了这儿的幽静清雅，在湖旁建了一栋草庐，每年夏间都在这儿消磨大好光阴。小心了，切记不可暴露形迹。”

魔湖临峰角一面，水滨山涯的丛林中果然有一栋茅舍。一座石嘴伸入湖中，石顶的隙缝中，一株伞形的巨松盘虬如怒龙长鬣，枯枝如向天空腾搏的巨爪。松树下，一个灰袍老人正襟危坐，石案上置了一张古琴，一个石香炉中升起了袅袅轻烟。

天玄剑和中海到达了屋右的湖滨，距石嘴不过五七丈，琴音刚好悠然而隐。但天宇中，似乎音符仍在隐隐跳动荡漾，余音袅袅。

六指琴魔双手置在膝上，并未转头，端端正正的面湖而坐，冷冷地说：“你们可以出来了，幸而你们不曾拔剑。”

中海吃了一惊，正想从隐身出站起，却被天玄剑一把按住了，示意不可出声。

茅舍两侧，掠出三个青影，全是青劲装背了剑的武林人。一个灰发挽结，一个白发挽了一个道士髻，一个光头，额顶有戒疤。虽则他们全穿了青劲装，但从他们的头上，可看出一俗、一僧、一道。

三人距六指琴魔身后两丈左右便站住了。

六指琴魔方泰然振衣站起，从容转身。

中海与他们相距不足七丈，在草丛的空隙中全神向众人打量。

六指琴魔身形修长，相貌清矍，一双老眼依然明亮，三绺白髯拂胸，站在那儿显然有出尘之概，仙风道骨，不沾人间烟火味。

“来了这许久，诸位有何见教？”六指琴魔冷冷地问。

“晚辈传信来了，打扰前辈的清兴，罪过！罪过！”老道稽首朗声答。

“传信？哼！老朽早已发觉隐藏在诸位心中的重重杀机。传何人的信？”

老道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说：“晚辈奉敝长上手谕，替前辈带来令甥的家书，请前辈过目。”说完，上前双手将书信呈上。

六指琴魔接书拆开，片刻间脸色大变，厉声问：“贵长上是谁？老朽的外甥目下在何处？”

老道悚然后退，说：“敝长上是谁，晚辈迄今仍未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呸！什么话？你松风道长在江湖中大名鼎鼎，竟甘心受人驱策又说不知驱策你的人是谁，谁能置信？”

老道退回原处，急急地说：“前辈不信，也是无法辩解的事，事实确是如此。”

六指琴魔向前举步，阴森森地说：“老夫留下你们，贵长上自会来向老

夫解说的。”

和尚挺胸上前一步，呵呵大笑道：“前辈不须动手，贫僧三人俯首听候处治，但话可不得不讲明，敝长上功臻化境，出没宇内宛若神龙，只接见贴身的少数亲信，供奔走的人不但难获一见，连谁是自己人也毫无所知。贫僧与松风道长和红砂掌骆施主，凑巧被同时召见，受命一同前来传信，所以互相认识，不然咱们三人还不知道是同道呢！老实说，敝长上已有交代，说是前辈如果不肯按令甥书上所陈说为敝长上效力，著贫僧三人找机会提头回报。咱们三人有自知之明，自问不是前辈的敌手，如何处治，悉任前辈卓裁，咱们三人书是传到了，如果在期限之内无法返回覆命，那么，令甥的人头，便不会安稳地留在脖子上了。据贫僧所知，敝长上召见时虽不以真面目示人，但从声音中可以猜出敝长上的为人。他语音尖厉，每一字皆有逼人的威势，定是个无情而冷酷的人，令出如山，心狠手辣。前辈如不以令甥的安全为念，尽避将咱们三人凌迟碎剝，咱们无力反抗，也用不著反抗了。”

六指琴魔呆住了，久久方问：“老夫遨游天下，孑然一身，知道老夫有亲眷的人少之又少，谁将敝甥掳走的？”

“贫僧一概茫然，毫无所知。”

“你难道甘心让人驱策？你一心和尚岂是甘心受人驱策的善男信女？”

一心和尚括头苦笑：“贫僧不敢多说，说来也难令前辈相信。可以说，即使将我分筋错骨，五刑相逼，贫僧也不能吐露片语只字。”

六指琴魔将书信纳入怀中，咬牙道：“你们可以走了，愈快愈好，免得老夫动了杀机。”

寄语那位自称江湖神秘客的人，老夫的外甥若有三长两短，他将寝食难安，老夫不是甘受威迫的人，叫他不要过份。”

一心和尚吁出一口长气，说：“贫僧定将前辈的话禀明。贫僧等告辞，今后传金云玉版的人，自会前来请前辈的大驾，在未接获金云玉版令之前，前辈幸勿远离。”

三人行礼退走，去如电射星飞。

六指琴魔木然屹立，目送三人去远，久久方将目光移向天玄剑和中海隐身的地方，老眼中杀机怒涌。

天玄剑向中海招手，现身黯然叫道：“元老，我来晚一步，唉！”

六指琴魔一怔，眼中的杀机消失了，苦笑道：“原来是你。即使你早来一步又有何用？他们早已处心积虑地计算著我。想不到我一个闲云野鹤，仍然难逃此劫。”

第八章

著中海问。

天玄剑摇头否认，笑道：“不！是一个值得造就的好孩子……”他将不久前在崖上的经过说了。

六指琴魔不住打量中海，突然老眼放光，向中海问：“娃儿，你在江湖中混了多久？”

中海躬身道：“晚辈不是江湖中人，此番出来只为找寻灭门凶手。”

六指琴魔向茅庐举手虚引，向天玄剑说：“先到我那蜗居坐坐。此子终非池中物，终有飞腾变化的一天；你认为他值得造就，委实不错。老实说，不是我夸口，只要我这具天雷琴在手，要制天下间的任何高手名宿亦无困难，即使缥缈仙子等三位前代高人仍健在人间，恐怕也难逃琴音之劫。我想传此子克音之学，日后他便可以不受我的琴音所制，那家伙便得亲自出手了。克音之术首重定力，心专易精，他的内功火候将因此而臻于化境，岂不两全其美？”

“我怎地没想到这一步。”天玄剑鼓掌叫好。

中海却困惑地说：“老前辈，克音何难之有？用布塞耳岂不……”

六指琴魔用一阵大笑打断他的话，笑完道：“不必用布，你可以用手掌捂着双耳试试看。铨老弟你站在我身后，让他体会体会琴音的妙处。”

中海依言将双耳紧紧地捂住，死盯住六指琴魔的六个指头伸向琴弦，眼看对方勾住一根弦一扣一弹。

他耳中听到的弦声并不大，却感到浑身肌肉猛地一抽，脑门似乎“嗡”一声闷响，像被人击了一记闷棍。

“利害！”他大叫。

不但皮肤和肌肉猛地一紧一松，连怀中的针盒都在跳动，而且脚下的石地也似乎抽动了一下。

六指琴魔捧著琴，笑道：“娃儿，以音克敌杀人不见血，你这下该知道利害了吧？走，我那儿有好酒，一醉解千愁，一切俗事暂且抛开也罢。”

当晚，天玄剑和中海在茅舍中度过一晚，在两位武功顶尖儿的高手指点之下，他获益良多。

第二天近午时分，天玄剑首先告辞，临行向六指琴魔慎重地说：“七星旗主已赴漳州请长春子的门人海天散人，他曾经在漳平一带找神驼杨彪，可能也遇上困鸡了。这人功臻化境，爪牙遍江湖，如果也被江湖神秘客所用，江湖大乱将迫在眉睫，有空何不劝劝他呢？”

八指琴魔不住摇头，说：“难难难，他这人怎放得下名利的枷锁？算了吧！”

中海也告辞，叩谢了两人，迳奔冷府。

第三天，他赶回延平府。从天罡星的口中获知海宇五雄的一切消息，打消了到崇安送回吴济慈骨灰的事，免得耽误时刻。

到了建宁府，他将行李和骨匣留在客店，里面留下一封致吴家的信，说明吴济慈身死卫所的经过郑重地交待店家，说是自己要出外访友，假使十天内不见回店，可将所有的物品送至崇安县南大街崇安药局。留下了店钱和送行李的脚钱，他取道奔向府东北的松溪。

丙不出海宇五雄所料，他一步步向死亡陷阱里钻。在受到两位宇内高人的指点后，他的信心增强了，事实上除了剑术可以立即看到明显的进境外，内功修为却看不出有何成就；这是必须经过长时期大心和毅力苦练方有所成的艺业，短期间怎可期望一蹴而成？天地间决无一旦可成的神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决无丝毫侥幸可言。

天玄剑要他过些时再找海宇五雄，用不著操之过急，急必债事。但他急于找到真凶，反而迫不及待地驰往松溪。

海宇五雄只派人到松溪传信，他们已在五天前从高泉巡检司翻越丛山

峻岭，到达碧云谷北面的芳尾村，把芳尾村蹂躏得像是遭了兵祸的屠场，大半的房舍被大火所焚，村民扶老携幼逃到碧云谷栖身了。

碧云谷的大户吴昆山立即动员村人防范，一面派人赴府城求救，一面整理军械严加戒备，村四周的寨墙日夜赶工加高，长枪弩箭把守住南北两端要道。

可是，海宇五雄早已经过详尽的准备，在智多星沧海神蛟的安排下，碧云谷不啻成了死谷，两端的出路已被堵死，派至府城请官兵派兵保护的人，第二天便陈尸在村口的大树下，身畔有一封致吴姓族长吴昆山的信。

信上的具名是海宇五雄，要碧云谷村在五天后送十匹驮马至谷北百里的黄泉坡谷口，每匹驮马必须由一名美女牵驭，驮马上各带黄金两千两，白银五百两。而且十名美女中，有一名必须是族长吴昆山的二女儿，其他九名皆是村中的大闺女，十个人的姓名写得清清楚楚，不许用人冒名顶替。

条件不多，只有两样，可是，没有一样吴族长能办得到。

老天爷！偏僻的山村，那儿来的二万两黄金五千两白银？又那儿来的驮马？村里连水牛也不过二三十头，一辈子也没见过马是什么玩意的人倒有不少。

吴昆山的祖上虽任过银坑的场长，确也是附近府城各县的首富。但决不如外界所传言的富可敌国，墙基更不是用巨型的银方所砌成的。

芳尾村许家的上一代，也曾任过场长，谣传也被说成富比王侯的大财主。事实上，海宇五雄攻入村中搜劫时却大失所望，不但没搜到珍宝，只找到大小银块不足五百两，看得上眼的女人也只有三名而已。

吴姓族人在芳尾劫后余生的村民口中知道了海宇五雄的残忍手段之后，皆不由心胆俱裂，整座村子已被愁云惨雾所笼罩，想依言履行条件也无能为力。

吴昆山派人手执白旗求见海宇五雄，要求谈判，但先后派出的五名使者皆被吊死在村口的松林中留下的书信说：如不届时将指定的物品送至指定地点，照例是屠村，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

狈急了跳墙，人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时，胆小如鼠甘愿听天由命的人也敢拿起刀枪拚命。

近二百名老少妇孺在同仇敌忾的心情鼓舞之下，一扫笼罩在村中的悲观绝望气息，拿起一切能拚命的家伙，誓死与海宇五雄决生死，与村庄共存亡。

唯一通向府城的小径已被封死，谷中的两座村庄与外界断绝了一切声息。

村前村后，隐常可以发现出没如风的人马，那是海宇五雄，不分昼夜监视著村口的一举一动。

三天过去了，这是期限将届的最后两天；距芳尾村的被屠，则是第九天。

碧云谷成了一座死村，与外界完全隔绝了。两侧是难以攀越的高山大岭，谷口通向外界的窄小比口已被倒下的巨树所阻断，而且有人把守，想冲出去可说是比登天还难。

午间，谷外的小径中，大踏步地出现了近十天来的第一个人，而且是个极为罕见的异乡人，他就是赶来找海宇五雄的大地之龙。

梅宇五雄为了避免和中海见面，已先一步隐身在暗中侦伺，开放谷口

让中海进入。

中海不知海宇五雄的一切作为，对五雄的罪行也了无所知，沿途他只感到奇怪，怎么这一带三四十里之内不见有人？附近既有村落，为何也不见人迹？

他懒得推敲，反正已问清了碧云谷的路径，管它呢！

绕过一座奇峰，到了谷口外面的平原，一线溪流从北流下，东面最近的山村也在五六里外。远远看去，五里外的碧云谷显现在谷下，双峰夹峙，古木参天，一线清溪从谷口流出，小径在溪右向谷中盘升。

峰顶上，白云缭绕，峰顶附近全是巨大的乌柏树，如果在秋天，满山红叶，衬上白云飘浮，看上去极为绮丽，所以叫故碧云谷。

他穿了一袭青直裰，金针盒用布袋盛了，栓捆在腰背上，没带行囊，袖中藏了一把匕首，居然敢前来找海宇五雄，可谓胆大包天。

到了谷口，他怔住了，怎么路上堆满了树？

右面峰脚下的密林中，老五夺魄无常戚雄掩在树后，头戴英雄巾，黑巾蒙脸，青劲装，腰上排列著不少飞刀，挟著一双骑士用的皮护手。背上系著一把厚背薄刃单刀。怪眼中厉光闪闪，注视著中海的一举一动。

在潜山九虎的口中，他们已完全清楚中海的身材像貌，只消看到中海的魁伟身材和打扮，便知是正主儿来了。

他站在高处，隐身树后叫道：“什么人，站住！”

中海正待越树而进，听上面有人喝问，站住向上打量，但看不到人影，只好说：“过路的人，尊驾是谁？”

“你可是大地之龙么？”

中海一惊，他已在天罡星的口中知道潜山九虎已先一步来找海宇五雄了，在暗处喝问的人，如不是潜山九虎，必定是海宇五雄。

他沉住气，叫道：“正是区区，尊为可是海宇五雄？请现身一见。”

“你找海宇五雄有何贵干？”

“慕名求见……”

“是么？嘿嘿，你可到村北里余的黄泉坡见他们。”

夺魄无常说完悄然走了。

中海急叫：“请等等，在下……”叫声中，他向上急掠。

身后，蹄声震耳。他扭头一看不由怔住了，来路上，七匹枣红色健马绝尘而至，马上的骑士一身翠绿，身材娇小，鞍后有马包。从骑士们肩后飘扬著的剑穗来看，这七个女骑士极不等闲。

夺魄无常本来想和中海试试艺业的，就因为看到有人马到来，所以匆匆走了。他们早已定下诡谋误认中海是江湖神秘客派来的说客，他们不甘心受江湖神秘客的驾驭，但又不敢让人看到他们已和说客见了面，要将来人杀死灭口，万一日后江湖神秘客大兴问罪之师，他们尽可推得一干二净。

碧云谷村距谷口还有三四里，在谷口是无法看到的，他飞步攀下谷中，奋起狂追。

一见来人是女骑士，中海不再过问，向上急掠。等他到刚才夺魄无常藏身的地方向谷中看时，一匹健马正向谷中飞驰，绝尘而去。

中海绕过两座山峰，前面的一人一骑早就不知去向，身后却蹄声震耳，七名女骑士蜂拥地到了。

他脚下一缓，让在道左。

进了山谷，山势外张，两侧全是难以攀登的陡坡，五六十丈之下全是野草，以上则是参天古木，人如果向下爬升，老远便可一目了然，无所遁形，而且也不易攀上。

蹄声如雷，第一匹健马到了。

“停！” 马上的女骑士高举右手的马鞭娇呼。

蹄声徐落，七匹健马鱼贯屹立，烟尘滚滚中，第一匹健马上的女骑士向他问：“喂！这里可是碧云谷？”

居然是纯正的官话，声如银铃，虽然口气不太礼貌，但听来仍然十分悦耳。

中海不知对方的来路，抬头向对方看去，心中喝采道：“好美，只可惜太艳太俏了些。”

七个绿衣女骑士都美，第一位尤为出色，珠帕包头，绿劲装把浑身的曲线衬得更为突出，饱满的胸部夸张地挺出，小蛮腰只剩一握，挂著百宝革囊，臀部浑圆得十分岔眼。脸蛋是瓜子型，看去俏极大眼睛水汪汪，圆而丰满的小嘴，薄施脂粉，艳极媚极，一望即知，决不是大闺女。

他无所畏惧地接受美少妇眼神的挑战，说：“区区也不知是不是碧云谷，恕难奉告。”

“哎！你是中原人？”少妇问。

“在下是甘凉人。”

“你怎会来到……”

“在下也是前往碧云谷找朋友的。”中海抢著答。

少妇嘻嘻笑，扭头向第二匹马上的同伴叫：“二妹，你看这人是不是武林中人？好壮的汉子，充满了男子汉的魅力。”

二妹点头笑，道：“大姐说得不错，问问他可是海宇五雄？”

中海剑眉紧锁，心中骂道：“这浪货好粗的话，没有丝毫教养，贱而下流，天生的淫贱货。”

“喂！你贵姓？是不是海宇五雄？你排行第几？”大姐叫。

中海心中不悦，懒得噜苏，说：“海宇五雄可能在碧云谷村，他们要洗劫那座村庄。诸位姑娘如果要想找他们，何不紧赶两步？”

“你知道他们？”

“刚才他们入谷而去为时甚暂，可循路上的蹄迹追赶一程，而且得赶快些。”

“好，等会儿还得向你请教。”

七匹马绝尘而去，每位少妇轻过他身旁时，都扭头向他注目，灿然一笑。

中海直待七女去远，仍然怔在当地，忖道：“不好！等会如被她们缠住，岂不要坏事？听说江湖中有许多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女淫贼，转做些倒采花掳健男的勾当，这几个女人定是这种货色，我可不能大意，且先躲上一躲再说。”

他不愿惹事，说躲便躲，往山根的草丛中一钻，且先歇歇脚再说。

他的百宝囊中，盛有神针冷冰所赠的防蜂药。这种药其实只能内服毒，却不能防蜂虫的袭击。

因此，必须发现被蜂虫所伤，方可服用，平时不可事先服下预防，因为解毒药本身也具有毒性。

这儿离开建宁府的梦溪已在数百里外，他想：这种解毒药已经用不著

了。

三一八

七个女人绕过前面的山嘴，谷道突然开朗。纵长四五里阔亦相等的谷中大平原在眼前展开，稍呈梯形的旱田分布在西面，中间南北两面全是水田，稻穗已变成金黄色，田中的水已经放尽。

碧云谷村建在东面，依山而筑，约有近百户人家，间有阁楼点缀其间。可知这座村庄必定相当富裕。

村外建有寨墙，但只有丈余高，只能防止野兽入侵，防人却嫌单薄不足。寨墙外设有鹿砦和密植的刺竹林，这种刺竹却是最坚固的防御物，任何野兽也休想飞渡，可是就怕人放火。

因此，目前的竹林已齐腰砍倒，一面是防五雄用火攻，一面是便于寨墙上担任防守的箭手有用武之地。这道宽有三丈的半节矮竹林，没有一跃五六丈出类拔萃的轻功提纵术，根本无法飞渡，形成天险。

远远地，便可看到寨墙上的垛口有提刀挟枪巡逡的警哨，南寨门闭得紧紧的，门楼上有防守的人影，顶额上挂了一块木匾，四个大字是“碧云谷村”。

一匹健马绕村而走，那是适才驰入的夺魄无常，马在旱田中飞驰，快如狂风。

领先的大姐鞭梢一指，说“瞧那匹马，定然是海宇五雄，加鞭！”

七匹马放蹄狂奔，也绕村西而驰，追踪前面的坐骑。可是，夺魄无常已绕至村北，看不见了。

夺魄无常驰至村北，发出一声震天长啸。

片刻，北面山谷东部的山口中驰出四人四骑。四匹马全是身高七尺的枣红骏马，马上的四骑士与夺魄无常同一打扮，只兵刃有所不同而已。

夺魄无常飞骑迎上，大叫道“这鸟村请来了援兵，毙了他们，快！”

锦毛虎坐骑领先驰出，大声问：“来了多少？是些什么人？”

“七人七骑，穿绿，不是官兵。”夺魄无常兜转马头叫。

锦毛虎一声狂笑，叫道“七人七骑，不够塞牙缝，迎上去。”

夺魄无常又道：“大地之龙也来了，赤手空拳，狂得紧呢。”

“先收拾援兵，再和大地之龙一决。走！”锦毛虎扬鞭叫，豪气飞扬不可一世。

五人五骑放蹄南奔，双方在村西的旱田里迎上了。

相距一箭之地，双方勒住坐骑，一字排开。

“咦！是女的，妙啊！”锦毛虎怪叫。

治海神蛟一怔，说“怪！像是凤阳七女，她们为何而来？老大，你上前问问看，不可鲁莽。”

“管他娘七女八女，送上门来的买卖不做，岂不罪过？”锦毛虎怪笑著说。

“那七个女人全是千人骑万人跨的烂货，你有兴么？”沧海神蛟问。

“那……那……乏味之至。”老三鬼眼丧门接口。

“那就叫她们滚蛋！”老二活阎罗挪了挪腰上的阎王令叫，正待驱马冲出。

沧海神蛟摇手道“老二，不可鲁莽。我看她们的来意不简单，先问清楚再说。”

对面，大姐已右手将马鞭高举，单骑上前，老远便叫“诸位定然是

海宇五雄，凤阳七女有事与诸位相商。”

沧海神蛟向锦毛虎呶呶嘴，双骑迎上。

双方相距三丈勒住坐骑，锦毛虎虎吼：“呸：小母货，干什么来的？是前来架梁子的么？”

“我，凤阳飞燕荆萍……”

“废话，谁不知你是飞燕荆萍？有什么话说吧。”

飞燕荆萍嫣然一笑，笑得乳颤腰摇。

沧海神蛟呵呵大笑，说：“小娘子，你这种浪劲少献宝好不好？你既然前来找咱仁海宇五雄，难道还不知道咱们五雄只喜黄花闺女，不要风尘娇娃么？”

飞燕荆萍仍然在笑。笑完道：“阁下，我不是引诱你们而发笑，我只是可怜你们，可怜得发笑而已。”

“呸！什么话？”锦毛虎怒吼。

“老实说，你们只知糟蹋那些可怜虫，自诩英雄伟大。你们自以为风流，其实却不知风流滋味，一辈子糊涂，一辈子也不知道风流为何物。白白糟蹋了女人，也糟蹋了你们自己。

你们只知道女人在你们的魔爪下呻吟哀号，自以为乐，可是，你们曾领略过女人在你们怀中婉转承欢的乐趣么？不，因为你们害怕，害怕在女人面前暴露你们的笨拙和丑态，所以只敢找那些不知人事的黄毛丫头泄欲……”

锦毛虎大吼一声，拔剑驱马前冲。

飞燕荆萍噗嗤一笑，策马向侧驰出，笑著娇叫：“且慢，咱们先不谈风月，言归正传。”

锦毛虎勒住坐骑，怪叫道：“有屁你就快放……”

“哟！金爷，你的话太粗野，说得多难听？对女人说这种话，你简直无药可救，难怪只敢找掳来的黄毛丫头。”飞燕荆萍媚笑著叫。

沧海神蛟连忙打圆场，说：“荆姑娘，不必废话，先说你的来意。”

飞燕荆萍神色一正，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愚姐妹此番乃是奉江湖神秘客的金谕，前来促请诸位的大驾，参加龙虎风云会而来。”

锦毛虎吃了一惊，讶然叫：“咦！原来你们是神秘客的说客？”

“不是说客，而是专使。”

“你凭什么？”锦毛虎厉声叫。

飞燕荆萍拍拍剑靶，傲然地说：“凭神秘客的任命，也凭胸中所学与剑上的造诣。”

锦毛虎策马冲上，怒叫道：“金太爷要先领教你的剑上造诣。”

他挺剑前冲，狂风似的急冲而上。

飞燕荆萍冷哼一声，电芒一闪，长剑出鞘，也策马冲上，一面叫：“有何不可？”

江湖人不善马战，但这十二名男女皆以马战擅长。双方相距仅五六丈，坐骑冲力不够，但仍然凶猛异常。

相对而进，剑尖前指，但见电芒一闪，“铮”一声巨响，二只剑同时向外崩，尘土飞扬中，各自冲出十丈外，立即兜转坐骑。

马战比力、比狠，交手只是刹那间的事，一切花招全用不上。

飞燕荆萍再次将剑降平，大叫道：“锦毛虎，本姑娘陪你斗二十回合。”

步战交手，叫照面；马战，叫回合。冲过去再转回，所以叫回合。飞

燕荆萍叫声未落，马已疾冲而上。

沧海神蛟拔出三 护手刺，叫道：“住手？说清楚再决生死！”

远处的三雄一声怒啸，也飞骑疾冲。

六位妞儿同声娇笑，六匹马六支剑急冲而上，势如狂风暴雨，排山倒海似的冲来。

这瞬间，两骑交接。

“嗤铮！”暴响刺耳，火星四溅。两匹马擦身而过，分驰出五六丈外。

飞燕荆萍人向外滚，但小蛮靴一勾一蹬，仍然滑上了马鞍，右上臂出现了血迹。

锦毛虎也几乎坠马，右腿外侧鲜血直流，开了一条三寸长创缝。第二回合，两人都负了轻伤。

不等他两人兜转马头，沧海神蛟已经策马堵在中间，举刺大吼道 “住手！双方后退。”

双方的人马相距五丈外勒住了，面面相对准备拚搏。

飞燕荆萍兜转马头，冷笑道 “诸位，你们在自取败亡。咱们七姐妹不一定胜不了你们，即使没有诸位高明，你们也难逃一死，信不信悉从尊便。反正本姑娘已将信息传到，诸位已别无抉择，生死两途，任凭诸位衡量。”

沧海神蛟策马接近，问 “诸位还有何人同来？”

“有，小襄王成公子在建宁府立等回音。”

“不是大地之龙？”

“大地之龙？没听过这名号。”

“姑娘且稍候，兹事体大，咱仁兄弟必须先行商量。”

“好，本姑娘希望能化干戈为玉帛，彼此和衷共济，成为自己人。”

沧海神蛟策马后退，五个人低声商量了片刻，然后仍由沧海神蛟与锦毛虎上前。

沧海神蛟问 “荆姑娘，江湖神秘客是谁？”

“恕难见告，目下不宜张扬。老实说，咱们姐妹只听其声未见其人。”飞燕荆萍答。

“那有此事？”

“信不信由你，连大名鼎鼎的三生也只能看到会主蒙面的身影，何况愚姐妹？”

沧海神蛟不再追问，说：“你说，咱们五雄如果接受参予加入，代价如何？”

“代价是只要接受金云玉版令的差遣，诸位的事敞长上概不过问。诸位如有所需要，可向持金云玉版令的人转达。”

“谁持金云玉版令和咱们连系？”

“我。”

“你？”

“是的，请看。”飞燕荆萍说完，从百宝囊中取出一采大不及掌，以云纹金边包镶的玉块，中有金字的令版，双手递过，郑重地说：“这是本会传谕的信物，诸位看清了。”

沧海神蛟略略一审视，交与锦毛虎观看。玉版的正面刻了一个大“秘”字，秘字的下方，则另刻了一个小字“风”。背面则有五个字：“龙虎风云会”。

飞燕荆萍接著说：“金云玉版令共有四种，排行是龙虎风云，今后诸位

“如果看到风字令时，必须接受差遣。”

锦毛虎冷冷一笑，问：“目下你有何差遣？”

“没有，金爷，你是说，你接受了？”

“不错，咱们接受了。”

“那好，以后咱们是自己人了。会长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罗致天下群豪大计，近期没有咱们的事...所以.....”

“且慢，在下却有事呢？”

“金爷.....”

“你不是说有何需要，可向持令的人转达么？”

“不错。诸位既然接受了，都是自己人，有何需要，本姑娘将代为转达。至于分辨自己人的切口与手式暗记.....”

“这些事留待日后再说，目下金某要.....”

“请说，只要合情合理的.....”

“少废话，在下要的是女人。”

飞燕荆萍娇笑道：“金爷，女人多的是，金爷尽可于取予求，会长决不会阻止诸位掳劫.....”

“掳劫？废话！咱们要你们七个人陪伴，两天后，咱们攻入村中找来代替的人之后，你们便可自来自去。”

飞燕荆萍格格娇笑，道：“会长料事如神，已知诸位必会找上我姐妹。走，先到你们的住处，但七妹必头返回府城禀报。”

“好，六个也行，叫她走。”

七妹兜转马头走了。

锦毛虎向疤眼老三说：“老三，你留下来看看那家伙是什么玩意，宰了他赶快回来。后天咱们洗村，即使村人去请救兵也远水救不了近火，用不著在道儿把守了。”

表眼丧门冷笑一声，说：“宰他？我得好好将他消遣哩！回头见。”

留下了疤眼老三，十名男女呼啸著驰向谷北。五雄的居所仍在芳尾村，距遗儿只有三里余。

疤眼老三先在村四周小驰一圈，然后向谷口驰去。

罢离开村南不足半里地，突见前面小径上青影急掠如飞。三里之内全是田野，一览无遗，人一出现，三里外便可看到了。

“这小子来了。”他向自己说。

前面是稻田，不宜马儿骋驰。他立即兜转马头，回驰至村西的旱田中驻马以待。

来人果是中侮，他藏在草中，眼看只有一名绿衣少女策马向谷外奔驰，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好奇心动，立即向谷内急掠。

他看到先前迎面而来的一人一骑突又回转，不由大惑不解。环顾四周，方圆四五里谷中的田野里根本不见有人，先前的绿衣少女也不见了形影，只看到集在寨墙上向外观看的居民。

“唔！五雄还未攻破村寨，我来得正是时候。”他自语。

五雄的穿著打扮相同，他以为眼前这一人一骑，就是先前在谷口问诘的人，反绕村西向疤眼老三奔去。

村西的寨墙上人头攒动，先前他们以为是官府派来援救的人，岂知却是五雄的帮手，令他们心胆俱寒。眼看又来了一个人，他们目不转睛提心吊

赠地注视著外面的变化。

疤眼老三高踞鞍上，冷冷地注视著渐来渐近的中海，一大一小的鬼眼冷电四射，杀机怒涌，一手把住鞍旁的五爪飞爪百链索，将索头结在马鞍的判官头上，一绳也挂上，严阵以待。

中海在三丈外站住了，疤眼老三蒙了脸，但一双鬼眼仍然留在外面，只消看了第一眼，他就不自禁地热血狂沸。半点不假，这人大环眼，四方额，左眼小些，一道刀疤斜头挂眼梢，因而眉秃眼角下挂，疤痕外翻，状极可怖。

他强按心潮，堆下笑，拱手道：“疤眼，还认得在下么？”

疤眼老三粲然笑，阴森森地说：“呸，什么东西？你就是大地之龙么？”

中海举步徐徐走近，紧吸住对方的眼神，笑道：“咦！绑下，你不认识在下了？千里迢迢在下闻讯赶来找你。想不到你将七年前的故人都忘掉啦！”

疤眼老三一怔，困惑地问：“七年前的故人？见鬼！七年前太爷那有你这种朋友？潜山九虎的话太爷不信，但你似乎真像有那么回事似的，岂有此理？你……”

“嗨！你老兄真是贵人多忘是，七年前咱们兄弟相称，在湖广做案……”

“在湖广做案？去你娘的！七年前在湖广，太爷独来独往横行一方，那有你这么一位朋友？”

中海早有准备，一句句往下套，说：“咦！你忘了在道州的事了？”

疤眼老三略一沉吟，说：“唔！候是有那么回事，我到过道州……”

“夏至日之夜，咱们……”

疤眼老三鬼眼一翻，吼道：“滚你娘的蛋！那天四个人做案，那有你这小辈在内？狗王八！太爷要剥你的皮，你胆大包天，竟敢向大爷讹诈来了，该死！”

声落，取下飞爪，马儿向侧冲，飞爪开始旋舞。

中海热血沸腾，但他居然忍下了，大叫道：“陶兄，你再仔细想想，另三个是谁，怎说没有我？”

疤眼老三骑马绕著中海狂奔，一面舞著飞爪百链索，一面骂道：“胡说，那晚四个人中，太爷年纪最轻，另两人太爷虽不知他们的路数，但脸容年岁总还记得，你这小子岂能骗的过我？著！”

吼声中，飞爪飞舞而至，拦腰抓到。

中海已确定疤眼老三是那晚行凶的真凶了，可惜无法问出其他三人的名号。听疤眼老三的口气，似乎不知另两名凶手的名号哩！但至少知道其中的一个，抓住疤眼老三，不怕这家伙不吐实。

他气涌如山，一声长啸，向下一伏，扭身硬抓扫来的爪索，捷逾电闪。

可是，疤眼老三居然能驭使四丈外的飞爪，造诣惊人，手一抖，飞爪突然上升后退，一发之差，没抓住。

中海飞跃而起，向前猛扑。

疤眼老三一声狂笑，马儿似狂风，绕向一侧，飞爪再次猛扫而来。

这次中海不再闪边，疾冲而上。

飞爪索猛的扫到，爪落在身后。中海虎掌倏伸，勾住索向下一仆。

疤眼老三果然利害，功已先发，飞爪突然收缩，疾若电光石火，抓住中海的背部。

一声巨响，抓中了。

中海毕竟棋差一著，冒险抓住了飞索，却未能避开索端的飞爪一击。

疤眼老三一声狂笑，“叭叭叭”在马臀上击了三掌，马儿受惊全力狂奔。“唏聿聿”马儿长嘶，挣扎著向前奔驰。

敝！中海被爪击中，竟未倒下，他双手握住链索，全力向后带。可是，脚下是旱田，泥土松不受力，马的拉势太急，急切间稳不住下盘，被拉得向前滑，脚下的泥土翻翻滚滚，尘土飞扬，连拉十来丈，仍未稳下桩来。

原来他将金针盒栓在腰后，针盒是白金所打造的，坚硬无比，不怕刀砍剑劈，飞爪击在盒上，毫无用处，反而被震得往下掉，拖在中海的身后像是个……

“吆喝！”疤眼老三狂喜地叫，抽出马鞭拚命鞭打马儿。

马见举步维艰，中海虽站不牢，但神力依然发挥了五成劲道，马儿想放蹄狂奔根本不是易事。

再拖了五六丈，中海感到身后一震，手中的百链索向下急沉，力逾千钧。

他吃了一惊，连忙松手。接著，他大吼一声，用上了千斤坠，重新抓起链索向后一带。

原来这一带的旱田全是平缓的山坡，土薄而瘠，有些地方的巨石无法清除，半隐在土中。无巧不成书，拖在后面的飞爪突然抓住了石缝，力道骤紧，两面一绷，劲逾千钧，难怪他抓不牢。

只消略一停顿，他便可以稳下来了。

“唏聿聿…”马儿长嘶，突然人立而起。

疤眼老三骤不及防，几乎跌下马来，总算他了得，百忙中一声虎吼，拔剑猛挥。

“喳”一声响，判官头被砍断了。百链索是砍不断的，他只好砍掉判官头。

马儿向前一沉，中海快慢到了。

疤眼老三了得，左手一抖，三枚霸道而不能用手接的五芒珠脱手疾飞。接著，他抓住断了一段的绳双腿一夹，马儿向前急冲，不但骑术精明，反应也超尘拔俗。

中海并未被仇恨之火迷失了灵智，反而沉著冷静异常，一看暗器有异，不得不躲，躲亦难以躲开一声怒啸，奋不顾身将匕首掷出，拚个两败俱伤，人向一侧急倒。

相方相距太近，两败俱伤，三枚五芒珠他只能躲掉两个。“噗”一声轻响，他感到左跨如被雷击凶猛的打击力道将他击倒在地，跨内侧下方剧痛澈骨。

同一瞬间，疤眼老三一声惊叫，人向鞍前一伏，马儿冲出十丈外。地上血花飞溅。

中海的匕首把疤眼老三的背肌邦开一条大缝，长约尺余，深达脊骨。匕首飞出五丈外方始翩然下坠，可见力道之猛确是惊人。

疤眼老三强忍痛楚，愤怒地兜转马头，不顾背部鲜血如泉，吃力地找出长剑，策马恶狠狠地冲了上去。

中海命不该绝，五芒珠击中百宝囊与跨骨下方交界处，百宝囊被击穿，然后陷入肉中近寸，力道之猛，骇人听闻，如果没有百宝囊档上一档，左腿必毁无疑。

生死关头，澈骨奇痛没将他击倒，咬牙爬起，火速将针盒拉至腹部，

取出盒里的尺二双龙针，咬牙切齿候敌。

疤眼老三痛得冷汗直流，他以真中海必定倒地不起，所以要用马蹄，举剑的手抖得太厉害，无法用劲，只好用马将中海踹碎出口恶气。

可是，他所看到的中海居然没有受伤，而且还作势迎上哩！向时，中海手中的怪兵刃映日生光，一抖鞭，马儿折向，向北落荒而逃。

双方激斗，已接近至村西的寨门。寨墙上人头攒动，眼看两人龙争虎斗，眼看疤眼老三背部鲜血淋漓，眼看人马逃走：偏就没有人想到用箭将人马射倒。

中海也支持不住了，五芒珠带有芒刺，最忌震动，如果走动时牵动了伤口，芒刺一动，会令人发软，痛得令人受不了。

他想追，刚一挪动双腿，只感到澈心奇痛突然袭到，腿一软，挫倒在地，浑身冷汗直流，头脑一阵昏眩。

寨门突然大开，涌出一群村民，七手八脚地搬开可移动的拒马和刺栅，有人用官话叫道：“壮士请赶快入村，快！”

声落，奔出五个年青人，架起中海，收拾针盒，捡回匕首，连疤眼老三遗下的飞爪百链索也捡了起来，急急奔入村中。

“谢谢你们。”中海无限感激地向架他走的人道谢。

村中心近北面是吴氏家祠，左首是族长吴琨山的家，楼高院深，甚是气派。祠堂内，住了一群芳尾村劫后余生的许姓村民，凄厉的号哭声仍然隐约可闻。

整座村庄沸沸扬扬，在人声鼎沸中，中海被送入族长的宅院，安顿在厢房内。

吴琨山年约五十开外，身材修长，神色憔悴。

他立即里外张罗，叫来了村中的草头医生替中海调治。可是草头医生看到中海身旁针盒里的金针时，俱都一言不发乖乖地告退。

中海半躺在床上，用金针加上匕首，褻狠将芒珠剔了出来。

房外挤满了人，床前有吴琨山和族中的长老，眼看中海用刀剑剔肉取珠，只看得心惊肉跳。

中海居然挺得住，取出暗器上了金创药，用布中包扎妥当，靠坐在床上抱拳向众人道谢之后问：“那一位是里正？请前来一会，在下有事相商。”

吴琨山将房门口的人撵开，上前说：“老汉是本村族长，也是里正，姓吴，名琨山。”

中海欠身道：“小可姓海，名龙。多蒙贵村的兄弟相救助，铭感五内。请问老伯，五恶贼的限期还有多少天？”

“两天，唉！”吴琨山惨然地回答。

“那么，小可必须立即离开此地，免得连累贵村，那些恶贼会籍口找我而不顾期限的。”

“老弟台，本村已经准备和恶贼们一拚，早晚都是一样，让他们来吧！”

中海挺身移出床外，站稳说：“小可在村中反而无所作为，必须到外面和恶贼们决一死战。谷北可通向何地，能见告么？”

吴琨山看他居然能若无其事地站起，不禁吃了一惊，急道：“老弟台像是铁打的人哩！”

谷北是芳尾村，已被那些恶贼糟蹋得面目全非了。老弟台与那些恶贼...”

“小可与他们不共戴天，这次如果不抓住他们，日后他们往海角天涯一走，便不容易找到他们了所以我必须早日将他们解决。”

“但老弟台的伤……”

“小意思，皮肉之伤并绍大碍。”

“老弟台，老汉有一不情之请，尚请见谅。”

“老伯有何……”

“请老弟台念在数百名老少将遭涂炭的份上，助敝村同抗五恶贼。据说这五个恶贼横行天下，无人敢当，今日幸见老弟台敢于和他们一拚，而且已击伤了一名恶贼。敝村的子弟全是没脚蟹，眼看村庄将成瓦砾场，男女老少难免锋镝之祸，势难自保。尚望老弟台……”

“可是……小可有小可的事侍办……”

“老弟台，就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全村数百名老小？老弟台，老汉请老弟移玉至祠堂一行看看芳尾村那些被恶贼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乡邻，看了他们的惨状，相信老弟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会惨然垂滚……”

中海一咬牙，道：“老伯，领小可至村中最高处一看贵村的形势，并请贵村负责防守的弟兄一同前往。刚才小可在村外已看到贵村外围的形势，那只能防止一般小毛贼的马步进攻，但对付海宇五雄这种可高来高去飞檐走壁的强盗则用处不多。那五个恶贼可横行三丈，直上十寻，来去如风，形如鬼魅，些小竹林刺栅挡不住他们的，可千万别被他们有马匹的事愚弄了。”

“好，老和先替敝村的子弟向老弟致谢，老汉领路。”

看了四周形弊，中海惨然摇头，向伴随左右的十余个人苦笑道：“除非安下天罗地网，根本阻不住这五个凶狠的江洋大盗，贵村任何一面皆阻不住他们。”

他说的确也是实情，东北两方是稻田，中间有溪流贯村而回，两面的刺竹林皆有空隙，设下的鹿箬挡得了马，阻不住人，寨墙也不够高，白天也许可以用弓箭相辅不足，晚间便毫无用武之地。西面是旱田，防御物比较雄厚，但也不易阻挡轻功高明的人。东面最糟，依山建墙，刺竹林断断续续，处处都是空隙，站在山坡上往下看，村中的一举一动皆无所遁形。

“老弟台的意思……”吴琨山抽著冷气问。

“小可认为，决难阻止贼人入侵。我相信谷北的芳尾村也有与贵村相同的设备，也相信贼人必定是在晚间动手入侵的。”

随同前来察看的人，有芳尾村的主事，接口道：“芳尾村的刺竹林比这里更密更厚，贼人是三更天入侵的，首先效火，然后杀人。”

“天险不足恃，这些东西阻不住敌人的。”

吴琨山脸色泛灰，问：“那么，我们岂不是坐以待毙么？”

“只有两天工夫，太紧了些，想布置埋伏也来不及了。”中海摇头叹息著说。

“老弟台，难道便无法可施了么？”

中海心中很乱，不时背著手踱来踱去。依他的看法，阻止贼人入侵不是不可能，只是他必须活擒疤眼老三。如果设下能阻止贼人的设备，入侵的人必死无疑，那么，这条线索岂不又断了？

祠堂前香烟缭绕，那是芳尾村的人在替死去的亲人设灵祭奠，隐隐的哀号声，令人闻之酸鼻。

他举目向身畔的人看去，所看到的全是铁青的脸，和惊恐的目光，与

发著寒颤的身躯。

这是一群无助的可怜虫，一群被噩运主宰了的弱者，即将到来的悲惨结局已令他们心胆俱裂，不公平的神佛已遗弃了他们。

终于，他放弃了自己的报仇念头，向吴琨山问：“贵村有工匠、铁匠、皮匠、和对精于狩猎的人么？”

“有、有有。”吴琨山急答。

“请将他们请来此地一会，再就是老伯得赶到西寨门，小可算定恶贼必定将伙伴召来找我。老伯千万不可将小可逗留贵村的事说出，务必也令恶贼们起疑，免得他们提前发动，至要至要。小可决定设下窝弓一类狠毒埋伏，引他们前来送死。同时，后天小可要主动前往逗引他们，声东击西，分散他们的实力。今天时辰不多了，晚间必定有贼人前来暗探虚实，须及早准备。唔！斌村为何不养狗？”

“狗？？三天前皆被贼人用毒药与暗器杀光了，乃是敝村接到恶贼来信的前一夜的事。”吴琨山答。

中海面露喜色，说：“这是说，贼人事先已进过村了。”

“想必如此。”吴琨山无可奈何地说。

“很好，贼人必定已经摸清了底细，不会再来的了，咱们可以昼夜准备设伏的事。老伯请往西寨门一走，瞧，贼人们来了。”

北面，远远地尘头大起。

中海顿足道：“遭！那几个女贼和他们结了伙。诸位尽速离开，请工匠快来。”

不久，二十余名老少全来了，听候中海指示设伏大计。

西寨门外，六女四男十匹马，疤眼老三没有来，正向吴琨山相距三二十丈大叫大嚷。吴琨山告诉贼人，说中海已经出谷去了，十人十骑便向谷口追。

不久，全村能动手动脚的人全部出动，锄头镰刀都用上了，全力赶工。

中海心中有数，以江湖人和猎户的眼光，判定贼人可能进入的地方，带著村中的狩猎好手，布置下捕捉猛兽的玩意。

最可能入侵的道路，利用竹木的弹性安装了不少单弦弩、聚弩、木夹、铁齿钳，击径、吊脚环等等，步步生险，处处陷阱。

村西，有用牛筋以强劲的竹片为动力的伏弩、留客住、伸缩钩镰枪、陷阱……

南北两面，凡是可以入侵的地方，除了以上所说的埋伏外，田径旁布置梅花形的箭手群。每一名箭手皆以两层生牛皮做一袭防身甲，发现敌踪，发箭而不许出坑，坑外的人不分敌我，一律格杀勿论这条现定一方面可以激起拚死的决心，一方面可以逸待劳杀贼。

因为贼人如果入侵，必定飞步急进，凡是在伏坑外行走的人，必定是贼人；而心怯胆小，想临阵逃命的人，必被自己人射死，只好伏在坑里与贼人拚命了。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贼人便不断派人马前来监视，但外围的重要设备大多竣工，贼人只发现寨墙上所堆积的燎火倒不在意。

当日色西斜时分，中海便发出了警告，说贼人今晚定然前来勘察暗采，必须加倍小心。

他自己背了一把单刀，系了一条牛皮腰带，腰带上二十把新打造的

六寸飞刀。前胸和后背，有熟牛皮中夹铁板的护身背心，准备和贼人一决，亲自在村中来往走动策应。

受一次教训学一次乖，他对暗器深怀戒心，恶贼们是不会按江湖规矩使用暗器的，他只好自己设计做一件甲冑防身。

侮宇五雄未料到中海还藏在村内，更未料到村人在大劫临头还敢将中海收留在村中。他们不在乎碧云谷村的人备战，依然耐心地等待时限的到来。

可是，凤阳七女的飞燕荆萍却不肯多逗留一天，她对陪伴这五个恶形恶状的凶悍丑强盗，打心底生出厌恶的念头，急不及待地要将他们摆脱，极力怂恿他们提前下手。

最后的期限是明日午正，锦毛虎本坚持要遵守自己所定的规矩行事，但经不起飞燕荆萍的唆使，决定提前半天动手。

村中的人白昼休息，夜间全部出动。老少妇孺皆藏匿在村南的空旷洼地内，不敢躲在房台中，怕贼人放火。

三更已过，仍一无动静。繁星满天，远处传来的兽吼鸟啼入耳惊心，夜风萧萧，蛇鸣唧唧，任何些小的响动，也会令把守的人心惊胆跳。

“今晚贼人不会来了，老天爷保佑。”有人在心底暗叫。

中海反而心中烦躁不安，愈沉静愈令他的心弦绷得更紧，他知道暴风雨快要来了，来之前必定反常地平静的。

他到了东寨墙的门楼，侧耳倾听，低声向身旁的吴昆山说：“四更末五更初须特别小心。我到村西一走。”

比北不远，十一匹健马成两路悄然南下，马儿的铃已经摘掉，以不徐不疾的速度驰近村北半里地停住了。

所有的马皆配有头罩、护膝、胸甲、臀冑。男女骑士分为两批，一批带了木造的长盾，由锦毛虎率领。另一批是轻装，夜行衣，由沧海神蛟率领。

勒住了坐骑，锦毛虎用马鞭向远处的村庄一指，冷静地说：“咱们五更正便开始行动，老四老五与四五六三位姑娘，务必于黎明前从村东入村，火一起，我这儿立即进攻西寨门。

如果东路受阻，可放起火流星知会一声，我便进攻西寨门牵制他们，以掩护你们乘机入村放火。诸位，吴家金银财宝堆积如山，不像芳尾村外强中干害咱们白浪费了十多天时光。如果正如所料，咱们带了美女金帛立即进入江西湖广，好好地玩上两三个月，再另作打算。荆姑娘，你还有什么交代？”

飞燕荆萍笑道：“没有，祝咱们顺利。事成后我姐妹必须告辞，日后湖广见。”

锦毛虎转向背部仍裹着伤包的疤眼老三，问：“老三，大地之龙那小子既然不知去向，何不托荆姑娘姐妹留意些儿？”

疤眼老三咬牙切齿地说：“不！我要踏遍天涯，亲自活剥了他。”

飞燕荆萍急急接口道：“陶爷，不可，须知小不忍则乱大谋。诸位到江西与湖广享福，必须静待消息，也许书主有事召见诸位也未可知！寻找大地之龙的事交给我好了，我将传信本会的四路同道，擒捉那狂妄的小辈交与陶爷处治，岂不甚好？”

疤眼老三点点头，道：“如此有劳姑娘了。”

“自己人理该尽力，不敢言劳。”飞燕荆萍客气地答。

锦毛虎接过沧海神蛟的绳，说：“咱们这就分手，诸位先走一步。”

沧海神蛟跃下马背，与夺魄无常向东岔出，两人之后，是凤阳七女的

四、五、六三女，五个人鬼魅似的消失在东面山麓下。

锦毛虎六人十一骑则向西绕，驰向村西的旱田。

中海已布下天罗地网等候他们前来送死，他们也布下了死亡陷阱等中海至黄泉坡投到。

中海算定贼人必定分两路入侵，主力也必定置在村西，因此他亲至西面候机阻敌。村东的山林中布置的猎具最多也最巧，应付偷偷摸摸的人也最为有效，他相当放心，就怕贼人不从东面来。

沧海神蛟足智多谋，但却想到最易接近的地方也就是最危险之处，他以为凭这些愚蠢的村民决难将他们阻住，守在寨墙上的村民决难阻挡他们两男三女进入村中。

两男三女鱼贯而行，相距四五步，藉草木掩身，接近至距寨墙半里地了。

山高林密，星光无法透林而入，黑沉沉地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只能摸索而行。

谁也没料到四周危机四伏，谁也没想到那些猎兽的小玩意的威力是如此可怕。中海出身于狩猎世家，他所安装的小玩意精巧得几乎出神入化，即使在大白天，外行人也不易发现其中的危机，更何况在晚上？

表使神差，领先的沧海神蛟所走的路，竟然是数道埋伏中的空隙，居然逐渐平安地进入了腹地。

下面出现了寨墙，相距已不足三二十丈了。

沧海神蛟站住了，忸怩底声叫：“老五，你和五姑娘向左移，咱们分两路越墙而入。”

老五夺魄无常低应一声，向身后的五姑娘弹指发声，招呼他向左移。

左移丈余，他扭头一看，不错，五姑娘已经跟来了，在他身后不足五尺。

“五姑娘，小心脚下，快接近竹林了，那些钩一样的竹刺讨厌得紧。”他小心地叮咛。

“靴不怕刺，戚爷，何必多虑？”五姑娘不领情地答。

夺魄无常在心底冷哼一声，低声暗骂“不知好歹”，愤然地伸左脚向前一探，脚落实地，重心前移。

夜黑如墨，他没看到脚下有一个打腊麻绳的活套藏在草中，他这一脚不偏不倚地踏入了活套中心了。

活套的中心有一块尺大滑板，如果不加力或者力道不够，滑板便不会下沉。假使滑板下沉，板旁的竹簧片便会弹出，打击另一端扣住不远处树干后拉绳的扣栓，扣栓一松，树干拉绳立弛，系住活套索的树枝向天空弹出恢复原状，套绳便会随著树枝的弹动猛地位紧。

他的重心向前移，第二步刚迈出，突觉聊下一沉，他随不以为意，因为沉下的幅度并不太大。

“叭！刷……”两曼怪响倏发，不等他弄清是何变故，只感到踝骨一震，凶猛的劲道将他拖倒，只听到绳索滑动的怪响入耳，身不由己，“砰”一声凌空飞撞在左面丈外的巨树上，头下脚上，脚上的套索仍以凶猛的力道收紧，径骨若裂，痛苦难当。

“啊……”他狂叫起来，拔刀收腰上体向上引，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向脚旁砍去，“喳”一声砍入树干上，但收紧的力道依然有增无减。

变生仓促，附近的人只听到他的叫喊和不远处树枝摇晃的声音而已。

“咦！”五姑娘惊叫一声，不知所措。

右面丈外的沧海神蛟毕竟反应超人，低叫遁：“老五，怎么了？”

叫声中，急切间拔不出刀，抓住了被倒挂在树干上的脚，想用指力弄断活套，岂知活套粗如拇指上面浸了腊，既韧且滑，拉得又紧，根本用不上劲。

他叫：“我的脚，快！到树后看看，套索在后面穿过树上的洞，把我的脚拉死了，快！”

沧海神蛟还来不及回答，五姑娘已到了树后，伸手一摸，果然不错，一根巨索穿过凿开的树孔，另一端不知引向何处，绷得紧紧地，她不假思索，猛得一剑挥出。

“不可砍……”沧海神蛟大叫，想阻止五姑娘砍索。

可是已来不及了，剑过索断。

四面八方异声乍暴，枝叶摇摇。

沧海神蛟见多识广，突地向下一伏，接著叫：“伏下！”

身躯上引，正用手抵住树干想将脚拔出的夺魄无常，索一断便向下掉落。

聚 齐发，从四面八方向树干射来。索断树枝完全恢复原状，同时也引发了各处伏弩的机关。

“啊……”首先遭殃的五姑娘发出惨厉的尖叫，扔剑便倒，第二声还未叫出，便开始扭动抽搐争命了。

接著另外两个女人的狂号，动地惊天，整座山谷回声隐隐，令下面的村民闻之雀跃，也感到毛骨悚然。

沧海神蛟伏得快，但也感到有东西掠顶门而过，惊出了一身冷汗。

夺魄无常恢复了自由，重重地 落树根，跌了个昏头转向，被女人们的惨叫声惊得心胆俱裂，顾不得去解仍套在小腿上的活套，火速拔回刀，扭头撒腿便跑。

沧海神蛟不敢追，撑起上身大叫：“老五，不可乱跑，站……”声未落话未完，夺魄无常狂叫一声，突然向前一仆，倒在三丈外，不住狂叫：“老四，救……救我，老四……”

叫声惨厉刺耳，接著，“砰”一声响，一载枯树倒下了，叫声倏止。但地上仍有沙沙之声，显然他仍在挣扎。

沧海神蛟惊出一身冷汗，身上发冷。但他不能见死不救，猛地拔出三刺向身畔一株树枝砍去。

接住了树枝，他用树枝开路，急急向夺魄无常走去。

他来迟了，夺魄无常已停止了挣扎，右脚被一把对付山猪的大型犬牙铁夹钳住，肉绽骨裂。犬牙夹的上端有一根树枝，可随夹翻动，人不倒则已，倒则树枝恰好压住腿弯，爬不起来。

同时，引动了旁立的枯树，枯树其实不枯，而是故意安装好了的坠木，坠木一倒，恰好打破了夺魄无常的脑袋。沧海神蛟以树枝开路赶到，人也刚好断气。

沧海神蛟倒吸一口凉气，用火摺子点燃了火流星，通知下面的锦毛虎受阻村外，然后冷静地替自己的处境盘算。

他到底是个经过大风险的人，临危神智不乱，略一盘算，便被占想出

脱身的办法。

五个人同来，四个人死亡，他怎敢再冒险入村？逃得出天罗地网已是万幸了。他向四周仔细打量先前的树干附近，四、六两女仍在抽搐，可以隐的地看到她们在作濒死的挣扎。

“我自顾不暇，顾不了你们了。”他冷然地低叫。

凭著他超人的记忆力，他摸上了来路，小心奕奕地用树枝探路，直至东方发白，方始远离了险境这期间，他听到下面人喊马嘶，但分不了他的心，他已无暇他顾。

站在村东北的山麓上，晨曦中，他看到村西的原野中烟尘滚滚，怪叫如雷，马嘶声震耳，显然那儿仍在展开生死狠斗。

再向村中看去，隐约可看到寨墙上严加戒备的村民，刀枪的寒芒，不住闪动，但却寂静无声。他只消看了第一眼，他便知老大并未攻入村中，有人在里田绵延的川坡原野中缠住了老大。

他一咬牙，向斗场奔去。

他到了村西，这一面是最易攻村的所在，也最难防守，旷野中不易设下埋伏，而且怕被恶贼们发觉，不敢装设陷阱，也不敢出动大批的人手，怕恶贼们突然进袭逃避不及，所以形成防守最薄弱的一面，只来得及在刺竹的后端挖了陷坑，前面安装了部份伏弩，寨墙前有擒人的留客住，和钩马腿的伸缩钩镰枪。只是地方广阔，而设置的时间也不够，不易防守，所以中海要亲自在这一面主持大局。

村东的山上传来了惨叫声，身后的五名健壮青年人一蹦而起，他扭头低叫道：“不可自相惊扰，沉住气。去，告诉所有的人，不许任何人出声。”

五个青年走了四名，门楼前面的垛口旁粗制的弓箭已准备停当，所有的箭手皆等候他发令。寨墙上数十个人全紧张地等候最后的一刻到来，每一双眼睛皆睁得彪圆，向已泛朦胧晨光的原野极目搜视著。

“砰”一声，村东山上响起了爆炸声，一道火光摇曳而上，“拍”一声响，半空中爆出百十颗流星，纷纷下坠。

“去请族长来，快！”中海向身后的青年人叫。

门楼侧方，站著两名壮汉，中海向他们叫：“下令备战！”

两名壮汉将手中的大海螺凑近嘴巴，低沉抖切的螺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唏聿聿……”远处突传来马儿的嘶鸣。

吴昆山带著人到了，爬上门楼气喘吁吁地叫：“老弟台，听，马嘶……”

中海淡淡一笑，抢著说：“这证明了贼人已有人送命在村东，他们没有多少人，即将倾全力在村西作孤注一掷了。老伯，你在这儿主持……”

“老弟，你……”吴昆山惊叫。

“小可出去和他们一拚，可以牵制他们，免得他们全力攻村。杀贼于村外，比等贼人入村互杀高明。千万记住，不许任何人啸呐喊助威，以免被贼人知道小可在村中主事，日后贵材危矣！我由村南走。瞧！他们快来了。”

说完，他匆匆走了，抛下手足无措的吴昆山。

晨曦下，淡淡的雾气中，渐渐出现了人马的形影，像是幽灵出现，十一匹排成一列，只有六名骑士。

“吆喝……”一声怪啸打破了四周的沉寂，六匹马像潮水般冲到，猛扑寨门，接近了第一道鹿砦前，马儿一喘，伏弩全部报废，只伤了一匹马的后蹄。

飞起六绦飞爪百链索，钩住了鹿砦，骑士飞跃下地，马儿立即转头狂奔，鹿砦倒下了。

六个男女骑士藉盾掩身，飞越第一道鹿砦，到了陷坑的前端。

锦毛虎在中，大声吼道：“时辰已到，屠村！”

吴昆山沉不住气，抓起身旁的钢，“当当当”锣声震耳，数十把竹弓齐发，箭如飞蝗。

已从村南绕出的中海心中有数，暗暗叫苦道：“糟！吴族长令下得太早了，恶贼们定会提高警觉大事不好。”

他只好不顾惜体力，全力狂奔。

丙然料中了，箭雨射到，六男女不再冒失抢进，以盾护身逐步向前探索，发现了陷阱，从容而过锦毛虎奋勇当先，入寨的小径没有刺竹林，只设了拒马与鹿砦，六个人六具盾排成半弧，箭全无用武之地，砍毁拒马和鹿砦之后渐渐接近了寨门，大势去矣！

吴昆山满头冷汗，这才记起忘了中海的叮咛，令下得太早，被贼人发现了埋伏，后悔也来不及了哩！

距寨门不足六丈，是一排活动的钩镰枪。锦毛虎用剑探地而进，地面的消息一动，钩镰枪凶猛地勾出，钩在盾上暴响连连，六枝剑从空隙中挥出，枪触剑即折。

“我先上。”锦毛虎大吼。

这瞬间，身后马嘶声惊天动地，中海的吼声破空传来：“疤眼老三，你的死期到了，血债血偿，纳命来吧。”

马嘶声此起彼落，蹄声如雷，十一匹健马被中海用刀赶散，四处奔窜。

锦毛虎一怔，脚下一顿。

“海宇五雄，今天你们的报应临头，合该埋骨碧云谷，我大地之龙已替你们挖好了坟墓。”仍是中海的叫声。

老二活阎罗叫道：“老大，咱们的后路被截，前面定然凶险。”

他们已进入寨门与刺竹林间的中段，看不清后面的光景。锦毛虎心中一懔，他想起进攻前村东的惨叫声，至今还不见沧海神蛟发动进攻，心知大事不妙，村中定然来了高手相助。

他心中一虚，低吼道：“快退，先解决后面的人。”

他们向后退，村中仍有箭射出，盾牌不能撤，退得不够快。等他们退出一箭之外时，已不见有人十一匹健马分为三批在田野中奔逃，有一匹已经倒在地上哀嘶滚动。

“咦！人呢？”飞燕荆萍讶然叫。

疤眼老三却向从北面绕来的四匹马奔去，一面叫：“先找坐骑，他走不了的。”

四匹马两前两后，发疯似的乱窜，落荒奔逃，从北面绕来，蹄声震耳，后面两匹尾后的飞爪百链索还拖著一堆荆棘所造的鹿砦残枝，拖得烟尘滚滚，响声刺耳，难怪马儿惊窜不已。

六个男女全丢了笨重的木盾，向马儿迎去。

晨光朦胧，薄雾依稀，目力差的人，十丈外的景物便不易看清。

疤眼老三抢马心切，奔得最快，迎著第一匹奔来的狂马，发出他唤马的奇怪低啸。

马儿果然慢下来了，他急掠而上。

马腹下藏著中海，一看第一个奔来的人是疤眼老三，心中狂喜，抽出右手拔一柄飞刀在手。他不能一刀杀了疤眼老三，但却必须将对方击伤。

双方迎上了，速度相当快。仰卧在马腹下，马儿颠簸，要想将迎头奔来的人击伤而不死谈何容易呢？

因此，他必须等来至切近方可下手。大近了危险太大，他怎能逃过后面五个男女的围攻？以一比一已感吃力，以一比五……他真不敢往下想。

但又非接近不可，万一一刀失误击毙了疤眼老三，他便无法追出其他的凶手了。

疤眼老三已接近至三丈内，向左一闪，想抓马络头。

蓦地，马腹下响起一声沉喝：“接刀！”

他吃了一惊，眼看银芒一闪，想躲已力不从心，百忙中拼力向侧一扭，仍然晚了一步，只感左大腿一凉，刚想站稳，澈骨奇痛日像闪电似的袭到。

“哎……”他狂叫一声，重量地摔倒。

锦毛虎果然了得，一觉不对，立即虎跃而前，大吼道：“什么人？纳命！”

中海本想驱马冲过疤眼老三的身侧，乘机将人擒走，岂知仍然慢了一步，被锦毛虎截住了。同时另四人亦已奔到，机会稍纵即逝，来不及了。

宁可斗智不斗力，岂可睁著眼向死神挑战？他一翻身上马背，驱马向侧狂奔。

“哈哈哈哈哈，倒了一个。”他狂笑著叫，马儿已冲出十丈外去了。

锦毛虎抓住了另一匹马，交与活阎罗，叫：“带著老三，分头拦截这杂种。”

他和飞燕荆萍抓了后面的两匹坐骑，另两女则分头去拦截中海的马。

中海从左面兜转，向活阎罗狂冲。

锦毛处也从侧方冲上，一咬牙，三把小飞剑去势如电，上射人下射马，声势汹汹。

中海早有防备，一声长笑，猛地扭住绳，马儿突然人立而起，三把小飞剑从马前一闪而过。

这刹那间，两个女人乘机疾扑而到，一声娇叱，双剑从斜刺里同时递出，身剑合一扑上。

中海心知不能让人缠住，更决不能让对方近身，他不拔单刀接招，手一动飞刀脱手，分射从右后扑来的两个女人，一面大吼：“接刀！”

左前方，锦毛虎行将冲到。

中海大概是恨死了这恶贼，怕恶贼们再来找碧云村的霉气，所以下手毫不容情，飞刀虽预先发声招呼，但相距太近，音到刀亦到，没有闪躲的任何机会。

电虹划空而至，锦毛虎的飞剑也到了。

“啊……”两人发出凄厉的凄叫，酥胸中几乎尽柄而没，人仍向前冲。

“噗！”异声乍起，中海的左胸也挨了一把飞剑，沉重的打击力令他坐不牢雕鞍，人向左侧倒，恰好撞上两个中刀冲上的女人。

“噗！砰砰”三个人撞成一团，全倒了。

锦毛虎一声怒啸，驱马冲到，像一头大雁，飘然而降。

这瞬间，倒地的中海突然大喝：“还你一刀。”声出白虹速闪，飞刀近身。

锦毛虎大吃一惊，百忙中向侧一剑，举剑向飞刀拍去。

中海一手抓起两个女人掉下的一把剑，飞跃而起，一声狂笑，跃上锦毛虎的马背，向前急冲。

对面不远处，飞燕荆萍也向这儿冲到。

中海不敢轻敌，打定主意速战速决，挺剑迎上。他胸前根本没有伤，锦毛虎的小飞剑贯穿了护身甲的第一层牛皮，被第二层的铁板挡住了；甲外面罩了青直裰，对方不知他衣内藏有自己制的护身甲的。

两匹马交错，双剑急闪，交手了。他一声沉喝，抬腕挑剑，“铮”一声巨响，火星四溅。在错过的刹那间，乘被震的向后仰的机会，反手拂剑。

“喀勒勒……”蹄声巨响，双方错过了。他感到右耳根一凉，有液体流下，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耳根下方稍后，挨了一剑开了一条寸长裂缝。假使靠前些许，耳下头部的大动脉完了，藏血穴受伤，那里还有命在。

他听到身后飞燕荆萍发出一声惊叫，接著是砰然的坠马声。飞燕荆萍右腰背开了一条大缝，肉裂骨伤，重重地跌倒在地，不住地尖叫。

中海兜转马头，一声长啸，策马向抱著疤眼老三的活阎罗冲去。他右后肩血迹斑斑，神色狞恶已极。锦毛虎已换了中海先前的坐骑，从侧方狂冲而来，竟不管飞燕荆萍的死活。

活阎罗眼看中海击倒了四人，心中早寒，他鞍前还抱了个疤眼老三，动手不便，便侧马向侧方小驰，闪开中海的冲向，一面向锦毛虎叫：“老大，先毙他的马，咱们下马要他的命！”

天色已经大明，远远地，沧海神蛟骑著先前走散的一匹马，后面还牵了一匹，老远便大叫道：“退！，黄泉坡。”

锦毛虎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向活阎罗叫：“老二，你先撤。”中海怎肯甘休，驱马狂追。

飞燕荆萍吃力地撕衣包伤口，忍痛找到一匹坐骑，向谷南急逃。出了谷口，远远地来了一个高大驼子，她眼前发昏，任由马向驼子冲去。山径能有多宽？驼子如果不让路，不撞死也得踏死。

相距三四丈，驼子用打雷似的嗓子叫：“勒马！”

她大吃一惊，感到耳膜被震得轰然作响，骇然抬头一看，惊得那张脂粉早已七零八落的脸蛋立时惨无人色，慌忙拚余力勒住了坐骑。

路当中，虬髯如 像貌唬人的驼子，正用手中的杖木盘龙棍褐向马心，作势点出。

“咦！是你这贱货哩！”驼子怪叫。

飞燕荆萍元气大伤，傲气全消，不明不白地被中海拂中一剑，至今她还想不透何以会失手的。因此一来，她对自己的剑术造诣和目力失去信心；再碰上这个江湖中最难缠的大驼怪，更是心胆俱裂，雌风尽失，强自吸入一口凉气，说：“杨老前辈，晚辈并没有得罪你老人家，何苦开口责骂？”

驼怪正是神驼杨彪，他服完中海开给他的药方，本来早想赶来与中海见面，希望助中海一臂之力但听说海宇五雄还未入闽，凑巧又听说黑旗令主正在找他，他跑了一趟漳州，黑旗令主却与海天散人走了，耽误了好些日子，不但没遇上黑旗令主，也几乎见不到中海了。

老驼子最瞧不起那些下三滥的江湖败类，看出凤阳七女飞燕荆萍的真面目后就是一肚子不舒服。

他看到飞燕荆萍下身的血迹，撇撇嘴说：“骂你算是便宜了你，我老人家火来了，还得揍你呢！你受了伤，让那一位不好色乏徒伤了？”

飞燕荆萍心中暗暗叫苦，老怪驼挡在路上不让路，想走也走不了，只好苦著脸说：“一言难尽，被一个村夫误砍一刀。”

“误砍？怪事，你这杀人不眨眼的女淫贼会被村夫误砍了？鬼才相信你这漫天大谎。”

“老前辈不相信，那也是无法解释的事。”

“我当然不信。你给我滚下马来，在我老人家面前，你高据鞍上胡说八道，算是那门子规矩？”

“晚辈伤...伤得不轻.....”

“呸！伤得不轻，你还能驱马狂奔踏人？你不下马？”

飞燕荆萍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她确是受伤不轻，没奈何只好忍痛下马，苦著脸说：“老前辈但不知有何吩咐，尚请明示。”

“老夫要问你，你到这一带来干什么？这一带是穷乡僻壤，没村没店，既无花花世界，也没有山水可赏；你说，来这儿要干什么？”

“老前辈是不是觉得管的闲事大多了些？”她吭声答。目下身上有伤，老怪也没抓著她犯案的把柄，她不怕老怪找麻烦，干脆顶了回去。

神驼杨彪大踏步走出，汹汹地说：“老夫如果查出你在这一带造孽，下次碰头决不饶你，快滚！”

说完，大踏步擦身而过，刚越过健马，突又转身叫：“慢著！老夫还有话问你。”

飞燕荆萍一只脚刚踏上踏蹬，本待火速上马溜走，听叫声知道走不了，收回脚说：“老前辈又有何指教，请说。”

“海宇五雄目下在何处？”

飞燕荆萍心中一动，暗说：“老不死的可恶，看来他要管海宇五雄的闲事了，我何不指引他前往黄泉坡找死？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侠骨豪胆的老东西，多死几个天下太平。”

她神色不变，镇静地说：“听说.....”

“什么听说？废话！你给我从实道来。”神驼咄咄逼人，不客气地抢著叫。

飞燕荆萍一脸受委屈的苦像，无可奈何地说：“他们今晨想攻入碧云村掳掠，却遇上了对头，有个叫大地之龙的小伙子抄他们的后路，把五雄打了个落花流水，他们现在逃回黄泉坡老巢去了。”

神驼一怔，他没想到中海能与五雄论长短，但听飞燕荆萍的口气又似乎不像有假，便或然问：“海宇五雄会被打得落花流水？你这话可当真？”

“晚辈与五雄无冤无仇，何必损他们的名号？”

“你说今晨，那么，你定然目击其事罗？”神驼瞪著怪眼问，瞪得飞燕荆萍背脊直冒凉气。

“晚辈经过那儿，确曾目击其事。”她只好吐实。

“黄泉坡在何处？”

“在碧云谷与芳尾村之间右首的一座山谷内。”

“为何称为黄泉坡？”

“听说那儿人迹罕至，鬼怪出没。”

“既如此说，海宇五雄在那儿怎会有老巢？”

“是的，老四沧海神蛟是福建宁州人氏，对这一带熟悉，建有秘窟，所以要大地之龙引入里面送死。”

神驼心中一震，叫道：“上马！”

飞燕荆萍突然一鞭抽出，“叭”一声给了马儿一记重击，马儿负痛撒蹄狂奔，她也忍痛跃上马背像狂风般如飞而遁。她这一走，中海岂不糟了？龙虎风云会岂会轻易放过中海？

神驼已瞧料了八分，怎肯让她走脱？一声狂笑，人如电闪，手一搭后面雕鞍的垫毯，轻如鸿毛地悬在马旁，冷笑道：“你这手鬼画符岂能逃得过老夫的法眼？除非你活腻了，不然乖乖地替老夫兜转马头到黄泉坡去。”

飞燕荆萍上马时触动了伤口！痛得冷汗直流，马儿狂奔，她难以驾驭，扭头一看，老驼怪一手搭在鞍后，双脚离地，任由马儿狂奔，左手的苍木盘龙杖则悬在他的脑袋上空，只消一敲，准死不活。

马儿旁吊了一个人，受不了，只奔了十来丈，便不住地狂跳乱蹦，几乎将飞燕荆萍掀下马来。

她勒住，擦掉额上沁出的大颗冷汗，虚弱地说：“老前辈，那黄泉坡太危险……”

“危险也得走，老夫警告你，在一里之内，马的脚程不如我，你趁早打消逃走的念白。

走。”

神驼杨彪是宇内十六名高手名宿之一，在三丐中修为也荣居第一位，脾气古怪，喜怒无常，牛脾气一发，他便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狂人，飞燕荆萍知道走不了，认命啦！粉脸泛灰地道：“老前辈呀！黄泉坡内有最可怖的短独蛇，晚辈吃不消，何苦迫著晚辈前往送死呢？”

神驼哈哈一笑，道：“毒玩意老夫不怕，但如果是短独蛇，老夫却恰好有防治的药，走！老失保证你的安全。”

飞燕荆萍乖乖地兜转马头，愁眉苦脸地道：“好吧！晚辈领路，但恐怕赶不上了……”

“那就快赶，少废话。”

两人向碧云村奔去，马儿四蹄如飞，神驼的脚下快得如狂风，冲入了谷口。

碧云谷村仍然寂静无声，村西的原野中有死人死马，活的马在山崖下泰然地吃草，不知人间的血腥味。

由黄泉坡谷口到黄泉，走有十余里，活阎罗带著疤眼老三一马当先，沧侮神蛟一人两骑在中，锦毛虎断后，四人四骑向黄泉坡急驰。

中海的骑术没有五雄的高明，他这匹马又是凤阳七女留下的坐骑，愈拉愈远，前面谷道左盘右折的，已看不见前面的人马了，他只能循著蹄迹穷追，不知前面危机重重。

升上一道矮山脊，到了脊顶，便看到黄泉坡的洪荒河林，荒凉地在眼前展开。

蹄迹进入了河谷，隐隐传来凌乱的蹄声，回音从四面八方传到，不知声音究竟是从何处来的。

满目荒凉，与四周的青山绿野成了强烈的对比，中间，清溪一线，在沙堆乱石中奔流，沙石平原向四面八方伸展，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灰白色蛛怪，将无数巨足伸入两侧的山峰中。

砾石平原生长著不少坚硬的灰黄色草丛，在山谷两侧的前端，疏落地分布一些高大的枯树，看上去像是些张牙舞爪的妖魔。溪流两侧，堆积著不少年深日久积存在那儿的漂流木，和一些不知是何年何代留下的人兽骨骼，

这一带的水略带盐湖，因此是兽类获取盐分的好地方，不管是否有鬼怪，晚上兽类出没却是有可能的事。

中海不必凭耳力搜寻恶贼们的行踪，他捕捉住对方的蹄迹，向山谷上游驰去。

时已近午，谷中热气腾腾，砾石炽热如焚，贸然看去似乎都在颤动，行走期间，不仅感到热流扑面，干燥而略带腥臭的气流也令人难受。

连越两座山麓，蹄声已止，只有他这匹坐骑的蹄声仍在山谷中应鸣。

这一带蹄迹凌乱，不易找出对方的去向，砾石地也不易辨出新旧的蹄痕，他失去了追的方向。

不得已只好跃下马背，仔细察看蹄迹，焰阳似火，他里面穿了不透风的护身背心，热得浑身冒著汗。但他仍不破解卸。

正察看间，蓦地，远处传来一声马蹄，山谷应鸣，回声久久不绝。

他抬头看去，上游三四里谷对岸的砾石草丛中，一人一骑驻马往这儿凝望，是海宇五雄，看上去像是倏忽出现在荒漠中的幽灵一般。

他飞身上马，加上两鞭，马儿发腿狂奔。

渐来渐近，中海开始打量四周的环境。往东北，是一座山谷中的斜山谷，谷口宽约三里地，两侧的山脚向外张，斜度不大，隐隐可闻兽类的低吼，谷内同样是砾石地带，但间有泥沙，不像大河谷的荒漠，草木也丰盛些。

那一人一马就站在谷口，马儿前后左右的护甲全卸掉了，人却未改装束。英雄中，黑中蒙面，青劲袋，皮手套，皮靴，只露出一双阴森森的大黑眼，背系重有四十斤的阎王令，腰插著一排三角镖。

中海只认识疤眼老三的一双眼，但事先知道海宇五雄的使用兵刃，使阎王令该是老二的活阎罗魏光耀。可是相距在里外，不易分清兵刃的形状，所以不知对方是谁，反正是海宇五雄便够了，管他是谁？

冲近至半里地，活阎罗的马移动了。像一阵狂风，向谷中奔去。

砾石平原东一个坑，西一个洞，草高可及肩，树丛凌落，人马在其中奔驰，时起时伏，时隐时现的，马蹄不时踏在砾石上的声音清脆震耳，踏在泥沙上则发声沉闷，听上去似乎时徐时疾，只看到人马在草木映掩中飘忽。

中海不顾一切。驱马狂追。

深入两里地，山谷似乎时狭时宽，不时出现些 地和水色绿底的水潭，马儿不时越潭而过，水花四溅，隐约可闻到水潭的异臭，在泥腥水藻的气息中，似乎另带有铁 和鱼腥味，似乎这一带比大谷的砾石河床更为闷热。

中海毫不在意，马儿全力狂驰，循蹄迹急赶。

草尽林消，眼前现出方圆里余的碎石短草平原。距谷地还有三四里，举目可及，但地形仍和前面一段相同，依然是砾石、泥沙、高草、散树、洼地、水潭。

平原中间，四匹马并肩而立，四骑士同一打扮，同样高矮，正驻马静候中海到来。

大腿中挨了中海一飞刀的疤眼老三在最左首，已经里了伤，大腿缠得结结实实，居然还可以骑著马。

四人一见中海的马冲入短草林，互相交换了一道凛然的眼色。锦毛虎右手高举马鞭，单骑迎上。

中海心中暗凛，但并不害怕，地势开阔，不怕群斗，他要斗智不斗力，必须逐个将这些人解决。

他放缓绳，向前迎去。双方在三丈外勒住了坐骑，锦毛虎拉下了蒙巾，吼道：“好小子！你胆子不小哩？单人独马地就闯黄泉坡来了，说！你是不是碧云谷村请来的保镖？”

中海擦掉头脸上的汗水，沉著地道：“在下不远千里前来找疤眼老三攀交情算过节，谁耐烦管村夫俗子的闲事？阁下，海某只找疤眼老三，与阁下井水不犯河水，叫疤眼老三前来答话。”

锦毛虎嘿嘿笑，傲然地道：“咱们海宇五雄义结金兰，祸福与共，老三的事也是我的事，有何过节你们著我老大锦毛虎算也是一样。先讲你的来历，再将过节说出来听听，看太爷能否替你排解。”

中海断然摇头，坚决地道：“你做不了主，必须由疤眼老三和在下当面解决。”

疤眼老三在后面叫：“老大，用不著和他废话，我不认识这小子，毙了他拉倒，动手！”

中海手按剑柄，咬牙切齿地叫：“疤眼老三，说出与你七年前在道州做案的另三个人来。”

“你问他们做什么？”

“问问是谁指使他们做案的。”

“你与那一案有何关连？”

“不必问关连，我只问你受何人的指使，得了多少金银，为何做下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疤眼老三嘿嘿笑，恶意地道：“你不说，等会儿便非说不可了。太爷那次得了黄金一百两，在衡州府痛快了整整一个月。杀一个老不死和一个老太婆便给一百两黄金，这买卖任谁也会眼红。你是不是也想分一份？别做梦，金子全花在酒色上了，没你的份。”

中海愤火中烧，心中一阵痛，脸色铁青，眼珠怒突，厉叫道：“谁给你的黄金？另三人是谁？”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太爷绝不会告诉你的。”疤眼老三狂笑著说。

“杀入也不过头点地，你们大过份了，谁出分尸主意？”

“噢！听你的口气，好像你是苦主似的，我记起来了，听说苦主有一个儿子流役边塞，难道是你不成！”

中海拔剑出鞘，厉吼道：“太爷姓龙，名中海，正是苦主的后人...”

锦毛虎兜转坐骑，向侧驰出叫：“这种仇恨不能化解，必须有人肝脑涂地，咱们动手！”

中海神智一清。立即策马从左冲出，绕右侧进攻，事实上不可能，对方四匹马训练得十分如意，在马嘶声中，四骑如一，狂风暴雨似的冲来。

中海的骑术稍差，坐骑也差劲，绕了两圈，反而被四匹马盯在身后了。

他开始拉开圈子，希望引他们追来，希望四匹马有先有后，他便可各个击破了。

尘土飞扬，野草飞舞，五人五骑在这里余方圆的草场奔逐，四雄的怪叫和狂笑声惊心动魄。

中海很后悔，后悔没有带弓箭来，他想下马步战，但又怕四贼乘机逃掉，徒步追赶短期也许尚能支持，一里之外便相形见拙，而在一里之内，也不可能赶上脚程快的健马，因此他决不能弃马步战。

机会来了，他终于发现疤眼老三逐渐落在后面，大概是触动了伤口，

受不了啦！

他从右面绕驰，锦毛虎的三匹马卸尾狂追，看看追至切近，他突然折向，向他们的右后方反奔，一折一让之下，他便抄到疤眼老三和后面沧海神蛟之间，向疤眼老三疾冲而上。

岂知疤眼老三一声长笑，马儿向左冲出，左手疾挥，三颗五芒珠从侧方射到。

这霎那间，右后方的沧海神蛟右指一抬，袖底的梅花筒突然暴响，五枚歹毒的黄蜂刺像五道青虹般，暴雨似的洒到。

再高明的反应也没有用，马儿已无法挽救。中海大吃一惊，只好丢掉坐骑，人向右前方飞跃，脚一沾地立向侧滚，“篷”一声响，滚到草丛中。

接著，马儿一声嘶号，前蹄屈倒，“篷”一声暴响，像倒了一座山，烟尘滚滚，声势惊人。

宾动中，他感到身侧地面在震动，有一匹马疾冲而过，铁蹄几乎踹住他的身躯，胸侧一声轻响，一枚三角镖擦胸而过，贯入土中不见，那是活阎罗的三角镖，刚策马从他落马冲过，危极险极。

他飞跃而起，从死马旁掠过，找出兵刃插袋中的长剑，严阵以待。

十丈外，四匹马形成包围，四恶贼据鞍长笑，手按在鞍前的判官头上，笑得前俯后仰，震耳的哈哈怪笑声在谷中回荡。只消看第一眼，他便知险恶无比了。

四恶贼全除下了豪面巾，露出狰狞面目，锦毛虎高举右手，得意地大叫道：“咱们先用木枪招呼他，把他搞得精疲力竭，再好好消遣他。”

声落，策马向外冲去，冲过草场东侧的一株树下，人向下滑，马仍冲刺，等人再在鞍上现身，鞍后已多了一捆三尺长削尖了的木枪，从侧方驰回。

在刹那之间。

另三匹马也各向外冲，分别取得了事先藏好的木枪，开始绕著中海兜圈子奔驰。

圈子愈兜愈小，四恶贼的怪叫声山谷为之隐鸣。蓦地，锦毛虎一声狂笑，发出了第一枪，三尺木枪幻成一道红影，呼啸著向中海闪电似的射到。枪出手，绳一抖，马儿向外冲走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另三枝木枪也齐向中海射到。

中海人化狂风，贴地卷出，剑一弹，弹走了疤眼老三射来的木枪，狂风似的向疤眼老三射去。

活阎罗从斜刺里冲出，狂笑道：“太爷已算定你要找老三，接枪！”

叫声中，右手急动，木枪一枝接一枝连续飞出，马儿蹄声如雷，凶猛地冲到。

中海不得不转身回头，左右闪避掌拍剑拨，连避五枝木枪，有点手忙脚乱。

“呀！”活阎罗怪叫，投出第六枝木枪，马随枪后攻近，沉重的阎王令指向中海的胸口，凶猛地冲到。

中海好不容易抓住了这次有人单独冲近的机会，岂肯放过？不理睬飞射胸口的木枪，左手一抄，飞刀入手。

“噗！”木枪正中胸口，凶猛的打击力将他击得仰面而倒。这瞬间，他的飞刀已先一霎那出手，乘倒地的瞬间向外滚，避过踹来的马蹄。

活阎罗活该送命，眼看木枪击中中海胸前，枪到人倒，不由大喜过望，

想刺出的阎王令松了劲，狂叫道：“倒也倒……啊……”

最后一声狂叫惊天动地，飞刀半分不差地射入他的左胸下心坎正中，六寸长的飞刀几乎透背而出来，胜利冲昏了他的头，待至发现飞刀的虹影时他已无法闪避，在狂叫声中人向下坠，左脚因抽动而向前一跳，整个脚掌滑入镫内，被马拖著向前飞奔。

通常训练有素的健马在主人离鞍时便会自动收蹄止步，但中海在滚勤时向踹来的马蹄挥出一剑，剑尖将左后蹄划伤，深抵肋骨，马儿受不了，发狂似的狂奔，倒吊在马旁的活阎罗被拖出十余丈力行跌坠，脑袋早已不成人形，死状极惨。

中海衣内穿了护身背心，两层牛皮衣一层铁板，木枪根本不发生作用，但凶狠的冲撞力仍使他感到气血浮动，脚下发虚。他挺身站起，锦毛虎的人马已冲至两丈内，像一座山般压到，铁蹄翻飞中，锦毛虎的剑尖似乎化为一颗流星，迎面飞射而来。流星之前，三颗更小的晶芒已近身了。真不巧，他所站处面西背北，烈日似火，恰好迎面照耀，令他目中发晕，等他看到小流星时已来不及躲避了，来得大快啦！

“嗤嗤嗤”三声轻啸，两枝小剑击中胸口，一枝在他低头闪避的霎那间在顶门左额角开了一条缝细，深及颅骨。

眼前剑影倏闪，他的身躯被小飞剑的打击力道震得直向后退，只好全力挥剑，“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

接著“篷”一声大震，右肩与飞撞而来的锦毛虎右脚迎个正著，冲势奇猛，力道重有千斤。

“哎……”他一咬牙，跌出丈外，长剑飞抛到两丈之外去了。

锦毛虎也吃不消，“啊”一声怪叫，脚一缩，人向后倒，“篷”一声滚落马下。

沧海神蛟到了，叫道：“站起，上马！”

锦毛虎果然了得，居然用左腿挣扎著站起。沧海神蛟冲到，伸手一拉，将锦毛虎拉上了马背，马儿向侧冲出，奔出十丈外。

“往里走！”沧海神蛟向不远处的疤眼老三叫。

三人两骑齐向谷底驰去，奔入草长及肩的荒谷中。

中海头脸全是血，右肩麻木，但他受得了，拾回脱手坠落的长剑，拔腿便追。

活阎罗的尸体静静的躺在草丛中，受伤的马儿早已奔出三五十丈外去了。

追了半里地，前面现出了砾石和零星臭水坑的地带，两匹马被遗弃在草丛树影中。前面，沧海神蛟左手架住疤眼老三，右手扶住右腿不便的锦毛虎，三人狼狈地向谷底急逃。

相距在十丈外，中海无暇思索他们弃马步行的原故，恰好左首不远处有一匹遗留的健马，他飞身而上，俯身抓住绳子，双腿一夹，马儿突然冲出。

“疤眼老三，你报应临头！”他厉叫。

马儿冲出五六丈，突然一声长嘶，人立而起，一阵蹦跳，形同疯狂。

中海吃了一惊，正待应变，突觉右腿一麻，继而奇痛澈骨。

接著，马见篷然倒地，在地面滚动哀嘶，他身不由已，抛跌丈外，身躯尚未落地，右臂和左腿同时一麻一痛，似乎被毒蛇所咬。

“篷！”他跌了个手脚朝天，接著向前翻滚。

“噗噗”他感到胸前有物相触，发出了轻响。

他想站起，却手脚无力，脚臂痛得难当，向胸口望去。胸襟上有两颗米大怪孔，孔旁边有灰黑色细末，显然有异物已钻进襟内去了。

他挣扎著坐起，拉起左裤管，不由大吃一惊，小腿出现了个豆大红色血孔，四周红肿坟起了。

“糟！这是什么暗器竟然如此歹毒？”他惊叫。

蓦地，一线灰黑色的怪影一闪，从前面的草根沙石中射出，逡奔他的脸门而来。

他吃了一惊，本能地扭头闪避。这瞬间，他看到沙石中有一个大如汤碗的鳌状怪物，伸出脑袋鼓著绿豆眼，嘴一张，一颗豆大灰影脱口而出，对向他的腹部。

“天哪！偌大的短毒蛇！”他惊叫，一掌劈出，将射来的毒沙拍开，手起剑落，将短毒蛇一剑劈成两片，果然不错，确是三条腿的鳌状短独蛇。

他火速探囊取药，天幸药还在囊中，迅疾地吞下三颗丹丸，捏碎了一颗，用药末涂在伤口上。这瞬间，三处伤口已经开始向外溃烂，好利害。

传说中，蠍可似含沙射影，不需直接射入人身，只须射中人的影子，人便会溃烂而死。

其实那仅是传说而已，蠍次叫射工，指它可以含沙射影，只因为这种毒蛇体积小，但却喜聚居一处，而且目力迟钝，只知循地面上人兽的脚步声射出口中的毒沙，然后吃食腐尸，被喷沙击中的人，不易立即发觉被击，只发儿身后有沙乱射，便误以为是蠍蛇射影，以讹传讹，把这种毒蛇形容得神乎其神，却不知它有一大群，各自含沙乱喷，自然有中也有不中，岂会射人的影子？

药末敷上，伤口不再痛了，但经此一来，未免元气大伤。幸而胸内有护革，不然若是胸部受伤，后果可怕。

前面，沧海神蛟已飞掠而回，狂笑道：“好小子，你也有今天，大爷要杀你一万刀。”

中海原气大伤，不敢在这时和对方拚命，向右首的矮树丛一钻，先躲一躲恢复元气再说。

痹乖！不动则已，动则遍地有灰黑色的毒沙喷出，喷在腰以下的衣裤上，像是雨打荷叶。

中海日领教过沧海神蛟的暗器，知道厉害，不久前的五枚黄峰刺倒了他的坐骑，可知定然可怕，他虽有自制的护甲护住胸背，但四肢和头面仍然暴露在外，千万不可让贼人近身。

看到沧海神蛟的一双小臂粗得离了谱，便知其中藏有强力的发射弩筒，这玩意专破内家气功，随时皆可发射，霸道已极，不可近身冒险。

“用飞刀对付他。”他向自己说。

一面奔逃，一面调息，直至伤口被药力所麻痹痛楚消失，他开始准备反击了。

两人在里内的范围中兜圈子，沧海神蛟愈追愈心惊，怎么对方还未倒下？莫非他有解毒的药？他的脚程比中海差劲，几乎看不见中海的身影，只能循中海分草擦树枝的声音狂追。

蓦地，前面的音响突然消失了，四周全是及肩的长草，坚硬而叶锋带刺，人行走其中，必定有声响发出。至于零星散落的矮树丛，枝叶及地，密

密麻麻，人行走其间，也决难避免发声，显然，对方已隐起身形了。

他凛然心惊，如果对方不是中毒倒地，他沧海神蛟一人，岂不白送死？五雄目下两个已经死了，一个受了伤，只剩下他一个完整的人，至今他还没摸清中海艺业火候，反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个人便敢击杀凤阳七女的三个，敢放胆狂追他四雄进入黄泉坡，伤了两人不算还宰了一个，想起来便令他毛骨悚然。加上对方在蝎蛇遍布的地方飘掠，至今仍未倒下，唯一可恃的天险已经不可恃，他不怕才是怪事。

他也停下了，小心地用目光向前搜视。

“咻”一声草响，右物穿草而至。

他吃惊地向右一闪，“得”一声轻响，一颗小石飞入草丛中，落地有声。

他一咬牙，突向小石子飞来处急掠。

丙然不错，掠出三丈，左前方人影一闪。

他不假思索，右手刺一指，五枚黄蜂针破空疾飞，向中海的背影射去。

中海早有提防，人向前一仆，滚入身侧的矮木丛中。

他又是一惊，想不到中海的反应如此惊人，相距不足三尺，百发百中的黄蜂刺竟全部落空，他连忙向侧闪入草丛中，探手百宝囊掏出五枚黄蜂刺往右袖中的弩筒里装。

“打！”叱声入耳，左侧草声刺响。

他无暇多想，向侧急闪，“嗤”一声厉啸，飞刀一闪即没，百宝囊的底部开了一道裂口，囊中的黄蜂针撒了一地。

不等他有机会拾针，中海一声怒啸，飞扑而上。

他一声虎吼，左手一伸，左袖底的五枚黄蜂刺飞射而出，笼罩了近丈方圆。

可是，他失望了，中海在三丈外扑来，只看到人头，扑出丈余突向下一仆，不见了，五枚黄蜂针仅一发之差，慢了一霎那，又告落空。

他的心开始向下沉，正想将掌心的五枚黄蜂刺装入右手的梅花弩筒中，中海已再次出现，叱声入耳：“打打打！”

他心胆俱寒，向右一窜。这一窜，囊中的针全掉光了。

谤本没有飞刀射来，来的人是中海，人如猛虎般扑到，长剑如经天长虹飞射而至。

他只好打消装针的念头，左闪、迫进、出刺、招出“天外飞鸿”，三角钢刺闪电似的挥出，劈向中海的肩臂。他的钢刺利于水中使用，但相当沉重，可当刀砍，可作鞭使也可出剑招，十分霸道。

中海不愿硬接，不进反退，挫腰疾退两步，避过“天外飞鸿”，侧身欺上，剑出“游蜂戏蕊”一闪即至。

沧海神蛟果然高明，身形半旋，钢刺竟然收了势，一拂一绞，“铮”一声巨响，硬接一招，两人同向左飘。

中海一声长啸，不等身形稳下，再次扑上。

沧海神蛟心中大定，一招硬接，他已摸清了中海的斤两，不由胆气大壮，一声狂笑，钢刺展开了狂风暴雨似的抢攻，连攻七八招，把中海迫退了四五丈。

“铮铮铮...”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大量飞溅，中海的剑成了犬牙，缺了无数的锋口，像是锯片般。

中海的内力修为本来就差，加上身上自头至脚伤痕，血迹斑斑，

进退间牵动了伤口，疼痛难当，自然不够灵活，即使有通玄的剑法也派不上用场，只凭一股复仇之火强提精神，以神奇的身法闪避对方凶猛的进攻，形势险恶万分。但他仍能支持，毫无怯容，一面全力封招，一面思索制敌之策。

他知道沧海神蛟两筒黄蜂针已经打出，手上抓的一把还没装上筒，这种针头轻尾重，只适弩筒发出，以手发出力道有限，想用来伤人似乎用处不大，因此他不再畏惧对方歹毒的暗器，支持下来决无困难，但问题却是该如何将对方击倒，而不是能支持多久。

两人展开了狠拚，全是近身拚搏的狠著，兵刃的冲错交击声震耳，进退间迅疾无伦。形势是一面倒。沧海神蛟主宰了全局，三角刺飞旋扑击悍如猛虎，进手狠招如出长江大河，占尽了先机，一面狂攻，他一面叫道：“小辈，原来你只会这点儿三脚猫功夫，竟敢在老虎嘴边拔牙，太爷几乎被你唬住了，纳命！”

最后的吼声刚落，绝招出手，但是电虹乍闪，倏吐倏吞，突出封得严密的重重剑影中。

“铮铮！”两声金铁交鸣震耳，中海封住了两刺。

“著！”沧海神蛟沉喝，“得”。一声轻响，一刺点中中海右胸，中海连退五步，脚下失闪，仰面坐倒。

护身甲是两层牛皮包铁板，刺可贯穿第一层牛皮，因此沧海神蛟以为刺伤了中海，一声狂笑，急掠而上。

不远处草丛中人影倏现，喝道：“老四，要活的，给我杀。”

那是锦毛虎和疤眼老三，锦毛虎的右脚仍有些儿瘸，先前他的脚尖撞在中海的胸前，靴尖内凹，脚尖五趾受伤，脚掌亦损，痛得他几乎站不起来。这时虽然经过许久的歇息，仍未完全复元。

沧海神蛟一剑扎出，想收招已经来不及了，但手上仍略一停顿，中海始得及时将剑挥出，“铮”一声巨响，在间不容发中，一剑将快扎到咽喉的刺尖挡开，向旁一窜，脱离了险境。

“咦！”沧海神蛟讶叫，他奇怪中海为何不像受伤的样子。

中海窜出三丈外，左手一抄，拔出一把飞刀。

沧海神蛟左手急动，“卡拉”两声脆响，两枝黄蜂针已上了右臂的梅花筒，不等他再装，中海已经扑上了。

“我不信你会是铁打铜浇的人，著！”沧海神蛟怒叫。

“铮！”剑刺相交。

“撒手！”沧海神蛟沉喝，三角刺急绞。

“打！”中海在同一瞬间冷喝。

沧海神蛟是暗器的大行家，但居然未能避开飞刀的雷霆一击，双方已快贴身相搏，几乎伸手可及了，委实难以躲闪，百忙中身形一扭，飞刀从左胸擦过，裂了一道口子，衣破血流。

中海的剑未被绞落，向上一蹦，空门大开。

锦毛虎也急跃而至，连攻三剑。

沧海神蛟的三角刺向下急降，“嘯”一声来一记“月落星沉”。

“嘟嘟嘟！”三声轻响，锦毛虎三剑全中，凶狠地刺中中海的左胸下方的心坎上，奇准无比。

同一瞬间，三角刺在中海的右大腿划下，划了一条五六寸长的创口，深有三四寸，鲜血激射。

沉重凶狠的打击，把中海击得再也稳不住脚，向后坐倒。

沧海神蛟受了伤，一声怒啸，抡上来一记“力劈华山”，猛地兜头劈落。

中海临危不乱，向左一滚，“咻”一声，三角刺砍入土中半尺以上，危机一发。因此一来，沧海神蛟反而被锦毛虎挡住了。

中海一跃而起，忍痛撒腿便跑。

沧海神蛟右手一伸，闪电似的将另三枚黄蜂针装入筒中，顺手一拍机簧，五枚黄蜂针向中海背影射去。

“哎……”中海惊叫，五枚针全中，四枚击在后心上，一枚擦左肩而过，留下一条血路。但他仍全力前窜，钻入草丛中狂奔。

“哈哈！你走得了？中了太爷的黄蜂毒刺，你最多只能逃出十丈外。”沧海神蛟怪叫，狂笑急起便追，他似乎忘了中海已不怕蝎毒。这时地下沙砾中，不时还有蝎蛇在喷射沙毒，如果不中要害，根本毫无用处。

中海心中虽惊，但感到伤处不麻不痒，只是火辣辣地发痛而已，知道无妨，奔出一二十丈，前面出现一个方圆三丈余的臭水坑。

他在坑前站住了，倏然回身。不走啦，而且将剑挥在身旁的草地上，双手叉腰全神待敌。这时，他虎目中燃烧著仇恨之火，加上浑身是血迹和污泥，脸上更有由额顶流下的血污，看上去简直不成人形。

浑身创口在向他提警告，他的颊肉不住地抽搐，痛楚无情的向他袭击，牙关紧咬。

十丈外，沧海神蛟急急地挺剑追到。锦毛虎则落后四五丈之遥，一瘸一瘸的跳跃而来。

但却没有疤眼老三，那家伙伤势太重，没能追来。

沧海神蛟的狂笑震耳，毫无顾忌地扑来，他以为中海刺毒已发，逃不过臭水坑。

